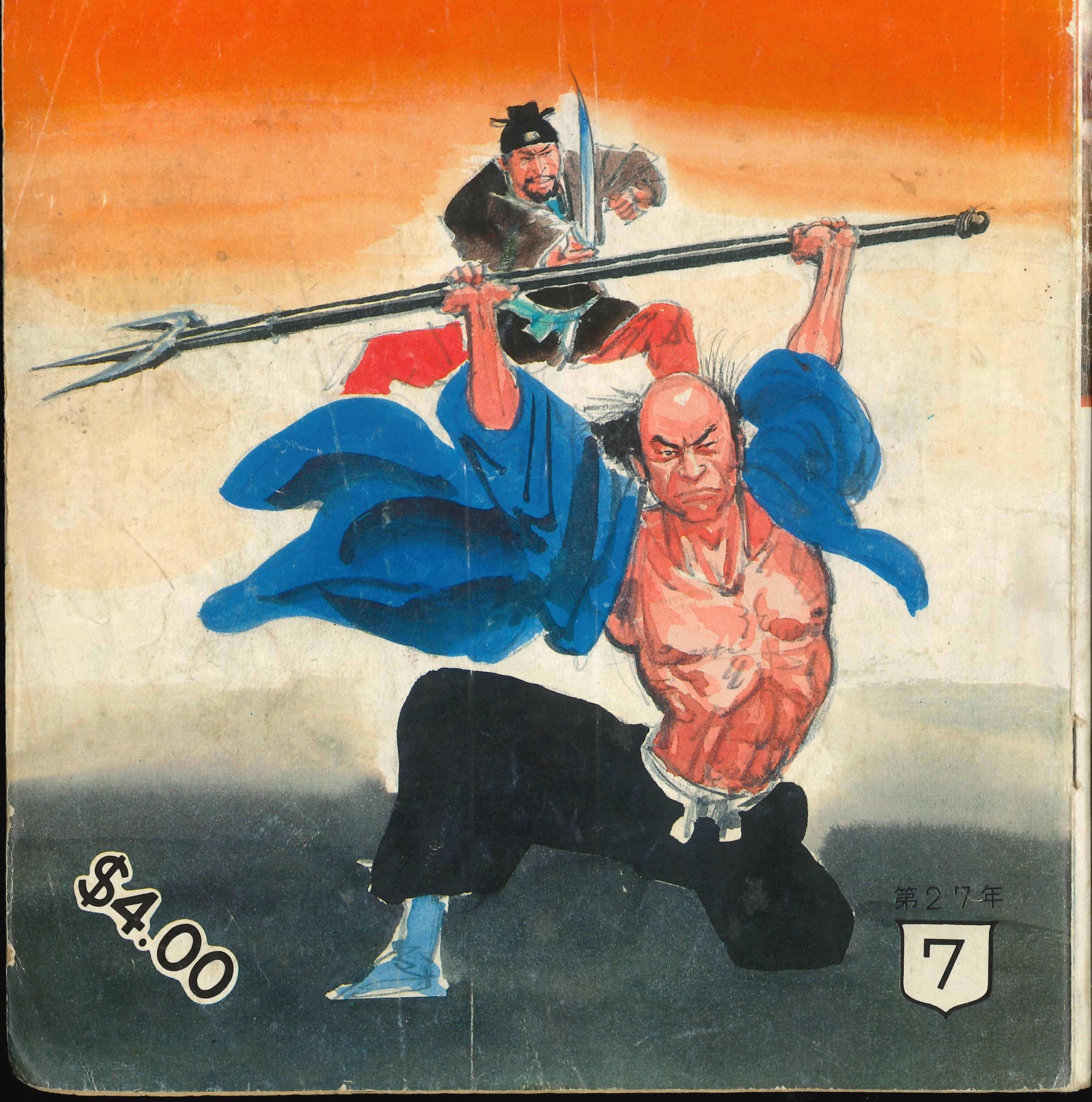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小鎭風雲　（新穎俠情故事）　馬行空・著

一個江湖流浪漢，來到一個平靜的小鎭上，居然橫財天降，賭場豪賭，反勝爲敗，一敗塗地，臉不改容，巧遇俠女，却得佳人垂青。人命，怪火，怪事迭生，一時間風雲變色……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一部新穎俠情故事：「小鎮風雲」，由馬行空執筆，題材構思獨創，情節哀艷感人，內容叙述一個江湖流浪漢，來到一個平靜安逸的小鎮上，不知怎的，居然天降財神，而且賭場得意，可是，及後連場皆北，一敗塗地，打回原形，奮緣際遇，巧逢俠女，却得佳人垂青，羨煞旁人！從此，這個小鎮却又命案頻生，怪事迭現，風起雲湧，難以寧謐，瞬息間……欲知整個故事的結果，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馬雲先生的千門故事，題材多以現實社會現象爲背景，千門騙術，光怪陸離，手法新奇，寓意警世。今期起刋出的「明珠島」，故事雖屬虛構，但寫來刻劃入微，精采非常，幸勿錯過。

* * *

暌別已久的東南亞名作家高皐先生，下期替本刋撰寫一篇巨型小說——「雷公鎚」。是篇講述一位浪跡江湖的少女，因爲救下一對被人追殺的母子，她惹來一身麻煩，連同門師兄也因而樹立了一個强敵，原來那對母子竟然是……？下期詳細奉告。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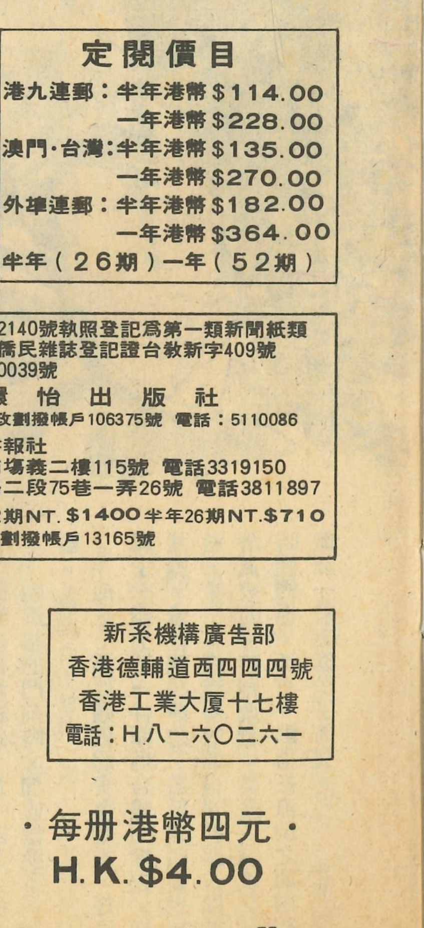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7期
（總號134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鎮風雲

新穎俠情故事／馬行空・文　可飛・圖

財神從天降

「喔——喔——喔——」雄鷄一唱天下白。

天色確是大白了。

謝曉白一骨碌從地上挺身坐起，伸了個懶腰，這才張開雙眼，一邊打着呵欠，一邊游目看一眼。

馬上，他的雙眼睜得大大的，臉上露出詫異的表情，微張着口，定定地注視着前面地上那綻閃着耀眼金光的物事。

你道他爲何如此驚詫，原來，就在他脚前的地上，那錠閃耀着誘人的金光的物事，是一錠足有二十兩重的金元寶！

莫非天降横財，那錠金元寶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他還以爲自己作夢，連忙揉揉雙眼再看，地上那錠金元寶沒有在他的眼前消失，他既不是眼花，也不是作夢，那是眞眞實實的。他吸口氣，不由迷惑地嘟喃一句：「天下間眞有打從天上掉下來金元寶不成？」

眨眨眼，他將身子欠前，瞇着眼，看着那錠金元寶，咀裏又嘟喃着道．「地上執到寶，問天問地都說好。」

手一伸，便欲去撿。

但馬上又遲疑地縮回手，嘟喃道：「那有這樣大隻蛤蟆隨街跳（也不知他那裏學來的一句廣東方言），不要因一時之貪念，沾上一身痲煩。」

但那錠金元寶確是極具誘惑力，令到這位仁兄不能將目光移開。

眷顧流浪漢

顯然，他的內心中，一時之間，難以作出取捨。

這也難怪的，要是你知道，他的身上，只剩下五六文錢，根本不够吃一頓午飯，如今眼前有一錠金元寶，怎不敎他「怦」然心動，要是換上別的人，只怕早已將那錠金元寶一把揣入懷中，一溜烟走去快活了。

而他現在睡着的地方，只是鎭外的一座破茅屋，也不知是什麼人棄置了的，他昨晚就以茅草爲蓆，在這破茅屋中過了一夜，幸好天氣已是春殘夏至時分，不怎樣冷了，否則，那種滋味就夠他受了。

對於一個連棲身之所也沒有的窮措大來說，這錠金元寶，無疑是一筆無法抗拒的横財，相信只有傻子，才會棄而不取。

謝曉白深深地吸了口氣，先是用目光四下掃視了一遍，尾裏屋外皆發現不到有什麼異樣，再抬頭望一下，那茅屋頂也沒有匿着人，不過，他却發現，地上那錠金元寶對上的茅屋頂，有一個比拳頭還大的破洞，雖然茅屋頂經已破了幾個大洞，但那個比拳頭大的破洞，他肯定是昨晚才弄出來的，因爲他在這間破茅屋內，經已睡了有六七晚，對於這間破茅屋的情形，可說瞭如指掌。

至此，他已確定，那錠金元寶是從屋頂那個破洞中掉下來的。

「莫非這眞是天降横財？」謝曉白的眼中閃出興奮的光芒來，咀裏嘟喃一句。

「哈哈，一定是上天垂憐我窮途潦倒。」他高興得笑了起來。「若不取而用之，那豈不是辜負了上天對我的眷顧？」

他終於爲自己找到了撿取那錠金元寶的藉口了。

手一伸，他便將那錠重甸甸的金元寶拿在手中，摩挲了一會，這才小心地揣放入懷中，一下子從地上綳跳起來，歡天喜地走出茅屋，仍然不忘四下張望一眼，然後脚步輕快地朝鎭上走去。

×　　×　　×

謝曉白出現在鎭上那一家最大的酒樓——陶然樓的門前時，簡直像換了一個人般。

他身上那件殘破的青色布衣，經已不見了，換上了一件頗爲合體的緞衣，從頭到脚，皆乾乾凈凈的，甚至連頭髮也梳洗過，束了一條簇新的頭巾。整個人顯得神清氣爽的，精神煥發，眞是人靠衣裝，這時候的他，那有一點落拓潦倒之窮困相，儼然一位富家公子哥兒。

對於自己的這一身裝扮，他是感到異常滿意的。

一步才跨入店堂內，那名趨上前來的店伙計，在看清楚他是誰後，不禁瞪大了雙眼，從頭到脚，將他打量了幾遍，有點不大相信地道：「你……你就是那個終日身上沒有一錢銀子的通心蘿白？」

謝曉白得意地一笑，也不以爲忤，雙手一攤，說道：「怎麼，不認得我了？我這一身裝扮怎樣了？」

那店伙計這時已確定眼前的公子哥兒打扮的人，就是近日來經常見到在店前走過，被鎭上那些混混兒戲稱爲通心蘿白的謝曉白，於是笑笑道：「嗯，簡直判若兩人，人說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你可是士別一夜，便要另眼相看了，謝……兄台，看來你是一夜之間，發了財。」

謝曉白傲然道：「你說對了，別囉嗦了，快給我看座。」

做店伙計的，從來是認錢不認人的，若是換作昨日，謝曉白這樣對他假以詞色，他不將他攆出店外才怪。但如今謝曉白却儼然公子哥兒，顯然身上有錢，那自然要改顏相向了。

當下忙不迭堆上一臉的笑，巴結地道：「謝……兄台，請跟小的來，那邊靠窗口，有一副乾凈的好座頭。」

說着，朝謝曉白哈哈腰，側着身子，在前走着，將謝曉白帶到一副靠窗的座頭前。

謝曉白大模斯樣地點點頭表示滿意，一屁股坐了下來。那店伙雖然心中有氣，但也只好悶在心中，一邊抹着桌子，一邊

道：「謝……兄台，請問要喝些什麼？」一雙眼卻不懷好意地望着謝曉白，只要他開口說只要一碗陽春麵，他便毫不留情地出言奚落他一番，以洩心中那股悶氣。

豈料，謝曉白身上眞的有錢，毫不在乎地道：「聽着，來五斤最好的陳年舊藏女兒紅，然後，貴店大師傅拿手的菜式，只管端上來，要快！」

說着，他翻了那店小二一眼，從袖子中摸出一錠足有五両重的銀子來，朝桌面上一放。「別用那樣的眼光看着我，這錠銀子足夠我吃喝了吧？有多的，就賞給你吧！」

那店伙一眼看到桌面上那錠銀子，整個人就像溶化了般，臉上堆滿了諛笑，連連躬着腰，一邊拿取那錠銀子，一邊奉承地道：「謝……公子（連稱呼也改了），小的這就去取酒並吩咐廚下的大師傅，馬上爲你做菜，您請坐一下，小的這就先替您沏一壺上好的雨前龍井，潤潤喉。」

說着，急忙顛着屁股，走了開去。

謝曉白看着小二走開了，這才長長地吁了口氣，嘟喃一句：「原來有錢是這樣神氣的，眞好。」

隨即拿眼掃了店堂內的人客一眼，可有相識的人，也好邀他一同吃喝，那才夠滋味。

由於這時候距離午時還有半個時辰左右，所以，食客很疏落，他看不到有認識的人。

恰好這時那小二端了一壺才沏好的茶送上來，並殷勤地替他斟了杯茶，這才躬腰，退了下去。

謝曉白端起杯子，喝了口茶，暗道一聲：「好茶。」邊喝着茶，邊游目窗外，觀賞着窗外的景物。

一壺茶未喝完，酒菜已陸續捧上來。謝曉白不再喝茶了，改爲喝酒，悠然自得地，邊吃邊喝起來。

這一頓酒菜，足足吃喝了有一個時辰，這才起身離去。

那名小二殷勤地將他送出門外，哈着腰，諛笑道：「謝公子，請慢行，請多多光顧。」

心中卻暗道：「瞧他那一身暴發戶的死相，只怕吃了這一頓，今晚連嚐個冷饅頭的錢也沒有！」

謝曉白沒有理會那小二口上說的與心中咒的，經已急急脚走向鎮西頭那邊。

身上有錢，格外神氣的，脚步也輕快，走在街上，不用像昨天那樣，瑟瑟縮縮的，還不時遭受到別人的白眼，他大模斯樣地，挺胸抬頭走着。

他走得這樣急，是要到鎮西頭那家富貴賭坊去賭他幾手，過過手癮，順便，也好向那些瞧不起他的那些混混兒，神氣神氣。

× × ×

富貴賭坊是鎮上的唯一賭坊，大小通吃，來者不拒，故此，生意興隆，午後才開門，這時已經擠了不少賭客，在呼五喝六，鬧哄哄的，好不熱鬧。

往日，謝曉白只要能弄到一錢幾分銀子，總要來這裏賭兩手的，當然，他只能夠到那種注碼最小的賭枱前下注，再裏面的一進（賭大錢的地方），他根本連踏入一步的資格也沒有，當然，也沒有那種勇氣。

今日，就不同了，他走入賭坊後，昂首闊步，對於外面這一進的賭枱上的玩意，不感興趣，也不屑一顧。

他昂首闊步走過一張骰寶枱前，忽然，有人驚「咦」了一聲。大驚小怪地叫道：「老蔡，那不是通心蘿白麼？怎麼像換了個人般，好神氣啊！」

說話的，是一個站在骰寶枱前，太陽穴附近有一塊瘡疤的漢子，偶爾抬頭，一眼看到謝曉白，驚詫地用手推推身邊一個正在埋頭瞧着骰寶枱面，拿不定主意是買大還是買小的傢伙。

那漢子聞言之下，忙抬起頭看了一眼，剎時間雙眼一睜，望着謝曉白，嘟喃道：「好傢伙，那果然是通心蘿白，他看來像發了財般，居然連望也不望這邊一眼，他奶奶的，莫非他昨晚宰了一頭肥羊，或是掏了個古井不成？」

那兩個漢子一直目送謝曉白走入第二進，才將目光收回，帶着疑問，又在忙着賭博了。

謝曉白走入第二進內間，馬上便被那種豪華的場面，吸引住了。

這裏同外間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外面的每一張賭枱，皆是粗木製成的，裏間的，卻是用紫檀木做成的，枱面上還鋪了一幅厚厚的絲絨布，牆邊，擺放了紅木椅，有幾名婢女模樣的女子，負責招呼茶水，而每一個賭客皆是衣着光鮮，沒有外面那樣大呼小叫的，喧嘈盈耳，這裏，確是賭大錢的地方。

要是在昨日，他根本不敢踏入這裏一步，就算他胆大包天，只要跨入半步，不被那些兇神惡煞般的大漢轟出去才怪，說不定，還會挨一身揍。

他正拿不定主意地站下來，打量着那些賭枱，以便決定賭那一種玩意，一名漢子已含着笑趣前來，對他說道：「這位公子，請到那邊坐下來，先喝杯茶，再賭不遲。」

謝曉白想想也是，何必心急呢，於是，他便領首跟那漢子走向靠牆擺的那一排椅子。

坐下後，便有一名女子捧來一盞香茗，放在椅旁的几子上，那漢子朝他欠欠身，也退了開去，沒有打擾他。

謝曉白拿起茶盞，喝了一口，稍微有點緊張的心情，慢慢平復下來，神態自若地打量着每一張賭枱上的情形。

再喝了一口茶，他已拿定主意，先到骰寶枱上賭他幾手，看看手風如何。

於是，他便離座走向骰寶枱那邊。

這裏，下注最小也要五両銀子。

他將五両銀子放在「大」上。

結果，他贏了。

他連本帶利，仍然放在「大」上。

又贏了。

連本帶利是二十両，他又下在「大」上。

一連三口皆是開大，他自然又贏了。

「莫非一個人時來運到時，擋也擋不住的麼？」他暗自在心裏嘀咕，臉上神采飛揚。

連本帶利，共是四十両了。

這一次，他躊躇了好一會，卻將四十両銀子一古腦兒放在「小」上。

其他的賭客見他連贏三口，自然有人跟他下注，大部份的賭客，都將賭注下在「小」上。

這就是跟紅頂白。

只有寥寥幾個人，下注在「大」上。

他當然又贏了。

開了，是「小」！

跟他下注的賭客皆歡笑起來。

「看來我的手風今日很順，那就要大賭一場了。」謝曉白望望面前的那堆銀子，興奮得什麼也似的。「有風若不駛盡𢃇，那就是傻瓜！」

於是，他從袖子中再摸出二十両銀子，湊足一百両，想也不想，便放在「小」字上。

所有人的目光，早已注視着他的舉動了，包括那幾名先前不跟風而下注在「大」上面的賭客，還有那名荷官。

這一次，所有人皆一窩蜂地，跟着他下注在「小」上。

那荷官看到「小」上堆放了一錠錠銀子以及一張張銀票，少說點，怕不有千両銀子以上，緊張得他拿着骰盅的手有點微微顫抖起來，鼻子尖也有汗冒出來。

深深地吸了口氣，他終於搖動骰盅。

謝曉白與所有賭客的眼睛，皆注視在那個搖動的骰盅上，有一兩個賭客不自覺地呢喃出聲：「小，小，小……」

這剎那，每一個人皆是屏息靜氣的，不聞一絲聲响。

那荷官終於將手上的骰盅一放，唱了聲：「開——」

那霎間，幾乎每一個人的心跳皆靜止了。

「小——」那荷官目光落在骰盅內，臉色發白，有氣無力地唱出來了。

剎那，發出「哄」的一陣歡叫聲與透氣聲。

那荷官卻抖着手，將銀子賠出去。

連本帶利，謝曉白經已有二百両銀子了。

那些賭客收起銀子，每一個皆喜孜孜，期望地望着謝曉白，等他下注。

那荷官抹去額上的汗水，催促衆人下注，但卻沒有人理會，看來，謝曉白若是不下注，那些賭客是不會先下注的。

這情形，早已被一名賭坊內的一名中年人注意到了。

那中年人是賭坊內的副總管，他發現骰寶枱那邊情形不對，便走了過去，那名荷官一見，就像找到了救星般，鬆了口氣，趨近那中年人身邊，向他悄聲說了幾句話，並拿眼光瞟向謝曉白。

那名中年人馬上目光一凝，射在謝曉白的身上，那雙濃眉聳動了幾下，揮揮手，那名荷官哈哈腰，退開了。

那中年人站在荷官的位置上，一手按在骰盅上，開聲道：「各位，本人乃本賭坊的副總管，現因手下有點感到不適，故本人暫代他搖骰，請各位下注。」

其中有不少賭客是這裏的老主顧。自然認得他就是賭坊的副總管劉子陽，不少人朝他招呼。「劉總管，耍你親自出手，我們還敢賭麼？」

劉子陽哈哈一笑，掃了衆人一眼。「何老板，你這樣說，卻太看得起我劉某了，是不是怕劉某會做手脚？」

那名劉老闆慌忙搖手道：「劉總管，千萬別誤會，我不是那個意思……」

「嗯，既然不是，那就請下注。」劉子陽的兩道目光，罩在那位何老闆的臉上，雖然帶着笑，那位何老闆卻禁不住打了個寒顫，口裏連聲說道：「下，下，這就下。」

一雙眼，卻望着謝曉白。

謝曉白好像完全沒有聽到那位何老闆與劉總管的說話，只是將目光來回在「大」「小」兩邊移動着，最後，終於將二百両銀子堆放在「大」上。

那些人這一次卻不是一窩蜂跟着下在「大」上。有不少人下注在「小」上。而且下的注細了。

跟風下在「大」上的賭客，也將賭注縮小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些賭客之所以將賭注縮小，顯然是對那位劉副總管，有所顧忌了。

謝曉白卻似乎一點也看不出來，只是注視着劉副總管手上搖動着，發出「嘩朗」聲响的骰盅。

終於，骰盅放在了枱面上，劉副總管唱一聲：「開——」將盅蓋揭開。

「大——」劉副總管的臉色微變了一下。

「噢——」買了「大」的人，與奮地歡叫出聲，買了「小」的自不免懊喪地頓足嘆息出聲，同時，也暗自慶幸自己縮小了賭注。

但那些買中了的人，在慶幸之餘，自不免也後悔自己太胆小謹愼了，要是下大注，那就……

只有謝曉白一點也不動聲息，只是吐出一口氣來，便忙着連本帶利，將銀票收取在手中。

（四百両銀子不是個小數目，要是全部都是銀子的話，足有二、三十斤重，如何拿取，爲了方便起見，賭坊經已在謝曉白連本帶利贏了二百両後，便已替他兌換了銀票。）

謝曉白似乎從來沒有贏過這麼多銀子，所以，他拿着那一叠銀票，忍不住心中的興奮與緊張，微微抖動起來。

這時候，他若是不賭，單是手上那四百両銀子，足夠他逍遙快活地過一年有餘了。

但他却似乎想趁手風順時，狠狠地贏它一筆，深深地吸了口氣，他將手上那叠銀票放在「大」上。

這一次，幾乎是所有的人皆跟着他下注在「大」上，而且下注頗大，只有兩三個想扒逆風，下注在「小」上，下注也很大。

但比較起來，下在「大」上的賭注，自然比下在「小」上的賭注大得多了，沒有二十倍，也有十七八倍。

別忘記單是謝曉白一個人，便已經下注四百両銀子了。

劉副總管這一次也有點緊張了，這從他鼻尖上有汗水沁出來，可以猜到，只見他凝重地將骰盅拿起來，一下一下地上下

搖動起來。

就在他由慢到快地搖動着，猝然將骰盅一下子放回枱面上的刹那，謝曉白忽然「乞嗤」一聲，打了個大噴嚏，冷不防之下，嚇得那些屏息靜氣的賭客幾乎跳了起來。

用衣袖抹抹鼻子，再用力呼息了一下，謝曉白與其他人一樣，沒有因爲那個噴嚏，而將目光從劉副總管用手按着盅蓋的骰盅上移開。

每一個人皆懷着緊張的心情，等待那揭盅決定勝負的一刻！

深深地看了謝曉白一眼，劉副總管終於猛吸一口氣，投在盅蓋上的手一抬，唱一聲：「開——」

所有人都被他那一聲「開」震得心頭跳動了一下，同時，每一個人的目光，皆射入骰盅內那三顆骰子上。

雙五六，十六點大。

這一次，買中了的人，不等劉副總管唱出「大」字，經已興奮得歡叫蹦跳起來了。

劉總管一眼看到骰盅內骰子的點數的刹那，雙眼陡地睜大，臉色遽變，口微張，竟然忘了唱出是「大」還是「小」來。

他這樣失態，是因爲只有他心知肚明，他在搖動骰盅時，經已施展出高明的手法，利用內勁，將那三顆骰子，「固定」了，不論如何搖動，那三顆骰子只會在上下碰擊，絕不會翻動，而他在將三顆骰子放下骰盅時，已用特殊的手法，將骰子向上那面，弄成三點紅——圍骰，無論那些人買大買小，統吃不賠，這麼該是萬無一失的了。

豈料，開出來的，不是三點紅——圍骰，而是雙五六，十六點，這怎不令他驚詫得目瞪口呆。

不過，那只是一刹那的失態，他馬上便警覺過來，吐了口氣，閃了謝曉白一眼，唱出：「大……」

謝曉白却一點異樣也沒有，興奮得直搓雙手，雙眼只是望着他下注的那叠銀票，咧咀笑着，一副只等連本帶利拿回銀票的心急樣子。

劉子陽雖然心中又驚又疑，但却不得不賠出銀子。謝曉白的四百両，變成了八百両。

只憑十五両銀子，便一口氣贏了七百八十五両銀子，這種運氣，的確是敎人羨慕。

那兩三名扒逆水的賭客，輸了銀子，心中懊悔不已，決定這一次下重注跟風下注。

贏了的賭客，興高彩烈地，連本帶利收回銀子，也顧不得點算一下，皆急巴巴地拿眼望着謝曉白，有一個甚至開聲催促道：「這位兄台，咱們是跟定你了。快下注啊！」

謝曉白笑笑，沒有說什麼，待那劉副總管將骰盅拿起來，開始動搖，才將手上那叠銀票，悉數放在「大」上面。

其餘的賭客唯恐落後，爭先恐後地將賭注下在「大」上面，却連那兩三個扒逆水的賭客，也跟風下注了。

這一次，那些人下的注，少說點，也在五千両銀子。

劉子陽那雙搖着骰盅的手，越來越急了，那「嘩啦啦」的骰子聲，恍似驟雨打芭蕉般，响成一片。

而他的頭上，也暴沁出一顆顆汗珠來，可見他的心情是如何緊張了。

也難怪他這樣緊張的，換轉是別的荷官，早已手軟搖不下去了。

那些賭客的心情也很緊張，每一個人的雙眼，皆瞬也不瞬地注視着劉子陽手中搖動着的那個骰盅，有幾個緊緊地捏着拳頭，有些則額上也暴沁出汗水來。

那些人之所以這樣緊張，就是因爲有不少是下了重注，甚至孤注一擲的，若是不緊張，那才怪！

十多名賭客之中，要算謝曉白最輕鬆了，雖然他的雙眼也一直沒有離開劉子陽手上那個搖動的骰盅，他的神態却甚是悠閒，臉上甚至露出笑容。

先是眨眨眼，繼之，他張口打了個呵欠。

打呵欠是平常事，何况，那些賭客的注意力皆集中在那個搖動的骰盅上，自然沒有人加以注意了。

謝曉白打完呵欠，甩甩腦袋，似乎要將睏意甩掉，劉子陽也就在這時將骰盅猝然放在枱面上，一手按在骰盅蓋上！「開——」他這一次唱得很快。

盅蓋一揭開，劉子陽的目光刹那落在骰盅內那三顆骰子上，只覺眼前一黑，差點沒有昏倒過去。

骰盅內那三顆骰子開的點數，居然又是大——雙六單三十五點。

「哄」地一聲，那些賭客狂喜得手舞足蹈地呼叫蹦跳起來，簡直忘了形。

只有謝曉白一個人滿臉是笑地看着劉子陽。

劉子陽深吸了口氣，才將那口翻湧的氣血壓下丹田，穩住身形，要不是他還有自制之力，知道這時候越是要沉得氣，否則，他巳出手擊殺謝曉白了。

「雙六單三十五點大——」他勉强擠出這句說來。

接着，他便示意站在身後，那名一臉驚詫慌張的荷官，要他先負責賠錢，他則急匆匆向前面走去。

那名荷官逐個賠完錢，劉子陽經巳陪着一位年約四十六七上下，身材不高不矮，不肥不瘦，勾鼻鷹眼，頷下留下一撮山羊鬍子的中年人來。

這人雖然穿着普通，但舉止之間，却有一股氣度，令人自然地對他加以注意。

但看劉子陽對他那樣恭敬，却知此人的身份猶在劉子陽之上。

但就算是那些經常來此賭博的賭客，也沒有一個認識此人，自然也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份了。

那中年人在劉子陽的以眼示意之下，瞇着那雙鷹眼，盯了謝曉白一眼。

然後，他便不着痕跡地，取代了那位荷官的位置，掃了衆人一眼，「咳」一聲，淡淡地說道：「各位，若想繼續發財，請下注。」

那些賭客這時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謝曉白的身上，把他當作了財神爺，以他馬首是瞻，對於那中年人，倒不怎樣留意了。

謝曉白似乎對於那一個來做荷官，毫

不在乎，只是看了那中年人一眼，便將手上那叠連本帶利，共有一千六百両的銀票，從中抽出五百両來，放在「大」上面。

那些人見他忽然縮小賭注，不由有點思疑起來，紛紛交頭接耳，竊議起來。

但有些人却毫不考慮就將手上的銀子，全部押在「大」上面。

但是有些胆小謹愼的人，也學謝曉白那樣，將賭注縮小，仍然跟風押在「大」上。

這又是一面倒的情形。

那中年人早巳在搖動着骰盅，待衆人下注完畢，他便將骰盅放下。「開——！」

隨手將盅蓋揭了開來，目光一落，馬上唱道：「四五六十五點大！」

衆人一聽，馬上歡呼起來，但那些減了注碼的賭客，在歡喜之餘，却又懊悔不連本帶利賭下去，不然就可以贏多一大筆了。

貪得無厭，這就是人的最大弱點。

謝曉白對於輸贏，却巳表現得不大有興趣了，這之後，他又連贏了兩次。

那些跟風下注的賭客，自然也贏了。

但接下來，他的運氣似乎漸漸消失了，接連賭了三口，才贏了一次。

那自然引起那些跟着他下注的賭客的埋怨了。

他却毫不理會，繼續賭下去。

結果，他不但將贏來的輸回去，也將身上的幾百両銀票，輸得清光，可說是一敗塗地。

那些死跟到底的賭客們，自然也輸得焦頭爛額，恨得咬牙切齒的，眞想揍他一頓。

那些見風駛悝的，莫不慶幸自己明智，不致損失慘重。

「這位公子，若想翻本，敝賭坊無任歡迎，隨時光臨也可以。」那位中年人笑口吟吟地望着頹然無精打采的謝曉白，吐出一口長氣來。

副總管劉子陽與那名荷官，皆佩服地望着那中年人。

不少慘敗的賭客，均巳喪氣垂頭離去，自然也少不免自怨自艾一番，爲何不見好就收，以至連本帶利，輸個清光。但他們却不想一下，當時他們大贏特贏時，恨不得想將整個賭坊贏回去，人性本貪，有多少人就是因爲那個貪念，而至弄到傾家蕩產，身敗名裂。

謝曉白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笑笑道：「我一弄到賭本，自會再來的。」

說完，掉頭就走。

那中年人亦自轉身，走回後面。

× × ×

謝曉白走出外面，鬧哄哄的喧嘈聲令到他頭昏腦漲的，脚步一快，急急走向賭坊門外。

驀地，有人大叫着閃身截住他的去路。「通心蘿白，發了財啦？嘻嘻，連兄弟也不認識了？」

謝曉白急忙刹住脚步，定眼一看，攔在身前的漢子，正是鎭上的混混，綽號疤子的傢伙，忙笑笑道：「你看我，麼早就走，不用說，也是輸光了，疤子，你的手風一定很旺吧？」

疤子撇撇嘴，沒好氣地道：「要是手風旺，我那有心情四處張望，不狠狠地贏他媽的一筆才怪，如今，我也是輸得分文皆無，看你穿得那麼神氣，還以爲你身上仍有銀両，原來你只是得個売，通心蘿白這個外號，眞沒有給你起錯，算我倒霉，咱們一道走吧。」

說完，拉着謝曉白就向外走。

還未走出大門外，經巳有四五個混混跟着向外走了，不用說，他們也是輸個清光，沒錢再賭下去了。

走出賭坊，轉入左邊的一條巷子中，謝曉白這才疑惑地問道：「疤子，到哪裏去？」

疤子不懷好意地眨眨眼，乾笑道：「自然是去吃飯啊，這時候也應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

後面跟着的那幾個混混，皆齊聲應和着。

原來，這時候巳是掌燈時分了。

天巳黑齊，那條巷子自然也很黑暗了，謝曉白不是個傻子，疤子等幾人將他帶入這條後巷，必然有什麼企圖，只是，他自忖自己身上這時只剩幾文錢，只夠買兩個饅頭，而他也確會想買兩個饅頭充飢，他還自己安慰自己，大丈夫能屈能伸，想到自己身上只有幾文錢，他的心定了。

「疤子，難道你身上還有錢？」謝曉白睜大眼望着疤子。

疤子聞言，「嘻」地失笑道：「要是我身上還有錢，走入這條巷子幹麼？還不乾脆走去塡飽肚子，兄弟們，是麼？」

那四名混混「哄」地應了一聲，皆不懷好意地笑了起來。

謝曉白莫明地道：「然則，這條巷子內會有錢不成？」

疤子忽然大笑起來：「不，是你身上有錢，所以，兄弟們想向你借。」

謝曉白一愕。「我身上那還有銀子，疤子，我是那樣吝嗇的人麼？要是還有銀子，不等你們開口，我巳請兄弟們到陶然樓大吃大喝了。」

「通心蘿白，你不是在睜眼說瞎話吧，你身上明明有銀子，却說沒有，當我們是傻子！」疤子那雙眼，在謝曉白的身上溜來溜去。

「疤子，我身上要是還有一錢銀子，不得好死！」謝曉白爲了表示身上確是無錢，張開雙手，挺了挺身子，說道，不信，兄弟們可以搜一下。」

「兄弟們，那都不用客氣，動手吧！」疤子朝那四名混混使了個眼色。

那四名混混刹時呼應一聲，「七手八脚，便往謝曉白的身上抓去。

先是有兩個人捉住他的雙手，繼之有人解他的腰帶，而疤子則笑着解他那件緞衣。

這那像是搜身，謝曉白發急地道：「唏，弟兄們，怎麼要脫我的外衣，……」

疤子一邊脫他的絲緞長衫，一邊笑嘻嘻地道：「不將你這件值幾両銀子的緞衣脫下來，咱們今晚那有錢吃飯？這不就是銀子麼？」

至此，謝曉白明白了，疤子等人是打他身上這件緞衣的主意，那確是值三両銀子的，但他除了這件外衣外，身上只剩一身中衣，敎他怎樣去見人？

故此，他掙扎着道：「弟兄們，千萬別脫去我的長衫，我怎樣見人啊！」

但他的雙手已被兩名混混抓住，除非他身懷武功，不然，無論他如何掙扎，也是掙扎不了的。

果然，在疤子等五名混混的哄鬧笑嚷聲中，他那件穿了一日不到的緞衣，已被脫了下來，疤子一手抓住那件緞衣，嘻笑着對謝曉白道：「通心蘿白，咱們衆弟兄的身上，就只有你這件衣裳可以換幾兩銀子，讓咱們可以塡飽肚子，說不得只好委屈你一下了，趁着夜黑，你可以胡亂摸一件衣服穿上啊，咱們先走一步，在老侯酒舖等你。」

說着，揚動着手中的衣服，當先朝巷口那頭奔去。

四名混混哄笑一聲，放開謝曉白蜂擁而去。

謝曉白情急地放開脚步追上去，嚷叫道：「唏，快將衣服交還給我……」忽然間，他咽聲止步，急急退回巷中。

原來，他已追到巷口，再追出去，就會讓路邊的人看到了，那就狼狽了。

疤子等人這時已呼嘯而去了，就只剩下謝曉白一個人瑟縮在巷內，不知如何是好。

這一日之間的變化，實在是太戲劇化了，那簡直有如發夢一樣，令到他啼笑皆非。

無可奈何之下，他只好嘆口氣，閃閃縮縮地，左轉右拐地，專揀那些沒有人走的後巷窄道走，好不容易，才走出鎭外。

長長地吁出一口氣，他嘟喃着道：「過得了今晚，明天怎樣呢？」

摸摸後腦勺再搔搔脖子，自嘲地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的事，明日再打算吧，管他那樣多，說不定，明天睜大眼時，就像今天早上一樣，有衣服從天而降呢。」

說完，瀟脫地擺擺手，一逕向他的窩——那間供他棲身的破茅屋走去。

× × ×

越夜，富貴賭坊的生意越旺，人客也越多。

賭坊的頭二兩進，燈火輝煌，吆五喝六之聲，不絕於耳，但在最後那一進，却一片沉寂，要不是被前面傳來的喧嘈聲打破那沉寂，這座後院眞是靜得令人不敢置身其中。

而整座後院，不但是靜得可怕，也幾乎連一點燈火也沒有，只有院子的一角，有一點燈火從窗縫漏出來，却顯得有點詭異。

那間屋內此刻正有三個人分坐在三張紫檀木椅子上，當中一人，是一名年約六旬左右的人，鬢髮花白，臉上堆滿了皺紋，十足十一個糟老頭兒，但雙眼開闔之間，却精芒隱現。

左右兩邊坐着的，却是劉子陽與令到謝曉白反勝爲敗，輸個清光的中年人。

「子陽，有消息了麼？」那中年人望着劉子陽。

劉子陽稍微欠一下身，說道：「屬下正是接到派出查察那小子的手下回報，特地來向兩位稟報的。」

那中年人與那老人沒有說話，四道目光注定在劉子陽的身上，只等他說下去。

劉子陽自然明白兩人的意思，頓一下，接說下去。「據李三回報，那小子應該不會武功，却在半個時辰之前，在賭坊外面一條巷子內，那小子就被鎭上的混混强行脫去身上那件綢緞外衣，換錢吃喝，那小子掙扎拒抗，仍然被脫去外衣，只穿一身中衣，閃閃縮縮地，溜出鎭外，躲在一間破茅屋內。」

略頓一下，閃了那中年人及老人一眼，劉子陽才將他的見解說出來。「要不是那小子故意裝出來的，那却表示，他是不會武功的。」

「嗯，若是那小子在被人剝衣之下，仍然强忍而不露，那却太深沉了。」中年人用手捋着頷下那撮山羊鬍子，沉吟說道：「要說他不會武功，那子陽兩次失手，又如何解釋，若說他會武功，那我親自出手時，爲何又從未失過手？令到他慘敗，輸個清光。他要是會武功，斷不會在慘敗之下，不暗中弄手脚的，老大，這一次，連我也弄糊塗了。」

中年人說到最後，雙眼望着老人。

聽他們所說的，好明顯，他們談論的人應該是謝曉白了。

而他們之所以會對謝曉白動疑，是因爲劉子陽在搖骰盅時，暗中做了手脚，明明是贏定了的，結果却大出意料，開出來的骰子點數改變了，變了輸，而恰巧謝曉白先是打了個噴嚏，後又打了個呵欠，由是令到劉子陽懷疑謝曉白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手，高明到憑一個噴嚏或是呵欠，便能夠將骰盅內的骰子點數改變，從而想到，莫非謝曉白是一位有心人，要來對付他們。劉子陽在驚疑之下，只好請出那位中年人，暗中施展更高明的手法，對付謝曉白了。

而那位中年人與老人。才是這座富貴賭坊的眞正主事者，只不過輕易不會出面，而自賭場開張以來，也只有這一次由中年人出過面，那位老人根本就未露過臉，所以，不但那些賭客未見過那老人，却連賭場內的職業打手等人，除了少數心腹手下外，知道那位老人，其餘的也是懵然不知。

事實上，賭坊的大小事務，表面上是由劉子陽主持的，所以，劉子陽也成了表面上的主事人。

那老人聽了中年人的一番話，雙眉蹙了一下，隨之一展，掃了中年人一眼，啞着聲說道：「老二，這件事不宜小題大做，以免張揚開去，啓人疑竇。那小子旣然一時之間看不清他的虛實底細，那就靜觀其變吧，若他是有心人，必然會露出馬脚的。」

「老大說得極是！」中年人似乎對那老人極之欽敬。「以靜制動，確是上上之策。」

那老人沒有說什麼，但却連連點頭，那表示讚同中年人所說的話。

「兩位東主識見超卓，屬下佩服。」劉子陽奉承地對老人與中年人說。

「子陽，你盡快在這一兩日來，把那小子的來龍去脈弄清楚。」中年人對劉子陽說：「記住，不可露出形跡。」

「屬下省得。」劉子陽說着從椅子上

站起來，朝老人與中年人躬躬身。「若是沒有什麼吩咐，屬下到前面照看一下。」

老人點點頭。中年人擺擺手道：「沒什麼了，去吧。」

劉子陽再躬躬身，才退出去。

待劉子陽退出屋外，脚步聲漸去漸杳，中年人忽然對老人說道：「老大，咱們這樣東躲西藏，疑神疑鬼的，總不是個辦法……」

老人嘆口氣，截斷了中年人的說話。「老二，不這樣怎辦？天下雖大，無論怎樣躱藏，要來的，終於找到來，不要胡思亂想了，若是眞的打到來，那就只有接着了。」

中年人聽老人那樣說，無聲地嘆了口氣，默然不語了。

× × ×

謝曉白一覺醒來，才張開眼，便看到在他脚邊的地上，放着一件青布長衫。

這一發現，他非但沒有一絲喜悅，反令到他驚詫不已，愕住了。

這眞是邪，昨天早上地上有一錠金，而今天早上，却有一件衣服，兩樣東西，都是自己迫切需要的，却奇異地一一出現在自己的眼前，上天眞的是有求必應，那樣靈驗，只怕天下間就沒有窮人，也沒有那樣多的不平事了。

但眼前脚邊地上的那件青布長衫，還有昨天的那錠黃金，又怎樣解釋？要是有心人偷偷放下的，那到底爲了什麼？爲何獨自眷顧於他，這樣做又有什麼企圖？他雖然來了這裏沒有二個月，也有三四十天了，但他只認識鎭上的那些混混兒，因爲他是個流浪漢，來到這個鎭上，還能夠弄到兩餐，便留下來暫時不走了，他自問從來不認識什麼有頭有臉的人，而那錠金子，又豈是普通人家可以拿得出的，若是換成銀子，足可以換四五百兩，昨天，他就是用那錠金子，到銀號中兌換了四百兩銀子。

四百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怎會有人暗中送給他那麼大一筆銀子，除非那是傻瓜，但也要非常富有才成。

「莫非是狐仙送的？」謝曉白忽然身子一震，衝口說出這句說來。

剎時，他的臉色變了一下，眼中也閃過一抹驚恐之色，四下亂望起來，但却發覺不到有何異樣之處，他這才大大地鬆了口氣。

接着，他一副豁出去的樣子，自語道：「狐仙又如何，要是有求必應的話，我倒巴不得與牠多多親近親近了。」

頓一下，他一手將地上那件長衫拿起來，從地上一跳起身，邊穿上那件長衫，邊道：「管它的，穿上它再說，正好身上那幾文錢沒有被搜去，否則，連饅頭也沒得啃了！」

那件長衫穿在身上，倒也頗爲合身，他也無心理會，急急走出破茅屋，邁開脚步，向鎭上走去。

餓了半日一夜，那種滋味實在不好受，他現在只想塡飽肚子。

在鎭口頭那專賣茶水糕點饅頭的張老頭那個攤檔上，用身上僅有的幾文錢，買了兩個饅頭，便狼吞虎嚥吃起來。

他邊吃邊走向鎭內，同時，腦袋中也在想着，怎樣才能弄到錢，打發這一日。

才走入鎭上那條大街，一眼便給他看到，昨晚將他身上那件衣衫脫去換錢吃喝的三名混混笑笑鬧鬧地向他走來。

他的眉頭皺了一下，倒不是記着昨晚那件事，而是他不想再被疤子等人作弄奚落。

他正欲轉身折入一條巷子，走在前面的疤子已見到他，馬上大聲嚷道：「喂，通心蘿白，你到那裏去？」

邊嚷邊疾步向他奔過來。

謝曉白在心裏嘆了口氣，知道脫不了身，只好停了下來，看看他們又有什麼把戲。

疤子與四名混混一擁上前，將謝曉白圍了起來，一個個皆笑嘻嘻地望着他，似乎不像是要作弄他的樣子。

「哈哈，你眞本事，這麼快就弄到一件衣衫遮醜。」疤子伸手摸摸他那件長衫，嘖嘖兩聲，又說道：「可惜，這件衫沒有昨天那件値錢。」

「無論如何，咱們也要謝他一下。」一個叫賴狗子的混混笑着道：「要不是他那件緞衣，咱們如何贏到那些銀子，讓咱們可以快活一下了。」

聽了賴狗子那番話，謝曉白才將懸起的一顆心放了下來，詫然望着疤子道：「疤子，賴狗子說的是怎麼回事？」

疤子哈哈笑着，伸手用力拍拍謝曉白的肩頭，嚷嚷道：「你知道麼？昨晚咱們脫了你那件衣服，去找衣舖換了兩兩銀子，吃了一兩銀子的酒飯，還剩一兩銀子，是我提議，用那兩銀子去二秃子那裏賭兩手，碰碰運氣，哈哈，你想也想不到，咱們就憑那兩銀子，竟然一口氣贏了十七兩銀子，幾乎連我也不相信運氣會這樣好，咱們這一次學乖了，見好就收，咱們也不是忘恩負義之徒，要不是你那件緞衣，咱們那有錢吃飯，去賭，贏了十多兩銀子，所以，咱們公議，找你一道去快活快活，同時，還你兩兩銀子，夫讓你贖回那件緞衣。」

在衆人的歡呼聲中，疤子從懷中摸出一塊銀子，塞入謝曉白的手中。

謝曉白正想說什麼，衆人已你推我擁地，簇擁着他，走向陶然棲。

這一日，確是快活透頂。

在陶然樓一直喝到黃昏時分，他們意猶未盡，不知是誰提議，去鎭北頭花二娘那裏再喝過，順便，也好煞煞火。

一呼百應，俱皆轟然叫好，謝曉白想說甚麼，却被衆人又推又擁，向鎭北頭走去。

那花二娘，乃是鎭上的一處私窰子，連她一共恰好有六位娘兒們，正好一人一個。

花二娘見有財神爺進門，自然笑臉相迎，但她恐防這幾個混混是來白快活的，雙手一叉，攔在門口，先交錢後進門。「先小人後君子，要快活，先給錢。」

疤子神氣地挺挺胸，冷笑道：「別狗眼看人低，大爺們有的是銀子，這個只是小意思，待大爺們快活完了之後，自有重賞！」

說着，大刺刺地拿出兩錠五兩重的銀子，一把塞入花二娘攤開的手掌中。

花二娘銀子在手，而且是十兩銀子，剎時眉開眼笑起來，一邊將銀子收入袖中，一邊扭着腰肢，挨上疤子的身上，嬌笑道：「喲，我的疤大爺，那裏發了財啊，難得你與衆位大爺還記得妾身，快請進啊。」那水蛇也似的腰肢，挨擦在疤子的身上，令到疤子剎時暈陶陶起來。

「嘻嘻，你這騷娘兒，別這麼快就撩得大爺火起，大爺不想這樣快就和妳幹！」疤子邪笑着，心癢難搔地在花二娘那塗了脂粉的臉上，捏了一下，再拍拍她的肥臂。

那些混混「哄」地一聲，笑了起來，鬧鬧嚷嚷地，走了進去。

謝曉白自然也只好走了進去。

跟着，花二娘將屋內那些娘兒們叫了出來，剎那間，浪語淫笑聲，充塞了整間屋子。

花二娘以爲疤子等人身上有不少錢，自然刻意奉承，好在他們的身上，大大地敲上一筆，施展出渾解數，確是令到疤子等人暈陶陶的，樂不可支。

謝曉白也被一個娘兒纏上了，與那娘兒嘻笑胡鬧着。

一直喝鬧到頭更才起，疤子首先忍不住了，摟着花二娘，走入了房中。

跟着，各人先後摟着一個娘兒，也各自走入一個房間中。

這一晚，疤子與謝曉白等人，眞是快活死了。

× × ×

但鎭南頭的一戶人家，却出了命案。命案是在早上才發現的。

那戶人物是從外地搬到鎭上不到一年，鎭上的人，對這戶人家知曉不多，不少人未見過那戶人家的主人，自然，也不知那戶人家的來歷了，甚至連那戶人家有多少人，相信也無人清楚。

自然的，鎭上的人都感到那戶人家，帶着神秘，起初，不免暗中議論，但慢慢的，也就由好奇而不怪了，因爲那戶人家一直沒有值得引人注目的事情發生過，除了顯得有點神秘之外。

鎭上的人也曾試探過那戶人家負責買辦物品的僕人，但那僕人却像個聾子啞巴般，一問三不知，漸漸的，自然失去了興趣。

想不到那樣的一戶人家，却發生了人命。

這令到鎭上的人，不由議論紛紛起來，對於那戶人家的底細，也重新引起了硏究的興趣。

而發現出了人命的，不是那戶人家的人，否則，以那戶人家的神秘，必然不會傳到外面，被遮掩起來。

發現出了人命的，正是那位更夫丁老頭。

丁老頭是在五更過後，準備收更，走回自己的那間屋棚子時，經過那戶人家的後院門，赫然發現有一個死人，從那半開的院門中，倒探出半截身軀來，頸脖下的地上，流了一灘血，大驚之下，失聲叫嚷起來，不但驚動了那戶人家的人，也驚動了附近的人家，由是而哄傳到鎭上的。

鎭上沒有人認識那死者是誰，而最奇怪的是，那戶人家也否認那死人是他們的人，也因此，那死者到底是什麼人，爲何會倒臥在那戶人家半開的後院門中，從那人上半身倒臥在院門外面的地上，下半身却在院門之內，那死者應該是從後院門內走出來時，猝然遇到襲擊身亡的。

因爲死者的喉頭有一個血洞，那自然是致命的傷口了。

是什麼人殺那死者的，那死者既不是宅內的人，那他爲何會從院門內走出來，他怎樣進入宅內的，他到底幹什麼，又是什麼人，這連串的疑問，成了鎭上那些人談論的焦點。但却沒有一個解答得了。

最令鎭上人感到奇怪的是，發生了命案之後，那戶人家出面辦理這件事的，却是那名負責外出買辦貨物的僕人，宅內的主人，根本就沒有出面，這是不合常理的，鎭上的人自然感到奇怪了。

發生了命案，那自然驚動了里正地保，再上報到縣衙了。

縣衙派出來的捕快班頭，快近晌午時分，才來到鎭上，難得有這一趟差事，那些公人自然諸多需索了，最妙的是，那幾名捕快班頭酒足飯飽，歇夠了之後，在那戶人家的後院門前驗看過屍體，在院內待了一刻鐘後，便吩咐里正地保着人將那屍體收殮了，暫時放在鎭後那座破廟內，便打道回衙了。

在那些捕快班頭查看那具屍體時，有不少人在圍觀，而疤子謝曉白等六名混混，也擠在人羣中，好奇地在看着！

他們是在聽到出了人命案的消息後，從花二娘的那座小宅院內，逃出來的。

他們要不是走得快，不被花二娘那五個娘兒們將身上的衣服扯脫才怪，但也被花二娘幾個娘們，罵了個狗血淋頭。

花二娘原指望能在他們的身上，刮一筆銀子的，那知道睡了一夜，就只是一見面時，疤子交出的十兩銀子，那眞是賠本買賣，花二娘怎不氣惱。

看完熱鬧後，疤子等人由於在花二娘幾個娘們的肚皮上，折騰了一夜，如今又已過了晌午，一個個頓時感到腹如雷鳴，但身上的銀子，經已花光了，一個個沒精打彩地懶懶走着。

忽然，疤子一把扯住謝曉白，高興地叫道：「哈，差點忘了，你身上有二兩銀子，你悶聲不響的，不是想獨花吧？」

謝曉白被疤子一把扯住，嚇了一跳，及至聽他這樣說，才眨眨眼道：「疤子，我是那樣的人麼？」

「那就快拿出來吧。」賴狗子搓着肚子說道：「俺的肚皮已餓到貼在背脊骨上了。」

其餘三名混混也亂嚷起來，謝曉白心煩地揮揮手，從懷中掏出那塊銀子來，賭氣地遞給疤子。

疤子伸手一把接過，吐着口水，道：「弟兄們，快去塡飽肚子啊。」

說着，當先向大街那邊走去。

謝曉白本想不去的，奈何肚子實在餓，在那四名混混的推擁之下，跟着去了。

走在大街上，疤子等人流裏流氣的，鎭上的人一向就對這幾人沒有好感，這時更是頻施白眼了。

謝曉白一直低着頭，不敢抬眼看一下，他雖然是個流浪漢，却不是賴皮混混，

很少遭人白眼，如今這情形，自然令到他渾身不自然了。

疤子帶頭，走入一間小酒舖中，他們也知道討人厭，所以，還未坐下，便將那錠銀子摸出來，遞到那愛理不理的酒保面前，神氣地道：「別用這種冷面孔對着大爺們，大爺們不是來白吃白喝的，這錠銀子就先放在櫃上，吃完再算！」

說着，一把放在那酒保的手中。「睜大眼看清楚，這不是假的吧？」

那酒保拿着那錠銀子，入手便知是眞的，馬上將臉孔放下來，堆上笑臉，連聲對疤子等人道：「請坐，請坐。各位大爺快請坐。」

疤子等人不等那酒保招呼，便已經拉開櫈子，吵吵嚷嚷地坐下來，一迭聲叫酒保送酒送肉來。

旣然有錢，那酒保自是不敢怠慢，先將那錠銀子交給掌櫃，連聲應着，急急送上兩壺酒，再送上一盤鹵牛肉。一盤鹵豬頭，還有一盤鹵蛋。

那幾名混混有喝有吃，便一個勁吃喝起來，靜了下來。

謝曉白自然跟着又喝又吃起來。吃飽肚子再說。

一輪風捲殘雲，吃得差不多了，這些潑皮混混開始有心情笑鬧了。

賴狗子首先用手抹抹咀邊的鹵汁，咧着牙，邪笑道：「他奶奶的，昨晚那騷蹄子幾乎將俺的……汁也擠乾了，害得我今早起床時，連腿也軟了！」

衆人一聽，發出一陣喧笑聲與怪叫聲，那種樣子，就像一羣野狗公一樣。

衆人亂七八糟地說着那種髒語，嘻哈大笑，令到其他的食客那裏坐得下去，急急付賬離去。

那酒保與掌櫃只有苦着一張臉，奈何他們不得。

忽然，疤子邪笑着對謝曉白道：「喂，我差點忘了。你昨晚不是沒有與水仙那騷娘們眞箇消魂吧？怎麼你身上的那塊銀子沒有被那騷娘們搜了去？嘻嘻，你不是銀樣蠟鎗頭，中看不中用吧？

「轟」的一聲，那些賴皮哄笑起來。

「他有名叫通心蘿白，虛有其表，我的媽啊，放着水仙那騷蹄子躺在身邊，能看能摸却不能上？咬唷唷、不瘋才怪！」一個鬥鷄眼的混混手舞足蹈地笑着說。

另一個混混也猙獰地笑着道：「喂，通心蘿白，水仙那浪蹄子的滋味如何，你不要對我說，昨晚一次也沒有幹啊！」

謝曉白不知怎的，一張臉脹紅起來，悶着聲，不說話。疤子看着開聲替他解了困。「弟兄們，別再笑他了。看他那種臉嫩的樣子，大概是不好意思說吧。」

衆人聽疤子那樣說，又笑鬧幾句才罷休。

這時，他們已酒足飯飽了，疤子對那酒保道：「大爺們要走了，算一下，還剩多少銀子。」

那酒保巴不得他們快走，聞言之下，迭聲應是，馬上走到櫃前，那掌櫃早已算好了賬，將餘下的銀子遞給那酒保。

酒保兩步走到他們的面前，將手上的銀子遞給疤子。「你們一共吃喝了一兩一錢八分銀子，這裏是八錢五分銀子，拿着啊。」

疤子一把抓在手中，掂了掂，才對衆人說道：「弟兄們，還剩八錢二分銀子，咱們再到二禿子那裏碰碰運氣如何？說不定就像昨天那樣。運氣又到，那就可以贏他娘的十两八两銀子。咱們又可以去快活了。」

賴狗子等四名混混轟聲呼「好」，獨有謝曉白說道：「疤子，你與弟兄們去吧，我昨晚一夜沒睡，睏得很，想回去睡一覺。」

「哈哈，終於說了，原來你這小子不是銀樣蠟槍頭，幹得比咱們還賣命，難怪水仙那浪蹄子咱們走時，獨是她沒起床。」賴狗仔狎笑着，伸手拍拍他的肩頭。

疤子笑着對謝曉白道：「那你回去睡一覺，再來找咱們吧，說不定，那時咱們已贏得不亦樂乎了。」

謝曉白沒有再說什麼，轉身走出酒舖，轉出大街，向鎭外走去。

疤子則呼喝一聲，與那些混混急急腳趕去二禿子的賭窟，碰碰運氣去了。

俏嬌娃出手　擊退懞面人

謝曉白走出鎭外，一直向那間賴以棲身的破茅屋走去。

他似乎昨晚眞的沒有睡過，只見他頻頻打着呵欠。脚步急急的，只顧走路。

西斜的陽光照射在那間孤另另的破茅屋上，金黃一片，倒也悅目，那破陋的茅屋彷彿也好看起來了，給人一種暖熱的感覺了。

一步走到茅屋門前，謝曉白腰身微躬，一頭便走入茅屋中，那知道他才踏入一步，眼前人影一閃，劈胸便給人一把揪住了。謝曉白在冷不防之下，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

藏在茅屋內的人揪着他一扯，他便身不由己地被扯入茅屋內。

「你……你是什……麼人？」謝曉白終於顫着聲，吐出一句話來。

由於茅屋的頂破了幾個大洞，陽光可以照射進屋內，加上屋門破爛到經巳不能掩上，所以，屋內也明亮得很，就像外面一樣光亮，謝曉白自然也能夠清楚地看到那揪着他的人的樣貌。

不過，他却無法看到那人的樣貌，只能看到那人射在他臉上，像刀鋒一樣銳利的兩道目光！

因爲那人頭上，是罩了一個頭套的。

那人語聲沉悶地嘿嘿一聲，低沉地道：「你不用理會我是誰，先担心你自己的死活吧！」

謝曉白一聽，眼中射出惶恐的光來，身子抖了一抖，急巴巴地道：「你要殺我？你爲什麼要殺我，我從來未與人有過仇怨啊。」

那懞面人哼了一聲。「聽着，你若想活的話，老老實實地答我所問，否則，你絕對活不過日頭下山！」

謝曉白聽着，猛然打了個冷顫，急巴巴地道：「你只管問，一定據實以答。不過，我要先說明一句，我只是一個流浪漢，來到這裏不到兩個月，認識的只是鎭上

的那幾個混混……」

「住口！」那幪面人沉喝一聲。嚇得謝曉白整個人震抖了一下，下面的話，一下子咽住了。

幪面人那兩道銳利如刀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謝曉白臉上，彷彿要將他看穿看透般。

「你姓甚名誰？」幪面人一字字問。

「謝曉白。」謝曉白馬上清楚地答。但却加了一句。「鎮上那些混混，給我起了個外號，叫通心蘿白。」

「別囉嗦！」幪面人目光一厲。「你是哪裏人？」

「我……也不知自己是哪裏人。」謝曉白說時，露出茫然之色。

「胡說！」幪面人揪着謝曉白胸前衣服的手一扯，謝曉白便被扯得幾乎鼻頂碰上了鼻尖，兩道兇厲的目光直逼在他的雙眼上，令到他有一種窒息的感覺。「你再不說實話，我便讓你先嚐一下厲害。」

謝曉白雙眼慌恐地轉了一下，吸口氣，苦着臉道：「我說的是實話，我自小便是一個孤兒，自我懂事起，便到處流浪，連父母是誰也不知道，怎麼會知道是那裏人啊！」

「你奶奶的！」幪面人從齒縫中吐出令人不寒而慄的語聲來。「你竟敢在我面前，睜着眼撒謊！我已經打探得一清二楚，你是鳳陽謝家的人！」

謝曉白迭聲道：「那是你弄錯了，我雖然姓謝，但却從未去過鳳陽，根本與鳳陽那個謝家沒有一點關係，不信，我可以當天發誓。」

「你奶奶的！」幪面人又吐出一句粗話來。「你既然不是鳳陽謝家的人，你怎知道鳳陽有個謝家？」

幪面人這似是而非的話，說得謝曉白楞了一下，一時間啞然說不出話來，但隨即他便衝口而出道：「那是你剛才自己說的。」

幪面人被謝曉白這樣一說，登時為之氣結，瞪着眼，說不出話來。

好一會，才冷着聲道：「好小子，看來不給你一點厲害嚐嚐，你是不會咀軟的了！」

說着，右手倏伸，一把扣抓住謝曉白的左肩頭，五指漸漸收緊。

只見謝曉白先是臉色陣青陣白，繼之身子慢慢矮了下來，那張臉也開始扭曲，額上暴沁出汗來，最後，殺豬般大叫起來了。

幪面人五指再一緊，寒着聲道：「滋味如何？哼！你再不說，便將你的肩頭揑碎！」

謝曉白嘶聲痛叫着，雙眼也開始翻白了，看來，他快要忍受不住幪面人加諸他身上的痛苦而暈厥過去了。

幪面人似乎不想謝曉白厥暈過去，五指一鬆，讓謝曉白能夠緩過一口氣來。

但謝曉白却幾乎癱軟在地上，要不是幪面人仍然揪着他胸前的衣衫。

「說，你是從那裏來到這裏的！」幪面人眼中兇光連閃，惡狠狠地問。

急促地喘了幾口氣，謝曉白那張臉上，才算有了一點血色，澀聲道：「從縣城來到這裏的。」

幪面人緊盯着謝曉白，不讓他有多想的機會，緊接着又問：「你是來這裏幹什麼？」

謝曉白急喘着道：「什麼也不幹，只是走到那裏是那裏。」

「鎮上有一戶人家出了人命，你應該知道吧？」幪面人不等謝曉白說完，便又問。

「知道，我還與鎮上那些混混去瞧熱鬧……」

「昨晚你在那裏？」

「在花二娘那裏……」

「眞的？」

「眞的。」謝曉白被幪面人逼問得幾乎喘不過氣來。「不信，你可以問一下疤子……」

「你怎會知道出了人命的？」

「是聽人說的！」

「聽誰說？」

「聽——」

「快說！」

「聽花二娘那個小丫頭說的！」

「謊話！」幪面人目中兇光大盛。「說不定，是你殺的！」

「我……昨晚一夜睡在水仙的床上。」謝曉白結結巴巴地說。「不信，你可到花二娘那裏，問一下水仙。」

「哼，別狡辯了，這正是你狡猾的地方，故意與水仙睡在一起，找了個人證，實則，你昨晚則偷出去殺人！」幪面人說得又急又快。

「冤枉！」謝曉白惶聲道：「我根本就沒有離開過水仙的床上，再說，我也沒本領殺人。」

「還咀硬！」幪面人劈手一巴掌摑在謝曉白的臉上，刹時現出五道血紅的掌印來。

謝曉白痛得歪着頭，叫出聲來。「我說的是實話，我根本就不認識那人，我為何要殺他。」

幪面人被謝曉白那句話說得窒住了，雙眼中兇光暴射，兇惡地低吼道：「好個利口小子，待我一掌劈了你，看看你還狡辯得了！」

說着，右手猛地一揚，一掌朝謝曉白的天靈蓋劈下去！

謝曉白駭叫一聲，雙眼一翻，昏了過去。

幪面人那一掌在快要擊在謝曉白的頭上時，猝然窒住了，相距不到二寸，咬牙「格格」有聲，可見，他的心中是如何氣惱的。

忽地，他的手掌猛然又提了起來，目中兇光暴射，語聲沉狠地道：「這小子來路不明，還是殺了他，省得麻煩！」

左掌一落，疾劈向謝曉白的頭上。

這一掌若是劈在謝曉白的頭上，相信他的腦袋就算是鐵鑄的，也被劈碎不可！

眼看着那一掌就要劈落在謝曉白的頭上，幪面人却猝然一矮身，劈落的那一掌乍然一翻向後揮劈出去。

「刷」一下急响，一道閃射的晶光陡地向他的身後側折射開去，射入茅草做成的牆壁上。

但「嘩啦」一聲暴响，却有一條人影穿破草壁，疾射向幪面人的身後，寒光暴

閃，暴襲向幪面人身後的要害大穴。

這不用說，適才幪面人一掌劈飛折射的暗器，是這破壁而入的人，出手偷襲的了！

幪面人悶哼一聲，身形斜竄，一下子便竄到門邊。

自然，他也被逼放開了經已暈厥過去的謝曉白。

謝曉白軟軟地倒在地上。

那破壁而入的人撲了個空，一閃身，便擋在倒在地上的謝曉白身前。

幪面人一眼看清楚那偷襲他的人，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咦！

猝然襲擊那幪面人，解救了謝曉白老命之人，是一位妙齡女郎，看年紀最多二十上下，長得婀娜健美，容貌嬌麗，確是一位罕見的美人兒。

難怪幪面人在看清楚了，偷襲他的人原來是一位貌似天仙美人的姑娘後，忍不住驚咦出聲了。

那可能是他發夢也意料不到，襲擊他的人，會是一位明艷如花的少女，在驚詫意外之下，發出驚叫聲。

而從那少女的身法及出手看來，其身手也不弱，一個年紀輕輕，貌美如仙，身手不俗的少女，就是出手襲擊他的人，自然令到他詫訝不已了。

少女手上執着一柄只有二尺六寸長的薄刄短劍，眉眼帶煞，怒視着那幪面人。

幪面人的一雙眼，也賊溜溜地在少女那婀娜健美的嬌軀上，溜上溜下。

雖然看不到他那用布套罩着的臉是什麼表情，但從他的目光，經已看去，他的心中一定在動着猥狎的念頭。

少女目光一寒，朱唇輕啓，吐出冷峭的語聲。「惡賊光天化日之下，竟然胆敢行兇殺人，不怕官府王法的麼？要不是被姑娘我湊巧遇上，地上那人豈不是經已喪生在你的掌下了麼？」

幪面人那兩道目光肆無忌憚地在少女的身上溜視着，聞言嘿嘿笑道：「姑娘何以只知責人，不知責己？」

少女聽得一怔，正想說話，幪面人却已說道：「姑娘，要不是我夠高明，閃避得快，不也莫明其妙地喪生在你的暗器與利劍之下麼？這又怎樣說？」

少女被幪面人這番似是而非的話說得張口結舌，脹紅了一張嬌靨，但隨即，她便轉着眼珠，憤然道：「滿口胡言，姑娘我若不出手，如何救得下這人！」

幪面人乾笑一聲。「嘿！算你說得有理。」

一頓，接問道：「姑娘，你知道我為何要殺那人麼？」

姑娘被幪面人那雙賊溜溜的目光在身上刮來刮去，渾身不舒服，暗恨得欲一劍刺瞎他的雙眼，沒好氣地道：「姑娘我正想問你！」

「我殺他，因為他該死！」幪面人用手指一下地上的謝曉白。

「他該死……」少女自語般道，瞥了謝曉白一眼，隨即大聲道：「那只是你一面之詞，作不得準！」

「姑娘，在你面前，我怎敢有半句虛言？」幪面人色迷迷地，那雙目光盡盯在少女那鼓起的胸脯上。

少女被那幪面人那雙賊溜溜的目光望得恍似身上的衣服會被剝下來般，不由自主地側轉了嬌軀，便欲發作。

那知道，幪面人在她嬌軀側轉的刹那，身形猝然疾欺過去，一手扣向少女的右手握劍手腕，右手却五指一拂，五道指影拂罩向少女的左胸要穴。

幪面人這一猝然出手，不但陰險迅疾，也下流邪惡，看來，他對那少女是動了色心，少女要是落在他的手上，只怕要遭到他的淫辱了。

少女年紀雖輕，但反應却超逾常人，身手也敏捷得很，雖是在猝然之下，吃了一驚，但見她身形輕靈地一閃，便已飄退開去，落在躺在地上的謝曉白身後，同時間，口中怒叱一聲，右手短劍閃劃起一道眩人眼目的冷芒，直截向幪面人的那雙爪指！

幪面人一抓不中，眼色一變，急忙暴縮雙手，退了開去，心中凜駭不已。

別看少女那一劍只是一招「玄鳥劃沙」，但在幪面人的眼中，却神妙無匹，連他苦練了三十多年的「追風十三爪」，也無法破解突入，要不是他縮手得快，只怕他要留下一兩根指爪！

這怎不令他心中驚駭。

少女一劍逼退幪面人，心中却對幪面人惱恨到了極點。恨不得在他的身上刺出十七八個窟窿來，再挖下他的一雙眼珠，才稍解心中之恨，是以，她那張嬌靨怒紅一片，銀牙怒咬，劍式突變，身形向前一欺，「噹」的一聲，短劍飛刺向幪面人的咽喉。

幪面人這剎那心中慾火盡消，代之的是驚駭，身形疾退中，接連變換了五個身法，再一閃，閃出門外，方能脫出了少女那飛刺而來的劍勢範圍。

但一口氣還未透過，少女已嬌叱着閃欺出門外，反手一劍，削向他的眉心！

幪面人悶嘿一聲，身形斜閃，一手疾抓向少女的腰間，同時間，左手食中二指一併，點向少女右手肘！

「姑娘我今日若不將你這惡賊的髒手剁下來，誓不罷休！」少女的身形有如彩蝶飛舞，輕靈美妙，劍勢迅幻，不但避過幪面人的雙手抓點，反而令到幪面人那一爪一點，變成抓向她的劍刄，點向她的劍鋒！

這眞是奇幻得匪夷所思，幪面人大驚之下，疾忙變招才堪堪避過那一劍！

對少女那奇門詭變的劍招，幪面人却看不出到底是那一家那一派的劍法，令到他無從破解，這時，他早已色心盡退，只想脫身。

但少女人劍有如穿花蝴蝶般，在他的周圍閃繞迴翔，緊迫着他，令到他無法脫身，只好打起精神，施展出他浸淫了三十多年的「追風十三爪」，加上一套千疊破浪掌法，才勉强可以招架得住。

他這時是越打越心驚，也後悔自己妄起色心，不在那少女現身時，趁機逃走，至令自己陷身險境中。

他這一稍為分神之下，爪式掌法中，便微露破綻，那少女短劍尋隙而進，一劍飛刺向他的心胸要害！

他大驚之下，上身急仰中，左掌疾拍向少女的劍身，右手猛攫向少女的握劍腕脈！

少女清叱一聲，手腕驀地一抖，飛刺的短劍陡地一窒，迅即暴抖出一團碗大的劍花來。

幪面人左掌刹那拍在那團劍花上，身形猛搐了一下，張口發出一聲痛叫，血光暴濺中，身形急退不迭！

而他的左掌，經已齊掌被切去四指，只剩下一隻大姆指，鮮血自他的斷掌創口中標射出來！

俗謂五指連心，幪面人被斷去四指，痛入心脾，臉肌簌簌顫着，目中露出駭悸之色，猛地發出一聲悶哼，身形暴射而起，穿空橫掠，落荒而逃！

少女身形一動欲追，但却被茅屋內的一聲驚咦，令到她硬生生刹住了身形，跺跺脚，朝那幪面人飛掠逃去的方向，氣恨恨地輕罵了一句：「便宜了你這惡賊！」嬌軀一轉，返身走入茅屋內。

× ×

那一聲驚咦，是謝曉白發出的。

原來他恰在那時從暈厥中醒過來，發現那幪面人不見了，驚詫之下，「咦」的叫了一聲。

因爲他發夢也想不到，那幪面人會放過他。

至到他一眼看到那少女從外面走進來，不由目光一呆，被那少女的美艷驚懾住了。

那少女却沒有發覺到謝曉白的神態有異，見他醒了過來，喜道：「咦，你醒過來了，沒有什麼事吧？」

但謝曉白却仍是有點痴呆地定定瞧着她。

她臉上一紅，氣惱地輕叱道：「原來你也不是好人！」返身便向外走。

謝曉白這才回過神來，眨眨眼，發覺自己不是在作夢，慌忙叫道：「這位姑娘，敢問是妳救了我的麼？」

少女停下脚步，却沒有轉過身來，氣鼓鼓地道：「我若是知道你與那惡賊一樣壞……我便不出手救你！」

謝曉白一聽，摸摸後腦，從地上一骨碌站起身來，吶吶地道：「姑娘，原來是妳救了我，請受我一禮。」

說着，抱拳深深一拱。

那姑娘雖說是背轉身，却一直微側着頭，用眼角偷瞥着謝曉白的動靜，見他楞頭楞腦地拜了下去，心中一軟，連忙將嬌軀閃轉開去，輕蹙着黛眉，急急說道：「快別這樣，我消受不起，你……」

謝曉白却已施禮完畢，抬眼望了少女一眼，但却慌忙將目光移開，有點惑然地道：「姑娘，救命之恩，在下不敢或忘，那一禮只是聊表在下激感之意……只是，姑娘爲何說在下什麼……不……在下大大不解，還望姑娘言明。」

少女見他那種誠惶誠恐的樣子，幾乎笑出聲來，心中的氣，早巳消了，嘸着咀，望了他一眼，這才忍笑說道：「你……你爲何像那個的惡賊一樣，賊溜溜地看看……看我？」

說完，含羞地將螓首垂下來。

謝曉白聽得愣了一愣，繼之拍拍後腦勺，抱拳朝那少女一拱，說道：「姑娘，妳誤會了，在下絕無半點褻瀆之心，姑娘天仙化人，在下乍然驚睹之下，幾疑天人，還以爲自己是在夢中，才會失態，還望姑娘原諒則個！」

少女聽着，心中甜甜的，什麼氣也消了，對於謝曉白這一番說話，她是如喝了冰花蓮子水還受用，自然也回嗔作喜，對他改觀了。

抬眼偷瞥謝曉白一眼，一顆心沒來由地「怦」然跳動了一下，微帶羞赧地道：「原來是這樣的，倒是我錯怪你了，請你不要介意。」

謝曉白忙道：「姑娘乃在下救命恩人，在下又怎會介意呢，只要姑娘不見怪，在下便安心了。」

你道那少女爲何會「怦」然心跳了一下，原來，她是被謝曉白的梠貌挑動了她的心弦。

原來，謝曉白雖然穿的是布衣，頭髮散亂，但却掩不住他那張俊臉，雖然是個流浪漢，但却絕無半點粗魯之態，看眞了，眉目之間，隱然有一股英挺之氣，要是換上一身衣裝，準會令人刮目相看。

謝曉白見那少女抿咀不語，咳了一聲，又說道：「還未請教姑娘芳名該怎樣稱呼。」

少女目光一閃，說道：「白雲裳。」

謝曉白心中暗道一聲：「人美，名字也美。」口裏却連聲道：「原來是白姑娘，失敬了。」抱拳一拱，不等白雲裳動問，他巳自我介紹。「在下謝曉白。」

「謝……兄，那幪面人爲何要殺你？」白雲裳飛快地閃了謝曉白一眼。

謝曉白長吁一口氣，攤攤手，茫然不解地道：「在下簡直莫明其妙，也不知那人是什麼人。」

「謝兄，那幪面人不會……無緣無故地殺你吧！」白雲裳眼波一轉，看着謝曉白。

謝曉白搖搖頭道：「白姑娘，這恐怕要問那個幪面人才清楚了。」

頓一下，看了白雲裳一眼，問道：「白姑娘是鎭上的人麼？」

白雲裳搖搖頭：「不是。謝兄呢？」

謝曉白道：「我也不是，不過，我在這鎭上巳呆了差不多兩個月。」

「你住在鎭上的客棧？」白雲裳眨着眼問。

「不是！」謝曉白忽然感到有點難以啓口，有點尷尬地道：「不瞞白姑娘，在下就住在這間破茅屋中，要是有錢住客棧，在下早巳離開這裏了。」

白雲裳有點詫異地看了謝曉白一眼，再打量一眼這間破茅屋，略帶抱歉地道：「眞對不起，我情急之下，爲了救你，弄破了那間的草壁……」

謝曉白連忙道：「白姑娘，不要緊，這間茅屋本就是破的了，妳瞧，不是有很多破洞麼？也不在乎多一個啊，何況天氣漸暖，多一個洞，多一份涼快。」

他說時，指點着四壁以及屋頂的破洞給白雲裳看。

白雲裳被他說得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聲來，忙又抿着咀，但仍然掩不住唇邊眼中的笑意。

謝曉白見她那種欲笑還休的嬌俏模樣，心頭起了一陣跳動，有點訕訕地道：「白姑娘見笑了，在下無錢投棧，只好在此棲身……」

白雲裳忙道：「謝兄，我沒有見笑之意，我聽家父說過，大丈夫能屈能伸，你就是我爹口中所說的大丈夫啊，我佩服還來不及啊。」

她說得一臉正經的，謝曉白却有啼笑皆非之感，只好苦笑道：「姑娘太看得起在下了……是了……差點忘了請問，姑娘是路過的，還是要到鎭上？」

白雲裳被謝曉白這一問，才「咦」了一聲，緊張地道：「要不是你提起，我差點忘了，我還要到鎭上去找一個人啊！」

「原來姑娘是到鎭上找人的。」謝曉白道：「未知姑娘找的是什麼人，要是在下知道的，在下自當帶姑娘去……」

白雲裳張口欲說，忽然間咽住了，轉了下眼珠，才道：「對不起，我娘說不能告訴別人的。」

謝曉白笑笑道：「姑娘，那要不要在下陪妳到鎭上？」

白雲裳道：「不用了，告辭！」

說完，朝謝曉白抱拳一禮，返身走出屋外。

謝曉白忙亦抱拳還禮，一面相隨走出去，一面道：「姑娘好走。」

白雲裳抿咀笑笑，甩一下披垂在肩後的秀髮，一逕朝鎭上走去。

謝曉白站在屋門前，雙眼定定地望着白雲裳那浴在金黃陽光下的背影，有點痴了。

驀地，白雲裳停步轉身，急急走了回來，邊走，邊在懷中摸出什麼來。

謝曉白冷不防白雲裳會忽然返轉來，神情微震之下，急忙將目光垂下，以免被白雲裳看到他那種痴迷樣子，令到自己不好意思，引起她的誤會。

白雲裳走到謝曉白的身前，靦覥地道：「謝兄，我差點忘了，我身上還有二十多両碎銀，請你拿去投棧吧，這間屋子如何可以住人。」

說着，手一伸，將幾錠碎銀遞到他的面前。

謝曉白臉上微紅，感激地道：「白姑娘，盛情心領了，我不能接受你的銀子啊，請你收回吧。」

白雲裳眨着她那雙黑白分明的靈眸，有點訝然地道：「哦？爲什麼能接受我的銀子啊？我這些銀子，可不是偷來搶來的啊。」

謝曉白吸口氣，挺挺胸道：「白姑娘，我是堂堂男子漢……豈能……」

「噢，我明白了。」白雲裳忽然露出敬佩的神色，正色道：「謝兄，你我雖是第一次見面，但算不算是朋友？」

謝曉白肯定地道：「承姑娘看得起在下，在下高攀，當然是朋友了。」

「那你聽過一句話沒有？」白雲裳眼中閃過一抹慧黠的笑意。「朋友有通財之義了。」

謝曉白隨口答道：「聽過。」

「那還不收下！」白雲裳笑着，將手上的碎銀塞在謝曉白的手上，一扭腰肢，轉身像一陣風般，飄然而去。

謝曉白張口想說什麼，却咽住了，神情異常激動，雙眼直望着迅速飄去的纖美背影，流露出幾分迷醉，接着銀子的手，情不禁地摩挲起掌中那幾錠碎銀來。

在他的感覺中，有如摩挲在白雲裳那隻白皙柔軟嫩弱的玉手般。

× × ×

起更的時候，還是月明星輝的，但二更才過，便下起毛毛細雨來。

快三更的時候，雨勢忽大，瀝瀝淅淅地響着，催人酣睡。

富貴賭坊中，頭二兩進，依然熱鬧非常，呼盧喝雉之聲，遠達屋外，連那瀝淅的雨聲，也被掩蓋了。

第三進後院中，却沉寂如水，只有隱在一叢修竹中的那間靜室，依然有燈光透出來。

室內，坐的是那老人與那位曾令到謝曉白反勝爲敗的中年人。

老人閉目沉思了一會，才倏地睜開眼來，兩道目光有如冷電般閃射了一下，倏地收斂了，喉嚨中响起一下痰聲，開口道：「老二，那件事查得怎樣？」

中年人說道：「仍然是一點頭緒也沒有。」

「死了一個人，居然連一個可疑的人也查不到，是怎麼回事的？」老人雙眼一睜，目中又閃射出冷電般的眸光來。

中年人道：「老大，由早上到入黑，小弟派出的人手，在鎭內外五十里範圍內，搜了個一清二楚，也找不到一個値得可疑的人，有什麼辦法！」

老人那雙花白的眉毛，皺攏在一起，瞇着眼道：「一劍穿喉，絲毫沒有驚動到任何人，那人的身手，絕無疑問，非常之高明了，只怕連老二你也有所不及，具有這種身手之人，百里之內，我想不出有哪一個，而那人在殺人之後，無論輕功怎樣高明，也絕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溜出百里之外，我敢斷定，此人必然仍在百里範圍之內，說不定就在鎭上。」

中年人挪挪屁股，有點不以爲然地道：「老大，鎭上雖然有不少生面人，但據探查所得，全是販商挑夫，沒有一個是會武功的，那人要是仍在鎭上，就算他有通天遁地之能，也躲藏不了！」

「老二，別將話說得那樣滿。」老人用教訓的口吻道：「須知有些人根本不用躲藏，就算在你的面前大模斯樣走過，你也絕對不會懷疑到他的！」

中年人眼珠轉了一下，霍然道：「老大，你是說，那人有可能是咱們見過，而又絲毫不會懷疑他的人？」

「不無可能！」老人雙眼霍地一睜，射在中年人的臉上，略爲讚許地道：「老二，總算你還未被豬油蒙了心竅！」

中年人沉吟着道：「老大，這要費一番工夫的啊，鎭上的人可不少。」

老人喉嚨「咕隆」地咳出一口痰來，清清喉嚨，才道：「老二，怎麼你的腦筋又轉不過來了？」

中年人眼珠一轉，馬上若有所思地道：「老大，你的意思是不是從那些值得懷疑的人身上下手查探？」

「嗯，那範圍不是縮窄了很多麼？」老人瞇着雙眼道：「老二，一定要將這個

人找出來，否則，咱們遲早藏不下去。」

中年人頷首道：「老大，這一點小弟明白，那人下手殺人，斷不會無的放矢，何況……」

老人咳一聲，打斷了中年人的話。「老二，你心目中，認爲有那些人是最值得思疑的？」

中年人拈着頷下的山羊鬚，沉吟着道：「老大，小弟甚少露面，對鎭上的人所知不多，這……要與子陽商議一下，才能圈出來。」

老人輕輕點了一下頭，雙眼倏地一睜，射在中年人的臉上，鄭重地道：「老二，那個什麼謝曉白的人，最值得懷疑，他來歷不明，來到這裏，又留着不走，可能有什麼企圖，有沒有派人查探他？」

中年人連連點頭說道：「有，有。小弟正想向老大你提起，爲了查明那個小子的底細，胡老六被一個妞兒削掉了四根手指頭……」

老大一聽，雙眼中凌芒暴射，沉聲道：「老二，快將事情的經過說出來。」

中年人吐口氣，說道：「據胡老六說，姓謝那小子矢口否認人是他殺的，無論怎樣迫他，也問不出他的確實來歷，胡老六甚至以死相脅，那小子也不爲所動，並嚇得昏迷過去，本來，胡老六只是嚇唬他一下，後來，把心一橫，欲下手殺了他，那知，突如其來的，從屋外破壁射入一道暗器，疾襲他的側背要害，被他驚覺反掌擊落，繼之一個年約二十上下的少女穿壁射了入來，令到他不得不鬆開姓謝的那小子，閃身避開……後來，與那少女動上手，十招不到，便落了下風。他是越打越心驚，那少女不但身法靈妙輕巧，劍法更是奇幻犀利，他施展出追風十三爪，與千疊破浪掌，仍然抵拒不了……被那少女一劍削去四指，才得脫身逸去！」

老人凝神靜聽着，目光越加犀利，見中年人住口不說，他才說道：「老二，胡老六可有看出，那少女使的到底是什麼劍法呢？」

中年人搖搖頭。「胡老六說一點也看不出來。」

「他有問那少女的姓名來歷麼？」老人目中凌芒閃閃。

「據老六說，他想問，那少女已向他動手了。」

「那他看不看得出，那少女與那小子是一道的？」老人凝重地道：「老二，這一點很重要。」

老二點點頭，表示明白，答道：「據胡老六說，據他的觀察，以及聽那少女所說，他們不是一道的，那少女只是湊巧經過，出手救了那小子。」

「嗯，那是說，那少女只是好打不平了，不是有心衝着咱們來的！」老人吐出一口氣，「只是，那少女到底是什麼來路呢？老二，你有沒有派人到鎭上各處探察那妞兒的落脚點？」

老二馬上道：「小弟聽完胡老六的回報後，馬上就派出人手，到鎭上各家客棧去暗中查探了。」

「做得好！」老人道：「不論是什麼人來到鎭上，都要加以注意，老二，若我猜料不錯的話，還會有事發生的！」

中年人驚愕地道：「老大……」

老人擺擺手，咳了一聲，說道：「那倒不用太過担心，這幾年來，不是一直安然無事麼？只要咱們小心一點，不動聲息，相信不會有什麼事的！」

一頓，接又道：「若我猜得不錯，那位有心人根本還未查到什麼，只是有所懷疑，否則，他早已大舉行動，找上咱們了，所以，咱們在這個時候，千萬不能亂了陣脚，以免露出破綻，被那位有心人從而加以證實了，那時候，咱們只好又要搬家了。」

「這還是往好的方面想。」老人呼口氣，「說不定，我這把老骨頭，會暴晒在這裏。」

中年人聽得悚然動容。「老大，事情眞有這麼嚴重？」

老人瞪了中年人一眼。「正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老二，千萬不可掉以輕心啊！」

中年人連忙肅容說道：「老大說得極是……」

「老二，胡老六試出那姓謝的小子，是否會武功？」老人忽然又回到先前所說的話題上面。

中年人愕了一下，隨即道：「據胡老六說，那小子應該不會武功，那小子一點也沒有反抗，甚至在胡老六嚇唬他，一掌打死他，他也沒有反抗，雙眼一翻，昏了過去。」

老人聽着，眼珠緩緩轉動了一下，說道：「老二，那不表示那小子不會武功，說不定，那小子裝胡羊的功夫到家，若是，那小子就深沉得太可怕了。」

「老大，要不要再找人去試探一次？」中年人又問。

「嗯……」驀地，老人的身子猝然從椅子上暴射起來，身形一個橫折，「轟」地一聲，一頭撞破左邊的一扇窗子，衝了出去！

中年人臉色遽變，反應也不慢，按在椅子扶手上的雙手一撐，整個人便射起來，接一折腰，從那扇破窗中倒射出去。

觀諸那老人與中年人的這刹那的反應與身法，兩人俱不是泛泛之輩。

這兩人到底是什麼來歷，爲何要隱居在這座賭坊中，又爲何要追查殺死倒斃在那戶人家後院門中的死者的兇手，對於一名流浪漢——謝曉白，爲何又那樣重視，這些暫時來說，都是有待解開的謎。

× × ×

雨，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停了。

天上雖然滿是浮雲，但却掩不住那淡月疏星洒下的黯淡亮光，依樣可以看到一些景物！

老人一頭撞破窗子射了出去，目光四下一掃，四下裏悄悄的，只有簷前的滴水聲在有節奏地「滴嗒」响着，除此之外，便半點動靜也沒有。

身形一沉，落在地上，老人那雙冷電也似的目光，兀自四下掃視着，神色間顯得有點惑然。

中年人跟着穿出窗外來，落在老人的身旁，一眼看到老人那種樣子，不禁怔了一下，低聲問道：「老大，到底發現了什麼？」

老人那冷電般的目光一閃，微帶惑然地道：「奇怪，莫非我聽錯了不成？」

中年人緊張地道：「老大，你聽到了什麼？」

「我似乎聽到窗外響起一下極之輕微的聲响，所以才破窗而出，看一下是什麼東西。」老人凝着目光，困惑地道：「我的反應與動作不可謂不快了，就算是輕功再好的人，也不可能在我破窗而出時，逃之夭夭，而不被我發覺，除非……那是鬼魂。」

中年人聽得臉色一變。「會不會是野貓耗子之類的畜牲弄出來的响聲？」

「不會吧？」老人遲疑着說：「若是，撞破窗子的聲响，必然會驚得那些畜牲驚叫亂竄，斷不會毫無聲息的！」

中年人忽然一言不發就聳身掠上瓦面，四下搜索了一下，跟着身形飄掠下屋子的另一面，身法快疾地在院子內轉了一遍，掠回老人的身邊，搖搖頭道：「什麼也發現不到。」

老人皺着眉，嘟喃一聲：「莫非我眞的聽錯了，又或者眞的是貓鼠弄出來的响聲？但願是吧。」

中年人道：「老大……」

老人揮一下手，截道：「算了，以後加倍小心便是。」說完，一聳身，越窗返回屋內。

中年人目光四下掃了一遍，才跟着越窗而入。

× × ×

丁老頭今年快六十歲了，仍是孤家寡人一個，而他的胆量也大，所以，自從五年前那位更夫方麻子病故後，他便幹上了這個苦差事，每晚就像遊魂野鬼一樣，扛着梆子銅鑼，在鎭上各處遊來蕩去。

這種差事雖然易幹，但不論刮風下雨，也要在鎭上各處巡遊，那確是胆小一點也幹不了的。

就說今夜吧，丁老頭身披簑衣，冒着雨在鎭上各處走動着，雖然胆大，但由於昨天拂曉時分，在鎭南頭那戶人家後院門前，發現了一具屍體，而今晚又寒風細雨的，黑暗得可以，加上那風雨弄出來的嘯聲異响，他也不免有點心怯，疑神疑鬼起來。三更三點過後，雨已停了，他才鬆過一口氣，但馬上猛地打了個哆嗦，瞪大一雙眼，幾乎連手上的燈籠也掉在地上，驚疑不定地望着前面那處牆角。

他剛才瞥眼間，看到有一條影子閃沒在那處牆角後，才嚇了一跳的。

「莫非見了鬼不成？」他在心中暗念一聲，再打了個寒顫。「會不會就是今早死去的那人的鬼魂？」

想到這裏，他全身的汗毛皆豎了起來，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

但馬上，他又自己安慰自己。「會不會是自己眼花看錯了？」

畢竟，他的胆量素來夠大，而他幹的又是這個行當，對於鬼神之說雖然相信，但却不大恐懼，否則，也不會幹上這行當了。當下胆氣一壯，將手上的燈籠高舉在前面，向前面走去。

「就算是鬼魂，我丁老頭也要將之照出原形來！」他在心中替自己壯胆，一步步走前去。

走到那處牆角前，他一顆心經已提到了嗓子眼，將手上的燈籠伸到牆角那面一照，那顆心才猛地跌落回胸腔內。

牆角的後面，就是牆壁，被雨水淋得濕漉漉的，那有什麼人影！

丁老頭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甩了甩腦袋，讓自己更加清醒，再睜大眼看一遍，依然什麼異樣的事情也看不到，這才大大的安心了，自嘲地笑了一聲，繼續往前走。

待到他發覺自己竟然不知不覺地走到鎭南頭，發生命案的那戶人家的側牆外面時，他連忙刹住脚步，急急轉身，走了開去。

雖說他胆量大，但對於昨天早上發生了命案的這戶人家，總是多少有點顧忌的，這是一種下意識的心理自我作祟，大半夜他都繞過這戶人家而走，想不到這一次，仍然神推鬼拉的，走到這戶人家的側牆前。

他一邊急急脚走開，一邊嘀咕了一句：「倒霉！」下意識地扭轉頭望一眼。

這一望，令到他整個人駭呆住了。

那倒不是他發現身後有什麼鬼魅跟躡在他的身後，而是看到那戶人家的中院內，忽然間閃騰起火光來。

「失火了！」這個念頭馬上閃過他的腦際，他神情輕震了一下，馬上敞開喉嚨，邊拚命敲响銅鑼，邊大叫起來：「失火囉，快來救火啊——」

急驟的鑼聲與叫聲，刹那驚破了沉寂的夜空，擴散迴蕩着，附近的人家，紛紛從沉睡中驚醒過來，一聽是失火，那可是不得了，有可能禍及自家，故此，不敢怠慢，急匆匆開門觀望，不少人經已拿了木桶澡盆之類的盛水器具，衝了出來。

那些人在門前愴惶張望之下，却看不到火頭從那裏升起，而鑼聲與叫聲，也戛然而止，令到那些人不禁愕住了，同時，也大大地鬆了口氣。

說來眞是奇妙，丁老頭之所以忽然停鑼止叫，是因爲忽然發現，那戶人家的中院內升騰起的火光，在眨眼之間，便熄滅了，但是，他却聽不到那戶人家傳出救火的雜沓急亂的聲响來，令到他不禁目瞪口呆。

附近的人家這時已發現了丁老頭，自然也知道鑼聲與叫聲是他弄出來的，刹時間有不少人奔了過去，七嘴八舌地向丁老頭責難起來。

也難怪那些人如此氣惱的，好好的一場覺，竟然被驚破了，還吃了一場虛驚，不生氣才怪。

「丁老頭，你攪什麼鬼？是那裏起火了？」

「你不是撞邪了，發瘋吧？」

「咱前出錢，是僱你巡更，可不是叫你胡敲亂叫，擾人好夢的！」

丁老頭被衆人一輪責罵，心中又屈又氣，驀地用力敲了一下銅鑼，「噹」的一下暴响，才將衆人的話聲窒住了。

他馬上氣急得粗着脖子叫道：「各位鄉親，你們且聽我老漢說，起火的是那戶人家，我老漢看得清清楚楚，那戶人家的中院內，忽然間升騰起火光來，我老漢才會敲鑼大叫的，但說來也怪，只不過眨眨

眼，那火光便熄滅了，我老漢正是由於奇怪那火光起得突然，熄滅得也快，才驚奇得突然停止了打鑼呼叫！」

衆人一聽丁老頭說失火的是那戶出了人命的人家，皆驚疑不已，都望着那戶人家。

「別是昨天早上死在那戶人家後院門中的死鬼作祟吧！」有人冒出這句話來。

剎那間，馬上引起了一片恐慌。所有人皆將目光射向那戶沉寂得有點詭秘的宅子望去，有人機伶伶地打着寒顫，有人甚至偷偷溜回家了。

「怎麼那戶人家一點動靜也沒有？」有人奇怪地道：「不管是否失火，總也會被驚動的啊，失火可不是小事，怎會不出來看一下的？」

衆人隨聲附和，連聲稱是。

「丁老頭，會不會是你神情恍惚，眼花看錯了？」有人問。

丁老頭馬上劈神誓願，生氣地道：「我老漢還未至老眼昏花，這多年來，我老漢可有無緣無故地驚醒各位鄉親麼？」

衆人想想，莫不點頭同意了老頭所說的。

丁老頭心中好受了一點，為了表示自己看到的是眞的，嚷嚷着提議道：「各位鄉親，如若不信的，可隨老漢去拍門詢問一下啊！」

有人馬上道好，衆人反正已睡意全消，樂得看一下熱鬧，也好乘機窺探一下那戶人家的隱秘，於是，隨聲附和，擁着丁老頭便走向那戶人家關閉的大門。

丁老頭義不容辭，伸手在那兩扇閉着的大門上，拍打起來。「我是更夫丁老頭，請開開門！」

「砰砰」的拍門聲在夜空中震响着，好一會，那兩扇門才「呀」地一聲，打了開來。

但却不是大開，而是開了一條縫，從那條門縫中，探出半邊身來，恰好擠擋着那道門縫，令到門外的衆人，根本看不進去。

而衆人也馬上認出，應門的人，正是這戶神秘人家，唯一拋頭露面，負責買辦物品的僕人，衆人大多數都見過他，自然認得他了。

那人也認出，擠在大門前的人，皆是附近居住的人家，楞愕了一下，問道：「各位鄉隣，什麼事夤夜拍門……」

丁老頭搶着道：「對不起，咱們是來貴府詢問一下……」

「啊，你不是更夫丁老伯？」那人倒是客氣，望着丁老頭。「什麼事不可以等到天亮……」

「是這樣的……」丁老頭急巴巴地說，頓了一下，復又說道：「長話短說，貴府上剛才是不是失火？」

那人一聽，陡地睜大雙眼，訝異地望着丁老頭，惑然道：「丁老伯，你說剛才敝宅內起火？」

丁老頭用力點一下頭。「是啊！老漢親眼看到的！」

「怎會啊！」那人驚詫地道。「敝宅內沒有失火啊，這不是好好的麼？丁老伯，不是你眼花看錯了吧？」

丁老頭氣急得粗着脖子道：「老漢沒有眼花，明明看到貴宅中院內忽然有火光升騰起，不過，很快便又熄滅了！」

那人道：「丁老伯，各位鄉隣，敝宅確實沒有失火，否則，敝宅的人早已被驚動了，如何還能安然睡下去，各位的好意，鄙人在此代家主人向各位致謝，本想請各位進去看一下的，又怕驚擾了家主人寢息，復恐阻了各位安歇，各位，請吧。」

說完，朝衆人環揖一圈，便自掩上兩扇大門。

衆人這時自不免意興闌珊，嘟嚷着指責丁老頭擾了他們的好夢，紛紛走回自己的屋子。

不過，有些人却對那位僕人的話，半信半疑，他們之所以不大相信，是基於那戶人物在如此喧嚷嘈吵之下，居然會不被驚動，這就透着古怪。

丁老頭一個人像呆了般，站在大門前，身後那些人走了個淸光，也不知道，嘴裏喃咕着：「莫非我眞是老眼昏花，看錯了？」翻覆說着這句話。

他却沒有看到，在那座宅子側面的一座屋面瓦脊後，有一條淡淡的人影，鬼魅般閃掠而去。

×　×　×

翌日，鎭上的人都在談論着那座透着神秘的宅子這兩日來發生的怪事，對那戶人家的各種猜測，傳遍了全鎭。

謝曉白却是在快過晌午時，才聽到昨夜那戶人家發現「鬼火」的事的。

（關於「鬼火」這回事，相信是那些將信將疑的人，穿鑿附會製造出來的。）

這就更增加那戶人家的神秘感了。

謝曉白似乎對昨晚發生的「鬼火」事件，不大感興趣，逕自走向陶然樓。

昨天他雖然接受了那位救他一命的少女——白雲裳的銀子，但他却沒有到鎭上投棧，依然睡在那間破茅屋內，直睡到日上三竿，他才起身，到不遠處的一條小溪邊，洗了把臉，便走到鎭上。

對於睡的地方，或許是習慣了的關係吧，睡在什麼地方也可以，他是從不計較的，但要是身上有了銀子，對於吃喝，他倒是頗為講究的。

在他認為，若是有銀子，不好好地享受一下，那簡直是虐待自己。民以食為天！食是人生頭等大事，有錢，自然要吃得舒舒服服，沒有錢，那就啃殘羹剩飯又如何。

如今已快近晌午，他到陶然樓，正是想好好地吃喝一頓，以免虧待了自己。

不知是他走得急，絆着了什麼，還是他因為肚子餓，忽然脚軟，就在他剛要邁步走入陶然樓時，他忽然一個踉蹌，往前撲跌下去。

迎上來的伙計冷不防之下，驚叫聲中，正想搶前去扶他，却想不到謝曉白那一跤跌勢很猛，一個餓狗搶屎，撲入店堂的地上，伸出的雙手恰好絆在那搶上前的伙計的脚踝上。那伙計身形向前一蹌，如何穩得住身形，撲倒在謝曉白的身上。

一道寒光也就在那剎那，自門側暴射入來，疾射向那伙計的背上！

說起來，那道寒光本來是閃射向謝曉白的背心上的，但那伙計這一撲跌在他的身上，便變成射在那伙計的背上了。

那伙計只是個尋常人，那一跌，令到他心慌意亂，那能驚覺到那閃射而至的寒光，他一心只想快些從謝曉白的身上爬起來，那知道死神却已降臨他的身上。

有人發出了驚呼聲，那伙計還懵然不知，還以為驚叫的人，是担心他與謝曉白跌傷了。

眼看着他就要不死也傷在那道射至他背上的暗器之下，驀地，被他壓在下面的謝曉白雪雪呼痛着，掙扎着用力翻轉身，企圖將那店伙從背上翻下來。

壓在謝曉白的背上的伙計，被他那一翻，有如滾地葫蘆般，被他從背上翻了下來，一同朝門邊斜滾了開去。

那剎那，眞是千鈞一髮，「篤！」地一下疾响，那道寒光擦着那店伙的腰側，射沒在剛才兩人相疊仆伏的地上。

看到的人，皆被那驚險萬狀，生死一髮的險狀，驚悚得發出一聲如釋重負的驚嘆聲來。

謝曉白與那店伙似乎仍未發覺到，兩人在那剎那，已從鬼門關前，打了個轉回來（若是謝曉白翻轉得不夠大力，不夠快，那麼，他在將背上的店伙翻落地上時，那枚暗器就有可能射在他的身上），兩人揉着摔痛了的地方，各自翻身坐了起來，口裏哼哼唧唧地呼痛，及至當謝曉白一眼瞥到射沒入店堂上那厚厚的方磚內，只剩下一小截釘頭的暗器後，不禁驚得傻呆了，滿臉驚恐之色，張着嘴巴，却叫不出聲來。

那店伙這時也看到了，渾身打了個冷顫，白着一張臉，爬不起身來。

「有人想殺人啊，快去找那傢伙！」店堂內不知那個食客嚷叫起來，剎那間，有幾名漢子衝出去，撲向門外暗器射來的地方。

這一嚷叫，自然也驚動了街上的行人，於是乎，引起了一陣騷動，胆小的，爭相走避。

謝曉白那張煞白的臉上，好一會，才漸現血色，一骨碌從地上爬起身來，走到那店伙面前，惶聲道：「小二哥，你得罪了什麼惡人？有人要殺你，我差點被你害死了！」

那店小二猛地抖了一下，結結巴巴地惶聲道：「小的……怎會得罪……客人，……小的……」

謝曉白却不再理會那店伙，拍拍身上，急急向外走去：「待我出去看一下，抓到那兇手沒有。」

店堂的一角一副座頭上，坐着一老一少兩個女子。

那老的看來也有四十歲多了，但臉上却不見一絲皺紋，要不是她的髮絲有幾綹花白，眞還看不出她的年歲來。

雖是四十多歲的人，但仍風韻猶存，想來年輕的時候，必是很動人。

年少的那個，約莫二十上下年紀，體態婀娜健美，明麗若仙，正是昨天在那破茅屋中救了謝曉白一命的那個少女——白雲裳。

白雲裳那雙美目一直痴痴地看着謝曉白奔出外面，才有點不捨地收回目光，將那婦人看了一眼，却發覺到那中年婦人在看着她，不禁臉上一熱，垂下頭來。

那婦人莞爾一笑，說道：「師妹，你昨晚說的，可就是那人？」

白雲裳紅着臉，訝然抬起頭來，脫口道：「師姐，妳怎認出是他的？」

聽白雲裳與那婦人的稱呼，兩人原來是師姐妹。

婦人那帶笑的雙眼在白雲裳的臉上溜轉了一下，說道：「師姐是從妳的臉上看出來的！」

白雲裳一聽，羞臊得忙又將頭垂下，跺着脚道：「師姐，妳亂說……」

婦人笑着嘆口氣道：「丫頭，師姐是過來人，焉會看不出的道理，其實，師姐聽妳昨晚所說，已從妳的話中，聽出妳有點喜歡那小子了。」

這一次，白雲裳沒有說話，只是將頭垂得更低。

婦人瞧着，搖搖頭，忽然道：「咦，怎麼他被人抬着回來了？」

白雲裳一聽，神情微震了一下，猛地抬起頭來，一臉驚急地往門口那邊望去，疾聲道：「師姐——」

婦人看到她那種惶急焦切的表情，不禁噗嗤笑出聲來。「丫頭，師姐這一試，便試出來了！」

白雲裳是在一眼看到門口根本就沒有人抬進來，這才醒覺到，自己上了當，一張臉剎時臊得紅彤彤的，急忙將頭垂下，不依地道：「師姐，妳騙我……」

婦人笑着道：「丫頭，師姐若不騙妳一下，如何試出你的心意來！」

忽然間，她收斂了笑意，正色道：「丫頭，以妳看，剛才發出暗器的人，是要殺他還是那小二？」

白雲裳仍然垂着頭，說道：「師姐，我看不出來。」

忽然抬頭道：「師姐，剛才你為何不讓我出手？」

婦人說道：「因為師姐想看一下，他是否眞的不會武功，抑或是深藏不露的高人。」

白雲裳頓足說道：「要是剛才他們不是那樣巧，翻轉身來，豈不是要弄出人命來？」

婦人道：「但現在不是沒有弄出人命來麼？」

白雲裳負氣道：「那師姐看出來了沒有？」

婦人搖搖頭。「沒有，那閃避得實在是太巧妙了，令人看不出一絲一毫的做作來……」

「師姐這樣說，仍然不相信他是個不會武功的人了？」白雲裳歪着頭問，那模樣嬌俏佻皮，逗人喜愛。

婦人看着，嘴邊不自禁又泛出笑意來。「丫頭，妳眞的認為他不會武功？」

白雲裳長長的睫毛眨動了一下，遲疑着道：「師姐，看他昨天那樣子，不像是個會武功的人。」

婦人笑笑。「丫頭，妳現在也不敢肯定了吧？」

一頓，接又說道：「看他的樣子，不像是一個到處混的流浪漢，他根本就沒有一絲一毫的流氣與粗鄙的舉動，師妹，不是師姐教訓你，江湖險惡，什麼樣的人也有，千萬不可憑表面去判定一個人的好壞

，否則，妳會吃虧的。」

白雲裳道：「師姐教訓得是，我會記住的。」

「師妹，這一次他眞的回來了。」婦人忽然望着外面說道。

白雲裳忙扭頭朝外望去，果然看到謝曉白與幾名漢子說着話走回來，由於相距十多張桌子，所以聽不清楚說些什麼。

不過，瞧他們臉上都露出不豫之色，不難猜到，那兇手必然是跑掉了。

× × ×

果然，謝曉白走出外面時，看到那幾名搶先衝出去追尋那兇手的食客，已在街上四處張望找尋着，但却發覺不到值得可疑的人，那些食客却不甘心，分頭追尋下去，謝曉白自然也跟着一撥人追尋下去，結果一無所獲，只好折返回來。

既然找不到那個行兇暗算的人，那自然不了了之，雖然店堂內仍有不少人談論剛才的事，但謝曉白却彷彿忘記了剛才差點被殺的驚險遭遇，自顧自在店堂內逡巡着，找座頭坐下來。

立刻，他便發現了店堂裏面靠近牆角處那副座頭上的白雲裳。

他霎時有一份驚喜，便欲趨上前去，與白雲裳打個招呼，但他馬上有點尷尬地將脚步止住，正想轉身走出店外，那知道，白雲裳却已向他招呼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想假裝看不見也不成了。

他只好裝出驚喜萬分的樣子，走了過去。

說起來，他之所以臨「陣」退縮，是忽然間想到，自己身上的錢，還是白雲裳贈與的，不說自己有了那麼一點點銀子，便來這裏吃喝一番，似乎有點那個，最令他不好意思的是，他若是想去招呼，那麼，在情在理，他也要坐下來，盡盡地主之情（他雖然不是鎭上的人，但他畢竟在鎭上呆了差不多二個月，而白雲裳只是初來乍到，說起來，他總算是主，白雲裳兩師姐妹是客，自然應該聊表心意了，何況，人家還有救命之恩呢），那自然是他會賬了，但銀子可是人家的啊，想想，這有多尷尬，所以，他才不好意思過去招呼。

白雲裳那位師姐雙眼可是一直就沒有離開過謝曉白的身上，這一回，可看了個清清楚楚，不自禁在心中暗道：「果然一表人材，小師妹的眼光不錯，不要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才好。」

白雲裳在師姐面前，可不敢放胆直視着謝曉白，何況，還有那份少女的矜持，心頭怦怦鹿跳中，垂下的雙眼不時地偷瞥他一眼。

謝曉白來到桌前，抱拳朝白雲裳說道：「白姑娘，這麼巧，在這裏遇上了，這位是……」他說着，雙眼望向那位中年婦人。

白雲裳壓下心頭的鹿跳，連忙起身還禮，道：「謝兄，那是我師姐……」

「原來是白姑娘的師姐，失敬了。」謝曉白連忙轉身朝那中年婦人抱拳一禮道：「請教芳駕如何稱呼？」

中年婦人連忙還禮道：「謝公子，妾身葉紅霞。」

謝曉白道：「原來是葉大姐。」

謝曉白一句「葉大姐」，叫得葉紅霞臉上泛出笑容來，對於謝曉白的觀感，更加好了。「謝公子若不嫌棄，請坐下再說話。」

謝曉白只好硬着頭皮坐下來。「在下高攀了。」

葉紅霞笑望一眼微帶羞赧、抿着嘴的白雲裳說道：「小師妹，還不替謝公子斟茶？」

白雲裳這才省覺地「嗯」了一聲，伸手去拿茶壺，那料到謝曉白亦伸手去拿茶壺，同時口裏道：「葉大姐別客氣，在下自己來吧。」兩人同時伸手抓向茶壺，抓是抓上了，但却是兩隻手同時抓上的，這一來，臊得白雲裳雙頰飛紅，慌不迭將手縮回。

謝曉白也連忙尷尬地將手縮回，臉上火燒般燥熱起來。

葉紅霞看到兩人那種小兒女態，不禁笑道：「丫頭，你怎麼了，還是由師姐來斟吧。」

說着，拿起茶壺，替謝曉白斟了一杯茶。

白雲裳被葉紅霞那樣一說，簡直連脖子也紅透了，要是地上有個洞，她眞會一頭鑽下去，以解羞窘。

謝曉白吸口氣，忙對葉紅霞道：「葉大姐，有勞了。」

葉紅霞看一眼謝曉白。「謝公子，別太客氣，聽謝公子的談吐，絲毫沒有半點粗鄙之氣，謝公子能夠混跡市井而不染，妾身佩服。」

謝曉白一聽，忙道：「葉大姐，謬讚了，在下不敢有瀆兩位，所以，只好盡量收斂。」

「哎——」葉紅霞含有深意地瞥了謝曉白一眼，忽然話題一改，說道：「差點忘了，咱們來這裏，可是吃喝的啊，却只顧說話，謝公子，別客氣，你要吃些什麼，只管說！」

謝曉白道：「葉大姐太客氣了，在下隨便什麼也可以，倒是兩位喜歡吃些什麼呢？」

說時，不覺意地瞥了一眼一直沒有開聲的白雲裳。

那知道白雲裳恰好也抬眼偷瞥他，兩下裏目光相觸，白雲裳羞窘得慌忙又垂下雙眼，謝曉白也心頭跳動了一下。

「師妹，別悶聲不響的，妳喜歡吃些什麼，說啊。」葉紅霞笑望着白雲裳，故意逼她抬起頭來。

白雲裳却依然垂着頭，輕聲道：「師姐，妳喜歡吃什麼，我也喜歡。」

葉紅霞笑罵道：「小師妹，好會討人歡喜啊，師姐喜歡吃素，妳也喜歡麼？」

白雲裳想也不想就答：「喜歡。」

「妳不後悔？」葉紅霞忍着笑問。

「後悔什麼？」白雲裳訝異地抬起頭來，望着葉紅霞。

葉紅霞瞥一眼謝曉白，捉狹地道：「後悔出家去做尼姑啊！」

白雲裳先是一怔，繼之嬌嗔地道：「師姐，妳又欺負我，我不依！」

葉紅霞滿臉是笑地道：「丫頭，師姐幾時欺負妳了，那可是妳自己說的啊！」

謝曉白看到白雲裳那種宜嗔宜喜的美

態，幾乎看得痴了雙眼，竟然離不開白雲裳那張白裏泛紅，吹彈得破的臉龐。

幸好，他很快便驚覺到自己失態了，慌忙將目光收回。

葉紅霞却已看在眼內，但却沒說什麼，心中却暗道：「看來，這年輕人也看上了小師妹，他們是一見鍾情，只是爲難了我。」一招手叫來店伙，吩咐他叫廚下弄幾樣拿手的菜餚上來，再要了一壺酒。

那壺酒她們都沒有喝，是替謝曉白叫的。

謝曉白幾次想問兩人來這鎭上有什麼事，但總覺不便開口，只好悶在心中。

慢慢的，經過這一段時間，三人漸漸輕鬆起來，不再那樣拘謹客氣，特別是謝、白兩人，談說得頗爲融洽，而葉紅霞師姐妹更發覺，謝曉白胸藏甚博，見識不俗，完全不像是個自小便浪蕩流離的孤兒，對於他的身世來歷，更加引起葉紅霞的思疑。

畢竟，她不是像她師妹白雲裳那樣，是個初涉江湖的雛兒，江湖經驗豐富得很，目光自然也很銳利了。

酒菜經已送了上來，三人邊吃邊喝邊談說着，白雲裳先前那股羞赧之態已沒有了，說的話比葉紅霞還要多。

葉紅霞看着聽着，在心裏暗道：「這丫頭看來已動了情，只不過千萬別動錯了情，那就好了，否則……」

「師姐，妳在想些什麼？」白雲裳的說話，令她驚覺過來。

笑一笑，說道：「丫頭，師姐忽然想到，昨天被妳一劍削斷四指，落荒而逃的幪面人，到底是什麼人。」

白雲裳「噗嗤」笑道：「師姐，那是白費心機了，那人幪着臉，根本就看不到他的樣貌，連我當時也看不出他是什麼來歷，師姐妳又怎能憑空推想出來呢？」

葉紅霞笑罵道：「丫頭，妳敎訓起師姐來了，嘖嘖，怎麼忽然間變得口若懸河起來了？」

說着，有意無意地瞟一眼謝曉白。

白雲裳臉上一笑，微嗔道：「師姐，妳又笑人家了。」

葉紅霞忽然收起笑容，正色道：「好了，說正經的，小師妹，昨天妳雖然看不到那人的樣貌，但妳却與他動過手，妳難道看不出，那人施展的是什麼手法麼？」

白雲裳輕蹙着彎彎柳葉般的黛眉，想着道：「那人沒有使用兵刃，就憑一雙手與我動手，左掌右爪，功力不俗，招式毒辣詭迅，但我却看不出，他施展的手法招式，是屬於那門那派的。」

「謝公子，當時你也在場，總該看出來吧？」葉紅霞忽然朝謝曉白說道。

謝曉白聽得怔了一下，隨即有點歉然地道：「葉大姐，當時我確是在場，但一來我當時昏迷未醒，二來，我根本算不上是武林人，只會兩三下三脚貓的招式，就算看到了，憑我的見識，也不可能看出那人的招式手法，是什麼名堂。」

葉紅霞笑笑，說道：「是妾身一時間記不起，謝公子是不會武功的。」

其實，她不是記不起，而是想出其不意地試一下謝曉白，到底是不是眞的不會武功。

因爲一個人在猝然之下，基於自然反應，會不加思索地說出話來的。

「師姐，照妳在江湖上的閱歷，妳想一下，在江湖上，到底有什麼人是精於掌爪兼施的？」白雲裳道。

「丫頭，還是妳聰明！師姐我怎麼就想不到！」葉紅霞讚許地道。但雙眉却皺了起來，沉吟着道：「武林中精於掌爪兼施功夫的，就妾身所知……不下十人……而最厲害的，當推有大漠鷹王之稱的司空流沙，其次的……要數金翅子項北平，……神仙手柳白浪……唉，這樣還是很難猜測到是哪一個的。」

她話聲才落，雙眼忽微睜，朝謝曉白的身後望去。

謝曉白是背對門口坐的，他不知葉紅霞爲何忽然拿眼望着他背後，連忙扭轉身去看一下。



葉紅霞在談笑中，把白、謝兩人說得尷尬異常。

這一看，令到他將才喝入口的一口酒，「骨」地一聲吞下肚子，差點嗆了喉。

「師姐，看來那幾個人是衝着咱們來的。」白雲裳輕聲對葉紅霞說。

葉紅霞微微頷首，雙眼盯着那幾名一直朝這邊走過來的幾名漢子。

衝破雲蠶網　力鬥四怪煞

那幾名漢子高矮肥瘦不一，老、中、青皆有，一共是四個人。

最老的那個，年紀大約在六十外開，也最瘦，瘦得只剩皮包骨，顴骨高聳的臉上，皺紋堆疊，頷下留着幾根參差不齊，灰白乾枯的鬍子，看上去就像一具人乾，絲毫沒有一點老人的那份慈祥，給人一種恐怖的感覺——殭屍復活，但雙眼卻精芒閃閃，令人不敢與他相視。

年紀最輕的那個大約不到三十吧，卻是一個胖子，胖得就像一個大冬瓜，根本分不出上下，那張又肥又大的圓臉龐上，卻是什麼也是扁扁的，扁咀扁鼻扁臉頰，甚至連雙眼看上去也是扁的，給人一種滑稽的感覺。

兩個中年人年紀大約四十上下，一高一矮，高的那位身材有如鐵塔也似的，但卻長得白白淨淨，一根鬍子也沒有，舉動間有點扭扭捏捏的，令人有「作嘔」的感覺；那名矮子雖然身高不滿四尺，但長相卻頗爲兇猛，一頭短髮粗硬直豎，環眼海口，滿腮虬髯，脚步騰騰，但處處卻給人一種小孩扮大人的可笑感覺。

不少食客在看到這四個人時，忍俊不禁，竊笑議論起來，但葉紅霞的臉色卻越來越沉凝了。

因爲她已經認出這四個人的來歷。

這四人雖然長相怪異，滑稽可笑，但卻是一面招牌，武林中稍有見識的人，相信沒有不聽聞過這四人的大名的。

就連白雲裳在看清楚了那四個人後，如花的嬌靨也微變了一下。不用說，她也認出了那四人的身份來歷了。

那四個長相各異的人，終於走到葉紅霞三人坐着的桌子前，扇形般散了開來，將三人堵在那個角落中。

不少的食客一見這種架勢，知道必會鬧事，膽小的，馬上結賬離開，膽大的，懷着好奇心留下來看熱鬧，剎時間，滿堂的食客走了一大半有多。

這自然令到店家叫苦不迭，但卻無可奈何，不敢加以干涉，以免惹禍上身。

他們是吃四方飯的，什麼人沒有見識過，一眼便瞧出這四人不好惹，那自然不敢輕惹了。

謝曉白似乎不認識那四個怪人，好奇瞧着他們，一點也不驚怕。

× × ×

四個怪人八道目光在葉紅霞三人的身上掃來掃去，站着不言不語。

葉紅霞更絕，就像根本看不到四人站在周圍，正眼也不再瞧四人一眼，慢慢地吃着。

白雲裳卻不像師姐那樣從容了，顯得有點緊張，暗暗戒備着。

謝曉白一直好奇地瞧着那四個怪人，就像瞧着什麼怪物般，那種欲笑强忍的樣子，實在可惡。

這自然是令到那四個人瞧不順眼了，那矮子環眼一瞪，哼了一聲，粗暴地咧開那張大咀朝謝曉白喝道：「呔！你這小子，有什麼好瞧的，快閉上你的鳥眼，否則，老子將你小子的一雙鳥眼珠，挖出來生吞！」

別看他矮小如孩童，但卻聲如洪鐘，震得人耳鼓嗡嗡地响，心頭跳動。

謝曉白一聽，嚇得伸伸舌頭，急忙將目光垂下，嘀咕一句：「眞霸道，不瞧就不瞧，喝酒總可以吧。」

說着，便拿起酒杯，就唇欲喝。

「你小子嘀咕什麼，大概是活膩了！」那矮子暴喝一聲，恍似半空中响了個焦雷，幾乎連瓦面也震破了，那些瞧熱鬧的人，莫不臉色大變，有不少馬上起身結賬離去。

謝曉白也被矮子那一聲喝，震得渾身顫悚了一下，手一抖，杯中酒溢了出來。

那矮子說謝曉白「活膩了」，但卻只是動口不動手，而動手不動口的，卻是那名胖子。

別看那胖子胖嘟嘟的有如一個大冬瓜，但他的出手，卻快疾得匪夷所思，誰也看不清他是如何出手的，待到看清楚時，他那隻又胖又大，五指有如香蕉般粗的巨掌，經已拍落在謝曉白的頭頂上。

那些看熱鬧的人，皆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謝曉白更是嚇得雙手抱着腦袋，慌駭地怪叫一聲，從椅子上往下滑落。

白雲裳臉色大變，嬌叱一聲，便欲出手，但另一個人卻比她先出手了。

那是葉紅霞。

她的出手不但快，也很絕，一指飛點向那胖子的胳肢窩！

那胖子雖然可以一掌拍碎謝曉白的天靈，但他也勢必被葉紅霞那一指戳中。要知道胳肢窩乃人體最柔弱的部位，雖然不是要害，但若是被功力深厚的人戳上一指，不但整條手臂被廢，還會對半邊身子的經脈，造成重大的傷害，說不定會半身不遂。

那胖子自然不肯吃這個虧，肥胖的身軀輕靈地斜閃開去的同時，縮手曲肘，暴撞向葉紅霞的腕臂上。

如此肥胖的身軀，身法這樣靈捷，反應這樣敏銳，手法如此迅疾，確是令人嘆爲觀止。

但胖子那一肘，卻撞空了。

葉紅霞早已縮手撤指，就像根本沒有動過手一樣，這自然顯出她是比胖子要高明了。

胖子那張白胖的臉上，抖動了一下，卻沒有再出手，只是睜着雙眼，注視着仍然氣定神閑的葉紅霞。

而謝曉白早已乘機縮入桌下，慌駭地從另一邊鑽出來，恰好鑽到牆角那邊，挺起身來，喘口氣，不由尷尬地朝白雲裳苦笑一下。

說起來，一個堂堂男子漢，卻縮到桌下。又從另一邊鑽出來，確是有點那個，大失臉子，但在生死一髮間，爲了求生，而他又是不懂武功的，那自然是無可厚非了。

白雲裳沒有因此而鄙視他，關切地道：「謝兄，你沒事吧！」

謝曉白似乎驚魂未定，連話也說不出，只是搖了搖頭，目中露出感激之色。

「好身手！」四人中那個老人乾咳了一聲，開口了。「若是老夫沒有瞧走眼，妳方才施展的，是否落紅指？」

葉紅霞也冷然說道：「若妾身也沒有瞧走眼認錯了人，四位應該就是江湖上人稱『高矮肥瘦老中青，殺人如麻四怪煞』吧！」

葉紅霞雖然沒有答那老人乾的問話，但那樣說，等於承認，她方才施展的，確是「落紅指」。

店堂中，那走得寥寥無幾的看熱鬧的人客，大概有人聽聞過四怪煞的名號吧，又有人悄悄地溜了，只剩下兩三位胆量夠大的，閃縮在牆邊櫃後，看熱鬧。

這一次，答話的卻不是那個老人乾，而是那個身形高大得有如一座鐵塔，卻皮膚皙白，舉止間有點婦人之態的高個子。「既然知道是咱們四個，還不乖乖地跟咱們走？」語聲居然軟膩得令人渾身汗毛倒豎，要不是親眼看到話聲是出自他的口中，還以爲是出自一個嬌媚的女子之口。

而那胖子那樣說，無疑承認了他們四人就是「高矮肥瘦老中青，殺人如麻四怪煞」了。

在江湖上，武林中，只要一提起這句順口溜般的外號，莫不談「虎」色變，就連武林中那些名門大派，一等一的高手，也爲之大皺眉頭，可見，這四人是何等難惹了。

而從他們那句順口溜般的外號，也顯示出，這四個怪人，都是嗜殺的兇殘人物，否則，也不會令到江湖中人聞其名而大變顏色了。

說眞的，那四個人也確是以老、中（鍾）青三個字作爲姓名的。

先說那個老人乾，他眞的姓老，名叫仁漢，但江湖上的人因爲他那副尊容，將他的姓名說成老人乾，那確是名符其實。

那兩位中年人——高個子與矮漢，卻是謫親兄弟，那矮漢還是大哥，說起來，很難令人相信，但卻是千眞萬確的，鐵一般的事實，這或許是異數吧。兄弟兩人皆姓鍾，矮漢大名高天，外號不中用，據江湖傳說，由於他天生奇矮，連那「話兒」也是奇短無比，短到不能行周公之禮，故此，江湖上那些捉狹之輩，這替他起了這個外號。

至於他那位身材偉岸如塔，但舉止說話有如婦人女子的兄弟，大名天陰，外號乾坤鐘。這個外號倒是挺响亮的，殊不知，其中的含意，根本不是那回事。

原來，此人乃是天生的陰陽人，這看他的舉動與說話，便不難看出來，也不知是那一個想出這個明褒實貶的外號，因爲乾坤者，陰陽也，而他又姓鍾，於是，替他起了乾坤鐘這個外號。

年紀最輕的胖子姓胡，名冬青，江湖上的人由於他身材肥胖，便給他起了外號——青皮冬瓜。那倒不是因爲他名字中有個青字，而是因爲，他終年皆穿着一件青衣，青衣加上他那有如大冬瓜般的身材，幾乎成了他的招牌，所以，好事之徒，才替他起了那個也貼切的外號。

× × ×

葉紅霞對於眼前這四人，似乎沒有被他們的外號所懾，微微側轉身子，望着那高個子——乾坤鐘，冷然道：「別以爲你們的惡名可以嚇唬得了道上所有的人物，哼，妾身爲什麼要跟你們走！」

胖子——青皮冬瓜開口了。「嗤嗤，別以爲妳是天姥的門人，咱四人便不敢奈何妳們，臭娘們，咱們弟兄一向性子不好，別不吃敬酒吃罰酒，是不是要咱摟着你，親親熱才肯走？」

這胖子——胡冬青說話的聲音尖銳刺耳，而且下流。

換轉是別的女子，聽了那種下流話，早已氣惱難忍了，但葉紅霞卻一點也不生氣，甚至以眼色阻止了氣恨得銀牙暗咬、便要動手的白雲裳別發作，反而嘻嘻笑道：「大胖子，怎麼一出口便沒正沒經的，你如熬不住，何不找你那位老三，摟着親熱親熱呢？」

這一說，令到白雲裳「噗嗤」一聲，忍俊不禁，笑出聲來。

但乾坤鐘卻變了臉色，白皙的臉上，陣紅陣白，煞是好看，悶哼一聲，便欲發作，但卻給老人乾咳一聲，阻止了。

胖子也被說得臉上的肥肉顫動起來，怒喝道：「臭婆娘，吖非要摟着妳走不可，說不得老藕也要嚐嚐了！」

這一次，無論葉紅霞涵養多好，也不忍不住了，臉色變得異常難看，眼中殺機倏閃，便欲向青皮冬瓜出手。

但卻被謝曉白的大笑笑得一口氣頓時消了。

謝曉白是因爲葉紅霞那句話而笑的，指着胖子與高個子道：「這個大個子瞧着也眞像個女子，瞧他細皮白肉的，倒有幾份像女子，胖子，你要是……」

下面的話，以及笑聲，卻被那大個子——乾坤鐘，一聲「嬌」叱嚇阻了。

「好小子，我若不將你消遣個夠，我就不是男子漢！」

說着，欺身撲向謝曉白。

謝曉白雖然已經站在那個角落，左右有葉、白兩人護擋着，前面又有一張桌子阻擋，但他仍然嚇得退了一步。背脊貼上了牆壁，退無可退，才縮着身子，驚駭地望着撲過來的乾坤鐘。

「你生氣什麼？」葉紅霞揮手一指戳向鍾天陰的胸前：「你根本就算不得是男子漢啊！」

別看輕了葉紅霞那一指，她施展的，正是被武林中目爲第一怪人——天姥的秘技之一——落紅指中的一招，落紅繽紛。

乾坤鐘眼中看到的，卻是錯落紛飛的一片指影，罩襲了他胸前的所有要害大穴，驚懍之下，連忙煞住身形，雙掌盤舞如飛，護住了胸前。

倏地，葉紅霞清叱一聲：「退回去！」指影隨之一斂。

乾坤鐘還眞聽話，悶哼一聲，身形晃了一下，退後了一大步，目光怨毒地盯着葉紅霞，便欲再撲上去動手。

而他的左掌外沿，卻多了一道紫黑的血痕，原來，他那裏是被葉紅霞的手指擦着弄出來的！

別看輕了那只是輕輕一擦弄出來的血痕，只有當事人的乾坤鐘，才感受到那種

有如火燒的炙痛，也才領略到，葉紅霞的落紅指有多厲害。

「老三，忍一下，待會動手不遲。」老人乾出聲阻止了乾坤鐘的出手。

乾坤鐘見老大這樣說，只有恨恨地收手退下。

葉紅霞却得理不饒人，轉對老人乾道：「老人乾，既然遲早也是動，那還等什麼。」

老人乾對於葉紅霞的稱呼，毫不以為忤，只有皮沒有肉，皺紋重疊的臉上牽動了一下，說道：「別急，老夫還有話和你說。」

葉紅霞冷着一張臉道：「與你們這種人，還有什麼話好說？」

老人乾道：「老夫請問一句，妳兩個婦道人家，不在天姥山上參練武功，巴巴地跑到這個小鎮來，有何事幹？」

葉紅霞忽然笑了，瞧着老人乾道：「老人乾，你幾時在衙門中，弄到了一份差事。」

老人乾被葉紅霞這句突如其來，風牛馬牛不相及的話，弄得摸不着頭腦，微怔了一下，道：「老夫活了這把年紀，從未與官府打過交道……」

葉紅霞臉色一沉。「那你憑什麼管你家奶奶的事？」

至此，老人乾才算明白了葉紅霞的意思，但是他却毫不動氣，臉皮扯動了一下（算是笑了），說道：「就憑老夫弟兄四人。」

「憑你們，還不够格！」葉紅霞的口氣忽然一轉，沒有那樣冷。「老人乾，請問，你們與姑奶奶姐妹，曾經有什麼過節麼？」

老人乾一聽，一時間摸不透葉紅霞那樣問是什麼意思，只好據實道：「咱們還是第一次朝面，那來的過節？」

「既然沒有過節，那你們為何管姑奶奶姐妹的閑事？」葉紅霞緊盯着老人乾。

老人乾被葉紅霞那句話問得一窒，吸口氣，才道：「若要老夫答，一句話，老夫就是喜歡管？」

「老人乾，這只是遁詞吧？」葉紅霞冷笑一聲，「只怕，你是不便也不敢說出，你們這一次衝着姑奶奶姐妹而來，是受人指使的吧！」

一頓，冷哼道：「原來四位居然是別人驅策的走狗？」

葉紅霞這一句話說得很重，老人乾四人剎那臉色倏變，變得很難看，那矮子雖然是個天閹（差不多），火氣却特別旺（大概是多年的火氣積鬱在體內，不能渲洩吧），環眼一睜，暴聲道：「臭婆娘，妳胆取出口辱沒咱弟兄們，俺不將妳的舌根拔出來，俺就不是鍾天高。」

「你本來就身高不滿四尺，當然難與天高了，嘿！好笑，好笑！」謝曉白拍掌大笑。

「你奶奶的龜孫子，有種的，就站出來，比比是你高，還是俺高！」不中用－－矮子氣得一蹦丈三高，戟指謝曉白，瞧他的樣子，恨不得一掌將謝曉白打翻在地上（那時候自然是他高了）！

謝曉白笑道：「不用比，這樣站着一瞧，不就清清楚楚了麼？你還不到我的腰眼，別發狠了，小心氣破了肚皮。」

本來，他還有可以將不中用氣得半死的話想說的，但顧忌到葉、白兩人是女子，不便說出來。

不中用果然氣炸了肺，身形陡地縱撲起來，凌空一拳，疾擊向謝曉白的心胸。

別看他人生得矮小，手臂却很長，站着被垂下的衣袖遮掩了，還看不出來，這一出手，就看出來了。

而且，他的拳勢不但迅速如風，勢道也虎虎自威，拳風凌厲，這一拳要是擊在謝曉白的胸膛上，肯定嗚呼哀哉，一頭跌落陰曹地府。

嬌叱聲中，寒光乍閃，飛斬向不中用的拳頭。

白雲裳怎會眼睜睜看着不用中擊殺謝曉白而不出手阻截，也不見她亮劍，衣袖翻揮間，那柄短劍便已揮轉向不中用的拳頭。

不中用悶哼一聲，擊出的拳頭不閃不避，那條短腿驀地一揚，斜撐向白雲裳的胸脯！

不中用那一脚極之下流，白雲裳嬌靨倏寒，眼中殺機暴閃，竟然不閃不避，左手一招落紅指法中的「落紅飛渡」，疾向不中用的足心點去。

不中用剎那眼色一變，怪吼聲中，疾忙縮拳收腿，凌空向後翻落地上。

他的反應不可謂不快了，但避得過白雲裳那一指，却避不過那一劍，拳背上被削下一塊皮肉來，血淋淋的，痛得直吡牙噓氣。

兄弟連心，乾坤鐘一見乃兄受傷，怒喝一聲，便欲撲上去與白雲裳動手。

但却給老人乾伸手將他攔下來。

「老大，你這是什麼意思，」乾坤鐘怒火中燒地瞪着老人乾，這時候的神態，才有點男子漢氣概。

老人乾忙道：「老三，別衝動，你想一下，單打獨鬥不是老夫說句洩氣話的話，未必奈何得了她們，反正，她們已是網中之魚，這時候千萬不能將網弄破了，你明白老夫的意思吧？待老夫說完話，咱們一起動手侍候她們，那時，她們還不是任由咱們消遣？」

乾坤鐘聽了老人乾的話，氣才消了，悻悻然退下一步。

「老人乾，你不愧是老狐狸，打的算盤好精啊，」葉紅霞居然不慌不忙，絲毫沒有要走的樣子。「你可不可以告訴姑奶奶，跟你們到什麼地方去，或許姑奶奶知道後會自動跟你們去呢？」

老人乾乾笑道：「別在我老人家面前動腦筋耍花樣，你既然這樣心急想知道要到什麼地方，那何不馬上就跟咱們走，那時，不就知道了麼？」

葉紅霞笑道：「別將姑奶奶當作三歲小孩了，姑奶奶沒有心情與你們磨下去，小師妹，咱們走吧。」

白雲裳還未開聲，謝曉白已搶着道：「大姐說得對，是非之地，久留無益，這頓飯就由在下權充地主，咱們快走吧！」說着，已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塊碎銀，放在桌子上。

白雲裳故意道：「謝兄，你要跟咱們一道走？」

謝曉白發急地道：「白姑娘，在下還不想死，若不跟你們一道走，那四個怪物不將在下吃了才怪！」

白雲裳抿咀道：「你怕什麼，他們只是衝着我與師姐來的，他們又怎會為難你呢。」

謝曉白急得手足無措地說道：「白姑娘……」

「丫頭！別再作弄謝公子了，」葉紅霞開聲道：「妳護着謝公子，他們由師姐來應付。」

說着，她已撤出一柄藏在袖中的軟劍來，輕輕一抖，便已筆也似直。

謝曉白看着，驚奇得傻了眼。

老人乾瞧着葉紅霞那柄冷芒閃泛的軟劍，讚道：「好深厚的功力，好厲害的軟劍！」

老人乾這樣說，明裏是讚賞，實則，他是藉此提醒其餘三人，多加小心，切不可輕敵大意。

不中用等三人一聽便會意，暗中提聚功力，同時，也撤出兵器來。

老人乾也在腰後一抽，亮出他的兵刄來——一根旱烟桿，但却足有三尺長，桿身黃澄澄的，也不知是用什麼造的，烟鍋很小，只比烟桿略大，烟咀是用翠綠碧玉做成的，而江湖上使用旱烟桿做兵器的，一定是精於打穴手法的高手。

剎那之間，雙方劍拔弩張，躲在櫃後偷看着的店家，心中叫苦不迭，暗暗祈禱，保佑雙方不會打起來，以免枱毀椅爛，要是弄出人命來，那就麻煩了。

× × ×

「是了，老夫還有一句話要問妳，說完了再動手如何？」老人乾忽然道。

「有……話快說！」葉紅霞本來想說有「屁」快放的，但一想不雅，連忙改口，將「屁」字說成「話」字。

兩人這一說，頓時令到綳緊了的氣氛，鬆弛下來。

「老夫要說的是，兩位這樣維護那小子，可是與那小子有什麼關係？」老人乾指着謝曉白，那兩道寒芒隱隱的目光，却掃視着葉紅霞白雲裳兩人。

葉紅霞眼眸轉動了一下，說道：「半點關係也沒有，那位謝公子，姑奶奶還是今日才第一次遇上他。」

白雲裳雖然沒有說話，但一張臉却微紅起來，偷瞥了謝曉白一眼。

謝曉白也大聲道：「以我的身份，怎敢高攀她們兩位，只是承她們看得起我，我才敢大着胆子高攀他們，這之前，我可是從沒見過她們。」

老人乾盯着謝曉白，奸猾地道：「兩位一唱一和地矢口否認，不是此地無銀三百両吧？」

「老人乾，信不信由你，姑奶奶不耐煩與你分辯，動手吧！」葉紅霞一抖手中劍，幻出碗大的劍花來，嗡然有聲。

「老大，別與那婆娘嚕嗦了，擒下她們，還怕她們不說實話，」不中用早已忍耐不住，雙手那兩柄板斧一碰。發出「鏗」的一下金鐵聲來。

「老大，咱們一起上。」胖子也尖着聲叫。

「上！」老人乾沉喝一聲，旱烟桿幻起一團黑影，疾打向葉紅霞的頭側大脈。

乾坤鐘也不慢，悶聲不响，手中那根金棒直敲向葉紅霞的膝蓋骨。

不中用雙斧縱橫揮斬，斧光閃閃劈斬葉紅霞的胸腰部位。

只有胖子出手對付白雲裳一人。

四怪煞這種分配，顯然是想先以人多來制服葉紅霞，然後再對付白雲裳。

因為白雲裳要護着謝曉白，所以，只需要一人纏着她便成，在他們的如意算盤中，憑他們三人之力，足以對付葉紅霞有餘。

葉紅霞不是笨人，焉會看不出的道理，她馬上也有了主意。

一招殺敵，那不但可打破他們的如意算盤，也可收震懾之力，乘勝追擊，那就可一鼓作氣，將三人擊敗！

她是想到就做，腰肢欵擺間，頸項向後一仰，便已避過老人乾那一桿，軟劍抖手一洒，劍光有如流雲飛爆般，閃刺向乾坤鐘的頭頸要害，迫得對方仰身暴退不可，同時脚下似行雲流水般向後一滑，便已脫出不中用的雙斧威力範圍之外。

但她却乍然間身軀扭閃了一下，幾乎跌倒在地上，口裏發出一聲嬌哼。

原來，她發夢也料不到，乾坤鐘那根只有尺許長，粗逾兒臂的金棒，竟是內有乾坤，就在他仰身暴退中，只聽「嗤」的一下急响，那根金棒竟然一下子暴射出四節短棒來，一節比一節細，末端那一節的棒梢，尖銳如椎，五節棒連套起來，幾乎有五尺長！

本來，乾坤鐘那根金棒若不是暴射出四節棒身來，是絕對够不上位置，擊中葉紅霞的，但棒身暴長之下，便够上了，雖然她驚覺得快，但仍然遲了，無法閃避得了！

幸好不幸中之幸是，當時她已身形滑退開去，閃避不中用的雙斧，雙方都在後退中，兩下裏的身形皆快疾無比，到得乾坤鐘的金棒尖端刺擊中她的膝蓋時，只是堪堪刺破她的皮肉，沒有傷及膝蓋骨！

但若是葉紅霞不是滑退開去閃避不中用的雙斧，那麼，她的膝蓋骨便會被刺擊碎裂，那時候，就大大的不妙了！

而乾坤鐘一上來便施展他的絕活，在他的計算中，是想出其不意，一下子擊碎葉紅霞的膝蓋骨，令到她成了一個跛子，再合三人之力猛攻之下，不難在三五招之間，便將葉紅霞擊傷制服，那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要不是不中用的雙斧硬是逼得葉紅霞非退避不可，他那一棒經已得手了！

白雲裳劍指齊施，才破解封擋了胖子的連環出擊，一口氣未緩過，猛聽到師姐悶哼一聲，瞥眼間看到葉紅霞脚步不穩，似乎受了傷，吃驚之下，刷刷兩劍，上下飄忽，硬是將胖子逼退半步，身形一閃間，已拉着身後的謝曉白，閃到葉紅霞的身邊，疾聲道：「師姐，妳怎麼了？」

葉紅霞忍着痛，淡然道：「沒什麼，只是一點皮肉傷。」語聲一頓，轉為冷厲。「小師妹，小心那扭揑作態，不男不女的乾坤鐘那根金棒，原來棒中套棒的，大概他的外號有一半是由此而起的吧！」

白雲裳聽了，一顆心才放下來。

謝曉白在後面道：「大姐，要不要包

紮一下？」

話出口，他才驚覺到，話說得有點冒火，因爲葉紅霞不是男子漢，怎可以在人前，露出腿脚包紮的。

幸好，葉紅霞沒有想到那上面，搖搖頭道：「不用，一點皮肉之傷，算不了什麼！」

乾坤鐘却被葉紅霞那句話說得他一張臉再也罩不住，那就正如裂唇者最忌用破碗吃飯一樣，怒罵一聲：「臭婆娘，待我給你一棒，將妳變成個漢子！」身形暴撲向前，手中棒疾插向葉紅霞的小腹下面！

他在盛怒之下，不但出言粗鄙下流，出招也下流之極！

葉紅霞柳眉倒豎，殺機暴湧，軟劍一晃，劍光亂顫，有如金蛇亂舞，令人眼花繚亂，根本分不清她那一劍，是刺向乾坤鐘身上的那一個要害部位！

葉紅霞在氣極恨怒乾坤鐘的下流粗鄙之下，施展出師門絕學，震爍武林的雲變海幻。二十三式中的一招殺着——雲飛虹閃，一劍將之擊殺！

乾坤鐘雖然不是普通高手可比，身手了得，但乍睹葉紅霞施展出這一劍，不禁目爲之眩，無法分辨虛實，驚慄之下，只好施展出一招絕活——滿天風雨，護住全身上下，希冀能接得下葉紅霞那詭幻奇變的一劍。

一聲急喝即時响起：「老三不可，快退！」

同時間，一根旱烟桿已挾風疾戳向葉紅霞的腰脊椎骨！

薑畢竟是老的辣，出聲示意的，正是老人乾，他一眼便看出葉紅霞那一招奇幻詭變莫測，根本無從破解，硬接，準會吃虧，是以，他一邊出手加以解救，同時喝叫乾坤鐘快退！

乾坤鐘那刹那已感覺不妙，發覺自己使出的那一招，就像瞎子舞棒一般，根本是無的放矢，大驚之下，暴退不迭，但仍然逃不過受創之厄，只覺左耳一涼，跟着一陣火辣辣般劇痛，咬牙一摸之下，一手黏濕微熱，才知道自己的半邊左耳，被削去了！

他不禁嚇得出了一身冷汗。

因爲他若不是退得快，相信削去的，不是半隻耳朵，而是半邊腦袋！

他能夠倖脫，說起來，全虧老人乾的喝叫，以及出手解救，要不是葉紅霞要偏閃開去，閃避老人乾那根旱烟桿，因而劍勢稍偏，削下的，應該是乾坤鐘的半邊腦袋了。

乾坤鐘驚魂稍定，不由地雪雪呼痛起來。

胖子急忙上去，掏出一個小磁瓶，將一些藥物敷在乾坤鐘的傷耳上。

謝曉白看着，高興得大聲喝起彩來。

「老二老三老四，速佈四象天門陣！」老人乾忽然大喝一聲。

不中用三人一聽，身形閃移，凌空翻飛，一時間，只見人影錯落飛縱閃挪，看花一雙眼！

葉紅霞與白雲裳根本就弄不清楚老人乾四人擺的是什麼陣法，不禁怔愕地瞧着四人那飛縱錯落閃挪的身形，不敢妄動。

謝曉白更是茫然摸不着頭腦，只是睁大一雙眼左張右望的，像個傻子一樣。

驀然間，一張網子乍然展佈開來，兜頭朝三人罩落！

三人驚覺時，那張網已經「颯」地罩落在三人的頭上，將三人罩在網中！

葉紅霞與白雲裳大驚之下，急忙揮劍斬割，那知道那張色呈淡白的網子也不知是用什麼東西製成的，居然斬割不破，只不過眨眼間，三人便已被網束得手脚掙動不得。

老人乾四人看到葉紅霞三人變成網中魚，不禁樂得縱聲大笑起來。

「老大，你胡謅亂叫的『四象天門陣』果然妙，簡直妙到毫巔，這不就將他們困住了麼？」胖子尖聲大笑，渾身的肥肉顫動不已。

四怪煞正在得意忘形之際，驀地，只聽謝曉白驚喜地叫聲道：「大姐，白姑娘，這裏有一個破洞！」

葉紅霞與白雲裳正在憂急如焚之際，乍聽謝曉白那樣說，連忙扭頭望過去，果然，就在謝曉白與白雲裳的身側之間，有一個足以供人鑽出去的破洞，而謝曉白經已雙手撐開那個洞口，鑽出去。

葉紅霞一見，疾聲道：「小師妹，快鑽出去。」

白雲裳不敢遲疑，一頭也鑽了出去！

葉紅霞也緊接着鑽出去。

這事說起來雖慢，其實，謝曉白三人的動作相當快，那只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情，待到四怪煞驚覺時，謝曉白與白雲裳剛好鑽出那個破洞，葉紅霞亦已半身鑽了出去！

負責收網的老人乾慌不迭一扯網索。

不中用身形一彈，縱撲過去，雙斧疾劈向半身仍在洞中的葉紅霞！

胖子最陰損，他用的是與他的身材極不相稱的兵刄——一柄足有四尺長的尖椎，椎尖還沒有他的尾指粗細，只是他身形一欺，尖椎電掣般刺向葉紅霞腿脚上的環跳穴。

而他這一着，才是眞的，不中用的雙斧攻勢，只是配合他那一擊，作用是掩護，好讓他能一擊得手。

乾坤鐘陰陽怪氣地呼喝一聲，手中金棒暴長，探臂一揮，摟頭掃向白雲裳。

他這一棒，目的是將白雲裳逼退開去，以免她出手解救葉紅霞！

看來，這四個怪物一向合作慣了，他們根本不用交談，甚至連眼色也不用看，只從動作，便經已明白彼此的心意，互相配合。

謝曉白這一次不知哪來的勇氣，一手拉起身邊一張椅子，脫手奮力擲向不中用的身上。

而在那刹那，葉紅霞因爲老人乾猛然將網索一扯，令到她脚下不穩，歪倒在地上。

而不中用的雙斧，經已聲勢猛厲地劈落她的肩背上，胖子的尖椎，亦堪堪刺向她的腿膝彎處。

葉紅霞下半身還在網內，被纏絆倒地，身形受困，這一次，無論他身手多高，也脫不出，也抵擋不了不中用與胖子兩人的聯手夾擊了。

但謝曉白奮力扔出的椅子，却令到形

勢頓時改觀。

不中用根本就不將謝曉白放在心上（經已試出他不會武功），白雲裳又有他那位陰陽怪氣的弟弟逼着，所以，他全心全意對付葉紅霞，也因此，待他發覺到那張椅子向他身上砸來，冷不防之下，自不免吃了一驚，斬下的雙斧只好左手斧反臂急劈向那張椅子，右手斧仍然劈下。

「刷拉」一聲，那一斧將砸來的椅子劈裂散碎開來，但他的右手斧，却不是劈在葉紅霞的身上，而是「錚」的一聲，劈在地上！

跟着，他只覺右臂膀一涼一痛，閃眼一瞥，只見白光乍閃間，他的右臂膀上，多了個血洞，他不由駭然痛吼出聲！

不中用臂上的血洞，原來是葉紅霞的軟劍弄出來的！

原來，就在不中用反手一斧砸來的椅子劈裂碎開的刹那，葉紅霞身形陡然一下子側滾到不中用的身下，不但以間髮之險，避過胖子那一刺，亦堪堪避過不中用劈下的那一斧，並乘隙出劍，在不中用的右臂上，刺出一個血洞來。

噹的一聲，不中用那裏還能握得那樣沉重的板斧（少說點，那板斧也有二三十斤），脫手墜落地上，身形凌空急翻，翻了起來，以免被葉紅霞再來一劍，在脖子上刺出一個血洞來，那就完蛋大吉了。

葉紅霞要不是不中用要分神並分出左手斧應付那張砸來的椅子，就算她避開過胖子的尖椎閃刺，也肯定避不過不中用的雙斧斬劈（避得過一斧，避不過第二斧），更遑論刺傷不中用，並將他逼退了。

不過，她却沒有乘勢反擊，因爲還有一個胖子要應付，況且，三十六着，還是先脫身爲上着，所以，她雖然被那張網緊纒着下半身，但她却在刺傷不中用的刹那，左掌已疾拍在地上，曲腿彈腰，整個人彈射起來！

那恰好又避過青皮冬瓜刺向她鳩尾穴的尖椎！

但仍然刺破了她股臀上的皮肉！

老人乾一眼看到葉紅霞從地上彈射起來，連忙一扯網索，就將她扯跌下去。

但葉紅霞早已想好了脫身之法才動的，她的身形才彈射起，身形便已朝外側一個急旋身，便將緊纒在身上的繩網放鬆了，老人乾那一扯，可說適得其反，不但不是將她扯下去，反而是替她將網扯脫！

只見她的身形那刹間便從那個破網口中，旋射而出，完全脫出了羅網。

老人乾發夢也料不到，竟然會帮了葉紅霞一個忙，瞪着雙眼呆怔了一下。

一聲慘叫也就在那刹那响起來。

老人乾不由得心神顫動，因爲他聽出，那一聲慘叫，是發自胖子的口中。

他慌忙運目望過去。

只見一片皮肉帶着點點血雨，自凌空倒翻，狼狽地墮落在地上的胖子那肥臀之上飛洒出來。

而葉紅霞則凌空一個轉折，一劍洒出，飛削向兀自與白雲裳纒鬥着的乾坤鐘，迫得他慌不迭斜竄開去，才得倖免。

說起來，胖子也是應有此報，只因他出手卑鄙下流，葉紅霞在羞怒之下，忍着股臀上被刺傷的傷口疼痛，凌空旋射的身形劍光飛洒，護住了全身，「噹」一下震响，擊歪了凌空縱起，緊逼不捨的胖子刺向她背心的尖椎，她的身形也陡然一窒，左手落紅指急點胖子的右手腕脈，逼使胖子不得不曲肘縮手，而她的右手軟劍經已「颯」地斜削向胖子的腰股部位！

胖子的右手尖椎被封，施展不開，左手又怎能封擋得了葉紅霞那一柄鋒利的軟劍，他吃驚之下，只好將那肥胖的身形擰移開去，左手作勢拍向葉紅霞的劍身，企圖阻嚇葉紅霞撤劍。

豈料葉紅霞根本毫不理會，那一劍以其快速無比的速度，急削過去。雖然胖子的身法不因肥胖而顯得遲鈍，有欠靈活，但在空中畢竟不在地上，像他那樣的身材，畢竟怎樣靈活，相對來說，也稍欠那麼一點點，特別是在空中，無處着力之下，更顯其拙，他在眼見嚇唬不了葉紅霞之下，心知不能倖免，擰移的身軀只好拚命扭動了一下！

那一下扭動，總算讓他讓過了腰肢上的部位，但他的臀部實在是太肥大了，颯一下疾响，葉紅霞的軟劍將他肥臀上一塊突出的皮肉，削了下來！

這也可謂一報還一報！

× × ×

「高矮肥瘦老中青，殺人如麻四怪煞」，在這短暫的接觸拚鬥中，經已四傷其二，就只剩下老人乾與乾坤鐘沒有損傷，並且從優勢中，一下子處於劣勢。

這其間的變化，眞是瞬息萬變，不可思議。

最令四怪煞震驚不解的是，那張網住葉紅霞三人的淡白繩網，乃是用千年雲蠶絲織成的，若非神兵寶刄，就算最鋒利的刀劍，也削割不斷，而最妙的是，這張千年雲蠶網收起來的時候，比拳頭還小，輕如薄紗，很易收藏，唯一的缺點是，由於這張網太輕，錯非功力深厚之人運用內勁將之撒出，尋常人物，功力稍欠的，很難撒得開那張網子。而四人之中，功力要數老人乾最深厚，所以，那張網子也一向由老人乾收藏，每次對敵，若是發覺對手太强，都是由老人乾將網撒出，而他在撒網前，總會胡謅鬼話——就像方才他撒開前大叫的四象天門陣就是，目的只是令到對手產生震驚，失神之下，讓他撒出的網子網住。

而不中用等三人，一向與他配合慣，早已知道他胡謅亂叫的目的，故意裝出佈陣的樣子，身形錯落閃挪飛縱，目的只是吸引敵手的注意力，並分散對方的心神，好讓老人乾有機可趁，一招得手。

而他們對敵以來，從沒有人在他們那張千年雲蠶網下逃脫過，葉紅霞三人可說是第一次。

也因此，他們的名頭才會這樣响亮。

因爲不少有頭有面，一等一的高手，皆死在他們那張網下。

到底千年雲蠶網上的那個破洞，是怎樣弄出來的，這實在莫明其妙，奇哉怪也。老人乾清楚得很，那張網既是尋常刀劍削割不破的，而他撒出的時候，也看得很清楚，那張網是完好無損的，那怎麼會忽然破了一個洞，以至讓謝曉白三人能從網中脫身而出！

那只有一個解釋，那張千年雲霾網，乃是葉紅霞三人弄出一個破洞來的。

但他們看得清清楚楚，葉紅霞兩師姐妹在被困在網中時，曾以手中劍亂斬亂割那張網，網却無損，那應該不是她們割破的，剩下一個謝曉白，嫌疑應該最大。

因爲那個破洞是他首先發現的。

可是，他却是個不會武功的人，身上自然也不會帶着甚麼神兵寶刄，連葉紅霞白雲裳兩人也弄不開，他又憑甚麼弄出一個破洞來？

疑問歸疑問，眼前的情勢，却擺明了，四怪煞經巳佔不了便宜，一個弄不好，可能還會吃更大的虧，要是再栽個大觔斗，他們還有面目再在江湖上混麼？

何況，這一次的事，若是傳到江湖上，經巳令他們面目無光，在權衡利害之下，老人乾顧不了當場找回面子（事實上也不一定找得回，可能栽得再慘），他們雖然不是君子，却深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的道理，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老人乾喝一聲：「走！」身形一旋，落在不中用三人的身前，旱烟桿一横，替三人押後。

不中用第一個垂着那條傷臂，掠向門外。

乾坤鐘則一把扶住肥臂上掉了一塊股肉的青皮冬瓜跟着掠出去。

老人乾就像身後長了眼睛般，倒退着向外掠，眨眼間，四怪煞便溜之乎也。

白雲裳想追，但却給葉紅霞擺擺手，阻止了。

原來，葉紅霞股臂上中的那一椎雖然不太重，但却流了不少的血，她的內裳經巳被血濕了一大片，要是再動手，她自知支持不了多久，所以，她才沒有追。

長長地吐了口氣，她微閉一下雙眼，朝白雲裳道：「咱們也離開這裏吧。」

這時，白雲裳巳看出葉紅霞的臉色有點蒼白，忙上前一步，扶住她。「師姐，我扶妳走！」

葉紅霞長吸了口氣，强笑一下道：「傻丫頭，師姐還走得了。」說着，便向外疾步走去。

白雲裳怔了一下，看一眼謝曉白，欲言又止，謝曉白却說道：「白姑娘，令師姐受了傷，妳們要到那裏去，在下先帶妳們到一個地方歇息下來。理理傷勢再走如何？」

白雲裳本就不想這樣離去，聞言之下，叫了一聲：「師姐！」

葉紅霞停下來，轉身道：「丫頭，快走吧。」一頓，對謝曉白道：「謝公子，你不妾身不是想拋下你不理會，說起來，你不跟妾身姐妹走，還安全，你是聰明人，應該明白的！」

說完，一扯白雲裳，便掠向店外。

謝曉白望着葉紅霞白雲裳掠出店外，怔怔的，忽然拍了一下腦袋，嘀咕一句：「這時候還不跑，那來這多的銀子賠給店家？」撒開雙腿，一陣風般狂奔出去。

× × ×

謝曉白狂奔出陶然樓外，張眼四望一下，既不見了四怪煞的踪影，也不見葉紅霞兩師姐的踪跡，臉上微露悵然之色，脚步不停，很快便走入一條巷子中，在那些窄巷橫弄之間，右拐左穿的，恍似走入八陣圖中，一口氣來到花二娘的窰子之前，停下來，先左右張望了一下，這才舉手拍門。

門立刻打開來，正是花二娘。

花二娘一眼看到他那副上氣不接下氣的樣子，微咦了一聲，有點詫訝地道：「蘿白，怎麼走得上氣不接下氣的，不是晉得一刻也忍不住，趕着來煞火吧？」

謝曉白搖搖頭又點點頭，一閃身走了進去。

花二娘一手將門關上，一手巳拉住了謝曉白的手臂，眉開眼笑地道：「看你急成那個樣子，可是要找水仙那蹄子，喲，眞不巧，水仙與那幾個浪蹄子正好有客，就讓老娘陪你吧！」

說着，扭着腰肢，經巳挨上了謝曉白的身上。

原來，她早就看上了謝曉白够俊，那一次要不是疤子一早就「號」定了她，她早巳吃定了謝曉白。

這一次，她自然不會放過了。「蘿白，你怎麼不作聲了，老娘雖然年紀比那幾個騷貨稍大一點，但老娘的功夫，也比那幾個騷貨高明啊，你一試便知，你若是身上不方便，老娘不收你的便是！」

做婊子的竟然肯不收錢白陪人，可見花二娘對謝曉白是如何起心了。

謝曉白不置可否地道：「二娘，咱們快入房間再說！」

花二娘一聽，立刻眉開眼笑。樂陶陶的，貼在謝曉白的身上，顛着屁股，急步朝她的房間走去。

× × ×

謝曉白跟花二娘進了房間大約一盞茶時分，門外响起震天價般的拍門聲。

房內的花二娘應該聽到的，但却一點動靜也沒有，大概，她正與謝曉白在床上暈浪了，無暇理會吧。

而花二娘也說得不錯，水仙幾個娘們都是有客人，正在房內幹得昏天黑地的，所以，沒有一個人走出來應門。

「嘭」然一聲。不用看，單聽那種聲响，也知道那兩扇門經巳被人踢開了。

一個娘們衣衫不整，髮髻散亂地從一個房間中匆忙走出來，邊向外前院走去，邊叫道：「二娘，二娘……」

那娘們正是水仙。

她是剛巧與一個漢子幹完了，慌忙胡亂穿上衣衫，走出來看一下，發生了什麼事。

她才奔出院子，一眼便瞧到三名兇神惡煞般的漢子，氣勢洶洶地大步搶奔過來，嚇得她臉色一變，尖叫一聲，轉身奔回屋內。

水仙那一聲尖叫，令到另外四個房間內的嫖客與娘們，慌急急地抓起衣服穿在身上，奔出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賊……强盜……」水仙雙脚發軟，顫着聲慌亂地叫着。

「水仙，什麼事？」一個名叫紅桃的娘們從房間搶出來，一把扶住了水仙，慌忙地問。

「强……」水仙抖着手，朝外面指一下，下面那個「盜」字，却咽在喉間，說不出來。

那是因爲那三個手執長刀的惡漢，經巳一陣風般，衝了入屋。

水仙身子一軟，嚇暈過去。

紅桃也驚得雙腿一軟，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發出一聲尖叫。

那三名惡漢中的一人厲聲喝道：「聽着，謝曉白那小子藏在哪個房間中？」其餘的兩名漢子，經巳分別衝向那幾間房間。

那喝叫的漢子目光一掃，看到花二娘那個房間房門緊閉，手中長刀一挺，直指向紅桃的心窩，兇惡地獰聲道：「快說，那個房間內是什麼人？」

紅桃睜着一隻驚惶的眼睛，渾身篩米般顫抖着，上下牙齒抖碰得「得得」有聲，幾經辛苦，才從喉嚨中吐出斷斷續續的話聲來。「……那……是……二……娘的……房……間……」

「哪一個是二娘？」那漢子喝道。雙眼掃向那幾個分別被兩名惡漢從房間中趕出來的男女。

紅桃乾咽了一口口水，顫聲道：「……二娘……不見了……」

忽然間，二娘的房間內，傳出「唔唔」的悶窒叫聲來。

紅桃與那幾個姐妹及嫖客，皆驚顫着，詭異地望着二娘那個房間。

三名惡漢也懷疑地望着那房間。

用刀指嚇住紅桃的惡漢朝一名同伴道：「找不到那小子？」

他這一問，是多餘的，因爲那兩個惡漢子要是找到謝曉白的話，還不將他扣起來麼？

兩名漢子皆搖搖頭。

那漢子似乎是爲首的，朝一名漢子道：「老何，你踢開那房門看一下，小心那小子藏在房內。」

那叫老何的漢子應了一聲，一脚踢開房門，但却沒有立刻衝進去。

房門被踢開，那「唔唔」的悶叫聲聽得更清楚，而且還聽到有人在床上翻動的聲音，莫非謝曉白與花二娘在房內幹昏了頭，毫不理會外面的情形，房門踢開了，仍在幹着？

那叫老何的漢子先閃眼朝房內掃了一眼，看不到什麼，這才將手中刀一横，護在身前，一晃身形，閃入了房中。

很自然的，他一閃身入房，便向發出悶叫聲的地方瞧看，這一看，他的雙眼暴睜，發出光來，「咕」地一聲，猛吞了一口口水。

悶叫聲與翻動聲，原來是發自床上。床上有人，手脚被綁着，嘴巴也堵着了一團布巾，兀自在床上掙動着，嘴裏發出「唔唔」的悶叫聲。

那正是花二娘。

謝曉白却不見了。

花二娘雖然徐娘半老，但風韻猶存，加上身上只穿着一套褻衣，露出那細皮白肉的大腿手臂來，加上不住地扭動着身子，怎教那漢子瞧着不「怦」然心動，猛吞口水。

「老何，房內……」

那爲首的漢子在外面見「老何」入了房後，一點動靜也沒有，忍不住催問了一聲。

老何急急答道：「老大，房內有一個娘們，被人綁着手脚，躺在床上。」

老何是邊說邊疾步走上前去，他可是再也忍不住，伸手便在花二娘的身上，摸揑起來。

花二娘雖然不是三貞九烈之婦人，而且幹的還是出賣皮肉的勾當，身子也不知被多少漢子沾過了，但她這時被那漢子乘機在身上狎摸，心中却氣惱得很，却苦於叫不出聲，也掙扎不了，只好任由那老何在她的身上，逞其手足之慾。

外面的紅桃聽老何在裏面那樣叫，也不知那來的力氣，猛地從地上站起來，叫道：「那一定是二娘，哪個將她綁在床上？」邊叫，邊向房間撲過去。

那爲首的惡漢本想一横長刀，阻止紅桃奔向房間的，但他却改變了主意，收起長刀，跟在紅桃身後，奔入房間。

房內的老何聽到有脚步聲奔入房來，連忙在花二娘的胸脯上摸了一把，才意猶未盡地動手替花二娘先解開脚上的布索。

他先不替花二娘拔去塞在嘴中的布團，也不先鬆開綁着的雙手，是怕二娘一開口便駡他個狗血淋頭，又或是手一鬆，便撒潑撕扯他，所以，他先鬆脚上的布索，再替她鬆手上的布索，這樣，花二娘在恢復自由後，紅桃與那爲首的漢子巳奔入來，那花二娘雖然惱極恨極，也不好意思抖出來。

果然，他才替花二娘鬆去綁着雙手的布索，紅桃巳一頭奔了進來，一眼瞧到床上被綁的人是二娘，忙撲上前去，叫道：「二娘，妳怎會被綁在房內的床上的？」

花二娘手才鬆綁，便急不及待地自己將口裏的布團抽出來，狠狠地朝老何「呸」地吐了口口水。紅桃巳撲到床前，她本來是想破口大駡那老何的，只好止住，一邊急急抓過一件衣服穿上，一邊嚷叫道：「紅桃，他們是什麼人？」

她說的，自然是那老何與奔入房內的爲首漢子。

紅桃吶吶着道：「二娘，他們……找謝曉白的。」

「好啊，你們可是與那可惡的蘿白是一道的，哼哼……那臭小子將老娘綁在床上，像條狗般，跳出窗外，跑了，害得老娘……」

「謝曉白那小子跑了？」爲首那漢子一聽，臉色一變。

「難道還有假的麼？」花二娘撒潑地叫道：「那臭小子一進門就將老娘拉入房中，一副猴急相，那知道待老娘脫了外面的衣衫，他却忽然將老娘用繩索綁在床上，跳上那邊的窗口，跳出外面，跑了！你們既然與他一道的，說不得老娘要你們去見官！」

爲首那漢子在房內掃了一眼，急巴巴地道：「臭娘們，快閉上你的鳥咀，說，他走了有多久？」

花二娘彷彿這才瞧到兩名惡漢手上明晃晃的鋼刀般，嚇得渾身抖顫了一下，白着一張臉，駭然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臭娘們，老子們是什麼人妳管不着，快說那小子走了有多久？」爲首那人將手上的長刀在花二娘的臉上晃了一下。

花二娘嚇得雙眼一翻，幾乎閉過氣，抖着聲道：「走……了有……半盞……茶……時分……」

「那小子眞的從那面窗口溜了麼？」爲首的惡漢喝問一聲。

花二娘全身顫抖了一下，急急道：「老……老娘確是看到他從那面窗口跳出去的。」

「臭娘們，妳若是敢騙老子，老子不會放過妳！」

說着，朝老何擺擺頭道：「老何，快去招呼老易進來！」

老何應了一聲，轉身走到房門口，朝外面看守着那幾名嫖客與婊子的漢子招呼了一聲，便轉身走回房中，朝床上的花二娘邪笑道：「臭娘們，妳若有一字虛假，老子一定會回來好好地消遣妳的！」

花二娘却狠狠地盯了老何一眼。

緊接着，那名叫老易的漢子自外面走了進來。

爲首的漢子馬上喝道：「那小子溜得好快，咱們快去追，否則，讓那小子跑掉了！」

喝聲中，他已當先縱身躍上那面窗口，掠了出去。

老何與老易緊隨着掠出窗外。

眨眼間，那三名惡漢已晃身掠上牆頭，略一打量，便縱身掠向牆外，消失不見了。

× × ×

花二娘瞪着眼，看着那三名惡漢掠出院牆外消失了身形，才長長地喘了口氣。

紅桃撫撫心胸，吐出一口氣來，猶有餘悸地道：「二娘，那三個惡人好兇啊，水仙就被嚇昏了，謝天謝地，他們走了。二娘，蘿白眞的來過麼？」

花二娘一邊下床，一邊道：「當然來過，蘿白那小子怎會知道有人會找他的，那小子莫非有未卜先知之能？他進來的時候……啊，老娘現在明白，那小子爲何那樣氣喘喘的神色緊張了……」

紅桃聽得一頭霧水，忍不住問道：「二娘，蘿白……」

花二娘瞪了紅桃一眼，截斷她的說話，道：「紅桃，現在沒事了，你快出去看看水仙醒過來沒有，吩咐阿蘭她們看着門戶，別再讓人亂闖進來！」

紅桃應了一聲，走了出去。

花二娘隨即將房門掩上，走回床前，彎下身。朝床下膩着聲道：「寃家，快出來吧。」

「嗖」地一聲，從床下竄出一個人來，不是別人，正是謝曉白！

不用說，花二娘對那三名惡漢說的是謊話了。

而謝曉白一直就藏在床下，根本就沒有從窗口溜出去。

謝曉白站起身來，朝花二娘抱拳道：「二娘，多虧妳了，只是委屈了妳……」

花二娘瞟了謝曉白一眼，心癢難搔地撲上去道：「寃家，爲了你，老娘被那殺千刀的輕薄個夠，也被他摸得心癢難搔的，喲，你難道一點表示也沒有？」

說着，經巳將身子緊緊地挨貼上去，伸手就要摟着謝曉白。

謝曉白一邊閃開身子，一邊道：「二娘，我一定會報答妳的。」

花二娘眼中像要滴出水來，扭着腰肢，纏了上去。「寃家，我要你現在就報答老娘！」

忽然間，她身上那件衣衫，不知怎的從身上卸滑下來。就只剩下那一身褻衣，猛地張臂摟向謝曉白。

謝曉白眼中閃過一抹厭惡之色，一閃身，閃了開去，急急道：「二娘，別這樣，萬一那三個傢伙追下去找不到我，轉回來找場晦氣，發現了我……那可不是鬧着玩的，只怕連妳也不得了，我是爲妳好，還是趕快離去爲上。」

花二娘聽了謝曉白這番話，猶如兜頭淋了盆冷水，將她心中的慾火淋熄了，呆了一呆，變色道：「說得是，寃家，那你快走吧，記着，過二天沒事了，來找老娘，否則，老娘與你沒完沒了。」

謝曉白噓了口氣，沒口答應，從另一邊的窗口爬了出去，再繞到前院，偷偷開門，走了出去。

夤夜探怪屋　怒殲大仇人

這天晚上，二更的梆子聲才敲過，便有一條人影迅如鬼魅般，閃掠向鎮南頭那家先是發生人命，翌日晚上又離奇失火的宅子。

由於那戶人家發生了那些怪異的事情，所以，附近的人家皆對那座宅子視如鬼屋，入黑之後，經巳家家關門，不敢出外，自然，也不敢走近那座宅子，以免遭到無妄之災。

故此，這個時候經巳靜得有如鬼域，連一點燈火也看不到。

幸好，今夜雖然雲多，但却掩不住那一彎眉月，倒也不至黑到伸手不見五指。

這種夜晚，對於夜行人來說，最適合不過。

因爲若是黑到伸手不見五指，那固然可以不易被人發覺到，但同樣的，你也不易發現對方，待到發現時，相信可能快碰上對方的腦袋，自己也無所遁形了。

這種依稀可以辨別景物的夜晚便不同了，不但同樣可以藉着夜色掩蔽行藏，同時，不至像瞎子走夜路般，看不到景物，有什麼事，只要夠警覺，老早便可發覺。

那條人影直撲向那座宅子的側牆，掠至牆下，身形便陡地直拔起來，躍掠上牆頭。

在牆頭上略爲停頓了一下，便一長身，身形有如蝙蝠般，掠射到一處最近的屋簷上。

那條人影一掠到屋簷上，馬上伏下身子，剎時，他的身形便溶入瓦簷的暗影中，與簷面混爲一體。

這時候，就算宅子內的人警覺到有人潛入，撲出來察看一下，也很難察覺到，屋簷上原來匿伏了一個夜行人。

觀諸那夜行人的身法，不但輕靈迅快，動作也異常敏捷，絕沒有一點拖泥帶水，應該是一位慣於夜行的江湖人。

到那夜行人身形微現時，却巳經在另一重屋簷瓦面上，微躬着腰，有如一頭夜貓子般。

接着，只見他一竄，便竄到屋脊那面的瓦面，身形一伏，便又隱入暗影中。

跟着，下面便有脚步聲响起，從下面的屋子中，走出一個漢子來，一直向屋子後面，靠着圍牆搭建的茅草房。

未幾，便聽到一陣雨打水面的聲响。原來，那是個茅厠。

於此，也顯出那夜行人耳目之靈敏，一下子便察覺到有人自屋內走出來，及早伏下身子。

待那漢子從茅厠中走回屋後，那夜行人再靜伏了一會，才從瓦面上竄了起來，身形凌空一掠，掠射落屋子前面的一棵樹旁。他的身形，恰好便被那樹影遮掩了。

這夜行人眞會利用環境，以掩蔽他的行藏。

貼着樹身站了一會，那夜行人才身形一伏，竄入樹後不遠的一座小院子中。

小院子中靜悄悄的，只有一間屋子，一點聲息也沒有。

夜行人直竄到屋面的側面牆角下，才貼着牆壁而立，仰頭向上望去。

這一望，就看出那間屋子的怪異了。

一般的屋子，窗子都是開在半人高左右的牆上，當然，有些人家爲了防盜，也有開在半屋高的地方的，但這座屋子的窗口，却開在離屋簷約一尺的地方，而且，只有一尺見方，那根本不算是窗子，只可以說是窗洞。

那人仰望了那個窗洞一會，跟着身子貼着牆壁繞到屋後，仰頭上望，情形也一樣，窗洞開在屋簷下約一尺的地方，不同的是，屋子側面的牆壁上，只開了一個窗洞，這後面却並排着開了三個，相距約五尺左右。

夜行人再繞到屋子的另一面，那牆壁上也開了個窗洞，夜行人只看了一眼，便繞到屋子的前面。

屋子的前面連窗洞也沒有一個，那兩扇大門嚴絲合縫地閉着，門上密釘着黃銅釘，在夜色中，閃着暗芒，一看便知道，這兩扇大門堅牢結實，就算是功力深厚的高手，也不可能將之一掌震開。

而兩扇門上，掛着一把巨鎖。

這把巨鎖比一個大漢的拳頭還要大上一倍，黑黝黝的，也不知是用什麼鐵料鑄成的，少說點，也有二三十斤重。

屋子經巳怪異，門上還掛着一把這樣的大鎖，越加顯得這間屋子大有古怪了，那夜行人在門前略一打量，搖搖頭，身形一拔，便掠上了屋簷上。

身形微躬，便巳竄過瓦背，竄到屋子的後面瓦簷邊，身子一個倒折，雙脚勾着簷邊，整個人倒垂下去，身子曲折，雙手伸前一搭，便抓搭住正中那個窗洞內鑲嵌着的兩根比姆指還粗的鐵枝上。

這一來，他的腦袋就可以湊到那個窗洞口前，身子有如一隻煮熟了的蝦子般彎曲起來，透過那個窗洞口，藉着月光，向屋子內的下面窺視起來。

但他什麼也看不到，屋內黑黝黝的，而他那樣看，也很辛苦，故此，他勾着簷邊屋瓦的脚尖一鬆，整個人便倒墜下去，那夜行人就利用雙手搭住窗洞那兩根鐵支，將身子吊着，然後，他才將身子轉過來，身子緊貼在牆壁上，有如一條大壁虎般，這時，變成了頭上脚下，不再是顚倒了，那樣，往窗洞內窺視也方便多了。

但這樣窺望，仍然看不到屋內的情形，屋子太黑是原因之一，窗洞太高太小，也有關係，只能夠看到屋子的一小部份。

這夜行人却不死心，就用那個方法，從屋子三面開着的窗口中，逐個向屋內窺望，結果，仍然一無發現，那屋子似乎空空洞洞的，什麼也沒有。

那夜行人白忙了一塲，沒有再停留，身形越過院牆，掠出那座宅子外面，一溜烟般，朝鎮外掠去。

那座宅子却依然一點動靜也沒有，但却在那座宅子對開的一座屋子旁邊的大樹梢上，衝掠起一條身影來，凌空急掠，追掠向先前那位夜行人！

× × ×

一連兩天皆不見謝曉白在鎮上現身，鎮上的人便議論紛紛起來。

不少人皆搖頭嘆息，認定謝曉白經巳遭了那四名怪物——四怪煞的毒手。

但也有人持不同之見，認爲謝曉白早巳逃之夭夭，但也有人說他既沒有死也沒有逃，就躲藏在鎮內或鎮外某一處地方。

事實上，謝曉白確是沒有死，也沒有逃，他這時候仍然呆在那間破茅屋內。

說起來，應該是第三種說法說對了。

雖然日巳過午，他仍然躺在屋內那堆乾草上，作元龍之高臥。

看樣子，他睡得很熟。

但破茅屋外驀然响起的一下細碎聲响，却令到他有如一頭受驚的兎子般，悚然從草堆上彈跳起來，一閃身，便巳閃到最近的一個破洞前，探頭往外窺探。

屋外聲音漸近漸响，可以聽出，那是脚步聲。

謝曉白的神情立刻變得緊張起來，凝神聽着。

因爲，他根本窺看不到屋外走近來的是什麼人。

但從那單調的脚步聲，可以聽出，來的是一個人。

並且，從那細碎的脚步聲，稍爲有些經驗的人，都可以聽出，來的應該是個女子或是小孩，若是男子，脚步便不會那樣細碎，也不會那樣輕了。

謝曉白聽着，臉上緊張的神色消散了一些，但却有點迷惑起來。

若來的眞的是一名女子，那麼，是什麼人？別是那花二娘才好。

謝曉白一想到來的可能是花二娘，一顆頭便大了。

若不是花二娘，到底是誰？

——會不會是白雲裳？

一想到白雲裳，他的眼中便發出光彩來，白雲裳那明麗動人的倩影，便映現在他的腦海中，漸漸的，他的唇邊泛出一抹笑意。

他的耳中不再聽到那細碎的脚步聲，他似乎也忘記了隨時會有危險，他的心神，巳被白雲裳的臉影充塞了，令到他渾忘一切。

細碎的脚步聲來到破茅屋的門前，停了一下，接着，响起一聲輕呼：「謝兄……你在麼？」

那一聲輕呼，却恍似在他的耳邊响起了一聲焦雷，震得他全身悚然抖了一下，

雙眼一睜，霍地忘形大叫道：「白姑娘，白姑娘，是妳麼？」

有如一陣風般，衝向茅屋門口。

門外那人也發出一聲驚喜的呼叫：「謝兄，你果然在裏面麼？」

叫聲中，從門外奔入一個女子來，不是白雲裳，還有那一個！

兩人一下子迎上了，也不知是誰先執住了誰的手，總之，兩人緊緊地互相執着對方的手，互相凝望着。

「白姑娘，果然是妳！」謝曉白目光有點痴地望着白雲裳那張嬌靨。

白雲裳似乎忘記了羞怯，也迫切地道：「謝兄，我還担心找不到你呢！」

謝曉白一聽，心頭一陣暖熱，幾乎忍不住伸手想將白雲裳摟在懷中，熱切地道：「白姑娘，在下也一直在想着妳……與令師姐，不知還有沒有遭遇到麻煩？」

本來，他是想說：「……在下一直想着你……」下面的話，他是因為發覺自己那樣說，太過孟浪，也太露骨了，所以，他才急急地接說下去，以免令到白雲裳難為情。

白雲裳道：「謝兄，我與師姐也一直担心你的安危……」

「白姑娘，怎麼不見了妳師姐，她是不是傷得很重？」謝曉白隨口問。

白雲裳一聽，神色遽變，神情震了一下，焦急地道：「謝兄，我師姐被人擄走了，我來找你，正是想你帮我找尋師姐的下落。」

說話時，才發覺到自己雙手被謝曉白緊緊執着，不禁心頭「怦」然，霞飛雙頰，羞赧難禁，慌忙退後一步，欲將雙手抽回。

但謝曉白不知那來的勇氣，緊執住她的雙手不放，雙眼情意盡露地望着她那張嬌靨，聲音有點顫抖地道：「白……姑娘，我再……也蹩不……住了。我……要告訴你……我一見……妳……便喜歡……妳……」

白雲裳雙手被謝曉白執住，抽不脫，心頭跳動得更厲害。但却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異樣感覺，彷彿從謝曉白的雙手中，傳過來一股令人感到震盪的暖流。而謝曉白結結巴巴說出來的那句話，更是像在他本已翻湧的心湖中，投下一塊巨石，心弦震撼，再也把持不住，嬌軀一軟，偎靠入謝曉白的懷中，臉上却像火燒般，燒紅了那張嬌靨。

謝曉白連忙鬆開一隻執住白雲裳纖纖的手，輕輕摟住她的嬌軀，生怕她會飛走一樣，臉上露出陶醉的表情。

也不知過了多久，忽然，白雲裳嚶嚀一聲，從謝曉白的懷中掙脫開來。

謝曉白慌忙道：「白……雲裳，妳不是……怪我……吧？」

白雲裳垂着頭，根本不敢與謝曉白的目光相觸，搖搖頭，語聲有如蚊吶般說道：「謝……我……怎會……怪……你呢……不過……」

「不過什麼？雲裳！」謝曉白才鬆口氣，馬上又緊張起來。

白雲裳抬起那張紅彤彤的嬌靨，瞥了謝曉白一眼。「曉……白，我師姐被人擄走，一定要先將她救回來……」

「這是一定。」謝曉白大大地鬆了口氣，狂喜地道：「雲裳，妳眞好！」

但馬上又道：「雲裳，妳師姐是怎樣被人擄走的？」

白雲裳被謝曉白一聲一句「雲裳」，叫得她心中甜蜜蜜的，要不是心懸師姐安危，她眞不願離開謝曉白的臂彎。

「曉……白，師姐被人擄走時，由於我不在，所以，我也不大清楚。」

「雲裳，那妳可以將發現師姐被擄的前後經過，說出來。」謝曉白目光四下掃了屋內一眼，屋內連一張破櫈子也沒有，他只好道：「站着不好說話，雲裳，妳在那草堆上坐下再說吧。」

白雲裳點點頭，走前去，在草堆上坐下來，謝曉白就靠在門邊，看着白雲裳，等她說話。

白雲裳這時候的心情已平靜了很多，抬眼看一下謝曉白，說道：「你也坐下來吧。」

謝曉白搖搖頭說道：「我還是站在這裏好一點，有什麼人走近來，很快便會發覺。」

白雲裳「嗯」了一聲，凝眸想了一下，說道：「師姐是在昨天黃昏時份被人擄走的。」

頓一下，才說下去。「當時，師姐是在鎮北頭約三里外的一座破尼庵中，庵中一個尼姑也不見，大概早已走散了。由於師姐的傷雖然不重，但却流了不少血。所以，不便走動，便在那尼庵歇下來，那座尼庵雖然破損，但庵內的靜室還算乾淨，但却一點吃的也找不到，起初還能夠忍得住，但師姐她畢竟因失血而元氣大傷，她雖然不說，我也看出來了，我見一日一夜沒有發生什麼事，便對師姐說，到附近的村子買些吃的回來，師姐知道我也餓得難受，便答應了，並囑我千萬小心，速去速回……」

說到這裏，白雲裳喉頭哽咽，說不下去了。

謝曉白忙溫聲道：「雲裳，妳師姐不會有什麼危險的，我一定會帮忙妳將她找回來。」

白雲裳急切地道：「你一定要帮我將師姐找回來啊，師姐對我最好，她要是有什麼不測，我也不想活下去了。」

謝曉白忙道：「無論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將你師姐找回來！」

白雲裳感激地說道：「曉白……你眞好。」

謝曉白深深地看了白雲裳一眼。「雲裳，妳還未說師姐是如何被擄的啊！」

白雲裳這才哦了一聲，說下去。「我出庵的時候，快近黃昏了，師姐一個人留在庵內，我出庵後，很快便找到一條村子，向一戶人家買了一隻鷄，還有一些鷄子等吃食，並央那戶人家替我將那隻鷄宰乾淨，蒸熟，便急急忙忙地趕回庵中，那知道——」

下面的話，白雲裳突然不說下去了。

「雲裳，是不是妳回到庵內，發現妳師姐不見了？」謝曉白試探地說道。

白雲裳頷首道：「不錯，怎麼你像看到一樣？」說時，有點訝異地望了謝曉白一眼。

她這一說，就顯出她的江湖經驗淺薄了，只要是稍有經驗的人，聽她那樣說，都會推想出來的。不過，謝曉白却沒有加以解釋，笑笑道：「雲裳，妳是憑什麼推測妳師姐是被人擄走的？」

白雲裳啊了一聲，馬上說道：「因為我發現庵內有打鬥的痕跡，還有血跡！在那間靜室內，我發現師姐遺下的一支髮簪，那支髮簪據師姐說，是她的娘親死後留給她的唯一遺物，平時，師姐視之如珍寶，從不離開身上，你說，師姐竟然將之遺落。要不遭遇到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情，她怎會遺落那根髮簪？我當時又驚又急，找遍了庵內庵外，也找不到師姐，那時，天已黑了，我也顧不了肚子餓，摸黑胡亂地四處找尋，也不知找了多遠，直至筋疲力竭，天已破曉，我才失望地回到那座破庵中。

「不過，我在走回庵時，還存着一絲希望！師姐沒有什麼事，正在庵內等我。但當我回到庵中，那一絲希望也破滅了，庵內那有師姐的踪影，我呆住了，忍不住哭了起來……」

謝曉白見到白雲裳一副泫然欲泣的樣子，忙溫聲道：「雲裳……妳師姐不會有事的！」

白雲裳感激地瞥了謝曉白一眼，忍着淚道：「我那時又累又餓又失望，心緒紊亂，不知如何是好，胡亂吃了些東西，不知怎的，迷糊地睡着了，睡醒的時候，發覺快近晌午了，想到師姐不知落在什麼人的手中，我的心又亂了，後來，我忽然想起，師姐在我替她裹傷時，曾對我說，若是發生什麼事，師姐不在時，可以去找你，並說你絕不會是一個流浪江湖的人，她若是沒有看走眼的話，你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手，而且很會裝羊。她還說，咱們被困在網中時，能夠脫困，肯定是你做的手脚。所以，斷定你呆在這裏不走，必有什麼目的。但她也說，你不像是奸惡之人，但也不可全信。我想起師姐這番話，在措手無策之下，便來找你。」

謝曉白聽着，只是微笑，並沒有說什麼。

白雲裳瞥他一眼，問道：「曉……白，你眞的是位深藏不露的人麼？那個破網洞是你弄出來的吧？你像師姐說的那樣，是個可以信賴的人麼？」

白雲裳問出那句話，就顯出她的天眞無邪，一點心機也沒有。

謝曉白看着白雲裳那盼切的眼神，無邪的顏面，心中湧起一陣陣憐惜之意，實在不忍心再瞞下去，吁口氣，他正色道：「雲裳，你師姐的眼光好銳利，我確不是個不會武功的人，但我裝佯，亦是有我不得已的苦衷，才將身份掩藏起來，方便我的行動。」

白雲裳一聽，眼中閃射出光彩來，喜道：「原來師姐沒有看錯，你確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那麼，謝曉白也是你的眞姓名麼？」

「千眞萬確，一點不假！」謝曉白正色道。

「曉白，你為什麼要掩蔽身份，你逗留在這鎮上，有什麼意圖，可以告訴我麼？」白雲裳望着謝曉白的雙眼，滿是情意。「不過，你若是不方便說，我也不會勉強你的，師姐常對我說，若要不惹人厭，千萬不可强迫別人做不喜歡做的事情。」

謝曉白聽着，不禁為白雲裳那天眞純潔的說話莞爾笑起來，想也不想就道：「雲裳，妳這樣信任我，我若不對你說眞話，怎對得起妳。」

略頓一下，側耳凝聽了一會，才道：「雲裳，我逗留在這鎮上，確是有意圖的，因為我懷疑，我那失踪了的弟弟，就在這鎮上或是附近，被人收藏起來！」

「曉白，原來你要找尋失踪了的弟弟，你有什麼眉目了麼？」白雲裳一副替謝曉白着急的神情。

謝曉白嘆口氣。「要是我已有眉目，早已採取行動了！」略為一頓，目光閃爍了一下，沉聲道：「不過，我已暗查探到，鎮南頭有戶人家頗令人懷疑，還有，富貴賭坊那兩位輕易不露面的主持人，其中一人，我已從他的左手獨有的特徵中，發現他乃是有份擄走我弟弟的那帮人之一，本來，我早已想對那人採取行動，但又恐怕打草驚蛇，若是被他們聞風而遁，又要費一番功夫去找尋了，所以，我一直按捺着沒有行動，暗中却加以監視，可惜，他們一直很謹愼，沒有什麼行動，我也只好忍耐下去。」

「那麼，四怪煞的那張千年雲蠶網，是你弄破的了？」白雲裳眨着眼問。

「連寶劍也斬割不破的寶網，妳說，難道會自動破了一個大洞麼？」謝曉白笑了起來。「我知道四怪煞遲早會想到是我做的手脚，所以，我一走出陶然樓，馬上便假裝去找花二娘，實則，我是利用花二娘來將那些追殺我的人引開，我好從容脫身，令他們找不到我的行踪！」

白雲裳聽着，一張臉紅了起來，說道：「那個知道你是不是眞的只為了利用花二娘才到她那裏，就像那一次你與鎮上那些混混到她那裏……還在那裏留宿呢！」

謝曉白急急辯白說道：「雲裳，我向天發誓，我是逼於無奈才在那裏留宿的……我可沒有睡在水仙的床上，我是在不知不覺間，點了她的暈睡穴，然後伏案而睡的！」

白雲裳白了他一眼，微嗔道：「我管不着，你也不用辯白啊！」

謝曉白急得脹紅了臉面，「雲裳，你要我怎樣說，才相信？」

白雲裳忽然笑出聲來，白了他一眼。「我若是不相信，那天在陶然樓內，也不會理睬你了！」

謝曉白一聽，如釋重負，刹時高興得差點沒有跳起來，忽然，他一拍腦袋，恍然若有所悟地望着白雲裳。「雲裳，原來妳一早就暗中留意我了，那錠黃金，還有我身上的這一件長衫，一定是妳暗中送給我的！」

白雲裳羞笑道：「那是師姐要我那樣做的，她一早就注意上你了，要我暗中留意你的舉動，看看你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以免因一時疏忽，壞了咱們的事。」

「啊，你師姐倒是個頗細心的人啊。」謝曉白這句話是由衷之言。「雲裳，妳可以說一下，妳與令師姐來這鎮上，有什麼事幹？」

白雲裳想也不想就說道：「我與師姐來此，乃是要找一個人，那個人在十一年前，殺了師姐的相公，當時師姐伉儷情深，痛不欲生，要不是師傅她老人家百般開解，嚴詞相責，師姐早巳隨她的丈夫到黃泉相伴了。當時師傅她老人家對她說，一死當然不用再受那刻骨銘心的相思之苦，但那豈不是讓那兇手逍遙法外，令到師姐夫含恨九泉，並且，也令到她老人家大感失望？因爲師傅她老人家巳視師姐爲接掌門戶的最佳人選。師姐是在聽了師傅那番話後，才恍然醒悟過來，發誓非要手刃殺夫仇人不可，以告慰師姐夫在天之靈。一直追查了近十年，才從一位前輩的口中，打聽到那兇手的消息，據那位前輩說，曾在二個多月前，在這鎮上，遇上一位長相頗似昔年殺害師姐夫的兇手的人，特地對師傅相告，師姐一聞之下，立刻便下山趕來這裏，師傅怕她人單勢孤，會有閃失，所以，命我隨師姐下山，好有個照應。」

「原來是這樣的。」謝曉白關切地道：「那末，找到那兇手麼？」

「我與師姐來到鎮上還不過四五日，一直在暗中查探，可惜，至今也沒有頭緒！」白雲裳黛眉輕蹙，輕嘆了口氣。

謝曉白忙安慰她道：「雲裳，不用心急，一定會找到那兇手的，否則，還有天理麼！」

白雲裳道：「曉白，你那位弟弟是怎樣失踪的？失踪了多久？」

謝曉白道：「大約一年左右，詳情我也不大清楚，那時候我正在外面訪友，回家後，聽那位老家人相告，才知道舍弟於一個晚上，被一羣爲數約五六個的幪面人闖進舍下，以迷香將舍弟迷倒，將之擄走，但却爲家中的下人發覺，動手之下，擊殺了其中兩人，可惜，却仍讓那些幪面人將舍弟擄走，倘幸那位老家人在與那些人激鬥中，削下了其中一人的一節尾指，我就是憑這唯一的綫索，到處追尋查探，這一年來，也不知走了多少地方，終於，那日在富貴賭場中，被我發現了一個右手尾指少了一節的人，我却不敢肯定，於是暗中加以查探，發覺那座賭場中，最後那進院子防備森嚴，幾經辛苦，我才於一個下雨的夜晚，偷潛進去，發現除了那個尾指缺了一節的中年漢子外，還隱匿着一個年紀約六十開外的老人……可惜。一個不小心，腳下弄出些微聲響來，那老人好敏銳的聽覺，馬上便覺察了，要不是我溜得快，那天晚上很可能脫不了身。」

「那些人到底爲了什麼，要擄走令弟？」白雲裳不解地問。

「這一點，至今我也弄不清楚。」

× × ×

「曉白，對於師姐的失踪，我可是一點頭緒也沒有，不知如何着手追查才好！」白雲裳憂急地說。

「不用發急。」謝曉白安慰她道：「說起來，令師姐之失踪，可說是四怪煞引起的，咱們只要找到四怪煞，相信一定可以找出令師姐的下落。」

白雲裳一聽，馬上從草堆上站起來，急不及待地道：「那咱們這就去找四怪煞吧。」

「別急，咱們商議一下才去找，免得瞎找一通。」謝曉白道。

「不用商議，也不用去找，咱們就在這裏！」茅屋外忽然响起一聲雷鳴般的喝聲。

謝曉白兩人聽得臉色遽變，身形一個急旋，便巳閃出門口，當門而立。

白雲裳嬌軀一晃，亦閃到門邊，從外望出去。

門外，一字排開三人，正是「高矮肥瘦老中青，殺人如麻四怪煞」中的老人乾、乾坤鐘、不中用三人，却不見了青皮冬瓜，大概是胖子的肥臂上被葉紅霞割去一大塊肥肉，雖然他皮粗肉厚，畢竟走動起來不大方便，所以沒有來吧。

而不中用的右手臂上，也裹着布條，垂下來，只有左手拿着一柄板斧。

謝曉白雙眉聳動了一下，冷聲道：「四怪煞怎麼只剩三怪煞？看來，要改字號了。」

三怪煞的臉色刹那變得很難看，老人乾語聲狠厲地喝道：「臭小子，老夫弟兄眞是看走眼了，原來你小子是眞人不露相，嘿嘿……老夫那面寶網，你是怎麼弄破的？」

謝曉白哈哈一笑，輕鬆地道：「就憑我這根手指！」說時，伸出右手食中二指，朝三怪煞晃了一下。

「哼，不管你小子是什麼人，就憑你弄破了咱們的那面寶網，咱兄弟也要將你宰了，才消心頭之恨！」不中用揮動着左手那柄大板斧，嗔目吼喝，那矮小子的身材在地上一蹦一跳的，看了令人忍不住發笑。

謝曉白就忍不住笑了起來。

白雲裳却沒有笑，戟指三怪煞嬌叱道：「三個怪物聽着，快將我師姐交出來，否則，一個也別想走！」

「鏘」然一聲，翻腕亮出她的短劍，臉罩寒霜，怒視着三怪煞！

老人乾正想開口，乾坤鐘巳陰陽怪氣地道：「咱們正想連妳也擄回去，陪咱兄弟樂一番，怎能放了那婆娘！」

「這樣說來，人確是你們擄走了？」謝曉白顯得異常沉着。

「可以……」不中用張口才說，却給老人乾乾咳一聲，打斷了他下面的說話。

「臭小子，是又如何了？」老人乾瞇着雙眼，盯着謝曉白。

「很簡單。」謝曉白心平氣靜地道：「將人交出來。」

「不交又如何？」不中用那矮小的身子有如跳蚤般，一蹦老高，兇暴地吼叫。

「一個也別想走……」謝曉白雖然說得心平氣靜。但每一個字却恍似一下下鐵錘錘落在三怪煞的心坎上。

三怪煞的臉色微變了一下，老人乾道：「小子！別賣狂，你雖然有本領弄破了老夫那張寶網，憑你，還不配留下老夫兄弟三人呢？」

「老怪物，別自恃身份！」白雲裳嬌叱一聲。「就憑我，也足以要你們一個也走不了！」

說着，身形一動，便欲衝出去。

但却給謝曉白攔住，低聲道：「別急，待我問完這句話，才動手。」

白雲裳聽話地點點頭。

「你們爲何要將白姑娘的師姐擄走？莫非她與你們有仇？」謝曉白說話時，雙眼掃視着三怪煞。

「咱們……」不中用話才出口，又給老人乾截住了。「這一點無可奉告。」老人乾奸滑地道：「你們若是一定想知道的話，只要乖乖地跟老夫兄弟走，那自會知道。」

白雲裳「哼」了一聲，冷聲說道：「老狐狸，你打的好主意，咱們可不是白痴呢！」

謝曉白却似笑非笑道：「三位，不是我看扁你們，憑你們的本事，還擄不走白姑娘的師姐，依在下猜測，白姑娘的師姐不是被你們擄走的，是麼？」

三怪煞一聽，臉色變得難看極了，他們也掛不住臉了，不中用暴吼道：「臭小子，你是什麼東西，胆敢小瞧咱們兄弟，俺一斧劈了你！」

喝聲中，像一陣風般，朝謝曉白猛撲過去。

謝曉白正欲迎上前去，但却給白雲裳搶先晃身撲了上去，短劍揮削而出，將不中用截下來。

謝曉白只好轉對老人乾、乾坤鐘兩人，淡淡說道：「兩位不是要宰了我麼？還不動手？」

說着，巳朝兩人大步欺上前去。

老人乾與乾坤鐘打個眼色，「嘿嘿」乾笑兩聲。「老夫正想領教一下，你到底是何方神聖！」

身形疾欺而上，一掌拍向謝曉白的左肩頭。

這一掌，老人乾只是試探性質，未用全力，但掌勢詭奇迅疾，令人摸不清他那一掌的虛實。

乾坤鐘腰肢一扭，高大的身形便巳一下子欺到謝曉白的身側，五指暴張，疾抓向謝曉白的腰眼部位！

乾坤鐘這一爪與老人乾那一掌大異其趣，一隻手顯巳用上八成功力，指爪才出，絲絲指風巳激襲過去。

四怪煞畢竟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謝曉白左掌翻手一拍，便巳截下老人乾那一掌，變掌爲爪，手腕一擰，抓向老人乾的腕脈。

同時間，他的身形偏閃了一下，便巳避過乾坤鐘的三指攫抓，口裏輕笑一聲：「來而不往非禮也，接我一指！」右手食指挺伸，飛點向乾坤鐘的肩井穴。

老人乾手腕一沉，便巳脫出謝曉白的抓拿，左掌切向謝曉白的小腹！

而乾坤鐘經巳一晃肩，避過謝曉白那一指，併掌如刀，疾揮向謝曉白的脅下！

謝曉白左手二指一併，戳向老人乾的左掌，左肘一曲，以指劍硬碰乾坤鐘的掌刀！

老人乾眼中兇芒暴盛，沉「嘿」一聲，掌上力道驟加，掌勢倏變，切向謝曉白的指尖！

他是存心想將謝曉白的二指擊折。

那料到他的掌沿才切在謝曉白的手指尖上，只覺得有如碰觸在一塊燒紅的烙鐵上一般，一股炙熱的氣勁，從他的掌中透入，循着經脈，流竄向手臂上，炙痛難忍，整個人悚然向後暴退不迭，同時，右掌急撤，口中大喝一聲道：「老三，撤招速退！」

可是，他喝得遲了那麼一點點。

乾坤鐘的掌力經巳與謝曉白的指劍相「擊」。

乾坤鐘馬上張口發出一聲吼叫，蹌然後退，駭然瞧着自己的五根指頭。

只見那五根指頭有如火燒般，紅通通的，他的前臂則顫抖着，額上汗水暴沁，臉上皮肉搐動着，看他那模樣，他那五根指頭一定奇痛鑽心了。

謝曉白朗笑一聲，身形猛欺上去，出手如風，指掌交錯，攻向兩人。

他是想速戰速決，所以，才一動手，便施出了他的家傳秘技。

可是，老人乾可不是初出道的雛兒，而是成了精的老狐狸，不會逞那血氣之勇，更不會死要臉纏打下去，他領教了謝曉白的厲害，心頭震凜之下，讓他想起謝曉白練的是什麼秘技了。臉色大變之下，慌忙疾喝道：「老二老三快溜，那小子竟然練成了九陽爍金指！」

喝聲中，他巳身形斜竄，飛身急掠過去。

乾坤鐘也不慢，高大的身形衝天而起，抖手洒下三點寒芒，激射向謝曉白的頭臉！

而他的身形凌空一折，却不是掠射向老人乾的方向，而是掠過茅屋頂，向屋後那個方向掠去。

謝曉白反手向上一揮，用衣袖將激射下來的三點寒光拂落，却原來是乾坤鐘手上十指戴着的幾隻斑玉指中的三隻。乾坤鐘竟然用這麼名貴的斑玉指作暗器，可見他之大手筆了。

但謝曉白給這一阻，待到他飛身欲追時，老人乾與乾坤鐘經巳飛掠出十數丈外，而且又不是向同一個方向掠射，令到他一時間，不知向那個方向追才好，這一遲疑，兩人又巳掠射出十數丈，要追，只怕很難追上。

他馬上決定放棄追截老人乾乾坤鐘，身形半旋，撲向不中用那邊。

但他馬上便聽到白雲裳嬌叱一聲：「矮賊怪，哪裏跑！」他連忙加快身法，撲過去，他看到，不中用連那柄板斧也不要了，飛竄中，反手將那柄板斧擲向緊追不捨的白雲裳，以阻止她的追截。

白雲裳追掠中，纖腰靈巧地一扭，身形閃移開去，便避過那柄飛斬過來的大板斧。

但她的身形亦因此而被迫得停滯了一下，而不中用雖然身材矮小，但輕功却頗高明，就是一刹那，便讓他竄掠出十數丈過外，兀自身形有如跳蚤般，沒命地向前竄掠。

白雲裳自然不肯放過他，咬牙猛追上去，但却給謝曉白自後一伸手，將她扯停下來。

「曉白，爲何阻止我追截那矮賊怪？」白雲裳頓足道。

謝曉白道：「既然很難追得上他，那何不歇口氣，慢慢跟上去？」

白雲裳先是一怔，繼之恍然道：「曉白，你是說，暗中跟躡着他，看他往哪裏跑，那就可以找到他們的賊窩，救出師姐

了！」

謝曉白笑着頷首道：「雲裳，你眞聰敏，我正是這意思。」

白雲裳嫣然道：「我那比得上你。」

謝曉白一拉白雲裳的手，道：「快追上去。否則，讓他溜掉了，那就白喜歡一場了。」

說着，已飛身向前掠去。

白雲裳被他拉住手，自然緊跟着展開身形，如飛急掠，心頭說不出的溫暖。

× × ×

初更的梆子聲才敲响，便有兩條人影有如星飛丸跳般，自鎭南頭最邊沿的一棵大樹上飛掠下最近的一棟屋宅的瓦面上，略一伏身，便已長身竄掠起來，有如一溜魅影般，飛簷越脊，朝那座曾發生了人命的怪宅院掠去。

身形一拔，兩人先後騰掠，那座宅院後院牆角外的一棵樹上，居然枝不動，葉不動，這兩個人的輕功身法，高明得緊。

這時候雖然不是深夜，但由於那座透着神秘的宅子發生過命案，又曾經夜半起過怪火，所以，附近的人家雖然未就寢，但沒有什麼事，都不敢往外面走，寧願關在屋內，以免遇上怪事。

不過，就算有人在外面走動，也未必看得到那兩條在瓦面飛掠的人影。那兩條人影的身法實在太快了，快到有如一縷疾風。就算是眼尖的看到，也一定疑神疑鬼，以爲自己看到的，是妖魅鬼怪。

因爲，若是人，又怎會一閃便不見了呢？

「曉白，你說的就是這座宅子麼？你不是說，一點發現也沒有，只發現了一間怪屋麼？」

「正是，白雲裳，想不到，這裏就是他們的巢穴！」

聽兩人的稱呼，應該就是謝曉白與白雲裳了。

白雲裳挨在謝曉白的身邊，望着樹下那座死氣沉沉，半點燈火也沒有的宅院，悄聲道：「曉白，既然你說那一次夜探這座宅院，一點發現也沒有，只發現了一間怪屋，怪煞又怎會匿藏在那宅院之內？莫非，四怪就躲匿在那間怪屋之內？」

謝曉白想了一下，不敢肯定地道：「能有可能。不過那晚我探查那間怪屋子時，却是從外面鎖上的，這眞令人費解，他們總不會將自己反鎖在裏面的啊，莫非那間怪屋子，是用來收藏什麼的？」

「對啊，說不定，那是用來關人的，我師姐就被關在那裏面。你不是說，那間怪屋子三面牆上，在很高的地方，開了很小的窗洞麼？那很像我小時候隨爹到縣牢中看到的監牢啊，窗子也是開得高高的，比腦袋還要小！」白雲裳比劃着說。

「不管如何，咱們是親眼看到，那矮賊怪掠入這座宅院內的，說不得，也要下去探查一下。」謝曉白瞬也不瞬地從樹上俯視着那座宅子的動靜。

「是不是現在就下去？」白雲裳一副躍躍欲試的神態，便要往下掠去。

謝曉白忙一把扯住他。「現在時候還早，等二更過後，才下去。」

白雲裳道：「那豈不是要等很久？悶死了。」

說着，上身微抖了一下。

謝曉白慌忙張手摟住她的肩頭。

白雲裳嬌軀一側，倚偎在謝曉白的身上。

謝曉白只覺身上一熱，不自禁用力摟緊了白雲裳的嬌軀，鼻端嗅到一縷幽香，不禁神爲之蕩。幸好，他沒有忘記此時身處的是什麼地方，連忙微微別轉頭，總算把持得住。

等待，自然是難耐的。但像這樣子溫馨甜蜜，再等待一會又如何？

× × ×

二更的梆子聲終於從遠處傳來，兩人幾乎渾忘了一切，好在那梆子聲將他們從無言的沉醉中驚醒過來。

白雲裳的身子輕輕悚動了一下，悄聲道：「是時候了吧？」

謝曉白本來不想再等一會的，聽她那樣說，只好道：「好吧，行動千萬要小心，不要離開我太遠，以免發生什麼事時，咱們不能互相照應。」

白雲裳螓首輕點，便要往下掠，謝曉白連忙將她扯住，「讓我先下去看看，妳再下來。」

白雲裳聽得心中一暖，幾乎咬着他的耳朵道：「你也要小心。」

謝曉白用力握一下白雲裳的手，頷首，身形輕輕一彈，已像一片落葉般，飄掠入樹下那座宅院的圓角內。

白雲裳却不等他招呼，經已緊跟着飄身掠下，落在謝曉白的身旁。

謝曉白也顧不了輕責她兩句，打着手勢，示意白雲裳跟着他向裏面掩過去。

這座宅子就像一座空宅一樣，沉寂得叫人可怕，要不是兩人藝高胆大，眞會不敢再摸進去。

謝曉白帶着白雲裳一直往宅子的內進潛進去，由於他早已探查過這座宅子，所以，對宅子的情形瞭如指掌，可說駕輕就熟。

仍然像上一次他查探的情形一樣，整座宅子，不見一個人影（這一次，就連那個上茅厠撒尿的傢伙也不見了），這就越發顯得這座宅子令人感到神秘了。

「曉白，怎麼整座宅子內一個人影也不見？莫非他們早已暗中溜走了不成？」白雲裳思疑地悄聲對謝曉白說。

謝曉白目光如炬，警惕地四下掃視着。「雲裳，不會吧，咱們自發現矮賊怪掠入這間宅子後，便一直監視着，他們要是溜了，咱們總不會毫無所覺的……」

「但爲何整座宅子連一個人影也找不到？」白雲裳微帶嗔意地打斷了謝曉白的說話。

謝曉白頓了一下，才道：「不管如何，咱們也要到那間怪屋子去看一下，說不定，四怪煞他們會聚在那間怪屋子！」

白雲裳眼珠一轉。「也好，我正想見識一下，那間屋子怎樣怪，是否內裏有乾坤。」

「那快跟我來吧。」謝曉白說着，拉着白雲裳就向側面的那個小院落竄去。

× × ×

小院落內也沒有人，但那座像監牢一樣的怪屋，從側面牆上，那個高高的窗洞內，似乎有幾乎難以分辨出的黯光透出來

了。

要不是兩人的目光特別銳利，肯定瞧不出來。

因爲，那些黯光實在太微弱了。微弱到簡直與夜色渾爲一體，要是尋常人，目光沒有那樣銳利，肯定瞧不出來。

窗洞內有黯光透泛出來。那極可能是燈光，既有燈光那極有可能有人，這一發現，令到謝曉白興奮起來，也加了小心。

「雲裳，妳也瞧到了，屋內可能有人，不要大意，千萬小心。」

白雲裳點點頭。「曉白，要不要過去看看？」

「當然要過去看看！」謝曉白雙眼一直注視着那間怪屋。「不過，妳留在這裏，待我先過去瞧看一下，若我不招呼你，不要過來。」

「不！」白雲裳執拗地道：「要去咱們一起去，我又不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弱女子，怎能眼睜睜看着你去涉險，而我呆着！」

謝曉白從她的話語中，聽出她不會改變主意，只好道：「好吧，但無論發生什麼情形，你也要聽我的！」

白雲裳爽快地道：「我聽你的。」

謝曉白沒有再說什麼，身形一閃，便從藏身的一叢花草後閃掠出來，有如一頭夜貓子一般，疾竄到那座怪屋的屋側牆角後。

白雲裳緊跟着也閃身竄掠到那屋角後面，緊挨着謝曉白，將身子貼在牆上。

謝曉白已探頭朝屋子的前面窺望了一眼，以手勢示意白雲裳閃到另一邊的牆角，窺看一下屋子後面的情形。

白雲裳輕悄地掩到那邊牆角後窺望了一下，便竄回來，朝謝曉白搖搖頭。

謝曉白想了一下，似乎拿定了主意，悄聲對白雲裳道：「雲裳，你在這裏等一下，我到前邊看一下。」

說着，不等白雲裳回答，便一閃身從牆角後閃了出去，撲到那兩扇大門前。

那兩扇大門仍然關閉着，但奇怪的是，這一次，上面沒有那巨鎖將兩扇大門鎖起來，大概是從裏面閂上了。

那豈不是等於說，屋內有人麼？

謝曉白的一顆心猛跳起來，吸口氣，他已拿定主意，只有硬闖進去一途，除此別無他法可以進入屋內。

拿定了主意，他便從門邊一步搶至門前，舉掌便朝那兩扇大門劈去。

眼角驀地瞥到白雲裳從那邊牆角閃出來，心頭急跳之下，忙將掌勢窒住，緊張地望着閃身掠過來的白雲裳。

白雲裳掠到門旁牆邊，朝他笑了一下，謝曉白一顆心才定下來，知道白雲裳不是發現了什麼，只是忍不住，掠上來看一下，要與他在一起。

這時候，若要她退回那邊牆角後，她肯定不聽，所以，謝曉白沒有說什麼，只是朝她擺擺手，示意她退後一點。

白雲裳退後了一點。

謝曉白猛吸一口氣，運勁於掌，揮掌劈向那兩扇大門。

轟然一聲震响，那兩扇大門應掌而開，謝曉白正自奇怪爲何那麼輕易，便一掌將門劈開來，目光飛閃間，已瞥到屋內靠近牆角處的草堆上，似乎蜷伏着一個人，他一閃身，便竄到門邊，這一次看得更清楚，屋內果然有一盞油燈，放在對門牆上的一個燈座上，燈光如豆，由於這間屋子頗大，燈光又那樣昏黯，故此，屋內晦黯得僅能依稀辨物。

「怎麼蜷伏在草堆上的那人，一點動靜也沒有？」謝曉白奇怪地思忖着：「照說，我一掌劈開兩扇大門，應該驚動了那人的啊，除非那人昏死過去，或是眞的死了！」

「師姐——！」白雲裳忽然從牆邊閃了出來，呼叫一聲，便不顧一切地衝入屋內！

謝曉白驚覺時，要阻攔經已來不及，又恐她有失，只好跟着撲入屋內。

屋內，除了一燈，與牆角草堆上蜷伏着的人外，什麼也沒有，看來，這一間像監牢一樣的屋子，果然是用來關人的了，謝曉白這才鬆了一口氣。

「雲裳，那眞是你師姐麼？」他朝奔向牆角那邊的白雲裳叫道。

白雲裳猛地停下腳步，回身道：「一定是，我認得那件衣衫正是我師姐那天穿在身上的！」

謝曉白聽她那樣說，不由也緊張起來，跟着走過去。

白雲裳走到牆角那草堆前，呼叫一聲：「師姐——」便要撲上去，將蜷伏在草堆上的人扶起來，驀地，她整個人呆住了，張口結舌的，雙眼怔怔地瞪望着草堆上那個人。

謝曉白一見，心頭跳動了一下，慌不迭撲上前去，雙掌已蓄勢以待，疾聲道：「雲裳，妳怎麼了？」

白雲裳失神地道：「那不是師姐……那只是師姐的一件衣衫……」

謝曉白聽着，心頭才放下來，定眼一瞧，果然，那草堆上，只是放着一件衣衫，衣衫下的草堆，却堆成一個人體模樣，加上那件衣衫，看上去便極似一個人蜷伏着。

一個念頭馬上閃過他的心頭，臉色急變，口裏疾喝道：「不好！雲裳，咱們中了他們的圈套了，快離開這間屋子！」喝聲中，他已拉着白雲裳，回身向屋外衝去。

但却遲了。

「砰」的一聲，那兩扇大門一下子關上了，屋外，同時响起一陣狂笑聲。

白雲裳略帶慌張地道：「曉白，都是我不好，累你踩入他們佈下的圈套中。」

「別這樣說。」謝曉白安慰她道。雖然，他的心頭震驚不已。「這是我也想不到的，換轉是我，也會不顧一切地衝入來看一下的。」

「現在咱們怎辦了？」白雲裳焦急地問。

「待我試一下，看看劈不劈得開這兩扇大門。」謝曉白雙掌作勢欲劈。

門外，那狂笑聲依然响着。

但兩人却恍如聽不到。

長吸一口氣，謝曉白運起全身功勁，雙掌全力劈向那兩扇大門。

「轟」地一聲巨响，那兩扇大門只是

震動了一下，卻紋風不動。

謝曉白長吐口氣，說道：「我怎麼想不到，這兩扇門是很堅牢的，我剛才所以一掌將之劈開來，那是因爲這兩扇門只是掩上，而沒有門上，所以，我那一掌才將它擊開來……」

「曉白，咱們被他們困在這間屋內，不是成了甕中之鼈，任由他們宰割了麼？」白雲裳焦急地道。

「雲裳，別慌張。雖然我們被困在這裏，但他們也奈何不了咱們。」謝曉白只好拿話安慰白雲裳。「咱們總會想到辦法離開的！」

「別作夢了！」屋外響起一聲有如雷鳴般的吼叫聲。

兩人一聽，便聽出發出如雷鳴般的吼叫聲的，是四怪煞中的老二——不中用。

× × ×

兩人不禁互相望了一眼，謝曉白正想說話，忽然，又有一把陰陽怪氣的語聲傳入來。「姓謝的小子，還有那妞兒，有甚麼話，你兩個可以盡情說出來，錯過這個機會，待你們餓到手足發軟，渾身無力時，你們想說，也說不成了，知道麼！」

不用說，那是乾坤鐘了。

白雲裳道：「曉白，他們將咱們困在這裏，想將咱們餓到一點力氣也沒有，那時才對付我們，我們要快些想辦法啊！」

謝曉白輕撫着她的秀髮，極力令她安靜下來。「雲裳，別慌，咱們還不至在一兩個時辰內，便餓到手腳發軟，咱們有時間想辦法脫困的。」

一把深沉得令人心寒的話聲突然在屋外響起來。「姓謝的小子，別想動念頭脫身，這間屋子雖然不是銅鐵建造的，但卻有如銅牆鐵壁般堅固，就算你有通天遁地的本領，也逃不了！」

這把聲音卻陌生得很，謝曉白兩人都聽不出說話的是甚麼人。

「不過，姓謝的小子，只要你實話實說，答我所問，我便放了你們！」那深沉的話聲又響起。「我可是說一是一，姓謝的小子，爲了那妞兒你不會不答應吧？」

最後那句話，分明是威脅謝曉白。

白雲裳焉有聽不出來的道理。急急道：「曉白，不要答應他，我……」

謝曉白卻伸手掩住她的咀，不讓她說下去，低聲對她道：「我不會吃虧的，我也可以從中試探出，他的意圖是甚麼，說不定，因此而猜到他是甚麼人。」

接高聲道：「君子一言？」

外面那股深沉的話聲又起。「快馬一鞭！」

「好！你問吧！」謝曉白爽快地道。

外面靜默了一下。跟着那語聲深沉的人問道：「你眞的練成了九陽爍金指？」

「不錯！」謝曉白大聲答。

外面似乎響起兩三聲驚詫的低呼聲。一會，那深沉語聲的人才問道：「那麼，你一定是晉陽謝家的人了！」

謝曉白答道：「天下間，除了晉陽謝家之外，還有誰懂得這門獨傳秘笈？」

「據我所知，謝家卻沒有你這麼一個人物！」深沉語聲的人在外面道。

「那只是你孤陋寡聞吧了！」謝曉白語聲雖然沉着，內心卻是異常激動，就連白雲裳也看了出來，關切地望着他。

他那樣激動，是因爲他忽然想到，屋外那人這樣問他，似乎證實他的身份，他爲何要證實自己的身份？除非，那人一直在提防謝家的人找上他，那麼，只有一個可能，外面那人，說不定就是他要找的人，亦正是將他弟弟擄劫走的人！一想到有此可能，怎不令他心中大是激動。

「那麼，你到此有甚麼意圖？」外面那語聲深沉的人又問道。

「找人！」謝曉白答。

「找甚麼人？」

「謝家於一年前的一個晚上，被不知身份來歷的人擄走的男丁！」

「你到底是謝家的甚麼人？」

「謝家長子。」

「謝家長子謝翹楚，不是於大半年前，酒醉失足墮河溺斃了麼？」

「這只是一種掩人耳目的烟幕，也是我的主意，目的就是爲了掩飾我的身份，方便我四出追查舍弟的下落！」謝曉白語聲激動起來。「再奉送一個秘密給你知道：翹楚是我的名，曉白卻是我的別字！」

一頓，緊接着激聲道：「閣下這樣急於要查證我的身份，莫非你就是一年前將舍弟擄走的人之一？」

外面那人沉默了一會，才道：「好聰明，看來我要否認，你也不會相信了！」

謝曉白一聽，激動得渾身顫抖起來，雙拳也握了起來，白雲裳一見他那樣，忙伸手執住他一隻手，想讓他冷靜下來。

外面那人又笑着道：「我知道你一定恨不得將我撕成碎片吧？不怕告訴你，我之所以肯一口坦承是看在你就算暴跳如雷，咬牙切齒，也奈何不了我的份上，才對你說明，免得你死也不瞑目。不過，你能夠有一個紅顏知己陪你下黃泉，也該心滿意足了。」

謝曉白怒恨到牙齒格格作響地吼道：「你將我弟弟怎樣了？他如今在哪裏？」

「他已經死了！」外面那人冷酷地厲聲道：「本來，我是不想殺他的，可惜，他自己要找死，居然暗施詭計，殺了我兩個弟兄，逃出關押他的地方，幸好我發現及時，將他截下，他卻在我出手制住他的剎那，一掌擊碎天靈死了！」

「惡賊，我與你誓不兩立！」謝曉白只覺天旋地轉，身軀搖晃，幾乎站不穩。

白雲裳急忙將他扶住，淌淚道：「曉白，你別這樣。你冷靜點啊！」

謝曉白好一會才從悲痛中恢復過來，深深地吸了兩口氣，語聲嘶啞地叫道：你們爲甚麼要將他擄走？」

「還不是爲了你們謝家的獨門秘笈——九陽爍金指？」外面那人乾嘿着道：「可惜，白忙一場，正想拿那小子要脅你娘親以九陽爍金的秘本作交換，那小子卻自裁而死，那只好作罷！」

「你這惡賊到底是誰？」謝曉白咬牙切齒地問。

「恕不奉告。」那人得意地道：「你若一定想知道，那麼，快點下陰曹地府，問問閻王爺吧，他一定會告訴你！」

說完，放聲猛笑起來。

× × ×

驀地，一聲蒼老但卻是異常沉實的語

聲乍然響起。「你不說，老婆子卻知道你是誰！你不就是人稱黑心狼商九丘麼？」

接着，便是「啪」的一下掌擊聲，叱喝聲、驚叫聲，以及拚鬥聲。

白雲裳一聽剎那聲蒼老的語聲。便驚喜萬分地叫起來：「曉白，我師傅她老人家來了，她眞的來了！」

接着，她扯開喉嚨大叫：「師傅，妳老人家快救徒兒出去啊，徒兒被關在這屋子內，快悶死了！」

一聲雙掌暴擊聲中，響起一把蒼老的語聲：「裳兒，別焦急，爲師這就救你出來！」話聲未落，兩扇大門「轟」然震響聲中，猛然大開，一位年約七十許、八十不到的老婆婆，滿頭白髮飄飛，當門而立，胸脯卻急劇起伏着，想來，她一掌震開兩扇大門時，耗損了不少功力！

「師傅——」白雲裳歡呼一聲，飛身一頭撲入那老太婆的懷中！

不用說，那老婆婆就是被武林中人視爲怪物，但卻誰也不敢惹，一身修爲已達爐火純青，出神入化，功力深不可測的天姥婆婆。但在三十年前，卻是被尊稱爲天姥娘娘的。

這眞是天降救星，也是謝、白兩人命不該絕，天姥婆婆竟然在這裏出現，及時解救了他們。

不，她還解救了葉紅霞！

屋外，院子中，正與一個年約六十許的老人在激鬥的，不就是葉紅霞麼。

而地上，分別躺着四怪煞，還有幾名大漢，門旁的牆邊，也倒着一人，謝曉白才撲出門外，一眼便看到那人的左手尾指小了一節，不正是在富貴賭坊中，令他反勝爲敗，而他也從那人的左手尾指，終於找到擄走他弟弟的賊徒的綫索的那人麼！

他正想衝上前去，將那人揪起來，天姥婆婆卻朝他道：「小伙子，那老小子已被老婆子用重手法點倒了，那邊與霞兒動手的老傢伙，就是黑心狼商九丘，也是擄走令弟的主兇，亦是在十一年前，殺死紅霞那相公的兇手，你與霞兒可謂同仇敵愾，快上去與霞兒聯手，以報血仇吧！」

謝曉白一聽，正所謂仇人相見，份外眼紅，滿腔熱血沸騰，施出九陽爍金指，咬牙切齒地對黑心狼商九丘道：「老賊，你不是想得到九陽爍金指的秘本麼？那何不先見識一下它的厲害！」

與葉紅霞聯手攻擊商九丘。

看清楚了，原來商九丘就是那晚下雨天，他夜探賭場後院，在那座靜室中，與那斷了一節尾指的中年人在密談的老人，差一點，他便被那老人——商九丘發現了踪跡。要不是他走得快的話。

一個要報殺夫之仇——葉紅霞，另一個要報害死親弟之仇——謝曉白，商九丘縱然身手高強，兇惡強悍，但在兩人的合擊之下，那裏討得了好去。

先是左肩頂上捱了謝曉白一記九陽爍金指，有如火燒般炙痛。一個失神，又中了葉紅霞一記落紅指，勉强招架了四五招，被謝曉白一記九陽爍金指逼開他的左掌，左手一掌便拍落他的天靈蓋上。

葉紅霞的動作也不慢，一指封住他的右臂，右手軟劍分心直刺。

只聽商九丘發出一聲悶窒的慘嚎聲，心胸濺血，頭上紅白流濺，被謝、葉兩人同時一碎天靈，一個劍貫心胸，當堂慘死當場，這也可謂報應吧！

殺人者，人必殺之！

× × ×

「師傅，多謝老人家相救，令徒兒能手刃殺夫兇徒報卻血仇！」葉紅霞拜倒在天姥婆婆的脚下，淚流滿臉。

「霞兒，快起來，裳兒，還不快扶妳師姐起來！」天姥婆婆憐惜看着葉紅霞。「爲師眼見妳手刃親仇，心中也感快慰，霞兒，如今妳該無憾了吧。」

葉紅霞忙道：「師傅，徒兒從今以後，一心一意，侍奉你老人家。」

「好，好。」天姥婆婆慈愛地道：「爲師年事已高。沒有多少日子了，早已想將本派重担交在你手上，爲師總算可以過幾天安樂日子。」

「老前輩，相救之恩，晚輩有生之年不敢忘！」謝曉白也大禮拜下去。「舍弟在天之靈，也會感載前輩之恩德的！」

「小伙子，快別多禮。」天姥婆婆呵呵笑道：「令祖昔年與老婆子交情不薄，你乃故人之後，那是應該的，算不了甚麼，別折殺了老婆子。」

白雲裳依在天姥婆婆的身邊，問道：「師傅，好老人家怎會知道徒兒們有難，前來相救的？」

天姥婆婆呵呵笑道：「傻丫頭，師傅又不是神仙，怎會未卜先知，師傅實是不放心你們兩個，在你們下山後，師傅便隨後也下了山，一直暗中跟着你們，霞兒在破廟中被四怪煞的三煞及翻手雲覆手雨洗雨川聯手合擊被擄走，爲師看得清清楚楚，本來爲師是想出手的，但爲師卻改變了主意，決定看看他們要將霞兒擄到甚麼地方，怎樣處置霞兒，他們還有些甚麼人。結果被爲師查到他們將霞兒擄到這座宅子的中院一間屋子內關起來，也因此查到，這座宅子是有一條地道，暗通到賭場那邊的，而霞兒也認出了，商九丘正是殺害她相公的元兇，而你這丫頭與謝公子被他們誘入這間屋內，爲師全看在眼內……直到爲師認爲是時候了，才將霞兒救出來，以後的，你們也知道了！爲師不說了。」

嘆口氣，天姥婆婆望一眼白雲裳與謝曉白，才轉對葉紅霞道：「霞兒，大仇已報，隨爲師回山吧。」

葉紅霞恭應道：「是，師傅。」

白雲裳見天姥婆婆不叫她回山，不禁着急地道：「師傅，你老人家爲何只叫師姐回山，卻不叫徒兒回山了，莫非……」

「丫頭，爲師看妳凡心未了，爲師才准妳暫時不回山，陪陪謝公子，爲師的一片心意，妳現在明白了麼？」

說着，已呵呵笑了起來。

白雲裳聽得臉上飛紅，嬌嗔道：「師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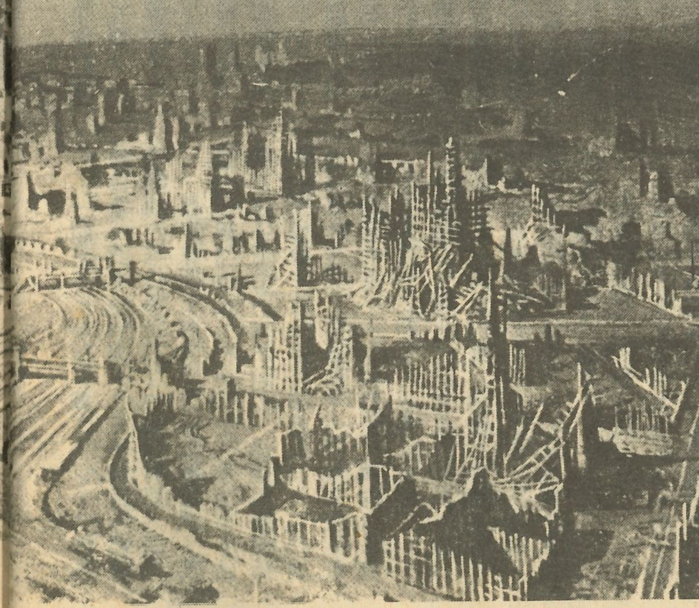
天姥婆婆已一手拉着葉紅霞，笑聲呵呵中，騰身穿空掠射而去。空中，遙遙傳來她的笑語聲：「丫頭，別撒嬌了，這不正是妳心中所願麼？」

白雲裳羞赧得蹀蹀脚，正想別轉身，不讓謝曉白看到她羞赧難禁的表情，但才別轉身，卻給謝曉白張臂一把摟入懷中。

而她嚶嚀一聲，偎了過去。（全文完）

／麥海雲・文

孤城毀滅戰



這是西伯利亞緊貼北極圈的孤城「維他哥夫」，由於美機大轟炸，焚燒全城，引致四座粒束炮自行爆炸，劫後全城俱毀，人畜皆亡，只剩下許多大厦的鋼架，儼如一座大墓。

蘇聯極北的一座孤城，係軍事物資倉庫，有四座用熱力發射的「粒束炮」保護，該城被美國特務「金霸」查悉，呈報列根總統，下令用紙飛機五百架出擊，有去無歸，這是轟動一時的秘密戰爭，驚心動魄。

比激光更犀利的粒束炮

現時整個世界的軍事專家都重視太空的武器，列根總統透過電視的媒介，把他的願望說出來，他要求國會撥出九百億美元去製造最有份量的太空武器，同時製造適合人類居住的太空城，當然不是浮泛之詞，不過，這一項計劃應該是秘密進行的，他却採取相反的態度處理，故意透過電視向廣大的羣衆報告它，當然是另有目的，希望蘇聯當局不要過份發展攻擊性的核子武器，接受裁軍建議，這種情況，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來，其實列根總統內心却是很迷亂的，他懂得的太空科技越多，心情越加混亂。

爲了增加他對太空科技上眞正的認識，他每週撥出兩晚的時間，在白宮的機密室召見三個最有名氣的科學家，研究太空科技，同時提出許多的關於太空戰鬥或者擴展新科技的領域，希望對方很簡單而又很有效的使他瞭解超越核彈的新武器性能，作適當的處理。

那一晚，他又召見三個科學家作機密性的談話了，他們是核子科學家雷剛，太空物理學家布吉，太陽能控制專家浩奇，都是博士身份，實際上他們的才技巳經超出博士之上。

列根總統跟他們交談之際，總是先行召開小宴一邊談一邊吃吃喝喝的，他認爲這樣子的晤談更加深入。

他對三個博士在小酌當中申述他的一種畏懼，由於近來在太空製造的各種攻擊性或建設性的科技工作當中，往往碰到一股隱形的力量，阻碍進行，甚至有一種隱形的物體，好像一雙手，把巳經裝嵌了一半的太空物體毁滅，轉瞬之間，有一兩件最重要的機件突然消失，去得無影無踪，更奇的是這一點，這種意外事件發生的時候，雷達網失效，電子眼也失靈，我們感到深深的震撼，暫時把這個隱形的物體稱做太空魔手，關於這點，希望他們盡量發展意見，後來，他很坦白點說：「我懷疑蘇聯巳經把尅制我們各種太空建設或太空武器製造出來，它叫做粒束炮。」

因爲他提及「粒束」這個名詞，核子科學家雷剛博接上士去，說：「總統，你所說的話，我有些明白，却又有些不解，請你把它很具體的講出來。」

列根總統說：「好的，我盡可能的把它說出來，先說粒束，它並非核子爆炸，而是核子爆炸所發生的高熱，由於那種高熱產生無數極爲細小的粒子，那些粒子一束束的結合，故此稱做粒束，三年前我們的科學家抓住這個目標，作出最大的努力，希望它能夠實現，想不到它失敗了，因此停頓下來，說起來確是令人喪氣，我們失敗了的一種科學實驗，蘇聯的科學家集體研究，却很順利的成功，因此之故，我不能不透過電視螢光幕用漫畫的手法去描寫我們將來用以消滅對方凌空飛下來的越州飛彈，所憑藉的是一種熱力，換言之，由地面發射的粒束炮可以發射極强的熱力，使任何一件飛行物體在高空爆炸，還大言不慚的說那種粒束炮可以由太空發射，作出最有份量的防衛，實情怎樣呢？剛剛相反，蘇聯巳經擁有粒束炮，我們反而沒有這種秘密武器，現時形勢危急，太空之戰逼近眉睫，就快要攤牌了，我們苦心研究的太陽爐可能成功，把陽光變成很有份量的激光，偏在最緊張的關頭，發生上述的意外事件，太空魔手突然出現，眞是人算不如天算，令我覺得極度徬徨。」

說了那麼長的報告，列根總統也覺得有些疲倦，不由自主的坐下來休息！

他把一種含有懇求性的目光投在三個科學家的臉上，希望他們說幾句話，打消他心上的暗影。

雷剛博士明白他的意思，站起來說：「總統，我有些明白你的意思了，較早的時期，美國科學家確是分途進行研究核子以及粒子這兩種秘密武器的，後來，因爲研究粒子那一組澈底失敗，然後走一條路，專心研究核子，甚至可以把核子變成電力，供給一個大城市整晚所需的電力，叫做核電，這一切的變化巳經不是秘密了，如果你提及粒束炮，我很想知道當時我們的科學家是怎樣子放棄研究粒束炮這種秘密武器。」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好的，我想把我們在內華達州死亡谷所造的巨型科學實驗進行的程序說出來，你們跟我一樣，巳經懂得粒子是一種含有高熱的能量，必然明白我想說的是甚麼。

「從核子爆炸說起，當時科學家聚在死亡谷進行神秘而又恐怖的巨型科學實驗，先行造出一連串的金屬裝備，然後便預先安排好的一個原子彈爆炸。

「按照科學的原理，核子彈爆炸所發生的力量可以摧毁一個相當大的城市，有如日本的廣島，但却不能夠令到六呎厚的鉛筒爆開，故此這一項科學實驗一定要準備一個六呎厚過外的鉛筒，然後使原子彈在鉛筒之內爆炸，既然沒法炸毁鉛筒，爆炸產生的高熱只有沿着鉛筒之內的一條細管推進，投奔另外一個鉛筒，那時第二個的鉛筒所貯的高熱，就是粒子，它達到十萬伏特的電壓那麼高。

「科學家希望在第二個鉛筒之內產生的高熱，自動收束，變成威力更大的粒束，它的電壓是十億伏特，再又把它收藏在第三個鉛筒之內，只要把它從第三個鉛筒飛射出來，就很有效的把任何一種飛行物體毁滅，就說那種飛行物體是飛機吧，它並非被粒束炮擊落，而是突然消失，被十億電壓的高熱溶化。

「理論上可以說得過去，殊不料多次實驗都不能夠使高熱產生的粒子結合爲粒束，那就無法使它發射，有如子彈離開手槍或者炮彈離開大炮，眞是令人失望，我們科學家不能夠辦得到的一項科學實驗，蘇聯的科學家能夠辦得到。」

在座的三個科學家當中，屬於太空物理學的布吉博士，接口說：「總統，我認爲你說的粒束，只是幻想中的名稱，我們未能實現，蘇聯的科學家，未必能夠實現，雖然現時我們巳經有力量從一塊玻璃抽出一條條筋，再度結合，製造許多種比較玻璃更爲堅强的東西，藉以避火避震，消防局救火的工作人員身上所穿的衣裳就是用玻璃筋跟石棉結合，可是，玻璃是有形有質的東西，它可以抽出一條條筋，粒子只是一種熱力，沒有形，也沒有實物，怎能使它結合，由一萬的粒子變成一束粒子呢？站在物理學的立場說，那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蘇聯科學家巳經有本領把這種秘密武器製造出來，此外，還可以從客觀方面加以具體的分析，假如莫斯科的科學家眞的有本領製造它，他們早巳揚威耀武，危言聳聽，决不會緊緊的閉嘴，隻字不提，你說蘇聯科學家集體研究這種秘密武器巳經成功，有何根據呢？」

列根總統說：「我們沒有直接去證據證實這種秘密武器巳經製造出來，不過，

被派出去作爲偵察之用的美國特務飛機，先後七次執行任務，都是被高熱所燒熔的，可以反映出西伯利亞已經有粒束炮製造出來。」

「機師的殘骸呢？它是否也被烈焰燒到僅餘一撮骨灰，有如火葬呢？」

「不，我們早已獲悉此行的任務極端危險，故此沒有派出活的機師，只派機械人担任機師的職務，事後檢獲它，已經變成了一堆廢鐵，只有高熱，才可以把它燒熔。」

「誰發現它已經變成廢鐵的？」

「首先找到這種廢鐵的一個人，屬於美國太空特務，係一個貌美而又心狠手辣的女人，她排列第七十九號，我們極端信任她。」

「我並非懷疑她砌詞欺騙美國太空總署的高層人物，而是懷疑她被蘇聯科學家佈局欺騙她。說得具體一點，不妨這樣說，莫斯科的空軍基地堪察加只用普遍的雷達激光炮擊落空中的飛行物體，找到它後，才把它佈局欺騙從美國潛入的特務。」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這是有可能的，却不一點是事實。」

太空物理專家布吉博士說：「我並非不信任你說的七十九號那一個特務小姐，只是對她執行工作的時候所做出的各項活動，發生懷疑，你沒有說她潛入西伯利亞雪坑被人襲擊受傷，似乎她很快就找到被擊落的飛機殘骸，加上了燒熔了的機械人，太過順利了，故此我懷疑她被蘇聯的科學家佈局欺騙。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單獨見見她。」

「我是絕不介意的，我可以打電話透過保密局找她到這裏來，跟你單獨說說，你是否想今晚就跟她見面談談呢？」

「是的，越快越妙。」布吉博士很快回答。

列根總統立刻打電話到太空保密局，派人通知她，趕快到白宮來。

一個鐘頭之後，貌美如花的「巴麗娜」奉命進入白宮，由侍衛長把她帶到最安全的機密室。

列根總統先行把她介紹給座上三個科學家認識，說：「這一位美女就是太空特務第七十九號，她的眞姓名應該怎樣稱呼呢？我已經忘記了，你們就把她叫做七十九號吧，她現時站在你們的面前，你們隨意發問，我相信她每一句話都是依照事實回答。」

「好極了，七十九號小姐，我是太空物理學家布吉博士，列根總統說你曾經潛入西伯利亞雪坑找到被擊落的偵察機殘骸，它無人駕駛，由機械人操縱，你十分幸運的找到它燒熔了的灰燼，是否確有其事呢？」

「是的，布吉博士，憑着我的一雙眼觀察，確有其事。」

「你怎樣知道那些灰燼是機械人燒熔之後留下來的殘餘物呢？」

「因爲它是綠色的金屬灰，那個機械人是特製的，由鋼與鎢的合金製成，加進萍菓綠的顏料，除了它之外，任何一種金屬品燒熔之後不會留下綠色的灰燼。」

她想了想，補加一句：「那種金屬品的熔點極高，在高空爆炸所發生的熱力，仍然沒法使它燒熔，故此我認爲它毀滅在粒束炮的火力之下。」

「很好，我很樂意接受這種解釋，不過，我仍有些懷疑，西伯利亞的雪坑一望無際，你憑甚麼找到被擊落的偵察機殘骸呢？」

「在偵察機的骨幹，含有一種原子感應的成份，它沒有焚毀之前，我手中所握的原子感應器有輕微的燈光閃亮，即使它已經毀滅，只要局部殘骸遺留下來，我携帶的原子感應器仍然有微光閃動，越是走近它，微弱的光輝就越加明亮，我是憑着原子感應器找到它的」，這似乎沒有甚麼不對。」

布吉博士向她打量一眼，說：「你所講的情況可能是你眼中所見，不必懷疑，儘管如此，仍然引起我的好奇心，你剛才說過機械人的熔點極高，看來必有驚人的火力把它焚毀到變成一堆灰，可能是粒束炮把它擊落，假如確有其事，爲甚麼飛機仍有局部的殘骸留下來呢？」

「關於這點，我也發生懷疑，向專家請敎，才懂得其中奧妙，原來粒束炮發射之際，沒有炮彈，只有一條看不見的熱綫，熱綫抵達目的物，被它直接攻擊的金屬品，受不起那麼厲害的高熱，化作飛灰，並非直接受到攻擊的飛機，只是毀於爆炸，故此它有殘破不完的機件遺留，是否如此？我沒有資格判斷它，只能把專家所講的話奉告。」

布吉博士仍然不肯罷手，說：「那個專家是誰？他是那一種專家呢？」

「他喚做葛烈達博士，身份特殊，可以說是爆炸專家，同時是太空秘密武器專家，如果你想更爲深入的調查那一次偵察機被擊落事件，請你透過列根總統，向他直接查問。」

布吉博士欣然點頭，把視綫投在列根總統的身上。

列根總統說：「看來你急於查明墜機事件是否跟粒束炮有關了，我立刻通知太空總署，由署長轉知葛烈達博士，請你在明天辦公時間之內找他直接談個痛快，如果沒有別的問題，我想散會了，各位有甚麼問題沒有？」

「我們沒有任何問題了，因爲這一宗墮機事件牽涉到太空武器，還是由布吉博士直接查問吧。」

另外兩個博士很坦白的說，布吉博士願意接受這個任務，跟着散會，七十九號「巴麗娜小姐」自行離去，不必細表。

金霸闖入恐怖蝙蝠洞

翌日下午三點鐘，布吉博士單獨進入太空總署，由署長接見，叫人把他帶到「太空秘密武器研究組」那邊，找葛烈達博士。

這位博士雖然有五十多歲，仍很健康，他是組長的身份，跟布吉博士在一個密室交談，說：「我們都是總統的親信份子，一切開誠佈公，你有甚麼疑問，儘管提出來。」

布吉博士說：「我的疑問就是粒束炮的存在問題，美國國防部根據七十九號太空特務小姐的報告，認爲莫斯科當局已經

製成了粒束炮，美國科學家功敗垂成，屈居下風，這件事情十分重要，故此我急於獲悉眞相，聽說七十九號太空特務曾經當面向我提出許多問題。」

「我也知道她向你提出過甚麼問題，你怎樣回答，坦白點說，我對她所講的話，仍是有些懷疑。」

「你有甚麼懷疑，請你隨意講出來好了。」

「我並不懷疑她砌詞欺騙我的，只是疑心她被人欺騙而已，儘管她有一個原子感應器，可以追踪到偵察機被擊落的殘骸，西伯利亞雪坑多麼廣闊呢？如果沒有人帶路，寸步難移，此外，那個地方係蘇聯科學家研究北極光的核心地帶，必有許多種偵察以及防禦的設備，怎會容許她自出自入呢？這一個疑問，我想來想去都想不通。」

葛烈達博士笑了笑，說：「我懂得一個小小的秘密，可能帮助你瞭解她，如果沒有人引路，她當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找到飛機殘骸，更加不可能自出自入，她能夠進行得十分順利，乃是拜了一個做兩面人的男性特務之賜，他叫做金霸，一直都是她的戀人。」

「兩面人這種特務，經常把甲方的秘密情報賣給乙方，騙取巨額的酬金，又把乙方的情報賣給甲方，騙取另外一宗報酬，這種人怎會有忠實的戀情呢？七十九號對他深信不疑，太過幼稚了，我們對她所講的一切，也是深信不疑的，未免過份樂觀。」

「不，有時一個兩面人是很有帮助的，我們可以透過他把虛僞的情報送到對方的保密局，至於他盜取對方的情報，我們儘可以考慮清楚，然後接受。」

「別談這些了，你的意思是否說七十九號特務小姐獲得金霸的協助，然後一切順利呢？」

「是的，確是如此，不過，我必須申述我自己的意見，金霸這個人應殺抑或應留呢？那是保密局方面的事，跟太空科學家無關，不必操心。」

「不，我認爲它是跟太空科學家有關的，假如蘇聯科學家眞的發明了粒束炮，美國並非敵手，想保持兩個核子國家的軍事力量平衡，美國必須盡快發明一種武器能夠消滅粒束炮，反過來說，蘇聯沒有發明它，只是虛張聲勢，那就不必急急忙忙的發展太空秘密武器。」

葛烈達博士很鄭重的說：「事情並非你想像的樣子那麼簡單，不妨很坦白的對你透露一個機密的決定，不論蘇聯科學家是否已經發明了粒束炮，美國太空總署仍是不分晝夜研究太空武器的，我們全部科學家都相信地球上面不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將來兩大政治壁壘一定是在太空決定勝負，不管那一方面打贏，也不會毀滅地球。」

「你打算怎樣進行這一項太空戰呢？」葛烈達博士說。

「暫時我還沒有一個很完整的計劃，儘管我有些計劃，仍然沒法實現，因爲太空火網還沒有發明出來。我認爲在太空作戰，誘惑敵人的飛行物體，進入火網之內，自動毀滅，那是最有效的一種戰略，現時它正在加緊研究中。」

葛烈達博士吃了一驚，說：「太空火網這種秘密武器的概念原來是你構思出來的，眞是了不起！」

說完這句話，他把話題落在另一方面，說：「你需要怎樣帮忙呢？」

「暫時我用不着你帮忙，我急於會面的有兩個人，一個是你，另外一個，是保密局裏面最有權威的副局長胡格，我們的晤談很有意思，現時我想告退，拜訪胡格了，再會！」

離開太空總署，布吉博士先用電話跟副局長胡格聯絡，然後走進聯邦統計調查局的保密部門找他。

聯邦統計調查局的範圍甚大，即使是保密局，隸屬於它，仍有許多的區域，各設副局長，以便急速處理重要的事務，總部設在紐約，華盛頓的保密局只是分區，有如百貨公司的支店，由於那一個區域跟總統府「白宮」十分接近，故此它也是很重要的，至於那個分區的主持人「胡格」，大權在握，隨時直接謁見列根總統，更加重要了，亦可以說他是總統府核心人物之一，布吉博士係自己人，當然可以跟他直接交談，研究眼前的局勢。

見面的地點正是副局長的機密室，担保每一句話都不會被外人竊聽，保密的工作做到足，他們儘可以任意交談。

布吉博士先行表達來意，讓對方知道他因爲調查蘇聯可能發明了粒束炮而來，他盡可能講述粒束炮的威力之後，把話題落在七十九號特務小姐的身上，說：「她很美，一雙眼睛閃動智慧的光輝，聰明絕頂，且又判斷力極爲精明，她的眞姓名叫做巴麗娜，調查墜機事件十分出色，論理她是無可置疑的，由於她係一個美國特務金霸引路，才可以在西伯利亞雪坑走出走進，我十分注意他，假如他協助蘇聯提供虛僞的情報去愚弄她，那就對我們有很大影响，故此我想單獨見見這個人，打算透過你跟他在賭城拉斯維加斯最大的一間夜總會所附屬的酒店見面，那個地方是凱撒大酒店，如果你同意，希望由你通知他，並且希望你撥出十萬美元給我，進行一連串的活動。我認爲此人可供利用，不管他是否兩面人，現時我先要把自己想出來的妙計告訴你，請你發表意見，如果這個計劃有甚麼漏洞，請你修改。」

跟着他把早已想得十分周密的妙計說出來。

副局長胡格聽了，哈哈大笑，說：「布吉博士，你的思想靈活，達到極點，想不到一個科學家的頭腦如此靈活！」

「別誇獎我了，我說的計劃是否可行呢？」布吉博士說。

「絕對可行，你依照自己所想的辦法進行好了，切勿改變，我百份之百的支持你！」副局長胡格十分肯定的說。

布吉博士跟他分手之後，便即前往賭城，在「凱撒大酒店」要了一個房間，還在住客芳名表上面寫下他的姓名，等候嘉賓降臨。

那天的深夜，有人打電話給他，自稱是胡格先生的朋友。

他說道：「我是布吉博士，歡迎你駕臨。」

對方頗爲審慎，說：「我知道你是誰，你懂不懂得我是誰呢？」

「你必然是金霸先生。」布吉博士很冷靜的說。

「那麼，一切十分順利，我應該走上去跟你晤談了，三分鐘之內，我就抵達，見面再談。」

布吉博士亮了燈，坐在客廳裏，等候這一位嘉賓。

稍停，有人在外邊按鈴，布吉博士迎他入內，順便向他打量一眼。

想不到金霸的體型粗壯，還有些鬍子，穿了牛仔的服裝，已經進入中年，一派豪邁作風，無論如何，扯不上特務這種行業。

像他這樣粗豪的人，不單是特務裏面的中堅份子，還是兩面人，這眞是難以置信。

布吉博士迎他在客廳落座之後，說：「金霸先生，我們雖然是初次會面，我很喜歡有你這樣子的一個朋友，照理我們應該喝點酒，吃些小點，慢慢的談，不過，正經的事要緊，我們談妥之後，然後到餐廳進食，現時我想問你一句，聽說最近深入西伯利亞雪坑搜索墜毀的美國偵察機殘骸是七十九號巴麗娜小姐建功的，不過，帶路的人是你，是也不是呢？」

「是的。」金霸很小心的回答，多一句也不說。

「以前你是否到過西伯利亞？」

「沒有投入保密局之前，我是阿拉斯加的捕鯨人，當然到過西伯利亞，還有一點，捕鯨人必須依照季節追捕鯨魚，每年必有四個月無法出擊，那一段時間我就要走到西伯利亞的雪地射擊北極熊謀生，對我說，西伯利亞就像是我的家鄉，故此我有資格替巴麗娜帶路。」

「很好，請問你眞正的家鄉在那一處呢？」

「我是美國人，我在奈華達州長大，它就是我的家鄉。」

「好，你既然是奈華達州長大，大概你知道蝙蝠洞在甚麼地方了，你有沒有走過進去？」

「我沒有走過進去，因爲我對蝙蝠並無好感，不過，蝙蝠洞的所在地，我却懂得很清楚，它只是在死亡谷入口之處左邊的峭壁岩洞，聽說洞裏有許多蝙蝠聚族而居，其中有些大蝙蝠，兩翼伸到盡，它的闊度有四英尺過外，如果沒有火光，她不會向人類攻擊。」

「再好也沒有了，你對蝙蝠洞懂得這樣多，相信你對我準備交給你的一個任務，一定勝任愉快。這個任務不難做得到，只要你潛入蝙蝠洞，把一個生銹鐵箱拿出來，回到這個地方，交到我的手上，那就夠了，你不必理會鐵箱之內有些甚麼，假如你願意接受，我付給你十萬美元。我必須對你說知，我只是向保密局的副局長胡格講出我需要找一個智勇雙全的人，替我做一種工作，沒有說出它是甚麼，既然他介紹你給我，料想他很樂意給我借用了，事成與否，不必告訴他，這個任務可以說是一項交易，如同一個明星被別的製片家借用，最後，我該對你說知，它只是一項交易，跟保密局無關，並非命令，你有權決定去留。時間多着呢！我們同到餐廳喝酒吧，你考慮一會，然後對我說知，仍未爲遲。」

金霸聽了，毫不考慮就欣然開口：「我用不着考慮，一口答應你！」

布吉博士有些詫異，說：「金先生，你是否急需十萬元呢？」

「不，我的性格喜歡冒險，經常向命運挑戰，只是這種理由，使我立刻答應你的要求，關於蝙蝠洞的資料，我們二人喝酒的時候再談吧。」

「我越來越加喜歡你了，金先生！」布吉博士很愉快的說。

過了一會，兩人在餐廳之內細談大蝙蝠，布吉博士說：「世界上很少蝙蝠如此巨大，死亡谷的蝙蝠是例外的，因爲牠受到核爆輻射綫的感染。」

「輻射綫嗎？荒山寂寂，寸草不生，怎會有强烈的輻射綫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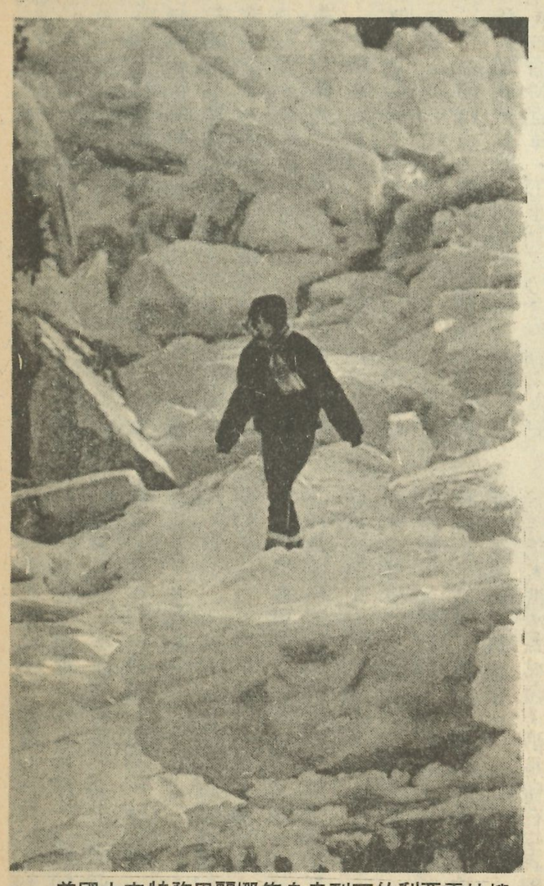
「金先生，如果你記得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在日本廣島投下的原子彈，你就會記得起輻射綫的威力，沒有投下兩個原子彈之前，美國科學家已經多次在奈達華州試驗核彈爆炸了，戰後，他們仍在死亡谷之前的沙磧平原試爆，不消說，那一區的輻射綫更多了，因爲科學家以及工作人員防爆之際俱是穿了絕對避免輻射綫的衣裳，無人受傷，此外，又因死亡谷一直都是荒山，沒有人居住，故此負責人沒有注意到輻射綫對人類以外的小動物有何影响，很遲然後發覺，在核爆地區附近任何一種小動物都死個清光，包括野兎山鷄青蛙，單是蝙蝠洞裏面的蝙蝠，沒有死亡，只是死不去，不足爲奇，就說牠的抵抗力較强好了，奇就奇在牠的體型，一代代的變大，現時科學家想研究牠何以整整一族的蝙蝠發生如此奇妙變化，不單是沒有把牠捕殺，還把大量野兎以及松鼠按時送入蝙蝠洞內，作爲牠們的食糧，有了這種優待，牠更加不想離開那個巢穴了，由於五年前有一個科學家在美國秘密武器保存庫盜取了一批文件，放入鐵箱之內，逃往奈華達州，打算在甚麼地方交貨，被保密局以及警探窮追不已，他把心一橫，逃入蝙蝠洞，負責在洞外圍捕他的人，守候了二十天，仍然沒有見他走出來，他是突然逃入蝙蝠洞的，身邊沒有携帶乾糧，料想他已喪生，不再留在洞外，由於他携帶的秘密文件當中有一部份是涉及粒束炮的，我認爲它很有價值，故此委托你入洞找尋那一個生銹鐵箱，照情形看，蝙蝠決不會把它弄破，你一定可以找到它的，不必担心。至於那一張十萬元的支票，你把生銹鐵箱找回來，我就把它交到你的手上。」

要說的話都說完了，跟着他們改談別的事，不必多贅。

趕工製造紙飛機出擊

三天之後，金霸喜洋洋的走到凱撒大酒店謁見布吉博士，呈上鐵箱，它果然是生了許多銹。

金霸說：「我相信沒有找錯，因爲那個地方只有這個鐵箱，它裏邊還有一具骷髏骨，相當完整，可能是大蝙蝠只吃肉，不吃骨，那兩個科學家才有那麼一副骨頭留下來。」



美國太空特務巴麗娜隻身走到西伯利亞雪坑搜索被擊落的戰機殘骸，十分勇敢。

「幹得好，你有沒有把它打開呢？」

「我不必把它打開，你只是叫我把它帶來見你。」

「好，我可以叫人把它弄開，相信沒有危險的，即使鐵箱之內空空洞洞，我也如數付欵。」

說完，布吉博士簽了一張十萬元支票給他。

兩人面對面的望了一眼，布吉博士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說：「金先生，你眞有本領，我想知道你怎麼走進蝙蝠洞却又安然走出來，你可以談談它嗎？」

「當然可以，我能夠在蝙蝠洞自由出入，全靠一種發出冷光的電筒，它只有光，沒有熱，對蝙蝠沒有影响，此外，我還穿了一件消防隊員用來衝入火窟救火的石棉衣，就算火焰也不能夠把它焚毀，當然不怕蝙蝠了，爲了澈底保護我自己，我把一種芳香的液體塗遍了石棉衣的外層，使牠們遠遠的避開我。」

布吉博士臉露微笑，說：「金先生，你眞是了不起，我很佩服你向命運挑戰的勇氣，現時我有更加重要的一個任務放在你的身上，事成之後，你可以得到十倍於這個任務的酬報，那是一百萬美元，你有沒有勇氣接受這種挑戰呢？」

「我是絕無所畏的，既然你如此看得起我，即使我拚了一條性命不要，仍要接受你說的任務，你可否把它透露幾句給我聽聽呢？」

「我不單是可以向你透露幾句，甚至可以把它清清楚楚的對你說知，因爲一個人的能力有限，如果你聽了覺得自己僅憑一人之力，難以做得到，我可以增加幾個人協助你，不過，你單獨進行，那是最理想的，原因是我不想這件事情散播到外邊去。」

「好的，請你詳細的說明白吧，我可以把列代祖宗的榮譽保證，絕對保密。」

「金先生，我開始報道它了，萬事總有一個開端，這件事情的開端就是我說過的粒束炮，美國的國防部以爲太空總署高層份子一直懷疑蘇聯已經發明了一種炮，用粒子束成一股熱力，向空中發射，能夠摧毀任何飛行物體，總是沒法證實，它是否屬實，最近七十九號巴麗娜小姐的報告透過保密局送達高層份子，他們更加迷惑，所有科學家當中，只有我對這件事情深信不疑，我認爲她說的是事實，並非蘇聯科學家佈局欺騙她，故此我代表列根總統智囊團和你商量，由你出動，把蘇聯已經製造出來的粒束炮的炮位查探得清清楚楚，對我作出詳盡報告，你切勿妄想僅憑個人之力去毀滅它，我可以告訴你，即使美國軍方獲悉這種秘密也不會派出戰機去毀滅它的，事實上它能夠保護堪察加的空軍基地，龐大的蘇聯空軍也可以保護它，即使美國派出大量戰機偷襲，只是白白的送死。你現時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了，希望你考慮之後答覆我。」

金霸深思了一會，說：「我極樂意接受這個任務，不過，我想提出兩個請求，希望你允許，第一個請求是請你透過保密局調派巴麗娜小姐跟我同行，第二個請求是你們想盡辦法把鋁的合金製成一種新的衣料，它可以抵禦火焰以及高熱。據我所知，靠近粒束炮有一堵火牆，火牆過後就是無可忍受的高熱，有了這種設備，我們二人才有機會穿過火牆，用特製的攝影機去拍照，這是必須的，如果沒有照片去證實我們已經看見粒束炮，此行就全無意義了。」

「好的，你提出來的兩個條件，我全部接受，還可以在你們二人啓程之前先行付交五十萬美元。不過，你只是提出用鋁的合金製造防火抗熱的衣裳而已，沒有指明它怎樣製造出來，你可以講出更加完整的製造方式嗎？」

金霸聽了，搖頭苦笑，說：「我不是化學師，對於合金的知識，所知甚微，希望你們自行研究，不過，我們講的話却是千眞萬確的，那種神奇的衣裳確是用鋁作爲製造的原料。」

「我既然對你深信不疑，當然對你提供的資料也是深信不疑，相信短期內必有成就，不過，你這個秘密究竟是怎樣得來的？仍然希望你講出一個梗概。」

「我曾經救過蘇聯最有名的一個魔術師哥培拉夫，他多次到歐洲表演，你可能記得起他，他最擅長的一套魔術就是坐在汽車裏面，被裂焰燃燒，汽車燒到殘，他仍是安然無悉，後來，他居然從火中走出車廂，離開了汽車，沒有半點受傷，所穿的衣裳也沒有損破，他把這種秘密對我說知，只是說它由鋁的合金製造，故此我略有所知。」

「很好，你不愧是智勇雙全的人，我們第一次交易已經成功，盼望第二次交易也很順利。最後，我仍要對你多講一句，這個交易仍是私人性質，跟保密局無關，我仍是向副局長胡沙借你一用，僅此而已

，你必須高度守秘。」

「我一定盡力而爲。」金霸很堅決的說。

說也奇怪，在許多種金屬當中，棉是輕金屬當中的一種，它的熔點很低，看來它不是抗熱禦火的原料，料不到經過多次實驗之後，才知道它跟幾種金屬結合，加入石棉，全部投入一千度的烘爐之內，結合爲一種金光閃閃的合金，竟然達到目的，抗熱禦火，因此之故，金霸提出來的建議大功告成，令到他更加受到吉布博士的重視。

一切辦妥，金霸跟巴麗娜乘坐前往阿拉斯加的捕鯨船，向北方的海面航行，進入西伯利亞海，在他指定的白色海岸停泊，船上的人都看見他們二人踏上冰雪封閉的土地就向北方走去。

捕鯨船立刻離開那一處海岸，在較遠的海面拋錨。

他們二人登岸之前，已經說過，此行最高的期限是一個月，假如一個月之內仍然沒有看見綠色的火光信號，他們就完了，不必再行守候，反之，信號彈發射，立刻派人到那個方向搜索，盡可能的營救他們。

兩人登岸之後，一天又一天，直到他們離去的三個星期之後，才有信號彈的綠色光輝出現，船主「洛加」首先發覺，立刻召集六個船員，帶備武器和藥物登岸，還有手提的氧氣筒，準備急救。

他們七個人在雪地上面搜索了很久，然後找到金霸，他差不多冷僵了，經過急救，能夠開口，總算是幸運之神照顧他。

至於巴麗娜，在較遠的雪地上面找到，她已經失去知覺，氣若游絲，心臟的跳動韻率極低，幸而捕鯨船上面早已準備急救室，又有醫生恭候，想盡辦法搶救，才使兩人死裏逃生。

他們二人九死一生深入雪坑最遠的西伯利亞左方，只是獲得三十多幅照片，它當然是很寶貴的了，別人看不懂，金霸也沒有向他們解釋，只是懇求船主洛加把捕鯨船駛到阿拉斯加港登岸。

金霸和巴麗娜急送空軍醫院作進一步的護理，那些照片妥爲保存，直到兩人的健康有了好轉，能夠支持較長時間空中飛行，然後轉送華盛頓。

兩人抵達華盛頓，仍是留在空軍醫院，直到布吉博士入院探望，然後正式報告此行的經過。

布吉博士用錄音機錄取兩人單方面的報告之後，說：「金先生，我現時把錄音機帶走，連同你們拍攝的彩色照片，送交列根總統過目，再行定奪，大概沒有甚麼問題，支票明天即可奉上。」

說完，布吉博士便即告辭。

當晚布吉博士跟保密局副局長胡沙一起進入白宮總統府，在機密室裏跟總統會面。

布吉博士臉露微笑，說：「我們的計劃成功了，金霸以及巴麗娜這一雙情侶雖然得到一百萬美元的酬金，仍是得來不易的，可以說它是兩人用性命換來，九死一生，我們別談他了，還是複述我們的原定計劃吧，我早已料到，假如金霸確是兩面人，他必然活着回來，而且拍攝了許多幅珍貴的照片去證實粒束炮的方位，使我們派出戰機以及轟炸機到那邊去，企圖炸毀它，實則對方只是佈局誘惑我們出擊，我們打算派出幾十架紙飛機到該處上空，讓他們毀滅它，到時美國的人造衛星可以在太空向北極圈拍照，隨後把照片公佈，使各國知道美國空軍已經達成任務，把蘇聯的秘密武器摧毀，換言之，這一連串沉重的工作所收到的收獲只是宣傳上的收效，現時金霸兩人已經回來，雙方以爲我們必然上釣，可能有大批戰機以及轟炸機毀滅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之上，料不到受愚弄的一邊，却是他們，爲了使金霸不會疑心我佈局愚弄他，我派人先行走進死亡谷的蝙蝠洞放下生銹鐵箱，然後給他十萬美元爲酬勞，讓他輕而易擧的達成任務，不過，他們二人在西伯利亞雪地上面施展苦肉計，險些凍僵，所吃的苦頭也是相當大的！」

副局長插了一句話，問：「布吉博士，你怎樣知道金霸兩人躺在雪地上面，陷入半昏迷狀態，係苦肉計呢？」

「十分簡單，如果他們二人眞的是沒法支持，在歸途中，早已昏迷不醒，甚至凍死，怎會這樣巧合，到達岸邊然後凍僵呢？顯然是佈局。」

列根總統說：「我也有這種想法。」

稍停，列根總統忽又開口道：「你們多次談及紙飛機，這種飛機是否能夠飛行呢？」

「它不單是能夠飛行，還可以遠航，因爲它特別輕便，另一方面，它是紙製的，除了飛機必須的機件之外，沒有活的人，也沒有機械人，它的重量更輕了，只要它在高空飛行到指定地點，然後降落，中途不易被人發覺它是假貨，因爲它的外型跟眞的戰機一模一樣，至於製造它必須的紙漿，也是特製的，雖然品質很輕，韌力相當大，且有堅强的支持力，飛到八萬呎高空，或者碰着雷雨，它仍不會跌下來，所忌的只是强風。」

「你們已經作出試驗嗎？」

「不單是試驗成功，現時已經進入加工趕製的階段。」

列根總統忽又眉心一皺，說：「儘管這個計劃順利，收到宣傳的效果，我們仍是在空戰方面屈居下風，事實上激光炮比不上粒束炮的殺傷力那麼强大，我認爲美國科學家在這方面必須迎頭趕上。」

「是的，我們一定迎頭趕上，現時我們能夠製造可以抵抗高熱的鋁質衣裳，對於研究粒束炮方面，總算是向前跨進一步，不至於受到高熱的影响，工作人員無法支持。」

「好的，這件事情依照原定計劃進行好了！關於粒束炮，希望你們把最完整的資料向我報告，使我明白製造它失敗的原因。」最後，列根總統這樣說。

一週之後，布吉博士單獨謁見列根總統，仍是在機密室交談，他把錄音機放在枱上，扭開了它，說：「這一捲錄音帶是以前負責製造粒束炮失敗的孟卡拉博士口述的，即使是失敗，我們仍要朝着這個方向走，請你聽聽他說些甚麼？」

錄音機轉動，有一個中年人的口音出現，第一句就說：「我是孟加拉博士，隸屬於太空總署秘密武器的部門，負責監工製造粒束炮。



一輪明月高懸，維他哥夫城全城大火，城外雪光映眼，儼如人間地獄。

「直到目前爲止，科學家大多數有這個想法，認爲粒束炮遲早製造出來，它比較激光炮犀利，原因是光綫越來越遠，它的力量就越來越加薄弱，比不上粒束炮所發生的殺傷力那麼穩定。

「激光是利用光波進行的，把一條條光收緊，變成一個光束，有如一束柴，可以容納幾十條柴束在一起，至於粒束，原理相同，產生熱力的粒子一束束的製造出來，具有驚人的熱力，可以使任何物體溶解，化爲烏有，當然它是很有份量的秘密武器，成問題的是粒子跟原子不同，它本身就是熱力，逐漸收緊，熱力越來越高，超過一千度的高熱，沒有一種東西能夠收藏它，那就無法把它變成武器，上述的基本理論的很顯淺的，對物理學稍爲有些認識的人，一聽就懂，可以這樣說，普通的熱力仍是由粒子產生，如果它只是由一兩百個粒子變成一束粒子，那是沒用的，起碼要把一千萬的粒子，變成一束粒子，然後發揮作用，它由細小的粒束逐步變成較大的粒束時，還要用很厚的鉛把它收藏，不至於爆炸，達到一萬萬的粒子變成的粒束，就不能夠用鉛管把它束縛了，否則，那個鉛管，立刻爆炸，我們經過多次的實驗，已經可以製造極强的熱浪，能夠射到空中，把一千呎低空飛行的物體毀滅，可是，再高一點，它就無能爲力，始終沒法使它變成秘密武器，不能不承認失敗，儘管如此，我們仍是有所獲益，因爲我們已經向前走了幾步，最低限度，可以把粒子變成毀滅性的熱浪。」

那些話到此爲止，列根總統的臉孔拉長，沉住氣說：「爲甚麼蘇聯的科學家做得到，我們辦不到？」

布吉博士硬着頭皮說：「報告總統，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都含有賭博的成份，沒有交運的一天，賭甚麼都輸，我認爲蘇聯的科學家只是暫時交運，他們決不能夠永遠交運。」

這番話只是勉强解釋，列根總統當然是不滿意的，他沒有再說甚麼。

金霸突患骨癌無藥可醫

布吉博士的話很有道理，甚麼事情都要講究運氣的，金霸跟巴麗娜兩人同在一起，拿出大無畏的精神探索粒束炮的秘密，險些在冰天雪地凍僵，表面上看來，兩人的遭遇完全相同，怎料得到，由於體質上的差異，回到美國後發生的變化，大不相同，巴麗娜的健康恢復得很快，在華盛頓空軍醫院居留了一週之久，便即健康正常，可以出院，至於金霸，病情惡化，醫院的一個骨科醫生何勒博士經過深入的檢查之後，認爲他已經患了不治之症，骨髓一天天乾枯，那是十分可怕的骨癌，無藥可醫。這個噩耗當然是對病人瞞得緊緊，不過，巴麗娜懂得了它，驚懼交作，立即抽了個空離開他向布吉博士報告，向布吉博士徵求意見。

布吉博士初時不相信，問過醫生，然後相信，他也覺得心上一震，很誠懇的跟她交談，說：「初時我相當懷疑你們兩人

未必有機會進入西伯利亞的核心地區拍照，現時我的觀感完全改變了，金先生確是在逼近粒束炮受到隱形的熱力所傷，以致患了骨癌，他拍攝得來的照片更加珍貴了，使我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們兩人同在一起，爲甚麼他發生不測之憂，你却安然無恙呢？」

她沉住氣說道：「布吉博士，我並非完全沒有受到傷害的，不過只是因爲治療得快，才不至於發生絕症，而更加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節節領先，有一次，他被熱力灼傷到寸步難移，是我拚死衝過去把他搶救，可能是那一天他受到無可挽救的傷害。」

布吉博士嘆息了一聲，說：「我們都誤會他了，其實他是熱愛美國的，並非兩面人。」

巴麗娜哼了一聲，說：「他絕非兩面人，只是他的身份特殊，必須跟莫斯科的人來往，然後刺探軍情，以致被人誤會，現時有了事實表現，你們應該明白錯怪好人了，他快要喪命，照骨科醫生何勒博士的報道，他只有一個月的壽命，我想替他報仇，你可否把一百萬美元酬金還沒有付足的另外一半，提早發給我，使我完成他的願望呢？」

布吉博士說：「今晚我到總統府謁見列根總統，跟他商量，你說的請求我一定照做，現時我得問一問你，假如你想替他報仇，怎樣出手呢？」

巴麗娜說道：「聽說美國太空總署已經製造了一批紙飛機，圍攻粒束炮的陣地，那種飛機沒有人駕駛，我想用一百萬元的代價去聘請五個人駕駛它，抵 維他哥夫城的上空，投下燃燒彈，使那一座城燒個清光，讓金霸在垂危之際，也知道這件事情。」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一座城，它是否新建的城呢？」

「是的，它是西伯利亞雪地當中唯一的城市，亦即蘇聯最大的軍事物資倉庫，它實在是太過重要，故此用粒束炮保護它，環繞這一座大城有四處隱藏在地下的基地，各有一座粒束炮，看見紙飛機，它未必發射，故此要用燃燒彈投下，假如整塊地面發射，就算它沒有發射，也會因此而爆炸。」

「那妙極了，你可否指示，那一座城在地圖上面的方位呢？如果眞的有這座城，我們會派人把它焚燒，不必使用紙飛機的。」

巴麗娜接口說：「布吉博士，你千萬不要這樣做，沒有一個人能夠混入城內，因爲繞住城外的一個圓形陣地，正是看不出來的熱力圈，走近去就會灼傷，上次我跟金霸正是因此弄到身受重傷的，莫斯科當局的居心十分毒辣，他們在城外使用熱力圈保護那座城，並且保護粒束炮，不單是爲了保護它，還借此禁止城裏的人，一生不能夠走出城外。我說的話全部屬實，希望你不要輕舉妄動，白白的驅使一批戰士送命。」

布吉博士想了想，說：「巴麗娜小姐，你忘記了，有些人的性命是不值錢的，因爲他們遲早必死！」

巴麗娜十分聰明，衝口而出的說：「那些人是死囚！」

「我可以把整個計劃告訴你，初時我們只是想到用無人駕駛的紙飛機，深入西伯利亞，襲擊粒束炮，後來，覺得紙飛機如果有人操縱，可能飛到另外一個地方，全部跌下來，故此改變主意，派出死囚去駕駛它，那些人還要在航空公司或空軍之內服過役，懂得駕駛飛機，否則，仍是徒勞無功，我打算透過獄官徵求他們的意見，凡是被判十年過外的徒刑、終身監禁或者判了死刑而死期未到，只要他懂得駕駛飛機，即去參加這一項神聖的任務，死了算數，活着回來的人，一概恢復自由，美國這樣大，相信有些囚犯一定樂意參加的。」

巴麗娜說：「哦！這樣做是再好也沒有了，儘管如此，我仍希望你同意我的計劃，用一百萬美元吸收五個有經驗駕駛飛機的人，担當機師，讓他們乘坐最好的飛機，很認眞的去做轟炸工作，他們不是死囚，但却貪財，仍有可能參加這一項壯舉的。」

布吉博士想了想，說：「假如你說的一座大城確實存在，係蘇聯最大的軍事物資倉庫，如此重要，我們可以派出戰鬥力極强的五架戰鬥轟炸兩用機，作長途飛行，很認眞的去做，用不着用金錢誘惑，不必坐牢的機師參加。」

「那就更好了，多謝你的賜惠！」巴麗娜說完，把那一座大城的方位說出來，還說它並非在北極圈中，只是貼近北極圈而已，城外不遠之處，已經是冰天雪地，可是，城內却沒有冰雪，因爲它長期有極高的熱力供應，地氣回暖，故此它的地面沒有冰雪，街道和建築物都很完整，由於它在冰天雪地中屹立，望之有如小島，故此飛行物體接近它一定可以望得見。只要首先衝過去的紙飛機引起粒束炮向它襲擊，分散守軍的注意，你說的五架戰機乘虛而入，便有可能把它摧毀，可是，那幾個壯士恐怕一去不返了。」

「他們不一定是一去不返的，假如他們能夠避過粒束炮的傷害，便有機會飛向距離最近的核子潛艇。」

「你是打算派出核子潛艇前去接應的嗎？」

「是的，這是我最新的一種想法，能否實現這一個計劃呢？仍有待列根總統批准。」

最後，布吉博士很鄭重的補充一句：「進行這一項計劃之前，我先要派人調查蘇聯是否眞的利用勢力，溶解冰雪，在冰天雪地當中建築一座城，作爲軍事物資倉庫之用。」

「照我所知，確有其事，你放心實現你說的計劃好了，別忘記，金霸只有一個月的壽命，我渴望他死前獲悉粒束炮全部毀滅。」

炸毀孤城四座粒束炮

布吉博士並非瞎說一頓，即說即做，他透過海外情報網得到準確的資料，一週之後，謁見列根總統，申述他的計劃，仍用紙飛機打頭陣，不過，必須另外派出五個機師駕駛效能最强的戰鬥轟炸兩用的超音速遠程噴射機，打算由阿拉斯加的機場起飛，繞過蘇聯的堪察加空軍基地，潛入西伯利亞雪地上空，進攻維他哥夫城軍事物資倉庫。

「這樣做會不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列根總統看過各種資料和照片之後，很冷靜的說。

布吉博士說：「我們已經細心分析過眼前的形勢了，如果蘇聯認爲他們已經全面控制了天下大勢，即使美國沒有挑戰，他們仍然出擊，反之，他們認爲沒有把握打贏，就算美國突然炸毀他的軍用物資倉庫，仍是不敢發動戰爭，別忘記，他們的粒束炮就算已經發明出來，對我們有很大的殺傷力，只是在地面仰射，作爲保衛本土之用，絕對不能夠放在飛機上面，飛到別的國家的上空揚威。」

「好，趁着現時美國核子潛艇仍在阿拉斯加海的附近，由我發施命令叫艇長駛到西伯利亞海接應，依照指定時間，升到水面接應，至於你想要五架遠程的戰鬥轟炸兩用機以及機師，由太空總署派出，我另行通知署長。」

一切調動已經準備就緒，紙飛機一共有五百架，無人駕駛，由五個機師當中作爲司令官的「沙達加」隊長用無綫電控制，確定了進攻的日期，在夜色剛剛開始，便即起飛。

依照原定計劃，五百零五架飛機分批在阿拉斯加機場飛到空中，直綫飛入北極圈，然後在另外一處北極圈飛出來，很順利的繞過堪察加機場以及那邊的蘇聯空軍基地，並且在凌晨四時闖入西伯利亞的上空。

堪察加空軍基地的蘇聯米格戰機，趕快出擊，由於航程遙遠，起碼要飛四個鐘頭才可以抵達，隊長「沙達加」認爲他們不必重視，飛近那座大城，一聲號令，全部出擊，只有他那一架飛機稍爲押後，爲了拍照，他還要低飛。

說也奇怪，五百架紙飛機携帶着燃燒彈，分東西南北四個不同的方向飛近維他哥夫城的上空，還沒有闖入，已經紛紛墜地，不過，對方的粒束炮儘管十分厲害，仍有三幾架飛機漏網，抵達該城的上空，隊長看了，喜出望外，趕快利用無綫電控制它，使它向最高的幾座建築物攔腰撞擊，隆然一聲，彷彿天崩地裂，眼見三座大廈倒塌，立卽發生大火，跟着濃烟密佈，有一連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從地面冒升起來。

隊長下令五架戰機一齊闖入，他讓四架戰機分別從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出擊，至於他自己，由中路突擊。

在他的眼中，四架戰機剛剛飛到那孤城的邊緣，自動消失，只見空中升起了一縷黑烟，顯然是遭了毒手，幸而該城只有四座粒束炮保護，沒有第五座粒束炮向他射擊，他仍可以穿過該城拍照，不過，濃烟密佈，所拍到的照片不是很清楚的，只是看見全城大火而已。

根據他的轟炸經驗，如此强烈的火光，顯然是全城盡毀了，不必戀戰，應該立刻逃走。

他十分幸運，天色剛吐亮，他已經飛到西伯利亞海的上空。

他聽到軋軋的機聲，顯然是敵機已經追到，也許那些戰機不是從堪察加空軍基地飛來，而是從另一機場起飛，不管怎樣，他寡不敵衆，唯一的逃生希望只是寄托在美國核子潛艇上面，所以他傾全力低飛搜索。

他的命運十分好，果然在敵機飛近之前，看見海面有燈光信號，他立卽急速降落，只是停在潛艇升起來的艙面，立刻携帶照片從潛艇入口的大洞走下去，棄了飛機。

只要他潛入去，潛艇急速降落海中，很快就潛入海中二百呎深過外，越潛越深，他百份之百的安全，敵機傾全力進攻，只能炸毀被棄的戰機。

隊長「沙達加」功成而歸，五百零五架戰機，只有他一人生還，戰機盡毀，這種損失不算甚麼，値得握腕的還是四個壯士犧牲在孤城的毀滅戰之下。

此行炸毀了「維他哥夫城」，焚毀了不少軍用物資，由於大火猝然發生，四座粒束炮沒法這樣快移動，看守炮的人趕快離開，仍然不能夠挽救它，連續幾聲巨响，粒束炮蘊藏的熱力四射，全城化作飛灰，只是剩下許多條大廈的鋼架，看來有如白骨，煞是可怖。

金霸雖然沒法施救，死於骨癌，但他死前仍然有機會看見隊長沙達加拍攝的照片，知道孤城已經焚毀，有許多蘇聯軍方的人跟他同歸於盡，仍是興高采烈，哈哈大笑。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三

哪吒

(四) 關趙于 · 編繪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描述仁君周武王與替天行道的姜子牙反抗紂王殘暴行爲……七歲的哪吒到海中洗澡，驚動了東海龍王，由此引起一段描述哪吒的神奇，動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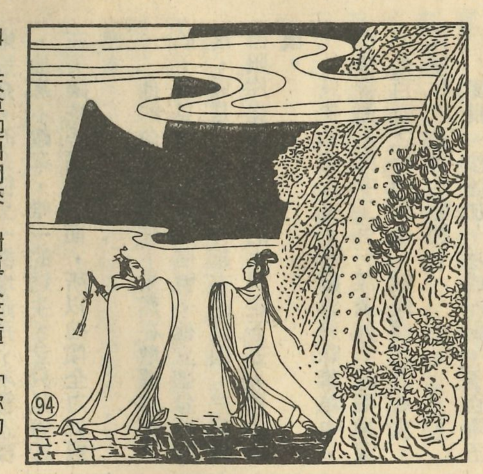
91 只見風生四野，雲霧迷空，播土揚塵，落來有聲，把哪吒的頸上套一個金圈，兩腿套兩個金圈，靠一根黃澄澄的金柱子，站在那裏動不得了。



92 天尊喚徒兒金吒取扁拐來，將哪吒一頓好打，直打得他三昧眞火，七竅齊噴。



93 哪吒正煩惱時，忽見師父太乙眞人來到。忙向師父求救，眞人却不理睬，徑進洞去了。



94 天尊迎出洞來，對眞人笑道：「你的徒弟，叫我教訓一番。」太乙眞人也笑道：「貧道因他殺戒重了，故送他來磨煉眞性。誰知果然得罪天尊，理應受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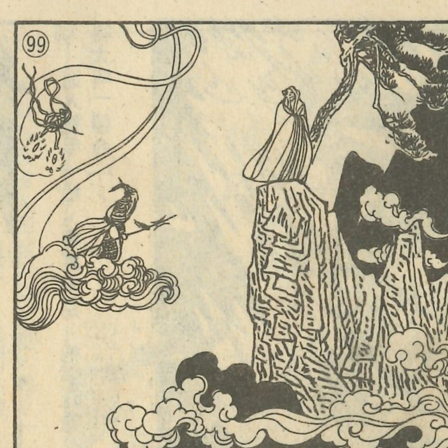
95 天尊命金吒出去放了哪吒，領進洞來。眞人道：「過來，與你師伯叩頭！」哪吒不敢違拗師命，只得下拜，並說：「謝打了。」

96 太乙眞人命金吒請李靖出來。李靖倒身下拜。眞人道：「翠屏山之事，你也有不是。從今父子再不許犯顏。你先去吧。」李靖謝過天尊、眞人，離洞回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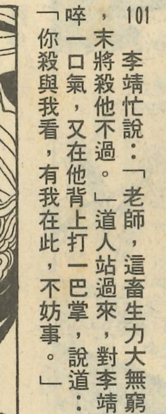
97 哪吒在旁敢怒不敢言，直氣得面如火燒，恨不得吞下李靖才好，却眼睁睁看他走了。

98 眞人又叫哪吒也回金光洞去。哪吒聽此言，心花兒也開了，忙忙出洞，踏起風火二輪，追趕李靖。



99 李靖被哪吒趕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正在危急之際，只見山崗上有一道人倚松靠石而立。那道人言道：「快上崗來，站在我後面，待我救你。」

100 哪吒乘風火輪趕到，道人言道：「你既然在五龍山講明父子和好，今又追他，就是你的不是。你既不肯言和，就與他殺一回與我看。」



101 李靖忙說：「老師，這畜生力大無窮，末將殺他不過。」道人站過來，對李靖啐一口氣，又在他背上打一巴掌，說道：「你殺與我看，有我在此，不妨事。」



102 李靖只得持戟刺來。哪吒持火尖槍來迎。父子二人戰在山崗，有五六十回合。哪吒這一回竟被李靖殺得汗流滿面，遍體生汗，漸漸有些招架不住。

103 哪吒暗想：「李靖原殺我不過。方才這道人啐他一口，打他一掌，其中必定有些原故。不如一槍先戳死道人，然後再拿李靖。」哪吒將身一躍，跳出圈子來，舉槍直刺道人。

104 道人把口一張，一朵白蓮花接住了火尖槍，罵道：「你這孽障，敢來刺我！」



105 哪吒大怒，把槍展一展，又劈腦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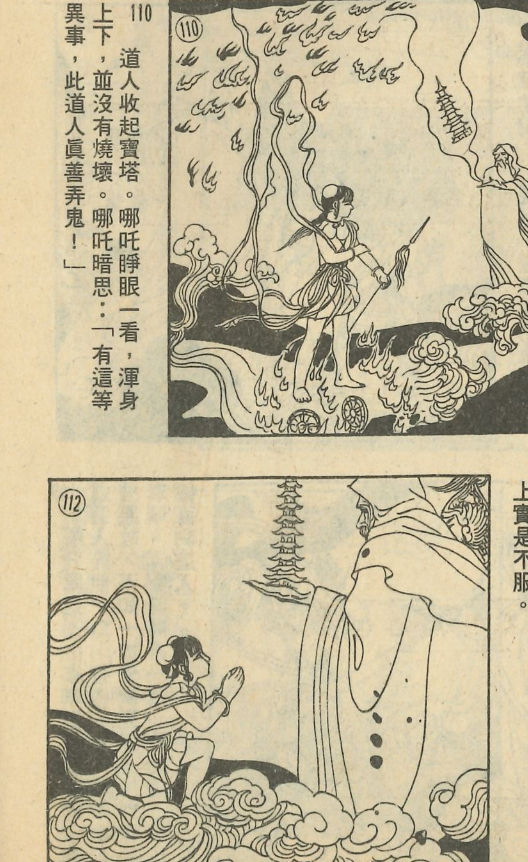
106 道人跳開一旁，袖兒一擧，只見那祥雲繚繞，紫霧盤旋，一物往下落來。

107 却是一座玲瓏寶塔，把哪吒罩在塔裏。

108 道人雙手一拍，塔裏火發，把哪吒燒得大叫「饒命」。



109 道人在塔外問道：「哪吒，你可認父親？」哪吒只得連聲答應：「老爺，我認父親了。」道人言道：「既認父親，我便饒你。」



110 道人收起寶塔。哪吒睜眼一看，渾身上下，並沒有燒壞。哪吒暗思：「有這等異事，此道人眞善弄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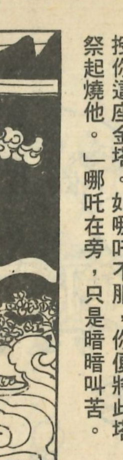


111 道人又讓哪吒與李靖叩頭，拜見父親。哪吒意欲不肯，又怕道人祭塔，不得已只好忍氣吞聲，低頭下拜。

112 道人還要哪吒口稱「父親」，哪吒不肯，道人又要祭塔。哪吒着慌，連忙高叫：「父親，孩兒知罪了。」口內雖叫，心上實是不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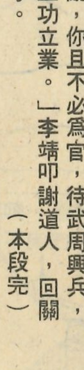
113 哪吒自思道：「李靖，你能長遠帶着道人走？」却見道人對李靖言道：「我秘授你這座金塔。如哪吒不服，你便將此塔祭起燒他。」哪吒在旁，只是暗暗叫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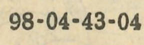


114 道人又對二人道：「你父子從此和睦，再不許記從前之仇。久後輔佐明君，都是一殿之臣。你們各自去吧！」



115 哪吒見事已如此，只得告別道人和父親，自回乾元山去了。





116 李靖請教道人高姓大名，道人道：「我乃靈鷲山燃燈道人是也。今商紂失德，天下大亂，你且不必爲官，待武周興兵，再出山立功立業。」李靖叩謝道人，回關隱迹去了。

（本段完）

正直的太史

民間傳奇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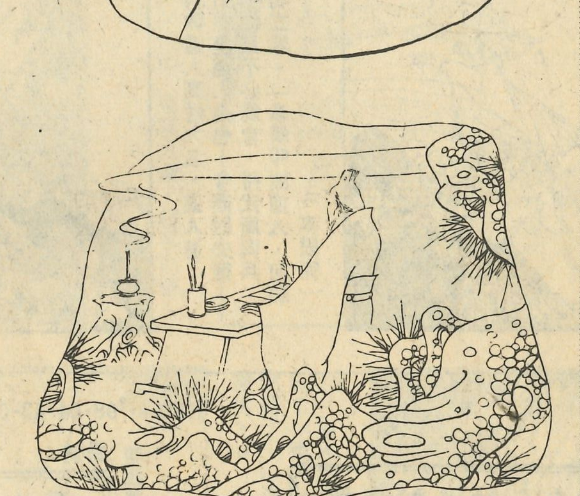
崔羣・編繪

1　公元前548年，齊國的相國崔抒殺了國君齊庄公。

2　崔抒責令太史伯在記載歷史的竹簡上寫齊庄公是發瘧疾死的。







3　太史伯卻如實地寫了"夏五月，崔抒弑其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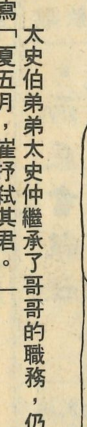


4　崔抒非常惱火，把太史伯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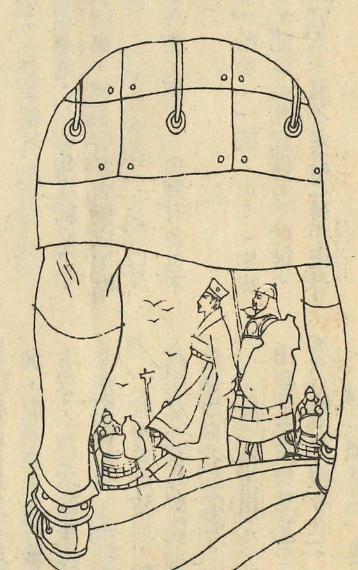




5　太史伯弟弟太史仲繼承了哥哥的職務，仍然寫「夏五月，崔抒弑其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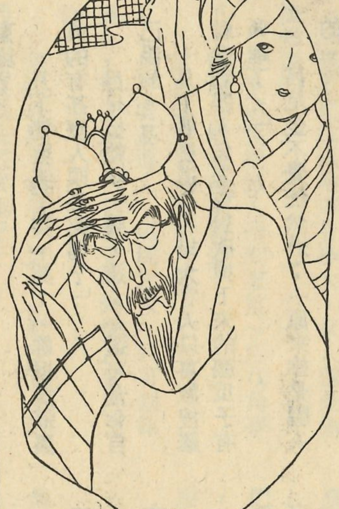
6　崔抒說：「你沒見你哥哥怎麼死的嗎？」「太史只怕不忠實，可不怕死。」太史仲面不改色地回答。

7　崔抒又把太史仲殺了。



8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叔又繼承了哥哥的職務，還是如實地寫，又被殺了。

9　直到第三個弟弟太史季出任，還是那樣幾個字。



10　這時，崔抒知道天下正直的人是殺不完的，因而不敢再殺太史季。



11　太史季拿着竹簡出來，南史氏迎上來。



12　南史氏說：「我怕你也被殺，我是准備繼承你的。」南史氏看過太史季的竹簡，才放心地回去。

岳小玉傳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樓夫人已死，迫死樓夫人的正是天恨幫，而錢有多可能已經去了羊牯坑，所以家人決定前往羊牯坑去，羊牯坑並不好找，幸而方孟海等人找到一位老和尚，他乃正是羊牯坑主人楊羊山的父親，老和尚送給他們一幅羊皮圖，正是引羊圖。他們會了引羊圖。很快便找到羊牯坑，那裏不是什麼坑，却有不少屋，月下婆婆正在那裏看守，衆人詢問錢有多，和唐飛的下落，月下婆婆告知他們兩人都在羊牯坑東坑，而他們現正在西坑，由西坑到東坑，必須經過一條人頭長廊，同時必須留下一顆人頭在長廊之上，才可以通過……

天恨帮圍攻　羊牯坑折將



肥娘也在笑，但她的笑容充滿着無可奈何。

月下婆婆道：「看來，我這個老太婆的腦袋必然是穩如泰山的，人頭長廊用不着我這副不中用的腦瓜子。」

白世儒拉開呂足金，對月下婆婆苦笑道：「呂足金有眼不識泰山，冒犯了前輩，眞是萬分該死！」

月下婆婆搖搖頭，道：「她並不該死，該死的是天恨帮的混蛋！」

常掛珠道：「既知天恨帮的混蛋該死，就不該攔阻咱們前往東坑！」

月下婆婆道：「你們眞的要到羊牯坑東邊？」

常掛珠道：「是的。」

月下婆婆道：「不怕危險？」

常掛珠道：「怕危險的就不來！」

月下婆婆沉吟半晌，終於點點頭，道：「好，你們跟我走！」

常掛珠立時爲之精神一振，呂足金却問道：「還要不要砍掉一顆腦袋才能前往東坑？」

月下婆婆笑了笑，道：「妳以爲這裏眞的有甚麼人頭長廊嗎？」

呂足金乾咳一聲，道：「這可是你自己說的。」

月下婆婆道：「楊大官人只喜歡搜羅神兵利器，又怎會對砍掉下來的腦瓜子有興趣了。」

呂足金不覺恍然道：「原來妳是騙人的。」

月下婆婆笑道：「妳知道這是甚麼地方嗎？」

呂足金道：「是羊牯坑。」

月下婆婆正容道：「妳知道就好了，無論是誰來到這裏，都很容易會變成羊牯的。」

肥娘淡然一笑，道：「連錢有多也不例外？」

月下婆婆「哈哈」一笑，道：「別提這位錢老兒了，他以『九省棋王』自居，但遇上了楊大官人，還不是爲之縛手縛脚嗎？」

肥娘道：「楊大官人除了棋藝高明之外，別的本領好像也十分厲害。」

月下婆婆道：「當然厲害，否則恨帝也不會視之爲心腹大敵了。」

「恨帝也來了？」肥娘吃了一驚。

「不知道，」月下婆婆道：「東邊形勢吃緊，但恨帝是否已經親自來了，老太婆却不怎麼清楚。」

常掛珠道：「前輩聽過桃源金殿與金殿桃源這兩個地方嗎？」

月下婆婆道：「那是慕容老人的老巢，近來不知道怎樣了？」

常掛珠嘆息道：「已盡落於奸人之手了。」

月下婆婆訝異地問道：「是怎麼一回事？」

常掛珠道：「是天恨帮的傑作！」

月下婆婆臉色一沉，怒聲道：「太可惡了，再鬧下去，中原武林還有一寸樂土可以剩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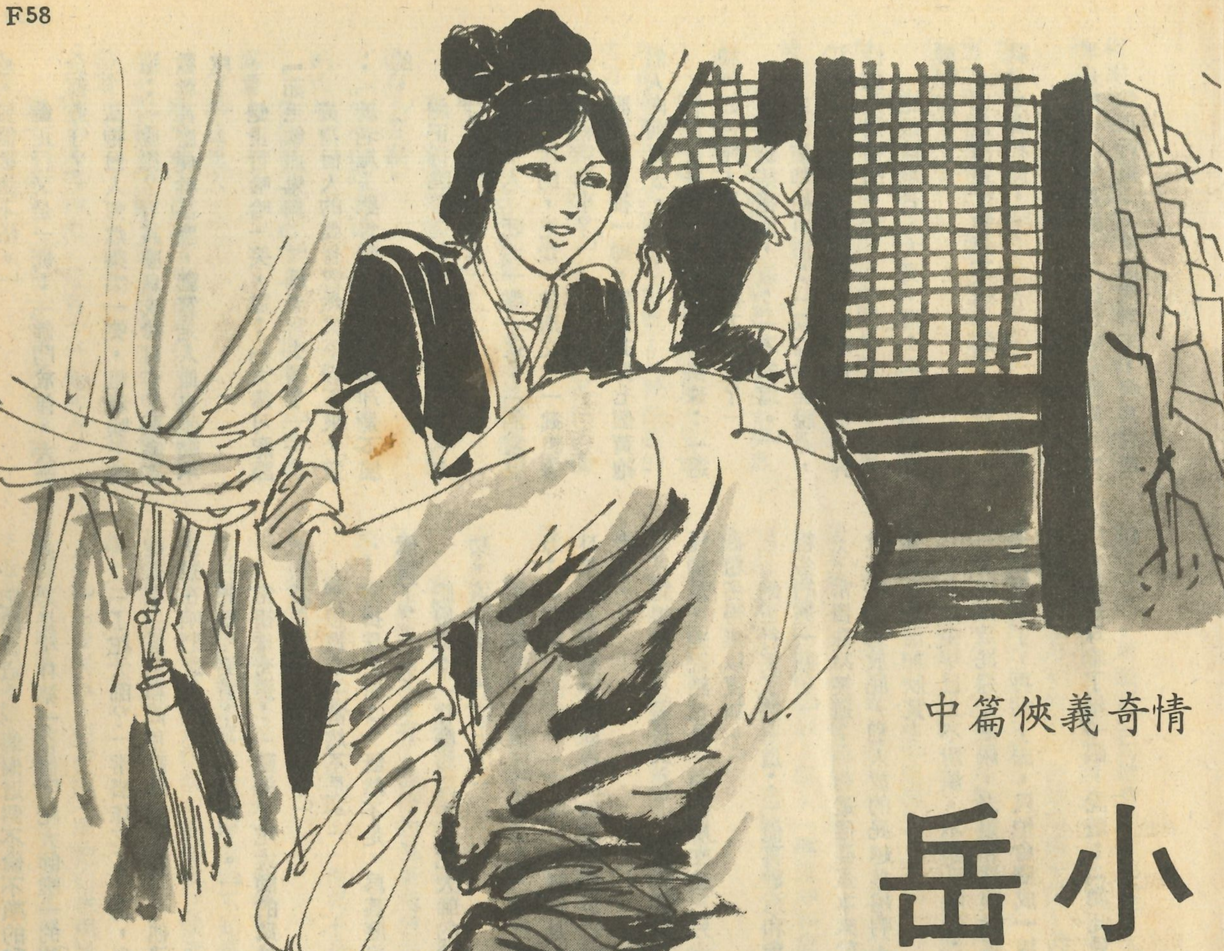
常掛珠道：「前輩此言，絕非杞人憂天，晚輩也有此同感。」

鮑正行却大不以爲然，道：「戰陣方興，鹿死誰手之數誰能妄下定論？但自古有云：『邪不能勝正』，以是咱們最後終必能誅滅奸邪，造福蒼生百姓！」

常掛珠盯着他，乾咳着道：「如非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眞難相信這番說話居然會出自老五之口。」

舒一照笑道：「所以嘛，『狗口長不出象牙』這句話並不一定完全對的。」

鮑正行勃然道：「你敢罵我是狗？」



舒一照道：「俺只是說你長出象牙來了。」

月下婆婆輕輕揮了揮手，道：「在這關口上，大家別再作這無謂之爭了，還是跟我前往東坑罷。」

× × ×

羊牯坑這地方，若單是聽這名字，絕對很難想像得到，它居然會是一爿極其遼闊的地方。

月下婆婆帶着衆人從西往東走，總共經過了兩個池塘、三座林子，經過了幾十幢大大小小的房舍樓台殿閣，才來到了羊牯坑之東。

至於東坑這地方有多大，衆人還是無法知道的。

月下婆婆把衆人帶到東坑一座八角亭下，便沒有繼續向東前進。

常掛珠道：「這便怎樣了？」

月下婆婆道：「西坑之人，只可到此爲止，再往東行，必須先得到楊大官人允許。」

常掛珠皺了皺眉，道：「這麼說，咱們豈非要獃在這裏嗎？」

月下婆婆道：「我已無法再向前行，但諸君想怎樣，却大可自行定奪。」

常掛珠還沒有開口，呂足金已搶着說道：「這還用想嗎？自然是一直衝過去再說！」

肥娘却搖了搖頭，說道：「不能衝過去。」

呂足金一愕，肥娘接着又道：「來者是客，咱們可不是來攻打羊牯坑的，所以，咱們只可以慢慢的走過去，以免發生誤會。」

鮑正行咧嘴笑了一笑，道：「言之成理！」

月下婆婆忽然嘆了口氣，說道：「你們不愧是江湖上的好兒女，往下去的事情怎麼辦，就得靠各位自己努力了。」語畢，掉頭折返西坑，瞬即身形消失得無影無踪。

八角亭下，就只剩下了這羣江湖兒女，其中一個還是躺在担架上的。

鮑正行忽然說：「俺早就覺得，沈總調度是個很有福氣的武林福將。」

舒一照奇道：「他如今躺在担架上甚麼都不知道，又有甚麼福氣可言了？」

鮑正行道：「這才是福氣之所在，咱們走路走得連腿都軟了，但他却優哉悠哉，既不花費半點氣力，也不必担心會有甚麼事情發生，這還不是福氣十足嗎？」

舒一照想了想，居然點了點頭，道：「亦是道理！亦是道理！」

就在這時，八角亭外一爿竹林後，忽然來了八個黃袍僧人。

衆人大奇，鮑正行首先迎了上前，合什叫了一聲：「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請問諸位大師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爲首一名僧人，年紀最大，約莫五旬左右，聞言微微一笑，道：「洒家剛才大便，從茅厠出來，如今帶着七名弟子操他奶奶個熊去也！」

鮑正行一愕，繼而大笑，說道：「這麼洒脫的光頭和尚，俺已久未逢之矣，來來！咱們找個地方，痛痛快快喝個够本如何？」

黃袍僧人搖搖頭道：「出家人不可喝

酒，不可吃肉，也不可殺生，施主這番好意，貧僧敬謝不敏。」

鮑正行又是一怔：「佛門戒律，大師全都遵守？」

黃袍僧人忽然桀桀一笑，粗着嗓子答道：「戒律？有甚麼鳥戒律可守？洒家喜歡幹甚麼便幹甚麼，就算是人血也照喝不虞！」

鮑正行哈哈一笑，道：「大師可認識『茹毛飲血鬼獨夫』練老宮主嗎？」

黃袍僧人的聲音忽然又平靜下來，道：「練老施主雖曾喝人血，心腸却是不壞的。」

鮑正行瞧着這黃袍僧人，奇道：「大師言行，奇哉怪也。」

黃袍僧人「呸」一聲，道：「洒家說話就是這樣的，正是一截斯文、一截粗魯，干你祖宗鳥事？」

說完，袍袖一揚，帶着其餘七個黃袍僧人向前直去。

鮑正行呆住，半晌才問常掛珠：「這和尚好古怪，不知道是何方神聖？」

常掛珠搖搖頭，道：「不知道。」

方孟海却插口道：「家師曾經說過，江湖上有一個武功極厲害的和尚，他的脾性就是這樣的。」

肥娘倏地目光大亮，道：「是不是鬼神和尚？」

方孟海連忙點頭不迭，道：「對了，就是鬼神和尚！」

肥娘吸了口氣，道：「鬼神和尚，一半是鬼，一半是神，可說是個奇和尚。」

鮑正行道：「但照俺看來，與其說他是奇和尚，不如說這和尚不倫不類。」

肥娘說道：「偏偏這個不倫不類的和尚，乃是少林第一奇僧了陀大師唯一的傳人。」

「了陀大師？」常掛珠吃了一驚，失聲道：「這老和尚可乖乖的不得了，他武功猶在咱們之上！」

肥娘冷笑道：「你說錯了。」

常掛珠奇道：「難道了陀大師的武功，居然還及不上咱們嗎？」

肥娘道：「當然不是。」

常掛珠更奇：「既然不是，為甚麼說俺錯了？」

肥娘道：「你應該說，了陀大師的武功，遠遠在咱們之上！」

常掛珠吸了口氣，才說道：「常言有道：『明師出高徒』，了陀大師既然是少林第一人，鬼神和尚自然也決不會是個弱者了。」

肥娘道：「弱是不弱了，但脾氣却古怪頂透，連說話也是一截斯斯文文、另一截粗劣得無以復加。」

鮑正行笑了笑，道：「俺喜歡這和尚粗劣的那一截。」

常掛珠冷笑道：「你這個混蛋本來就最喜歡別人放屁，別人放的屁越臭越響，你就越是倍加欣賞！」

呂足金早已大不耐煩，不禁吼叫道：「管他娘放屁還是撒尿，老娘在這裏站得連腿都軟了，再站下去，只怕會變成一塊石頭？」

常掛珠瞪了她一眼，說道：「如此最好！」

呂足金怒道：「為甚麼最好？」

常掛珠道：「這附近甚麼都有，就只是少了一尊石像！」

呂足金更是怒氣上沖，肥娘却把手一橫，沉聲說道：「這時候大家別再絆嘴了，還是先找到錢，有多和唐二十四少爺再說。」

方孟海道：「月下婆婆已走了，如今咱們應該何去何從？是不是一直再向東邊走？」

鮑正行道：「這主意不好，該向東南走才對！」

呂足金道：「何以要向東南走？」

鮑正行道：「妳沒看見鬼神和尚帶着七個弟子走往東南方嗎？」

呂足金道：「鬼神和尚往東南方又怎樣？咱們為甚麼跟着這八個不倫不類的出家人？」

鮑正行道：「這和尚剛從茅厠大便完畢出來，便匆匆趕路，前面必然大有一番熱鬧景象。」

舒一照撫掌笑道：「這一次老五言之成理。」

呂足金冷冷一笑，道：「咱們千辛萬苦來到羊牯坑，究竟是為了找人？還是為了瞧熱鬧？」

舒一照道：「找人兼瞧熱鬧，兩者都同樣重要。」

呂足金啐了一口，正要罵人，肥娘却道：「反正還不知道錢有多和唐二十四少爺在那裏，先跟着鬼神和尚走走，也是好的。」

舒一照與鮑正行同時發出了一聲歡呼，衆人立刻跟着肥娘，往東南方那邊走過去。

×　×　×

羊牯坑有多大？

這答案眞不簡單，就算有人說它比整座洛陽城還大，也是絕對並不過份的。

雖然由於要扛着沈必理，衆人前進速度阻慢下來，但單是東南方這一條鋪滿着鵝卵石的石路，就已使衆人足足花耗了一頓飯時光左右。

在這一段路途上，方孟海一直緊緊跟隨着樓丹楓。

她已很久很久沒有說話了。

自從她娘親自盡身亡之後，她就一直那麼悶悶不樂。

方孟海很担心，但除了小心看顧着她之外，也沒有甚麼辦法可想。

×　×　×

鬼神和尚終於又再出現在衆人的眼前了。

他看來和剛才沒有甚麼分別，仍然是那副隨時都可以忽喜忽怒，忽然斯文忽然粗魯不堪的樣子。

衆人是在一個小小山坡下找到這個出家人的。

他是少林寺了陀大師的唯一傳人，武功之高，自不待言。

鮑正行一看見了他，就大步大步趕了上前，合什着，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鬼神和尚看着他，眉頭緊皺地說道：「究竟誰是和尚？是你？還是貧僧！」

鮑正行咧嘴一笑，道：「僧即是俗，

俗即是僧，鬼即是神，神即是鬼，大師又何必如此執着了。」

「放你媽的鳥屁！」鬼神和尚臉色一寒，沉聲道：「佛門禪機，並不是你這種寃大頭也懂得的，既不懂就該閉上鳥嘴，以免貽笑大方！」

鮑正行嘻嘻一笑，道：「大師言之成理，可是嘛，言之成理也即是言之不成理，大師——」說到這裏，忽然怔住，再也說不下去。

因為就在這時，鬼神和尚的身子突然仆前，而且一仆就直仆了下去。

也直到這時候，鮑正行才看見，鬼神和尚的背心，其實早已插着了一把長長的尖刀！

肥娘臉色倏變，道：「咱們再往前面瞧瞧！」

呂足金也在叫嚷着：「這鬼神和尚的七個徒兒哪裏去了？」

衆人立刻匆匆到處找尋，而且很快就已有了答案。

小小山坡之後，還有另一座同樣小小的山坡。

在這第二座山坡之上，橫七豎八地躺滿着人。

都是死人。

剛才還一直跟着鬼神和尚走的七個和尚，現在都已斷了氣，沒有一個可以繼續活着。

除了這些和尚，還有十一個死人。

這十一個人，只有一個給常掛珠認了出來。

「潘五郎！」常掛珠在其中一具屍首面前站定，兩眼直勾勾地瞪視着那個死人，「俺認得出，這傢伙就是『冷血毒心索命客』潘五郎，他有一個弟弟潘十郎，乃是卑鄙下流的採花大盜！」

「潘十郎？」白世儒陡地省悟。

常掛珠點了點頭，道：「對了，這兩個混蛋都不是人，甚至連豬狗也不如。」

舒一照看見遍地都是死人，不禁為之苦着臉，道：「這便如何是好？」

常掛珠緊皺着眉，道：「連鬼神和尚也打不過這些狗頭崽子，那就眞眞不怎麼好玩了。」

鮑正行說道：「鬼神和尚並不是打不過他們，只是跟這些雜種王八同歸於盡罷了。」

常掛珠哼了一聲道：「這也已很不簡單！」

鮑正行道：「潘五郎也是天恨帮中人嗎？」

常掛珠道：「這又有甚麼稀奇了？說不定這裏很快又會有天恨帮的混蛋掩殺過來！」

呂足金望着他，冷笑道：「你莫不是有點害怕了？」

「不是有點害怕，而是大大的害怕！」常掛珠冷冷的說道：「有妳這種不知輕重的女子，別說是天恨帮，就算是三幾個黃毛小子殺將過來，咱們也會為之陣脚大亂。」

呂足金大怒，却忽然一手把白世儒揪將過來，喝道：「你這個老大是幹甚麼的？老是瞧不起老娘！」

白世儒臉色發白，忙道：「大家都是自己人，犯不着為了這點小事，而傷了和氣。」

呂足金還想發作，肥娘已把她一手拉開，道：「這裏形勢十分兇險，妳知道不知道？」

呂足金怔忡了片刻，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就算本來不知道，這地上的死人也會說出，這地方已變成了人間地獄了。」

肥娘說道：「妳能夠明白這一點就好了。」

常掛珠攤了攤手，道：「咱們現在怎辦？繼續向前走？還是改道而行？」

肥娘沉吟半晌，道：「倘若繼續向前進，說不定會遇上天恨帮中人。」

呂足金叫道：「如此最好，大不了轟轟烈烈打它一場硬仗，瞧瞧天恨帮的雜種是否有三頭六臂。」

肥娘搖搖頭，道：「要打硬仗，並不是單憑一股怒氣便可以獲得勝利的，一個弄不好，掉進敵人佈下的陷阱，那便大大的慘哉也！」

方孟海聽的不住點頭，道：「肥姐姐言之成理，凡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肥娘說道：「鬼神和尚帶着七個弟子趕到這裏，與潘五郎那一夥高手一決高下，結果弄得同歸於盡，由此可見，天恨帮與羊牯坑這一場爭奪戰，實在是十分慘烈的。」

常掛珠吸了口氣，緩緩道：「慘烈之戰，武林中屢見不鮮，想不到在羊牯坑也發生了。」

鮑正行却忽然憂形於色，道：「連鬼神和尚也已犧牲，倘若錢有多跟天恨帮的嘍囉火併，只怕……只怕……」

「怕個鳥屁！」呂足金道：「錢有多是個老騙子、老江湖、老狐狸，無論是誰想要他死，都是絕不容易的事。」

忽聽一人怪聲笑道：「還是呂家妹子最懂事！不愧是肥娘的金蘭姊妹！」

方孟海一聽見這人聲音，立刻就高興得直跳了起來，大聲的道：「是錢大哥來了！」

×　×　×

「九省棋俠」錢有多果然眞的在羊牯坑裏。

他人未到，笑聲先到，但等到他看見鬼神和尚已死之後，臉上就再也沒有半點笑容了。

方孟海神情沉肅地盯着錢有多，道：「這裏形勢很不妙嗎？」

錢有多嘆了口氣，答道：「不算很妙，但也不見得很快就會給天恨帮可以一口吞掉。」

方孟海道：「楊大官人呢？」

錢有多道：「他正在吃羊肉。」

「甚麼？」鮑正行大感奇怪，道：「他是羊牯坑的主人，居然也吃羊肉嗎？」

錢有多眨了眨眼，道：「為甚麼不吃？他可從來沒有把自己當作是羊牯。」

方孟海道：「錢大哥有甚麼打算？」

錢有多嘆了口氣，道：「這就是天下雖大，難有容身之所了，愚兄以為，跟楊大官人商量一下，也許可以暫時在羊牯坑棲身一時，暫避災難，孰料羊牯坑也已殺得烽烟四起，眞是始料不及。」

方孟海道：「楊大官人足智多謀，應該會有抗敵良策罷？」

錢有多道：「楊大官人雖然是個厲害之極的智多星，但天恨帮中人也不是個呆子，總之，這場災刦，只怕是很難避免的了。」

常掛珠神情凝重，道：「鬼神和尚怎會在羊牯坑內的？」

錢有多道：「說來話長，且跟着老夫回到『聚羊廳』再說。」

衆人聽見「聚羊廳」這三個字，都不禁爲之一陣怔忡，接着，有人啞然失笑，有人面露忿然之色，也有人高興得叫了起來。

這個高興得叫了起來的是飽正行，常掛珠忍不住瞪着他，道：「咱們馬上就要變成『聚羊廳』裏的一羣羊牯了，你爲甚麼這樣高興？」

飽正行道：「管他羊牯不羊牯，咱們經歷這許多風波，就是要找尋這個地方，如今終於找得着了，爲甚麼不能高高興興呢？」

錢有多點了點頭，道：「說得好，咱們是應該高高興興的。」

常掛珠冷笑道：「否則，也就不像是羊牯了。」

× × ×

「聚羊廳」並不寬敞，但廳前的一座花園却大得驚人，簡直可以容納千軍萬馬在園內一併厮殺。

許多人都感覺得奇怪極了，爲甚麼有偌大的地方，所建造的廳子，居然那麼細小。

根據楊大官人的解釋，是：「有資格進入聚羊廳的人太少了，既然如此，這廳子造得再大，也是枉然之至的。」

這種解釋，一百個人之中最少有九十九個不能接納。

但楊大官人也不在乎別人接納不接納，反正這廳子是他自己的，就算他把廳子建造得比一口井還細小，別人也是無可奈何的。

但這「聚羊廳」總算還可以把肥娘一干人等完全容納。

楊大官人今天很客氣，不斷叫肥娘：「坐呀！坐呀！妳吃不吃羊肉？」

肥娘看着他，又看了看他面前的一張梨木圓桌。

圓桌上有一隻圓碟子，碟上有羊肉。

一塊羊肉。

楊大官人的筷子正指在這塊羊肉之上，兩眼却直視着肥娘的臉。

肥娘固然很胖，楊大官人也不見得可以瘦了多少。

肥娘看着這塊羊肉，半晌才對楊羊山說道：「這碟子上好像只剩下一塊羊肉而已。」

楊羊山微微一笑，道：「不是一塊，而是一大塊。」

肥娘一怔，道：「這塊羊肉，看來最多還不超過一両重。」

楊羊山道：「妳認爲一両重的羊肉很細小？」

肥娘道：「就算不能算是很細小，也不算是一大塊。」

楊羊山笑了笑，道：「但在螞蟻的眼裏，一両重的羊肉，就和咱們眼裏的一幢房子沒有甚麼分別。」

肥娘目光閃動，忽然若有所思，道：「咱們是不是一羣螞蟻？」

楊羊山道：「不錯。」

肥娘道：「你呢？」

楊羊山道：「當然也和你們一樣，只是一羣螞蟻裏的小螞蟻。」

肥娘道：「羊肉又是誰？」

楊羊山道：「羊肉在坑外。」

肥娘目光一閃：「你是說天恨帮？」

楊羊山哂然一笑，緩緩道：「又豈僅只有天恨帮而已。」

肥娘眉頭一皺，道：「難道除了天恨帮之外，還有別的帮會門派想打這裏的主意？」

楊羊山淡淡道：「當然有。」

「有多少？」

「那也不算很多，大概十七八路人馬左右。」楊羊山一面說，一面把碟子上最後一塊羊肉挾起。

肥娘忽然笑笑，說：「這塊羊肉很香，我想試試。」

楊羊山淡淡一笑，把筷子向前一伸。

肥娘也向前踏出兩步，把短短的脖子儘量伸前。

但那塊羊肉忽然已拋進楊羊山的嘴裏去。

× × ×

羊肉的確很香，但肥娘除了可以嗅到它的香味之外，已無法嚐試一下它的肉味是否眞的又香又甜。

若換上別人，一定會感到既憤怒又尷尬。

但肥娘既不憤怒，也沒有半點尷尬，她只是靜靜地瞧着楊羊山的面頰。

楊羊山在吃羊肉時，兩邊面頰不停地抖動，等到他把羊肉完全吞進肚子之後，他才淡淡地笑了笑，對肥娘說：「妳懂不懂我的意思？」

肥娘也淡淡地笑了笑，然後隔了半晌才慢慢的說道：「我若要吃這塊羊肉，就該早點開口，更尤其是應該在你第一次邀請的時候便撲了過來。」

楊羊山緩緩地點了點頭，微笑道：「對了，妳若要吃這塊羊肉，就該早一點立下決心，拏定主意，妳却一直遲疑不決，坐失良機。」

肥娘道：「良機一失，羊肉就會在眼前跑掉了？」

楊羊山悠然道：「不錯，一旦良機消失，任何物事都會在眼前消失。」

肥娘嘆了口氣，道：「看來，我一點也不像個精明的人。」

楊羊山說道：「但照我看，一個人精明與否，實在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福氣。」

「福氣？」肥娘眨眨眼。

「不錯，」楊羊山眉毛一挑，淡淡道：「一個精明的人，固然會比糊塗的人優勝，但有些人雖然糊塗，却天生下來便命中註定福氣十足，而這一種人，往往會在糊裏糊塗情況之下，把最精明最老辣的對手擊敗。」

肥娘微一聳肩道：「倘若福氣十足的人，一旦敗在精明老辣的對手手下，那又該怎樣解釋才對？」

楊羊山說道：「這太容易了，那是因爲有福氣十足的人，還欠了一點點火候之故。」

「一點點火候？」

「嗯，」楊羊山搔搔頭皮，乾笑着道：「欠了一點點火候，那就不是十足十啦，既沒有十足十的福氣，那就最多只有九成九，唉，這叫做百密一疏，終於還是難免爲奸人所乘，想逃避也逃避不了。」

肥娘閃瞟他一眼，笑道：「大官人解釋得清楚極了。但我還是有點不懂。」

楊羊山凝聲道：「妳還有甚麼不懂之處？」

肥娘道：「羊牯坑如今正面臨强敵，大官人何以還在這聚羊廳內優哉悠哉地品嚐羊肉風味？」

楊羊山又是悠然一笑，道：「妳在怪責楊某過於輕慢了？」

肥娘搖了搖頭，道：「豈敢！豈敢！肥娘只是感到奇怪而已。」

楊羊山忽然臉色一沉，道：「天恨帮既然來了，羊牯坑中大大小小的羊牯自然是要捨命奉陪到底的，實不相瞞，這幾天以來，羊牯坑內已損折了不少武功高强的老羊牯，女羊牯和嫩羊牯。」

飽正行嘆了口氣，道：「剛才又有八個禿頭羊牯給幹掉了。」

楊羊山的臉色忽然變了，眉鋒之間甚至倏地現出了殺氣。

「鬼神和尚死了？」他緊蹙着眉，目注着錢有多問道。

錢有多乾咳着，隔了片刻才緩緩地點了點頭，黯然道：「不錯，還有他的一個弟子，都在春雨坡那邊犧牲了。」

楊羊山倏地用力一拍桌子，罵道：「這禿顱爲甚麼不早一點跟我說？」

錢有多道：「鬼神和尚才知道天恨帮殺將過來，立刻便要出戰，誰也沒法子可以阻攔得住。」

楊羊山氣呼呼的說道：「這個既不像鬼也不像神，更不像個出家人的和尚，簡直沒有把我當作是朋友！」

錢有多道：「他的確沒有把大官人當作朋友，他只當你是主人，救命恩公！」

「放屁！」楊羊山又再用力一拳打在桌面上，咬牙的道：「他是了陀大師門下弟子，就算我救他一百次一千次也是應該的。」

飽正行怔怔地瞧着他，皺眉道：「這又是甚麼緣故？」

楊羊山道：「沒有了陀大師，早在二十五年前楊某就已死在武當派牛鼻子劍陣之下。」

飽正行道：「大官人跟武當派的道士有仇怨？」

楊羊山道：「那也不算是甚麼仇怨，只是一時之氣，大家有點誤會。」

飽正行道：「這誤會嚴重嗎？」

楊羊山道：「不太嚴重，也不算輕，但武當派却動用了兩座劍陣要殺楊某。」

飽正行道：「殺得了還是殺不了？」

常掛珠「呸」一聲，罵道：「當然是殺不了，否則你現在還會對着楊大官人說話嗎？」

飽正行聳肩一笑，道：「說不定俺現在看見的是個鬼魂，亦未可料。」

常掛珠臉色一變，喝道：「閉嘴，別在這裏給老子丟人現眼。」

楊羊山却揮了揮手，道：「不打緊，不打緊，總之，楊某這條命是了陀大師救回來的，也正因爲這件事，了陀大師脫離了少林寺，其後鬼神和尚也來到了這裏潛修佛法。」

舒一照「哦」一聲，道：「在這羊牯坑裏潛修佛法？」

飽正行却道：「鬼神和尚眞的懂得唸佛經嗎？」

楊羊山嘆了口氣，道：「鬼神和尚則言行怪異，但對於佛學極有研究，連了陀大師也十分讚許。」

常掛珠道：「連了陀大師也十分讚許，這就眞的大不尋常啦。」

楊羊山臉色倏地一寒，說道：「但那又有甚麼用了？到頭來還不是死在春雨坡了？」

常掛珠道：「這都是天恨帮可惡！」

楊羊山兩眼一瞪，道：「天恨帮固然可惡，鬼神和尚更可惡，他若不是獨斷獨行，就決不會在陰溝裏翻船，死得不明不白。」

常掛珠道：「鬼神和尚先行向大官人請示，那又怎樣？」

楊羊山道：「楊某決不會讓這八個禿頭羊牯衝出去！」

常掛珠嘆道：「也許鬼神和尚就是看穿了這一點，所以偏偏不向大官人請示，便帶着七個弟子殺將出去！」

楊羊山仰首嘆了口氣，道：「莫非這就是天意了？」

「天意！天意！眞是天意！」飽正行喟然地說。

呂足金早已聽得大不耐煩，一跺粗大的右脚，道：「老是哭喪着臉又有甚麼屁用，既然天恨帮咄咄逼人，咱們就跟這些狗雜種倒路屍烏龜王八蛋拼個天崩地裂，水落石出！」

白世儒聽得不住搖頭，道：「妳後面那一句說話用得不大恰當……」

「一刀砍翻他娘的十九代祖師爺就最恰當！」呂足金哼聲道：「到了這關口上，咱們還能退讓下去嗎？」

楊羊山怔怔地瞧着她，又看看她腰間插着的足金金刀。

「妳就是『江東老娘』？」

呂足金一拍胸口，大聲應道：「好說！老娘就是呂足金！」

楊羊山「嘖」一聲，淡淡道：「妳也可算是個女中豪傑了。」

呂足金道：「過獎之至。」

楊羊山道：「老娘之見，咱們是否該當與天恨帮展開殊死之戰？」

呂足金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難道大官人還有別的途徑可以選擇嗎？」

楊羊山道：「最少還有一種。」

呂足金道：「是那一種？」

楊羊山道：「可以跑得掉的就跑。」

呂足金陡地一呆：「是甚麼意思？」

楊羊山道：「廟是跑不掉的了，但和尚却還有腿，大可以一溜了之。」

呂足金吃了一驚：「你不想要羊牯坑了？」

（未完・九）

俠情詭異小說

幻魔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幻宮內幻魔叫烏鴉小老頭準備換血的工具，為兒子燕北換魔血，準備將兒子推入一張鳥椅上，尚未作好安排，幻宮外高歡、杜鐵心等人破宮而入，高歡一見幻魔，取劍急刺，不幸躍入鳥椅上被鐵索套緊，幻魔轉身一看，見不是自己的兒子，便將錯就錯，將魔血輸入高歡身上，使他變成魔人，自己亦不免一死，高歡既忘却自我，必繼承自己遺願發揚光大，殺盡武林高手。果然高歡似飲了忘陽水，搖身一變成魔人，將幻宮內武林高手殺死，杜鐵心得燕北救出，將訊息通知武林羣豪，小心防範，其中有路天行接到高歡約鬥，首遭殺害……

針穴療魔障　幻覺點鴛鴦

杜鐵心沒有任何表情變化，他們也沒有追問，在他們心目中，知道路天行應戰的消息後，已沒有幾天的存在，雖然路天行在江湖上名氣也很大。

燕北琳琳都在大堂內，琳琳仍然是那麼衝動，也只有她才會這樣問：「路天行又是死了？」

杜鐵心看着她，目光一轉到燕北面上，再轉到大堂內的江湖朋友，一聲乾咳：「這已是第七十九個江湖上的高手，他的內力越來越强勁，路天行可以說完全沒有還擊的餘地。」

一個大漢脫口問：「以路天行的武功也是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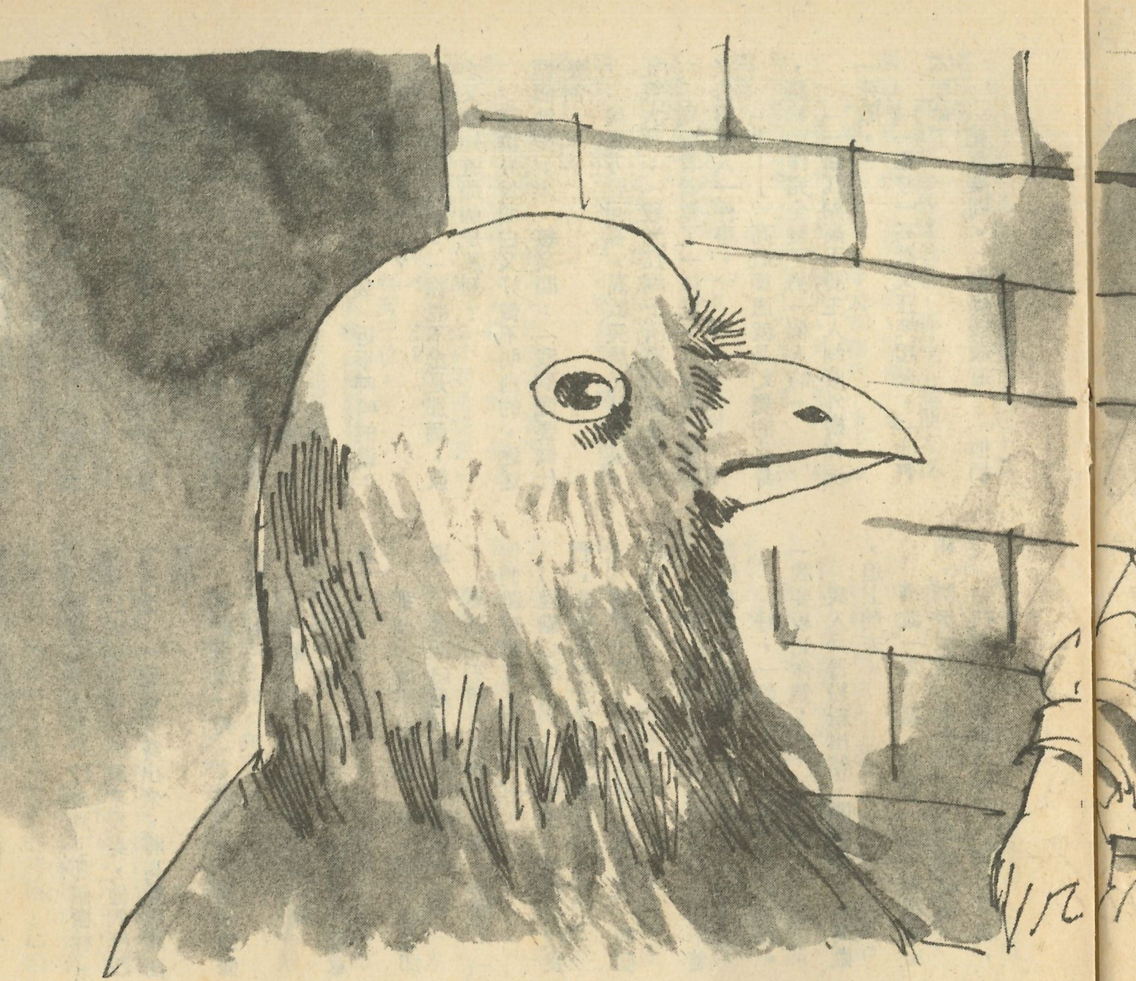
杜鐵心目光一落。「這其實並不值得奇怪，之前比路天行更强的朋友不是也是三個倒在他劍下？」

另一個江湖朋友道：「看情形，他眞的是要殺盡江湖上的高手。」

杜鐵心無言點頭。

「他是你老人家的女婿……」

「我現在只知道他是幻魔的化身。」杜鐵心目光冷冷的一轉。「可惜到現在我還沒有想到一個好辦法將他擊倒。」



琳琳突然插口：「他回去了自己的莊院，我們──」

「這也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杜鐵心截道：「現在他仍然回家去，無疑就是表示他仍然有一點記憶，也是說，仍然有一點人性。」

「那又怎樣了？」另一個江湖朋友問：「你老人家莫非已經想到了什麼好辦法？」大家的目光不期然而都落在杜鐵心的面上，他們都發現杜鐵心的眼瞳突然發出了光輝。

「將他抓起來，看如何誘發恢復他的本性。」杜鐵心沉着聲。「到現在，我們也無需再理會什麼江湖規矩的了。」

一個江湖朋友領首道：「那比正面去殺他應該簡單得多。」

杜鐵心接着說道：「只要能夠將他抓起來，一切便迎刃而解，若是他不能夠恢復本性──」

琳琳聽到這裏不由上前一步，欲言又止，杜鐵心向她一揮手，接道：「只有將他殺掉！」

一個江湖朋友歎息道：「他到底是我們的朋友，也原是一個俠客，這一次只是身不由己。」

另一個接道：「你老人家放心，大家都是很明白事理的。」

「我也知道大家為難。」杜鐵心突然伸手一拍燕北的肩膀。「老弟，看你的了。」

「我？」燕北吃一驚。「我武功──」

「只有你可以帮忙我們。」杜鐵心盯着燕北。「那天在幻宮密室，高歡看見你出現，立時變成傻瓜那樣子，這件事你大概還沒有忘掉。」

「我跟他素未謀面。」

「可是你們父子相貌那麼接近，看見你，我想他是以為看見了你爹爹。」

燕北沒有作聲，杜鐵心歎了一口氣。「剛才見了你爹爹幻魔，他記憶中只怕沒有什麼人的了。」

×　×　×

事實高歡的確是這樣，回到莊院中，想來想去想不到什麼，立即將烏鴉叫到來。烏鴉知道是什麼回事，但高歡叫到，他還是要出現，高歡在他的心目中，是他的新主人。

他是一個很講原則的人，雖然那種原則與一般的截然迥異。

高歡看見到他，沉吟着，終於又是問：「怎麼我一些記性也沒有，什麼事也省不起來。」

烏鴉很冷靜的應道：「奴才不知道。」

高歡很自然的再問：「烏鴉，我到底是你的什麼人？」

「不就是主人了。」

「那你呢，又是我的什麼人？」

「不就是奴才了。」

「那那個……」高歡的目光逐漸變得迷惘。

在他的腦海中那刹那出現了一個倒立頭戴烏頭面具的幻魔，再由倒立而正立，然後那個烏頭突然破碎，露出了幻魔的本來面目。

所有的記憶都像是浮盪在水波中，是那麼的不穩定，任他怎樣努力思索。

他到底忍不住放聲大叫起來，整座大堂立時也爲之震動，烏鴉却是若無其事，只是冷靜的侍在一旁，到他停下叫聲，才問：「那個？」

高歡雙手捧着腦袋，近乎呻吟的道：「那個到底是那個？」

烏鴉淡然道：「你說不出是那個，奴才又怎知道那個是那個？」

高歡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的，迷迷惘惘地坐下來，接又問：「我到底要做什麼？」

烏鴉方要回答，高歡突然又站起來，狂笑大呼：「殺光江湖上所有的高手！」

烏鴉看着歎了一口氣。「奴才方要進來告訴主人一件事。」

「說──」高歡簡直就是幻魔的化身，語氣動作完全變了另一個人的。

「一羣江湖高手要主人到莊外樹林決一死戰。」

「一羣？」高歡又狂笑起來。「他們不要命了。」

「絕無疑問。」烏鴉緩緩道：「他們就是闖入幻宮的那一羣。」

高歡眼神更邪惡。「他們要我什麼時候去。」

「現在──」

高歡大喝：「拿劍來──」眼神非獨邪惡，而且殺機畢露。

× × ×

杜鐵心燕北等早已來到了那個樹林，也早已安排妥當，高歡才現身，他們便四方八面，一個個現身出來，將高歡包圍在當中。

高歡目光一轉，了無懼色，隨即放聲大笑起來。

「高歡──」一個大漢厲聲大喝。

高歡一怔，反問道：「高歡是什麼意思？」

那個大漢不由怔住，另一個大漢立即道：「這個白痴，你跟他廢話什麼？」

高歡也不理會他們說什麼，接問：「你們還有膽量來找我？」

杜鐵心冷截：「既然你一定要來找我們，乾脆就在這裏解決算了。」

高歡大笑，道：「好，省得我一個個的找。」

杜鐵心霍地揮手。「跟這種人用不着說什麼江湖規矩，大家一起上！」

「好，一起上──」高歡放聲狂笑。「我要殺光你們！」

衆人兵器紛紛出鞘，團團包圍着高歡，迫上前去。

高歡一甩披風，環顧一眼，劍緩緩出鞘，脚步展開，很自然的往北面迫去。站在北面的那羣江湖朋友隨即倒退，

高歡大笑轉身，回向南面。

杜鐵心正在南面，看見高歡向這邊迫來，與身旁的江湖朋友亦倒退。

高歡緊追，一面大笑道：「你這個老頭兒最是麻煩，今天無論如何我也要取你性命！」

杜鐵心笑應。「你過來取好了。」接把手一招。

高歡手中劍一引，身形立即向那邊飛射過去，杜鐵心與之同時倒退，身旁的江湖朋友亦左右閃開。

燕北琳琳這時候亦已蓄勢待發，他們就在那邊的一株高樹上，藏身在濃密的枝葉中，燕北的身上縛着繩子，那條繩子的另一端則抓在琳琳的手中。

琳琳很緊張，一方面是因爲整個計劃最重要的一環就扣在他手中，另一方面則是因爲燕北的性命也就在他手上。

燕北反而很鎮定。「看準了你便將我推下去。」

琳琳一咬嘴唇，手按着燕北肩膀，終於一推，燕北與之同時高呼一聲道：「高歡──」

高歡又是一怔，衝前的身形停下，也就在那刹那，燕北在他的面前倒吊下來。

「是你──」高歡的眼睛到底比劍要迅速，一眼瞥見，整個人呆住，劍要停留在半空，劍尖距離燕北已不到一尺。

燕北已感覺到劍上的寒氣，不由打了一個寒噤，眼睛却仍然盯着高歡。

「你到底是什麼人？」高歡追問，眼前的燕北那刹那在他眼中已化成頭戴烏頭的幻魔。

許多幻覺隨即出現，他隨即又有一陣天旋地轉的感覺彷彿又坐上了那張烏形的椅子，身不由己地隨着椅子不住旋轉。

無數張繩網也就在這時候向他撒下，在杜鐵心指揮下，那些抛出繩網的江湖朋友緊接轉動，繩網外再加上繩子，穩穩的將高歡綑縛起來。

高歡手中劍破網而出，隨即被杜鐵心奪去，他狂叫掙扎，却已經無能爲力。

「將他送進去──」杜鐵心跟着指揮衆人將高歡扛進莊院內。

燕北這時候亦被琳琳放落地上，一躍而起，琳琳亦躍落在他面前，興奮的大叫：「我們成功了。」

燕北吁了一口氣，接問杜鐵心。「我是不是可以離開了？」

杜鐵心目光一轉，沉吟着。「你還是暫時留下來，也許我們還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

琳琳接道：「你難道不想知道有什麼結果？」

燕北心頭一動。「我當然想知道。」

杜鐵心也看在眼內。「你其實並不放心？」

燕北微喟，道：「先父的幻術不容易破解。」

杜鐵心點頭道：「我們也只是盡人事，若是不能夠令他恢復記憶，最後還是要將他殺掉。」

燕北沒有作聲。

× × ×

送進莊院大堂，衆人隨即將高歡縛在一條柱子上，隨來的三個大夫不敢怠慢，

立即上前去，以金針插進高歡面部的十數處穴道。

高歡終於昏迷過去，那些江湖朋友團團包圍着，你一言我一語，亂做一堆。

杜鐵心再揮手，等大家都靜下來才道：「三位大夫以金針度穴，若是都不能夠令他恢復記憶，只好將他交給大家，任由處置。」

一個大漢應道：「你老人家吩咐，就這樣好了。」

其他人並無異議，目光都集中向那三個大夫，那三個大夫不敢怠慢，隨即替高歡脫下衣衫。

一番診斷，三個大夫終於有了答案，稍作商量，年紀最大，資格最老的一個才道：「他只是經脈閉塞，金針度通經脈，再輔以藥物，很快便會痊癒的了。」

杜鐵心一聲：「有勞三位。」

那三個大夫都是周圍數百里最負盛名的老手，將他們都請到這裏來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杜鐵心也實在費煞苦心。

高手也到底是高手，那三個大夫迅速將高歡身上的穴道以硃砂點出來，但仍然反覆檢驗無誤，才取來金針插下去。

也不用杜鐵心叫到，那些江湖朋友已一個個悄然走出去，唯恐騷擾那三個大夫落針施藥，燕北是最後離開的一個，一面疑惑之色。

出到院子，杜鐵心才回頭，目注燕北。「你好像沒有多大信心。」

「不是。」燕北回頭看一眼。「我只覺得那三位老人家都不是武林中人，對內功什麼不會太了解。」

杜鐵心歎息。「這是一個問題，但精通武功醫術的江湖朋友可沒有。」

燕北沉吟道：「其實應該不會有太大分別的。」

杜鐵心接道：「萬一眞的不能夠破解，我們只有選擇最後的一個辦法。」

燕北目光又一轉。「這裏其實已經沒有我的事。」

琳琳插口問道：「你意思是要離開這裏？」

燕北點頭，琳琳接問：「那要到什麼地方去？」

「我也不知道，但肯定絕不會在江湖上行走。」燕北感慨的。「我只想做一個普通人，過一些平靜的生活。」

琳琳垂下頭。「這也好。」

燕北接着又道：「只是高歡方面，大家──」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一聲慘叫突然由大堂那邊傳來。

杜鐵心面色一變，脫口一聲：「不好──」身形急展，向那邊掠去。

琳琳燕北很自然的亦奔向那邊。

× × ×

杜鐵心找來的三個大夫絕無疑問是老手好手，認穴無誤，下針準確，只可惜高歡體內流的是魔血，穴道受針的反應亦有異常人，到他們發覺不對路的時候，已經來不及補救的了。

那枚插進高歡太陽穴的金針才插下，高歡便清醒過來，眼睛霍地張開，竟然是血紅色。

插針的那個大夫目光與高歡接觸，立時怔住，其餘兩個發現他有些異樣，順着他的目光望向高歡，終於亦與高歡的目光接觸，反應亦是一樣。

然後他們動手去解縛着高歡的繩子，動作雖然緩慢，却是肯定拚盡全力。

繩子給完全解開，他們雙手的皮膚盡皆迸裂，却一些痛楚感覺也沒有的，一臉痴呆的表情，躬着腰身，三條忠心的狗也似的侍候在高歡身旁。

幾個江湖朋友就在這時候從裏頭轉出來，看見這種情形，知道出事，一怔之下立即拔劍，向這邊殺奔過來。

三個大夫一齊張開手上前攔阻，那幾個江湖朋友正不知如何是好，高歡已凌空翻身撲下，反手拔出身上插着的金針，向那些江湖朋友的眼睛插去。

兩個江湖朋友首當其衝，慘叫聲中，掩目倒下。

金針上貫注內力，一針即致命，高歡隨即奪劍在手，一陣亂劈，進來的江湖朋友無一倖免。

那三個大夫一面痴呆的表情，無動於中，甚至看見高歡的劍向他們劈來。

他們也就帶着痴呆的笑容倒下。

杜鐵心撲進大堂，目光及處，亦不由一怔，大批江湖朋友亦四方八面湧來。

「殺了──」杜鐵心沉痛的一聲，人劍當先搶前，殺奔高歡。

那些江湖朋友亦紛紛撲上，每一個都好像瘋狂了也似，大聲呼叫，殺聲震天。

高歡亦一聲暴喝，一股內力將插在身上的金針完全迫出來，激射向四方八面湧上前來的江湖朋友，一個身子接往上拔起，「嘩啦」聲中，穿破承塵，撞碎瓦面，疾竄了出去。

杜鐵心身形同時拔起，亦穿破承塵撞碎瓦面掠出，緊追在高歡身後。

高歡瓦面上一滾而過，身形往院子落下，尚未站穩，一聲嬌叱便傳來，道：「高歡──」

是琳琳，叱喝着一劍刺到，高歡目光及處，不由自主的一呆。

琳琳的樣子與他的妻子依依很相似，那刹那，在他眼中所見的不是琳琳，乃是依依。

三個大夫金針度穴，雖然不能夠令他完全回復了記憶，却多少將他的記憶勾起來。

他還是一探手便將琳琳的劍拍開，接將琳琳一把摟住。「你是那一個？」

琳琳身手雖然不錯，還是閃避不開，掙扎着應一聲：「要你命的！」

高歡笑了笑。「怎麼你這樣兇？」

琳琳方待答話，杜鐵心已凌空落下，厲喝：「我的女兒放下來。」

燕北那邊亦奔到，接大叫道：「放下她──」

高歡對杜鐵心的厲喝毫不動容，聽到燕北的聲音，面色便變了，回頭一看，脫口一聲：「又是你──」

燕北在他的眼中，一時頭戴着烏頭面具，一時面貌在破碎的面具碎片中迷濛，正是幻魔最後給他的印象。

他想不起那個戴着烏頭面具的是什麼人，只是對幻魔有一份難以言喻的恐懼，這種來自心深處，甚至令他連一戰的勇氣

也沒有。

燕北一面放步迫向高歡，一面再叫：

「將她放下！」

高歡只是大叫：「你不要走近來。」

燕北繼續迫近，高歡一退再退，突然大叫一聲，挾着琳琳翻身倒躍上牆頭，往外掠去。

杜鐵心燕北連忙追前去，杜鐵心輕而易舉，一躍上了牆頭，燕北盡全力亦躍了上去，再躍下牆外空地。

高歡已不知所踪，杜鐵心目光一轉，揮手道：「你往那邊追——」

語聲一落，他的身形便向另一個方向躍出，追進一個雜木林子內。

跟着追出來的江湖朋友看見杜鐵心追向那個方向，不由自主亦向那個方向追去，他們當然都相信杜鐵心的判斷，沒有一個理會燕北。

燕北看着，怔了一會，終於放步向杜鐵心要他追去的方向追去。

他知道杜鐵心也不能夠肯定，否則早已着他一齊追前去，只是既然那邊已經有那麼多人追去了，自己也就追向這邊一碰運氣。

對琳琳他有一份特殊的好感，不希望琳琳受到任何的傷害。

不錯他是站於杜鐵心這邊，但由於他是幻魔的兒子，大家對他都有一份抗拒的心態，不想與他走在一起，杜鐵心是例外的一個，還有便是琳琳了。

他雖然並不介意大家對他的態度，但對他友善的，還是有一份感激。

琳琳的善良，令他有一份要保護她，不讓她受到傷害的衝動。

× × ×

高歡果然是向燕北所走的方向，走了三里路，進入了另一個雜木林子，看看後面沒有人追來，他終於停下脚步，目光又落在琳琳面上，掩着琳琳嘴巴的手不覺放開。

「放開手——」琳琳掙扎着大叫。

高歡應聲放開手，琳琳着地才躍起，雙臂隨又被他抓住了，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

「你是——」高歡迫視着琳琳，突然又想起自己的妻子依依。

依依到底是他的什麼人他却是想不起來，也所以他的話沒有接上，只是傻瓜也似的望着琳琳。

琳琳想避開他的目光，却是怎也避不開，然後他突然想起與依依相依相親的日子。

他的眼瞳不由出現了情慾的反應，越來越紅亮，彷彿有火焰在燃燒。

琳琳的眼神也跟着變了，她的思想由於目光接觸，逐漸被高歡的思想佔據。

「你是我的妻子。」高歡喃喃的突然說出這句話。

「我是——」琳琳點點頭，一股慾火打從心底燃燒起來，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媚態。

高歡擁着琳琳倒向地上，伸手去解開琳琳的衣襟，記起的想到的更多了。

琳琳相應春情勃發，媚態更盛。

高歡方要進一步有所行動，便發覺有人接近，回頭望去，向這邊走來的不是別人，正是燕北。

「你又來幹什麼？」高歡一驚而起。

「你到底是什麼人？」

燕北沉聲道：「我是來阻止你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的。」

高歡拔劍，指着燕北，燕北若無其事的繼續迫前，他知道絕不是高歡的對手，可是這種情形下，只有硬着頭皮一試與琳琳兩個人的運氣。

他們的運氣顯然很好，高歡看見燕北繼續迫近，竟然引劍後退，一面大叫：「你又想怎樣來算計我？」

燕北只是繼續迫近，高歡一退再退，一聲狂叫，轉身掠出。

這一次，他的身形起落非常奇怪，東閃西避，一柄長劍護住了整個身子，一團光也似，彷彿周圍都佈置陷阱。

燕北沒有追上去，目送高歡去遠，才轉回樹叢這邊，琳琳仍倒在地上，不住的呻吟。

「琳琳，怎樣了？」燕北俯身探望，冷不防琳琳突然伸手繞過他的脖子，將他拉下來，壓在自己身上。

燕北方要說什麼，嘴巴已經被琳琳的櫻唇封住，他武功內力原就在琳琳之下，又如何掙扎得出來，到他接觸琳琳的眼瞳，就更不由心蕩神迷。

琳琳的慾火奔騰，燕北的眼神投進去，立即被牽進瞳孔的深處，在慾火中燃燒，他到底是一個很正常的男人，情慾一動，理智終於喪失。

杜鐵心找到來的時候已經來不及制止，他是看見高歡從樹林中掠出，找到這裏來。

「孽障——」杜鐵心嘟喃一聲，悄然退出去。

× × ×

「姻緣乃是前生註定，絲毫勉强不得，既然到來了，也沒有人阻擋得住。」米已成炊，杜鐵心除了說這種話，亦無話可說。

這已是第二天早上，燕北琳琳回到杜家莊，看見杜鐵心高坐在大堂上，琳琳不由一陣心怯，遠遠躲開去，燕北也看出杜鐵心神態有異，却只有硬着頭皮走近去，跪在杜鐵心面前。

聽到杜鐵心這番話，他知道推測沒有錯誤，杜鐵心果然已知道他與琳琳的事，由心底顫抖出來，說話一時間也說不出來了。

「幸好你這個人還很不錯。」杜鐵心話接下去。「不錯錯了，再說，歸根到底，也不是你的錯，別記在心上。」

「多謝老前輩。」燕北向杜鐵心跪拜下去。

杜鐵心笑了。「還叫老前輩？」

燕北一怔，喜上心頭，轉呼：「岳丈大人。」

「傻瓜。」杜鐵心一把扶起燕北，歎了一口氣。「高歡若不是變成這樣，你說有多好？」

燕北當然明白杜鐵心的心情，方要說兩句安慰的話，杜鐵心又道：「經過這一次，我們正派武林元氣大傷，就算再聯絡，只怕也不是高歡對手。」

燕北沉吟道：「再這樣下去，只有增加更多的傷亡……」

「我們就算肯罷休，高歡也不肯。」杜鐵心一聲長歎。「以其任由宰割，當然到不如全力一戰。」

燕北點頭，杜鐵心盯着他，接道：「事情既然是你爹爹弄出來的，你也是有責任將之解決。」

燕北只有歎息。

杜鐵心沉吟着接又道：「經過這一次，我大概已可以肯定除了你的樣子跟你爹爹相似，要對付高歡，也許還需要另外一樣東西才可以收效。」

燕北道：「是那柄鴉劍？」

杜鐵心頷首：「當日在幻宮你爹爹就是以鴉劍來施術。」

燕北說道：「那柄鴉劍可是已經破碎了。」

「要弄一把那樣子一模一樣的劍，應該不是一件難事，劍弄好，由你來動手，說不定可以刺激高歡，令他的記憶回復過來。」

「由我來？」

「沒有比你更合適的了，高歡之所以看見你便驚懼，就是因爲你太像你爹爹，只要你的武功不太差，絕對可以以幻魔的身份出現在高歡面前，在高歡來說，這絕無疑問是一種接近的刺激。」

「可是我的武功……」

「武功不好可以練好，做人一定要有信心。」杜鐵心接問：「難道連這種信心也沒有？」

燕北嘟喃道：「我只是不想做一個江湖人。」

「江湖不錯險惡，但學好武功，不一定要行走江湖。」杜鐵心笑了笑。

燕北沉吟着沒有作聲，杜鐵心伸手一拍燕北肩膀。「你可以考慮清楚。」

燕北看着，杜鐵心。「我……」

杜鐵心笑笑。「考慮清楚了才答覆我，現在你應該進去看看琳琳的了。」

燕北看看大堂右側那邊，垂下頭，杜鐵心再一拍他的肩膀。「你其實覺得她怎樣。」

「很好，很好——」燕北訥訥地應。

杜鐵心大笑，轉身往外走，燕北目光一轉再轉，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往大堂右側那邊走去。

× × ×

琳琳聽到脚步聲，知道是燕北走進來，看着房門那邊，立即背轉過身子。

燕北誠惶誠恐地走進房間，走到琳琳面前，琳琳立即將面轉向左邊。

燕北走到左邊，琳琳却將面轉到右邊去。

「琳琳！」燕北手足無措，訥訥的道：「我……我知道……」

「你知道什麼？」琳琳冷笑了一聲。

「我……我是做錯了……」

琳琳道：「爹不是說歸根到底都不是你的錯？」

「這是說你不會生我的氣了。」燕北喜出望外。

「你這麼兇，我怎敢。」

「我兇？」燕北一怔。

琳琳道：「可不是，只懂得向岳丈大人叩頭。」

燕北連忙跪下去。「老婆大人在上，請受爲夫一拜。」

琳琳一驚連忙伸手扶住。「我只是說笑，怎麼你這樣認眞？」

燕北很自然的抓住了琳琳的一雙纖纖玉手，琳琳下意識要將雙手抽回，燕北却順水推舟，站起身子，將琳琳擁入懷中。

「你好大的胆子。」琳琳俏臉羞紅。

「我們已經是夫妻了。」燕北嬉皮笑臉的。

「看你是一個老實人，原來還是一個小滑頭。」琳琳笑罵着一個身子偎進去。

燕北緊擁着她，突然說一句：「其實第一眼看見你，我已經喜歡你的了。」

琳琳不覺脫口道：「我也……」

下面的話沒有接下去，燕北也不用她說下去，歡然大叫一聲，將她抱起來。「你怎麼不早些說——」

「這句話該是我說的。」琳琳也不由自主的伸手抱緊了燕北，臉更羞紅了。

燕北抱着琳琳叫着轉着，樂極忘形。

「傻瓜，你要將所有人都叫來？」琳琳終於醒覺，伸手一捶燕北。

燕北這才靜下來。「你不知道，我從來都沒有這樣快樂。」

琳琳偎在燕北懷中好一會，才問：「爹叫你做什麼？」

燕北道：「他叫我練好武功。」

琳琳一正面色。「你應該練的。」

燕北點頭：「練武强身，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琳琳的眼淚突然流下來，燕北看在眼內，嚇了一跳。「你怎樣了。」

琳琳搖頭，燕北又問：「我說錯了什麼？」

「不是因爲你。」琳琳又搖頭。

「那是什麼人欺負你，我——」燕北這句話出口，亦想到了是因爲高歡的關係，怔在那兒。

「不是沒一個都好像我們這樣幸運的。」琳琳流着淚伏在燕北懷中。

燕北緊緊的摟着她，一份雄心，一股勇氣直衝上心頭，暗暗發誓，一定要將武功練好。

× × ×

幻魔並沒有看錯，燕北的確是一個練武天才，之前所以練不好，只因爲心中有一份强烈的惡感，抗拒接受。

杜鐵心很快便知道，一面用心教導燕北武功心法招式，一面打造那柄鴉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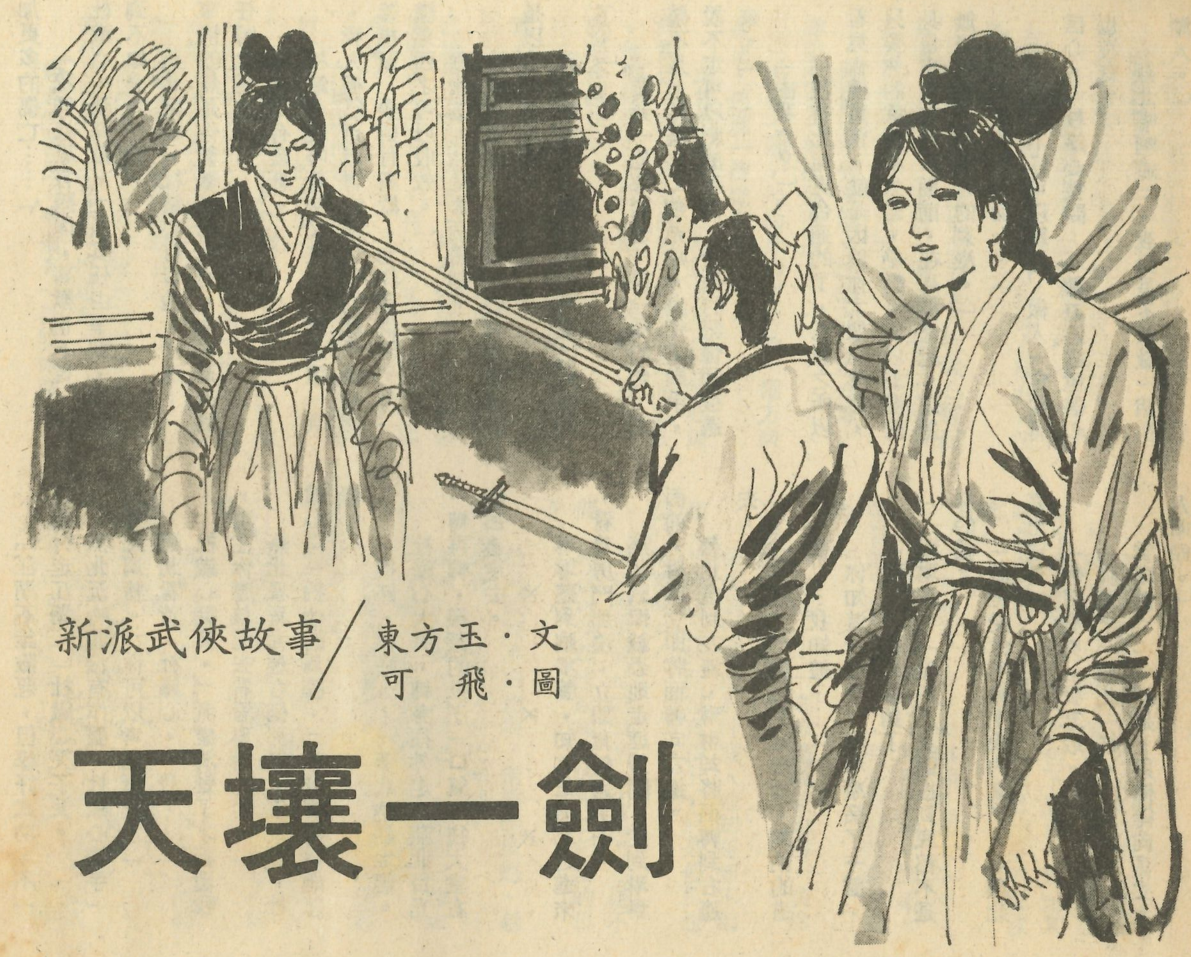
我心裏總覺得這已是唯一的機會，那柄鴉劍無論尺寸形狀都力求相似，有燕北一旁協助，這當然不是一個問題，對那柄鴉劍的形狀特色，燕北當然很清楚。

在杜鐵心鑄劍，燕北練劍同時，高歡亦在追尋那樣子的一柄劍，他的腦海中不住盤旋着鴉劍爆碎那刹那的情景，還有幻魔頭戴鳥頭面具，鳥頭面具破碎下露出其面目那刹那的印象。

然後就是燕北的印象。

他有一種追求自我的衝動，這也許就是自嬰魔血還未完全成功的影响，令他還有一點良知剩下來，却是那麼微小的一點，也所以他每日仍然執行幻魔的遺訓，到處去追殺江湖上的高手。

（未完・三）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　飛・圖

天壤一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千青、沈若華、田中玉在聶小香的帶引下正準備逃出仙女廟，却爲黑衣魔女所攔阻，雙方一陣激鬥，突然一老婦人出手相助，才使一衆人逃出仙女廟，老婦人正是沈若華的母親，老婦人帶凌千青等人來到她的住所，她對凌千青特別的關心，本要凌千青留下，但凌千青要照顧聶小香，又怕聶小香留下，會給紫衣帮帶來麻煩，只得帶着聶小香告辭而去，田中玉見凌千青對聶小香處處關心，心中有氣，也不願和凌千青同去，凌千青只得帶着聶小香離去了……半路，仙女廟的兩名護法前來阻攔他們，要凌千青隨他們返仙女廟……

攝心術迷惑　遇義弟救醒

凌千青道：「二位是江湖人，那就應該講一個理字，二位如以仙女廟的護法身份來的那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地龍簡伯陽嘿然道：「這小子狂妄得很！」

木龍車如海道：「老夫二人正是仙女廟護法，但老夫倒要聽聽你小子誘拐了人家女弟子，還有什麼理好說的？」

凌千青道：「閣下要和在下講理？」

木龍車如海點頭道：「老夫倒要聽聽你有什麼歪理？」

地龍簡伯陽道：「車老哥，咱們和他有什麼好磨菇的？」

「不！」木龍一手摸着他頦下一把山羊鬍子，笑道：「人就在咱們面前，你還怕他飛上天去？」

一面抬目道：「小子，你說。」

凌千青道：「仙女廟雖非江湖正式門派，但既有觀主，又有八大護法，自然也粗具規模，連紫衣帮的總護法逢老大都不敢得罪你們，可見仙女廟在江湖上有他的威望了。」

地龍簡伯陽嘿然道：「小子，你知道就好。」

凌千青道：「仙女廟朱觀主的師妹柳鳳嬌，和在下有殺父之仇，這點，二位不知道吧？」

木龍車如海一怔，問道：「你父親是誰？」

凌千青道：「先父凌千里。」

木龍車如海問道：「你是金翅鵬的兒子？」

「正是。」

凌千青道：「她殺害先父之事，說來話長，不說也罷，但在下下山之日，柳鳳嬌就派這位聶姑娘乘在下不備，盜走在下寶劍，但這位聶姑娘，自從盜了在下寶劍，心中一直感到不安，今日在下被觀主囚禁地下室，聶姑娘前來送還寶劍，事被黑衣魔女所悉，在下如果不把她帶出來，聶姑娘只有一死，在下於心能安麼？閣下把誘拐二字，裝在在下頭上，試問這是誘拐

麼？」

地龍簡伯陽不耐煩的道：「但聶小香是仙女廟門下，現在和你在一起，總是事實。」

「不錯。」

凌千青道：「在下既把聶姑娘帶出來了，自然有保護她的責任。」

地龍簡伯陽陰笑道：「好小子，你口氣不小，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你能保護得了她麼？」

凌千青凜然道：「在下能不能保護她那就要看事實證明。」

地龍簡伯陽陰嘿道：「看來你小子還想頑抗？」

木龍車如海道：「你和柳仙子有仇，老夫不管，但你今晚要帶她離開此地，只怕辦不到。」

聶小香道：「凌相公，你走你的，我跟他們回仙女廟就是了。」

「那怎麼成？」

凌千青道：「我怎麼能讓妳一個人回去呢？」

「這不就結了？」

地龍簡伯陽道：「你們兩個自然都得去。」

凌千青道：「仙女廟，在下總有一天會去找柳鳳嬌的，但不是今晚。」

地龍簡伯陽道：「你不想去也非去不可了。」

凌千青點頭道：「在下知道，二位既然跟蹤而來，决難善了，二位一定要動手，在下也只好接着了。」

木龍車如海目射奇光，說道：「你要和老夫二人動手？」

凌千青道：「實逼處此，在下別無選擇，二位只管發招吧！」

地龍簡伯陽道：「車老哥，對付這小子，兄弟一個就夠了。」

身形一閃，就欺到了凌青千身前五尺光景，陰笑道：「小子，你接着了。」

雙手五指並攏，宛如兩顆蛇頭，一低一昂，隨着話聲，右手一探，就朝凌千青前胸啄來，左手閃電跟進，從右肘穿出，啄向凌千青右肋「歸陰穴」，出手惡毒迅疾，使的是「蛇形刁手」！

他外號地龍，地龍是蛇的別號，從他出手招式，就可知他是五毒門的高手了。

凌千青理也沒理他，身形一個輕旋，就帶着聶小香閃開了數尺，低聲道：「妳站着替我掠陣，我不會輸給他的。」

輕輕放下聶小香。

聶小香道：「凌相公，我怕……」

凌千青雙眉一掀，朗笑一聲道：「妳不用害怕，誰敢動妳，凌某就要他濺血於此。」

地龍簡伯陽雙手齊出，忽然發現眼前人影頓杳，凌千青和聶小香居然從左旋出，到了數尺之外，他識不得凌千青使的「乙木遁形身法」，心頭不禁一怔，嘿然道：「好小子，你躲得開老子第一招，還躲得開第二招麼？」

「嘶」的一聲，身發如風，雙手起伏，又朝凌千青攻來。

這回他展開蛇形手法，忽啄忽切，雙手就像靈蛇亂閃，一片爪影，波翻濤湧，記記都朝凌千青要害大穴下手。

凌千青運起了「乙木眞氣」，閉住全身穴道，雙手開闔，使的是師門「木形掌」，記記帶起輕嘯，和對方硬打硬拆。

片刻工夫，兩人已打了二十幾個照面，地龍簡伯陽絲毫也沒揀到便宜，心中漸漸不耐，突然冷笑一聲，腳下往後退下一步，陰聲道：「小子，你接我這一掌試一試！」

左手抬處，一隻手掌已經色呈暗灰，疾拍過來！

凌千青但覺對方掌勢未到，一股腥風已迎面湧到，中人欲嘔，心頭不由暗暗吃了一驚，他並不認識對方使的是什麼掌；但却可以想得到對方使的既是蛇形手法，這一記極可能是什麼毒掌無疑。

他不知破解之法，自然不敢用「木形掌」和對方硬接，突然心中一動，想起沈大娘（沈若華之母）把活死人傳給自己的一記指法，稱之爲「天雷指」，不知是不是能破他的掌功？

心念這一動，立即後退一步，左手握拳，中指直豎，朝簡伯陽掌心點去。

雙方出手，何等快速？簡伯陽掌風湧到，凌千青的一縷指風，也正好截着，但聽「波」的一聲輕響，腥風立時被震得四散！

地龍簡伯陽方自一驚，但覺一股雷火般指風，急襲而至，他自然識得厲害，這小子的指功，正是自己「五毒掌」的尅星，不由機伶一顫，急待沉腕收掌。

但等他發覺，已是遲了，「天雷指」迅疾如電，一下就擊中他的掌心。

這一刹那，地龍簡伯陽如遭雷殛，指風就像尖錐，透過掌心，迅速直達四肢百骸，他一個人猛然一顫，口中發出一聲悶哼，雙腳一軟，跌坐下去，委頓在地，再也站不起來。

不，「五毒掌」一破，本來凝聚掌心，花了十數年心力，所吸取的毒蛇毒涎，一時全散，四肢一陣抽搐，立刻便毒發身死。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事，木龍車如海負手而立，本以爲憑地龍簡伯陽的武功，對付一個年輕後生，還不手到擒來？

此時驟覩簡伯陽中指倒地；還以爲只是負了傷，傷在凌千青手下，已經使他大感驚凜，那知目光一注，簡伯陽竟然只手脚抽搐了兩下，就再也不動了，心中這份驚駭，當眞非同小可，目光如電，投注到凌千青的身上，重重哼了一聲道：「小子，你使的是什麼毒功？」

「你怎麼不問問他使的是什麼毒功？」凌千青怒笑道：「凌某光明正大，豈是使毒之人？」

木龍車如海「刷」的一聲從身邊抽出一柄四尺長劍，濃哼一聲道：「看來老夫非出手不可了。」

凌千青大笑道：「閣下要動手，就用不着什麼藉口，對仙女廟的人，其實在下也毋須客氣了。」

右腕一抬，「錚」的一聲，青練乍現，手中已多了一把細長長劍。

木龍車如海臉色獰厲，目光盯在他手上的青藤劍上，點頭道：「好劍，你小心了！」

長劍　空一閃，劍如匹練，朝凌千青

頭頂劈來。

凌千青使了一招「舉火燒天」，迎着他青鋼劍截去。

木龍車如海發現凌千青使的軟劍青芒甚盛，不想和他硬砸，手腕一振，刷刷刷劍光繚繞，左右分刺。

凌千青展開師門「乙木劍法」，忽虛忽實，青光飄洒，使得輕靈如風，極盡變化。

木龍車如海連發了幾招，全被凌千青化解去，心中暗暗稱奇，竟然看不出他的劍法門戶。

須知他成名雖已數十年，但從未見過木道長的劍法，如何能看得出凌千青的路數來？

一時不禁怒從心起，劍招一緊，劍光霍霍，一道銀虹，像長江大河般，滾滾出手。

但凌千青使的「乙木劍法」，有攻有守，守中有攻，變化迅速，虛實莫測，木龍車如海攻勢固然凌厲，依然無法佔得上風，心中更自驚異，暗道：「老夫倒眞是小覷這小子了，今晚若不把他擒回仙女廟去，木龍車如海，還能在江湖上揚名立萬嗎？」

想到這裏，只是不住的提吸眞氣，加重劍上壓力。

凌千青和他拚搏了三十幾招，但覺對方劍勢愈來愈沉，自己的劍勢，大有被他壓倒制下來之感，心中也暗暗躊躇：「自己該不該……」

就在此時，突然聶小香發出一聲尖叫！這聲尖叫入耳，使他心神爲之一分，突覺左肩一涼，被對方劍尖刺中，一時也忘了疼痛，心頭猛然一驚，奮力一劍，「噹」的一聲，格開車如海長劍，大喝一聲：「住手！」

木龍車如海這一劍雖然只刺中凌千青左肩，傷得極輕，但聽他喝出「住手」，不覺大笑道：「小子，你棄了手中長劍，老夫可以住手。」

劍勢加緊，一片寒光，飛捲而至，攻勢更加凌厲。

凌千青只聽到聶小香一聲尖叫，就沒聽到第二聲，心頭又急又怒，大聲喝道：「在下本來不想傷你，但，閣下太不知進退了！」

喝聲出口，「天壞一劍」也跟着出手！青藤劍在這一瞬間，青光陡然暴漲，有如一片晶瑩的光幕，席捲而出。

木龍車如海笑聲方發．只覺一道青濛濛的劍光已經捲到身前奇亮耀目，幾乎使人睜不開眼來！

不！一片森寒劍氣，迎面罩落，心頭不禁猛吃一驚，一時之間，急忙使了一個懶驢打滾，在地上接連幾滾，翻出去一丈開外，才敢躍起，才發現自己身上鮮血如注，一條右臂，已經被劍光齊肩截斷！

凌千青還是第一次施展這招劍法，却也想不到這「天壞一劍」竟有如此威力，一時也不禁怔得一怔！

原來這「天壞一劍」，當日木劍道長傳給凌千青之時，曾經一再告誡，這一招劍法，是他一位去世多年的好友所創，因爲殺氣太重，有干天和，不到萬不得已，愼勿輕使。

本來他是不想傳給門下弟子的，但因凌千青的仇人太强了，惟有這一招劍法，才能尅制得住，所以才把這「天壞一劍」傳給了凌千青。同時也把好友昔年的隨身兵刃青藤劍，也交給了凌千青，曾說：「這招劍法，只有由青藤劍使出，方能發揮劍招的威力。」

凌千青當時曾問師父的好友是誰？木劍道長只是笑了笑道：「你不用知道他是誰，知道了對你並無益處。」

現在凌千青才體會到這招「天壞一劍」，果然威力奇强，他劍勢出手，幾乎連自己都不知道一下就已把木龍車如海的右臂削了下來！

這還是木龍對敵經驗豐富，發現不對，就貼地滾開，不然，只怕早已身首異處了。

且說凌千青一怔之後，急忙舉目四顧，剛才還站在不遠的聶小香，早已經不見了。

不，正有一簇人影，朝西飛掠而去，業已奔出十餘丈外！

聶小香自然是被他們趁自己和木龍動手之時刼持去的了。

凌千青心頭一急，雙足一點，身子凌空飛撲而起，銜尾急追過去。

他一身輕功，已臻上乘，這一提氣飛掠，當眞有如離弦之箭，快得可以穿雲射月！

雙方距離，很快就拉近了。

前面一共七八個人，看他們身手，只不過是二三流的角色。

凌千青急起直追，不大工夫，和他們只有三五丈距離，口中春雷般大喝一聲：「你們還不給我站住？」

前面八人聽到凌千青追來，立即由兩個漢子挾着聶小香一路奔行。

分出六人，倏地回過身來，鋼刀一橫，攔住了去路。

不，他們仗着人多，沒待凌千青追到，已經圍了上來，六柄鋼刀，交叉攻到。

凌千青心急救人，那還和他們纏鬥，口中大喝一聲：「該死的東西！」

劍光乍亮，寒光像扇面般飛洒出去！

又是一招「天壞一劍」，慘嗥起處，六人同時撲地倒下。

凌千青腳下絲毫不停，點足掠起，宛如大鵬凌空，一下從正在急奔的兩個漢子頭上飛過，落到他們面前，大喝一聲道：「你們再不站住，那是不想活了。」

兩個漢子一眼看到凌千青憑空瀉落，攔住了去路，不由嚇得心胆俱碎，趕忙停住。

左首一個道：「少俠，這不關我們的事。」他手中還挾着聶小香不放。

凌千青瞋目喝道：「你還不把聶姑娘放下來？」

那人放下聶小香，臉色驚懼的道：「她……她不是的……」

凌千青目光一注之下，也看出來了，原來這人放下來的，只是一個假人，心頭一緊，急忙問道：「聶姑娘人呢？」

左首一個道：「這是……何……何姑娘交代的……」

凌千青問道：「何姑娘是誰？」

左首一個道：「何姑娘就是觀主的三

師妹。」

凌千青道：「就是黑衣魔女麼？」

左首漢子道：「是的。」

凌千青又道：「這麼說聶姑娘是她擄去了？」

左首漢子道：「是……是的。」

凌千青又問道：「黑衣魔女朝那裏去的？」

左首漢子道：「不……不知道。」

凌千青聽得大怒，右手一揮，青光乍閃，兩聲慘嗥同時響起，兩人飲劍倒了下去，他心頭無比憤急，口中發出一聲龍吟般的長嘯，雙腳一頓，又縱身撲起，朝來路飛射過去。

這回他救人情急，不住的提吸眞氣，施展輕功，一路飛掠，當眞有如天馬行空，快若追風，轉眼之間，已經奔出七八里路程，依然不見絲毫人影，前面已有一條大江，橫亘如帶，心中不禁暗暗躊躇，忖道：「莫非自己追錯了方向不成？」

正在思忖之間，只見沿着江岸，正有一個小巧人影，急匆匆行來。

因相距甚遠，又有柳條垂絲，掩映其間，看不清楚，但從他身形看去，似乎是個女子，她急步沿江而行，似在找人！

「莫非是聶小香！」

心念這一動，立即迎着那小巧人影奔掠過去，到得近前，目光一注，那是一個十六七歲的青衣少女，正待轉身！

那青衣少女發出清脆的聲音叫道：「凌相公請留步。」

凌千青聽得一怔，心想：「自己和她素不相識，她怎麼叫得出自己姓凌呢？」

不由腳下一停，問道：「姑娘是叫在下麼？」

青衣少女綻出一臉花樣的笑容，說道：「這裏又沒有第三個人，自然是叫相公了。」

凌千青問道：「姑娘有什麼事？」

青衣少女道：「小婢在這裏已經等了很久了，沒有見到凌相公，眞把小婢急死了。」

「姑娘已經在這裏等了很久了？」凌千青奇道：「妳怎麼知道在下會到這裏來的呢？」

青衣少女展齒一笑道：「自然是我家主人交代的了。」

凌千青問道：「妳家主人是誰呢？」

青衣少女狡黠一笑道：「小婢奉命在這裏等候凌相公，請凌相公屈駕一行，你見了我家主人，自然就知道了。」

凌千青道：「在下身有急事，請姑娘覆上貴主人，我無暇前去，深爲抱歉。」

說完，又轉身欲走。

青衣少女道：「凌相公要走，也該聽小婢把話說完了再走呀！」

凌千青道：「姑娘還有什麼話，那就請快說。」

青衣少女道：「我家主人說的，他請你屈駕一行，就是和你身上有急事有關，錯過了，你就會追悔莫及。」

凌千青道：「妳說什麼？」

青衣少女道：「我家主人就是這麼說的咯！」

凌千青道：「妳家主人知道我的急事是什麼嗎？」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青衣少女接着道：「小婢只是聽主人怎麼說，我也怎麼說，凌相公有什麼疑問，不會自己去問我家主人麼？」

凌千青問道：「妳家主人在那裏？」

青衣少女道：「凌相公答應去了？」

凌千青道：「好吧，姑娘請在前面帶路。」

青衣少女嫣然一笑，轉身道：「凌相公請隨小婢來。」

話聲一落，就低頭急步行去。

凌千青隨在她身後，走出一箭來遠，只見一棵垂楊下面，停泊着一條黑黝黝的船隻，艙中不見一點燈火。

青衣少女腳下一停，伸手指指船艙，說道：「我家主人就在艙中恭候，凌相公請自己上去吧！」

凌千青心頭暗想：「這不知又是什麼詭計？」

一面問道：「妳家主人既把在下約來，怎麼艙中一點燈火也沒有？」

青衣少女輕笑道：「凌相公既然來了，還有什麼好趦趄的？難道我家主人還會存心害你不成？」

艙中依然不聞一點人聲。

凌千青心中雖然暗自起疑，却也不肯示弱，朗笑一聲道：「好，在下倒要看看，你家主人究竟是誰？」

舉步跨上跳板，踏上船頭，說道：「在下凌千青，應邀而來，不知是那一位見召？」

只聽艙中有人嗤的一聲輕笑，說道：「客人來了，怎不請進來呢？」

隨着話聲，艙門已經輕輕推啓。

凌千青目能夜視；但也凝足目力看去，艙中依然黑黝黝的看不到一點景物。

細辨那說話聲音，似是一個女子，心中更覺疑竇叢生，不覺笑道：「艙中如此黑黝，主人這是待客之道麼？」

只聽「擦」的一聲，眼前突然一亮，一個長髮披肩的綠衣女子，背着艙門，站在一張小方桌前面，正在用手中火摺子點燈。

同時只聽她嬌柔的聲音說道：「凌相公現在可以放心進來了吧？」

凌千青聽她這麼說了，只得舉步走入，說道：「姑娘見邀，不知有何見教？」

他現在才看清楚，艙中四周都圍着綠色布幔，無怪從外面看進來，不透一點天光了。

「嗯！」綠衣女子心中輕嗯一聲，緩緩轉過身來，說道：「凌相公請坐。」

凌千青目光一注，原來這綠衣女子赫然竟是黑衣魔女！

自己正要找她，她却把自己找來了，一時不覺微微一怔，冷然說道：「原來是妳！」

黑衣魔女今晚變成了綠衣魔女啦！

她翹着紅菱般嘴角，露出一口整齊如玉的貝齒，輕盈一笑道：「凌相公沒想到吧？」

她今晚似是刻意修飾了一番，柳眉如黛，眼波如水，薄施脂粉，輕點絳唇，方才在仙女廟，還沒有看得清楚，這回，在明亮的琉璃燈前，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她不但美，而且艷，嬌而且柔，身材

苗條而勻，肌膚細膩而白，目光凝注，似秋水而明亮，明眸傳情，如明珠而炙熱，既含笑而含顰，亦宜喜而宜嗔！

好了，這四六句，現在可不流行，但只有如此，才能把她形容得出來。

凌千青只覺眼前一亮，也看得不禁呆了！

誰說是黑衣魔女，應是凌波仙子！

他臉上不禁一紅，口中冒出一句話來：「在下正要找妳。」

「我知道。」

黑衣魔女含情脈脈的一笑，說：「我不是把你請進來了麼？有話也請坐下來再說呀！」

凌千青給她這一顰一笑，笑得有些侷促不安，直楞楞的依言坐下，問道：「聶小香是被姑娘刦持來了？」

「不錯。」

黑衣魔女答得很乾脆，一面抬目一面問道：「凌相公就是為了她才要找我，對麼？」

凌千青道：「正是，因為聶姑娘是把劍送還給在下，才成了叛門之徒，在下不得不勸她離開仙女廟，她目前處境是個舉目無親的人，在下在道義上，有保護她的責任，妳既然刦持了她，在下自然要找妳了。」

黑衣魔女望着他，似笑非笑的道：「是道義麼？」

凌千青被她看得臉上一紅，說道：「難道不是。」

剛說到這裏，只見裏首綠色帷幕一動，那青衣少女手托銀盤，送上兩盞香茗，放到桌上，說道：「凌相公請用茶。」

很快就退了下去。

黑衣魔女星眼流波，笑了笑道：「那麼凌相公可知小妹把你請來，是為了什麼呢？」

凌千青道：「在下正要請教。」

黑衣魔女嫣然一笑道：「也就是為了我擒到聶小香。」

凌千青道：「在下想不出姑娘通知我的道理來。」

「我不是通知你。」

黑衣魔女媚笑道：「我有幾句話想和你當面說清楚。」

接着道：「凌相公已經折騰了大半夜，我特地準備了幾式酒菜，和凌相公共同宵夜……」

凌千青道：「姑娘有話請說，酒菜不用了。」

凌千青話未說完，綠色帷幕又輕輕飄動，那青衣少女果然手托銀盤，端着酒菜走入，放到桌上，把兩副杯筷放好，又閃身出去。

黑衣魔女親自斟了兩杯酒，含笑道：「凌相公放心，小妹還不至於在這個酒菜中下毒。」

她舉起杯子，就着櫻唇，一飲而盡，才道：「這一杯，小妹先喝了，表示酒中沒有毒藥，也表示小妹的敬意，凌相公能不賞臉麼？」

她喝下一杯，立即桃腮欲暈，水汪汪的一雙眼睛，只是望着他，脈脈含情，等待着他喝酒。

凌千青倒是不好拒飲，只得也舉杯一飲而盡。

黑衣魔女笑道：「凌千青相公果然豪爽，但喝了酒，總得吃些下酒菜，這樣罷，小妹先吃一筷，你總可以放心了。」

說罷，果然舉筷在每一種菜餚中，挾着吃了，表示無他。

凌千青只是挾了一筷菜餚，慢慢吃着，一面說道：「姑娘有什麼話，現在可以說了。」

黑衣魔女朝他嫣然一笑，用筷挾了一塊燻魚，放到他面前的碟子上，然後舉杯說道：「你再乾一杯，把這塊燻魚吃了，我就說。」

凌千青道：「在下不善飲酒。」

黑衣魔女不依道：「你乾了這一杯，我陪你喝咯，凌相公是男人家，兩杯酒怕什麼？小妹平日也不善飲酒，今晚也不是喝了？」

她果然又把一杯酒乾了。

這兩杯下肚，她一張粉白勻紅的臉上，很快就升起了朝霞般兩片紅雲，更是嬌艷欲滴，雙眸望着凌千青，在等他喝酒，但也目光如水，盈盈凝睇，有着說不出的綿綿情意。

凌千青推辭不得，尤其給他這般等着，瞧着，看得有些臉上訕訕的，無法不喝了，只好舉杯道：「謝謝妳。」

一口把酒喝了。

黑衣魔女道：「快把燻魚吃了。」

凌千青只得又低着頭，把燻魚吃了，抬目道：「姑娘……」

黑衣魔女不待他說出來，就搶着道：「你不說我也知道，是不是『姑娘』下面，就是『有什麼話可以說了』，對不？」

凌千青囁嚅道：「在下正是此意。」

「瞧你……」

黑衣魔女眼皮一溜，撇撇櫻唇接着道：「我不說出來你好像坐立不安似的！」

她又看了他一眼，才道：「第一件事，我告訴你的，小妹姓何，名叫眞眞，你就叫我何眞眞好了，別姑娘、姑娘的，聽來蹩扭透啦！」

凌千青說道：「在下怎好叫姑娘的名字？」

「這有什麼關係？」何眞眞道：「姓名是一個人的符號，代表某一個人，姑娘二字，可不代表我呀，我叫你凌大哥，你叫我何眞眞？這樣總可以了吧？」

凌千青問道：「這是第一，那麼第二呢？」

何眞眞嬌笑着，道：「事情一件一件的來，你先答應了第一件，小妹再說第二件。」

凌千青點頭道：「好。」

何眞眞橫了他一眼，笑吟吟的道：「那你就叫呀！」

凌千青尷尬的道：「這……」

「這什麼呢？」

何眞眞嬌媚的道：「凌大哥，你叫我何眞眞呢！」

凌千青臉上一紅，說道：「沒有事情，怎麼叫妳？」

何眞眞撒嬌的道：「我就要你叫咯，你不叫，第二件事，我就不說了。」

「好！」凌千青無可奈何的叫道：「何眞眞。」

「嗯！」何眞眞打她鼻孔裏輕嗯了一聲，嗯得人心頭會有異樣的感受。

凌千青望着她，當眞人比花嬌，那張吹彈得破的嬌靨上，似羞澀，似含顰，別有一番柔媚之態，他本來望着他，是在等她的下文，現在看了她一眼，可就不敢再看了，但却又捨不得不看。

她正在含情脈脈的看着他，他知道如果再不移開眼光，很可能會把持不住。

他現在已經感到把持不住了。

「嗤！」何眞眞忽然嬌笑了一聲，說道：「凌大哥，你好像在逃避我？」

凌千青紅着臉道：「在下……沒有……沒有……」

何眞眞輕柔的道：「那你為什麼不敢看我？」

凌千青心頭跳了，囁嚅的道：「因為姑娘太美了。」

「眞的？嗯，你騙我！」

何眞眞站起來，走到他面前，撇撇櫻唇道：「如果我眞的美，你為什麼不再看我呢？你說，我眞的美不美？」

她把一張紅馥馥的臉，送到了凌千青面前，吹氣如蘭，口脂可聞。

凌千青一抬眼，就看到她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笑盈盈的櫻唇，他眼睛幾乎花了，心也跳得有些模糊了，口中說道：「姑娘眞的很美！」

四目交投，她眨眨美眼，赧然道：「那你為甚麼還不叫我好妹子呢？」

凌千青情不自禁，低低的叫道：「好妹子……」

「嗯！」何眞眞隨着一聲輕「嗯」，櫻唇送到他嘴上，一個苗條而誘惑的嬌軀，也像水蛇般往他懷中貼來。

前艙艙門早就闔上了，綠色的帷幕，也已放下了好一回了。

現在從中艙通向後艙的帷幕，不知何時，已經左右拉開。

後艙，是一間精緻的小臥房，地方不大，却有一張舖好了繡枕鴛被精緻的床。

就在此時，船頭忽然一沉，接着響起了青衣使女的一聲嬌叱：「甚麼人？」

「撲通！」有人掉下了江水！

緊接着「砰」然一聲大響，艙門被人踢開了，門口有人清喝了聲：「無恥魔女，妳幹得好事！」

兩個已經纏在一起的人，經這突如其來的一喝，就迅快分了開來。

黑衣魔女何眞眞連人影還沒有看清，雙手揚處，響起兩聲極輕的機簧，從她衣袖中射出兩蓬飛針，一陣嘶嘶之聲，連續不絕，朝門口激射過去。

飛針像扇面般展開，幾乎把艙門都封死了，門口若是有人，絕難逃得過這兩蓬毒針！

不，只要有一支被射中，就會見血封喉，保你連哼都哼不出來。

但艙門口那人却哼出來了，那是一聲冷哼！

哼聲甫出，白光乍閃，一陣「叮」「叮」「叮」輕微的響聲起處，黑衣魔女打出去的兩蓬飛針，全被劍光擊落！

不，每一支飛針，都被來人劍光截成了兩半，紛紛墮地。

「嗆」，紫光一閃，何眞眞在這一瞬間，已從腰間掣出了一柄短劍！這柄短劍，正是掌中劍卓一絕傳給他門下弟子田中玉的紫艾劍，紫光吐吞，在黑夜之中越顯得它鋒芒畢露。

黑衣魔女是氣傷了心，一雙本來還水汪汪的眼睛，這回顯得殺氣騰騰，叱道：「你是甚麼人，敢來管我姑娘的事？」

艙門口那人手中提着一支白光閃閃的長劍，冷笑一聲，走了進來，目光一瞥呆若木鷄、站在那裏的凌千青，嘴角凝笑，冷冷的道：「妳果然在施展魔功，把他迷失了心神，妳眞是無恥之尤！」

這人是個唇紅齒白的青衫書生，論模樣比凌千青得還要俊俏，只是個子稍嫌瘦小了點，手中提着的竟是那柄鎮江劍。

現在不用作者介紹，讀者一定已經猜到他就是凌千青的口盟兄弟畢雲秋了。

何眞眞紫艾劍一指，切齒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畢雲秋道：「妳不用管我是誰，殺了妳，徒污我的寶劍，還不給我快滾？」

何眞眞氣得發抖，怒喝道：「憑你配麼？姑娘今晚不殺了你，誓不為人！」

紫艾劍一揮，足踏中宮，欺身急刺過去。

畢雲秋冷冷一笑，手中鎮江劍隨着揮起，一招「白蛇吐信」，劍尖一撥，「噹」的一聲，把對方長劍撥開，劍光一閃，反刺何眞眞左肋「期門」。

何眞眞因手中之劍被畢雲秋封出，一時變招不及，被迫後退了一步。

畢雲秋口中又是一聲冷哼，手腕一震，鎮江劍接連點刺而出。

高手過招，有不得一着失誤，何眞眞就是變招稍慢，立時失去了先機，被畢雲秋劍勢逼得連退了三步，依然無法還手，只好暫採守勢，左封右解，護住了全身。

畢雲秋劍勢雖利，但何眞眞也不是弱手，雖然屈處下風，却也不易攻得進去，一片錯落劍影，只是在何眞眞左右前後，密集刺出。

這一輪攻拒，一連响起了一十三聲金鐵交鳴，紫艾劍和鎮江劍，同出一人之手，同出一爐之鐵，如今却各展鋒芒，互相拚搏起來，這豈是卓一絕始料所及之事？

何眞眞心裏鼈着一口氣，被畢雲秋一陣快速攻勢，逼得還手無力，直待接下對方一十三劍之後，才乘隙反擊，揮劍搶攻，也還了九招，總算把劣勢扳了回來。

如論劍招，畢雲秋使得輕靈快速，劍如靈蛇，攻多守少。何眞眞的劍法，辛辣狠毒，出劍部位，都是致命的要害。

兩人這一戰，地方是在船艙之中，進退不過三步，劍勢無法大開大闔，再加邊上又站着一個凌千青，像是失魂落魄一般，一動不動，兩人都有顧慮，因此出劍都以縱刺為主，饒是如此，他們還是打得非常激烈，你來我往，劍芒如閃！

不過片刻工夫，兩人已交手了三四十招，漸漸畢雲秋又佔了上風。

只聽一陣輕微的金鐵交鳴之後，畢雲秋突然飛起一脚，脚尖正好踢在何眞眞執劍右腕之下。

何眞眞驚啊一聲，紫艾劍跌落在艙板之上。

畢雲秋鎮江劍一點劍尖，同時抵上了

她咽喉。

何眞眞的心頭猛然一驚，正待往後躍退。

畢雲秋叱喝道：「黑衣魔女，妳再動一動，我劍尖就可穿透妳咽喉，妳相不相信？」

何眞眞道：「你待怎樣？」

她果然不敢稍動。

畢雲秋冷冷的道：「我還是一句老話，不會要妳命的，只要你交出解藥，妳就可以滾了。」

何眞眞道：「我沒有解藥。」

畢雲秋道：「那妳眞要我刺穿妳的咽喉了？」

說話之時，劍尖稍微用力，就刺破了何眞眞的喉間皮膚，一點鮮紅的血珠，從劍尖邊緣綻了出來。

何眞眞切齒道：「攝心大法，沒有解藥，只要自拍後腦，就可清醒。」

畢雲秋道：「好，妳走吧！」

何眞眞要待彎腰去拾取紫艾劍。

畢雲秋劍光一閃，喝道：「把劍留下，連劍鞘也給我留下。」

何眞眞只好把劍鞘一起留下，一面說道：「沒關係，你報個萬兒來，姑娘今晚認栽了，咱們山不轉路轉，總有找你算帳的日子。」

「在下畢雲秋。」

畢雲秋冷笑一聲繼續道：「在下要是怕妳找我，今晚就不插手了，但凌千青是我大哥，我能不插手麼？」

「好！」何眞眞切齒道：「畢雲秋，你給我記着。」

轉身朝艙外掠去。

畢雲秋返劍入鞘，伸手拾起紫艾劍，也回入了劍鞘，然後走近凌千青身邊，舉手在他後腦輕輕拍了一下。

凌千青口中「啊」一聲，雙目眨動，奇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目光一注，看到畢雲秋，不覺喜道：「會是賢弟，你甚麼時候來的？」

畢雲秋笑道：「我是在最不湊巧的時候來的，破壞了大哥的好事。」

他本來是取笑大哥的；但他的臉也紅了。

凌千青也被他說紅了臉，說道：「賢弟休得取笑，愚兄連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着了她的道的。」

畢雲秋道：「那無恥魔女使的是魔敎『攝心術』，不論你武功有多高，只要多看她幾眼，就會不知不覺的被她眼光所迷惑，聽她的擺佈了。」

凌千青說道：「這就是了，她說有事要和愚兄詳談，愚兄望着她，已發覺她目光之中，好像有着一股吸力，看了她一眼，就移不開了，後來心頭就迷迷糊糊的起來……」

畢雲秋笑道：「你們男人呀，看到了漂亮的姑娘，眼睛就死盯不放，現在可好，碰上了會『攝心術』的魔女了，以後看你還敢痴痴看她不？」

他話聲出口，突然發現這句「你們男人」四個字，說漏了嘴，不由得臉上驀地一紅。

但差幸凌千青沒有聽出來。

不，凌千青也被他說得俊臉通紅，訕訕的道：「賢弟可是把那何眞眞趕跑了，沒把她擒下來吧？」

畢雲秋嗤的笑道：「大哥還在想念她麼？」

「賢弟，我們說正經的。」

凌千青接着問道：「她只是一個人走的麼？」

畢雲秋一指桌上的紫艾劍，說道：「她把劍都留下了，還會帶走甚麼？」

「唉！」凌千青說道：「賢弟怎不先把愚兄救醒呢？我還有說話要問黑衣魔女呢？」

畢雲秋奇怪的道：「大哥要問她甚麼呢？」

「有人被她擒去了。」

凌千青又續道：「不是爲了救人，愚兄就不會找她了。」

畢雲秋說道：「是甚麼人落在她的手裏？」

凌千青道：「這人叫聶小香，是仙女廟門下的人。」

「唔！」畢雲秋霎動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點點頭道：「我聽大哥說過，她偷走了你的一柄軟劍，對不？」

凌千青道：「是的，愚兄告訴過你，我就是尋劍來的。」

「大概尋劍只是藉口，尋人才是眞的了。」

畢雲秋似笑非笑的看了他一眼，問道：「大哥終於找到她了？」

「賢弟休得取笑。」

凌千青臉上一紅，續說道：「這件事說來話長。」

他一指桌上的紫艾劍，說道：「賢弟還記得這把紫艾劍麼？卓老丈把它送給了誰？」

畢雲秋道：「卓一絕不是送給田有甲（化名龍在田）的孫子田中玉的麼？」

「對了！」

凌千青又道：「這件事就得從田中玉說起……」

當下就從和畢雲秋分手之後說起，一直說到方才黑衣魔女把自己邀到船上，擇要說了個大概。

畢雲秋攢攢眉道：「大哥帶走了他們叛門之徒，又殺了他們八大護法之一的地龍簡伯陽，傷了木龍車如海，仙女廟如何肯和你甘休？」

凌千青道：「你不是也羞辱了黑衣魔女麼？」

畢雲秋撇撇嘴道：「大哥好像在怪我不該多管閒事哩！」

凌千青臉上一紅，笑道：「愚兄是說咱們反正和仙女廟結下樑子了，還有甚麼好顧慮的？」

「大哥心裏惦念着聶姑娘……」畢雲秋道：「咱們先在船上找找看，她們主婢兩個都在這條船上，聶小香說不定也在船上呢！」

「賢弟說得極是！」凌千青矍然續道：「我們那就快找。」

畢雲秋看了他一眼，淡淡的笑說道：「瞧你，一提起聶小香來，就急成這個樣子！」

中艙盡在眼前，沒有可以藏人的地方，凌千青推開艙門，走進後艙，這後艙因爲有半間隔成了臥室，和中艙連通，後面半間，地方更形逼仄，堆放着雜物，一目了然，那有甚麼人影？

再往後，就是後梢搖船的地方，沒有篷艙，當然更沒有人了。

凌千青看得心頭大急，但怕畢雲秋取笑，不好形之於色，木立後梢，正在思索着準備自己一人獨闖仙女廟，也非把聶小香救出來不可……

「大哥一個人發甚麼楞？」

畢雲秋一下飄身過來，又問道：「沒找到聶小香麼？」

凌千青道：「賢弟去看了前艙，也沒有麼？」

畢雲秋道：「前艙那麼小，當然不可能藏人的了。」

他目光一動，問道：「這艙板下面，大哥看過了麼？」

後梢鋪着艙板，下面當然還有下艙的了。

凌千青「哦」了一聲道：「艙板底下，愚兄倒是沒有看過。」

「瞧你……」

畢雲秋輕輕笑了笑，道：「眞是急昏頭了。」

凌千青也無暇和他多說，急忙雙手並用，揭起了兩塊艙板。

下面地方不大，看去黑黝黝的，果然好像蜷伏着一個人。

凌千青心頭一急，急忙一躍而下，蹲下身去，定睛一瞧，那不是聶小香還有誰來？

她被繩索綑成了一團，除了睜大着一雙盈盈目光，朝凌千青望來，口中不能出聲。

凌千青心頭大是不忍，低聲道：「我來救妳了。」

因艙下地下甚狹，雙手抱起聶小香嬌軀，上身才能緩緩直了起來。

畢雲秋說道：「大哥，你把人交給小弟。」

他在上面伸手來接。

凌千青只得把聶小香一個人從艙底擧起來，遞給了畢雲秋，自己才跟着縱身而上。

畢雲秋把聶小香放到艙板上，雙手一搓，掐斷了繩索。

凌千青迅快把綑在她身上的繩索解開，又從她櫻唇中，挖出一團破巾。

聶小香手足雖已鬆動，但因被綑綁了多時，手足已經痲木，坐在地上，依然動彈不得，只張口叫了聲：「凌……大……哥……」

她因有畢雲秋在旁，不好意思叫出「凌郎」來，所以改稱「凌大哥」，但只叫了一聲，雙目盪動，一串珍珠的眼淚，已從臉頰上滾下來。

凌千青柔聲道：「小香，我扶你站起來。」

雙手攙扶着她，緩緩站起。

聶小香雙足還有些站立不穩，倚着凌千青幽幽的道：「凌大哥，你其實不用管我……」

畢雲秋在旁笑道：「聶姑娘，我大哥是個多情種子，他既把妳救出了仙女廟，豈會中途撒手不管？」

一面說道：「大哥還不扶聶姑娘到艙裏去？」

凌千青果然攙扶着聶小香，走入中艙去。

畢雲秋脚下有些趦趄，望着兩人，目中內閃着異樣神色，他似乎在考慮着自己是不是應該跟進去？

不，自己是不是應該走了？

聶小香由凌千青扶着跨進中艙，雙脚也漸漸恢復知覺，一面低聲問道：「大哥，他是甚麼人呢？」

凌千青道：「他是我結義兄弟，叫做畢雲秋……」

他回頭不見畢雲秋跟着進來，忍不住叫道：「賢弟，你怎麼不進來呢？」

畢雲秋一個人影，已隨着他的話聲，翩然走入中艙，輕聲笑道：「小弟是怕大哥和聶姑娘說幾句體己話，進來了不太方便。」

凌千青、聶小香二人被他說得飛紅了雙頰。

凌千青訕訕的道：「賢弟，休得取笑愚兄。」

畢雲秋目光一抬，注視了聶小香一眼，才含笑慢慢的說道：「眞是我見猶憐，無怪方才大哥找不到聶姑娘，要急成那個樣子了。」

聶小香紅了臉，起身襝衽道：「凌大哥認了小妹，你是我的大哥的結義兄弟，情同手足，自然也是我二哥了，不知二哥肯不肯認我這個小妹呢？」

畢雲秋爽朗的笑道：「聶姑娘連二哥都叫了，我還能不認妳這妹子麼？我沒有妹子，多個妹子自然最好不過了，好，那就暫時叫你三妹好了。」

凌千青道：「賢弟認她作了妹子，怎麼還有暫時的呢？」

「大哥連這點也想不出來麼？」

畢雲秋斜睨了他一眼，清脆的笑道：「現在她是我三妹，將來我還得叫她一聲大……」

「大」字下面，他忽然停住了，只是望着凌千青神秘的笑了笑。

凌千青自然聽出來了，急忙道：「賢弟，她已經叫你二哥，你可不能再取笑妹子呀！」

畢雲秋道：「瞧你，做了大哥，好偏心，只是帮着三妹說話。」

聶小香坐在椅上，雙眉含顰，似有倦容！

畢雲秋回頭問道：「三妹，妳那裏不舒服了？」

聶小香眼波抬動，低低的說道：「小妹也不知道什麼，只是……只是覺得很疲倦……」

畢雲秋道：「那妳就休息一回吧！」

凌千青却在此時，虎的站了起來，怒容滿臉的道：「這些賊人，當眞以爲凌某好欺侮的了！」

聶小香一怔道：「大哥幹麼生這大的氣？」

畢雲秋道：「大概是仙女廟的人又找來了。」

突聽岸上響起一個陰惻惻的聲音說道：「你們叫姓凌的小子出來。」

（未完．九）

現代奇情幻想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經的秘密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鍾楚雄會同警探到黎自添家裏找尋有關他平日有什麼可疑的形跡，覺得他起居飲食甚古怪，沒辦法理解他的爲人，又去找蕭顯典、張學天偵查黎自添失踪的原因，亦不得要領，懷着失望心情返回寓所，無意中發現黎自添東張西望，在自己寓所附近徘徊，便上前打招呼，黎自添不應反轉身疾走，鍾楚雄追至橫巷被二名大漢用槍指嚇，連同黎自添一起用汽車載走，到一座樹叢別墅停下，由一姓蔡的接見，說明去河北長城下掘寶藏，怕裏面有機關，故特邀二人協助，鍾楚雄不答應亦無可能逃脫，只好跟着他們輾轉從舟車兩路來到趙川……

得寶逃走　散財擋災



皇天無眼

劉白楊道：「這地方誰管得着？到他們來時，咱們可能已得手？」

老蔡反問：「萬一他們來時，咱們還未得手呢？」

劉白楊道：「那好吧，明天我回去時，便拉人來！」

由於只有三座營幕，所以黎自添只好讓大伙兒一齊睡，這十多天來，鍾楚雄還發覺他有個怪現象，他大便的次數特別多，而且從來不與別人一起解決，所以老蔡的手下，都叫他娘兒，黎自添不理別人的恥笑，依然故我。

× × ×

第二天，天一亮，老蔡便組織人手炊食和找尋藏寶的地點，黎自添、鍾楚雄、老楊和許老七四個人一組，負責一段路。

山上都是石頭，由李自成到現在已有三百年歷史，從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什麼異狀來，黎自添道：「這是大海撈針！」

老楊說道：「就算是大海撈針，也要找！」

「正常的工作時間，應該是三個月至半年，幸運一點的，也許一個月就能讓咱們找到，但咱們這許多人，在這裏一個月，別人不會奇怪？」

老楊道：「我去問問老大……」話一出口，忙又改口，道：「等下吃早點時再問！」

鍾楚雄則乘機打量地形，這裏地形，近高遠低，就算自己有辦法一舉打死老楊和許老七，與黎自添逃跑，但老蔡等人居高臨下，仍然沒法躲過亂槍的掃射。他心中暗暗禱告、希望寶藏不在附近，否則自己與黎自添便無活命之機！

當年李自成的副將尚且要殺死伙伴，今日的老蔡會放過自己嗎？

吃早頓的時候，黎自添再度提出困難，老蔡道：「根據書中的記載，藏寶洞的進口上面有塊大石，石不高，形狀不規則，兩三個壯漢就可以將它推開！」

許老七罵道：「他媽的，他既然要留贈有緣人，爲什麼又不寫清楚，或者做個記號！」

老蔡瞪了他一眼。「假如他寫清楚的話，還輪到咱們做有緣人嗎？廢話！」

老楊忙打圓場：「現在有這些資料，也不會太難找，只要咱們加快速度，相信進度不會太慢！」

「所以我分配四人一組，便是這個道理！既然大家都急不及待，那就立即動工吧！」

老楊道：「把營帳拆掉，以免太過引人注目，而且今晚可能已去到前面了！」

「有理！老鄭，拆帳！」

衆人又開始找尋，一共分成四組，每組負責半里。鍾楚雄那一組被夾在中間，由於有了目標，所以衆人專找大石頭下手，一時間，只見石頭不斷由山上滾下去。

假如一個人便能推得動的，他們便不理，三個人也推不動的，也放棄，是以半天的時間，各組都完成任務，向前推進。

鍾楚雄一早便發現疑點，因爲事隔三百年，情況有了改變，以前兩三個人便推得動的石頭，現在可能會因爲下面積了山泥，而推之不動。當然，他不會說出來。

到黃昏，又向前推進，天黑之後，點上火把繼續找尋，由於體力消耗大，最後一段路，一直到晚上十點才完成。

一日苦戰，向前推進六里路，但仍然沒有發現。老蔡道：「照這個進度，明日之內一定可以找到！大家早點休息，養精蓄銳，再幹它一天！」

雖說鳥爲食亡，人爲財死，大伙兒幹勁十足，但經過一天的消耗，第二天進度便慢了下來，老蔡不斷催促，又提早派工錢，但情況改善不大。

老楊也大聲喝道：「大家加把勁，時間就是金錢，遲一刻便多一分危險，很可能把昨天的努力也白費了！」

劉白楊帶人送午飯來，中午吃的是饅頭，送咸菜和一點臘肉。許老七道：「他媽的，吃這種東西，怎會長氣力？」

劉白楊冷冷地道：「你想吃山珍海錯？多的是，只要你找到寶藏，城裏到處都吃得到，現在荒山野嶺裏，你就將就一點吧！」

老楊道：「鍾先生，坐下來吃飯吧！」他自己却仍站在高處。

鍾楚雄自然知道他的用意，故意道：「老楊，一塊兒吃吧！」

老楊道：「我還不餓，你們先吃！」

鍾楚雄笑嘻嘻地道：「老楊啊，我看你比我還辛苦？這半個月來，你可是寢食難安啊！」

「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天經地義！如果你有點同情心的，吃了飯便多用點氣力吧！」

鍾楚雄咬了一口饅頭，道：「我是以日計工錢的，做得快對我沒好處！」

許老七道：「笨蛋！你找寶藏，還是要工錢？」

「找到寶藏，我可以得到多少？眞可以讓我吃用一生呀？」

許老七訕訕地道：「老大總不會虧待你！」

「難說！別說我，就算是你跟老楊呀，嘿嘿……」

許老七急問道：「我跟老楊怎樣？」

鍾楚雄故意不答，反問：「你認爲老蔡會分多少給你？」

許老七呆了一呆，道：「現在還未找到寶藏，不知值多少錢，怎知道會分多少給我？」

鍾楚雄故意嘆了一口氣，說道：「如果我是老蔡的話，在找到寶藏之後，一定先幹掉幾個人，免得把寶藏分薄了，尤其是……」

許老七又問：「尤其是什麼？」

「寶藏不太值錢，更要多殺幾個！」

老楊喝道：「鍾楚雄，你別挑撥離間，我告訴蔡大哥，只怕你要吃點苦頭！」

鍾楚雄笑道：「我對老許說的話，你聽了也有好處！」

「嘿嘿，有什麼好處？蔡大哥絕對不會殺我！」

許老七道：「老楊，聽聽又有何妨？不過，咳咳，老大不是這種人！」

「你說他是什麼人？」

「他一向對弟兄們都很關照！」

「你知道他爲什麼要對你們好嗎？」

鍾楚雄道：「那是因爲還用得着你們，但以後却用不着了！」

「爲什麼以後用不着咱們？」

鍾楚雄哈哈大笑：「我問你，假如這次你分到的錢，足夠你吃喝一生，你們會留在上海，幹些見不得光的事嗎？」

許老七抓抓頭皮，道：「當然不會，老子不會回老家，討個老婆，買幾畝地享享福嗎？」

「你眞聰明，老蔡更加聰明，他一定

也會洗手不幹，而且會遠走高飛，隱名埋姓，那時候，他不但用不着你們，還會怕你們落在政府手中，供出這件事來，所以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鍾楚雄又嘆了一口氣，道：「不過，你別担心，我跟你的遭遇將會一樣，咱們能够死在長城，也是一種福氣！」

許老七問道：「你眞認爲死在這裏是一種福氣？」

老楊道：「別聽他胡說！」

許老七道：「老楊，他的話也有一點點道理嘛！」

「飯桶，你聽不出他是在挑撥離間嗎？」老楊道：「找到寶藏，老大還要咱們替他搬運，路途也要人保護，怎會用不着咱們？」

鍾楚雄抓起一個饅頭向他拋去，道：「你吃吧，咱們開始工作了！」

這天依然沒有結果，老蔡有點焦急，但仍不斷鼓勵手下，鍾楚雄無意聽他說廢話，一早便躺在帳裏睡覺，但當他睡醒時，却發現懷中多了一柄手槍！

鍾楚雄十分詫異，見許老七睡在自己旁邊，暗喜自己日間那番話起了作用，便悄悄把手槍藏在懷中，假裝未醒。

不久，外面便傳來叫床聲了，鍾楚雄跟衆人出去，饅頭已經炊好，衆人抓起便吃，只有黎自添仍然坐着不動。鍾楚雄道：「黎先生，你爲什麼不吃？」

「老是吃這種東西，下不了咽！」

「不吃那來的氣力？」鍾楚雄向他連連打眼色，黎自添有點會意，上前拿了一個饅頭，慢慢地啃着，看他的神態，就像啃石頭。

老蔡又催促大家尋寶，鍾楚雄仍跟着許老七走前，他很想問他，是不是他把手槍給他，但一來因老楊在背後，二來又怕不是許老七給他的，則反而不妙。

大約十點半鐘，鄭達忽然從後面跟上來，叫道：「老楊，找到了，老大叫你們過去！」

許老七問道：「老鄭，可是眞的？」

鄭達抑不住內心的喜悅，道：「老許，咱們發達啦，我還要去通知前面的！」

許老七一把將他拉住，道：「裏面有多少？」

鄭達道：「還未下去看過，老大叫鍾楚雄去！」

老楊在鍾楚雄肩上一拍：「鍾先生，這次你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鍾楚雄哈哈笑道：「說不定藏寶洞，便是我埋屍之所！走吧！」

黎自添快步跟上來，與他並肩而行，他嘴唇嚅動了一陣，欲言又止，過了良久才道：「鍾……你要小心！」

鍾楚雄道：「你更加要小心！」他碍着老楊在背後，不便多說，也只好用這句話叮嚀他。

發現藏寶洞的是老蔡自己，洞口靠近長城，他興奮得滿面通紅，見到鍾楚雄便道：「老鍾，現在便看你的了！」

鍾楚雄到洞口一看，只見下面黑黝黝的，似乎通到很遠去，他含笑道：「別高興太早，也許不是咱們要找的！」

劉白楊罵道：「他媽的，你潑什麼冷水！」

老蔡塞了十枚大洋在鍾楚雄手中，道：「這是你今日的工錢！」

鍾楚雄道：「給我一柄鐵鑿，一枝手電筒！」

老蔡自然不加反對，鍾楚雄道：「我對機關認識實在不多，最好請黎先生跟我下去，萬一有事，也可多個照應！」

「老黎手無縛鷄之力，留在上面！老許，你跟他下去！」老蔡暗中向許老七打了個眼色。

鍾楚雄見他派許老七跟自己下去，暗暗高興，那總好過跟老楊進去，當下兩人跳下去，鍾楚雄打亮手電筒照射。

地洞狹長，迎面撲來一陣陰森冷氣，他暗吸一口氣，小心翼翼在前面帶路。

許老七在後面催促他：「他媽的，你走快一點行不行？」

鍾楚雄說道：「你嫌我慢的話，請帶路！」

許老七當然不肯，鍾楚雄問道：「老許，你有帶槍嗎？」

「當然有，幹什麼？」許老七倏地退後一步，抽出手槍來，道：「你乖乖聽話，大家有好處，要不，老子一槍送你上西天！」

鍾楚雄鎭靜地問：「我聽什麼話？」

許老七喝道：「趕快找！」

鍾楚雄心中忖道：「難道槍不是他給我的？」心念未了，地洞已轉了個彎，但那一段地道只有七尺深，電筒光柱照射下，什麼也不見！

地道之頂傳來「嗚嗚」之聲，鍾楚雄手一提，光柱照在上面。上面是一條條的長石板，石板與石板之間有縫隙，仍由上面吹了進來，發出怪响。

許老七已在後面叫道：「看什麼鳥？快找！」

「你看不到嗎？什麼東西也沒有！」

許老七道：「你前面地上不是有塊石板嗎！搬開看看！」

鍾楚雄這才發現洞壁之前，果然有塊石板，他只好走前彎身，把石板移開，下面又有一個洞。他道：「老許，你過來看看！」

「不必，你先下去！」

鍾楚雄依言跳了下去，打亮電筒，只見下面堆放着幾口鐵箱，箱上都有鎖，於是將情況告訴許老七。許老七道：「先拋一箱上來看看！」

鍾楚雄挑了一箱最小的，拋了上來，許老七一手提手電筒，一手握槍，走前兩步，連開幾槍，把鎖打碎，再用鐵鑿撥開箱蓋。

電筒光射下，只見箱裏放着好些綠的、白的和黃的鍊子，他忍不住發出一道歡呼：「他媽的，咱們發達了！」

鍾楚雄是在下面暗自忖道：「眞是皇天無眼，這批國寶竟然落在他們手中！」當下暗動腦筋。

許老七在上面道：「把下面的箱子全拋上來！」

鍾楚雄想了一下，悄悄將手槍拔了出來，故意發出嘻嘻哈哈的聲音。許老七在上面喝道：「鍾楚雄，你別攪鬼，下面沒有機關，你死了對咱們也沒影响，快再把鐵箱拋上來！」

鍾楚雄喘着氣道：「他媽的，這幾口鐵箱又大又重，我抬不起來，……哎唷，我雙脚被鐵鍊鎖住了，老許快救我！」

許老七心想你再厲害也是空拳赤手，老子有槍，只要提防一點，還怕你不成，當下慢慢走過去，鍾楚雄在鐵箱後面，靜候機會。

許老七十分狡猾，先打亮電筒照進去，道：「你胡說什麼？」

鍾楚雄看得清楚，道：「操你娘的，你害怕什麼？連看也不看就亂嚷嚷了！」

許老七只好探頭到洞口，鍾楚雄眼明手快，手槍探出去，立即向他開了一槍！

「砰」的一道槍聲過後，手電筒跌了下來，鍾楚雄又等了一會兒，見沒有動靜才走出洞外，正想爬上去，冷不防上面「砰」的响了一道槍聲！

人爲財死

這道槍聲，就似在頭上轟响，嚇得鍾楚雄三魂不見了七魄，連忙滾到鐵箱後面伏着，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半晌定下神來，才覺得子彈不是射向下面來的，心念一動又奇怪了：「難道是許老七臨死，胡亂開的槍？」

上面傳來叫聲：「鍾先生鍾先生！」

鍾楚雄吸了一口氣，才問道：「你是誰？」

「我是老楊，許老七已經死了，上來吧！」

鍾楚雄心頭一跳，暗道：「怎會是他？剛才是他開槍打死許老七的？」

老楊在上面又道：「鍾先生，你那柄槍是我昨晚給你的，槍柄上還到了一個楊家，不信你看看！」

鍾楚雄打亮電筒一照，果然見槍柄上刻了個楊字，當下問道：「你爲什麼給槍我？」

「爲了你，也爲了我！」老楊道：「你眞以爲我相信老大不會殺咱們嗎？我不過也想撈一點本，你快上來，咱們想個辦法制服蔡老大，這批寶藏就由咱們兩個平分！」

鍾楚雄嘿嘿冷笑：「你怎會信我！」

「我相信你的本領，我只能跟你合作，才有成功的希望！時間緊迫，請你趕快作出決定！」

鍾楚雄覺得他將刻了姓氏的槍給自己，頗足以信任，便道：「好，我把鐵箱拋上去，你按着！」

他將地洞裏的四隻鐵箱全部拋上去，然後也爬了上去，手上仍握着槍。老楊的目光在黑暗中閃閃生光，他乾笑一下，首先將槍收了起來，問道：「你有什麼辦法制伏老大？」

「除非你引他進來！」

老楊道：「他這個人疑心大又謹愼，絕對不會冒險進來！」

鍾楚雄道：「由這裏爬上去！」他指一指上面的石板。「上面便是長城，咱們偷偷由這裏上去，神不知鬼不覺！就怕推不開石板！」

老楊道：「趕快試試！」他蹲在地上，道：「你快騎上來！」

鍾楚雄踏在他肩上，老楊升高尺餘，鍾楚雄舉起雙手，便觸到石板，他立即用力推動，天可見憐，上面的石板早已鬆了，一推即開。

石板一推開，山風立即灌了進來，鍾楚雄不管三七二十一，便爬了上去。老楊道：「我把鐵箱挑上去，你小心接住！」

可是他剛拋了一口鐵箱上來，地道裏便傳來幾道槍聲，原來老蔡又派人進地道視探了。

鍾楚雄問道：「老楊，你怎樣？」

老楊道：「沒事，給我解決了！」他再拋一口鐵箱上去，就在此刻，忽然又响起一陣猛烈的槍聲，老楊叫道：「快拉我上去！」

鍾楚雄伸下手臂，把老楊拉上去，老楊驚魂未定，問道：「槍聲從何而來？」

鍾楚雄跑到牆垜後窺望，只見老蔡的人，都伏在大石後面開槍，而遠處正有許多人包圍過來，只聽老蔡叫道：「劉白楊，你他媽的吃內扒外！」

劉白楊在遠處應道：「何通倫，假如你一早肯跟我二一添作五，便什麼事都沒有，現在嘛，哈哈……」

何通倫（老蔡）道：「你別妄想！」

「那咱們就瞧着辦吧！咱們只要把你圍住，餓也餓死你！」

老蔡吃驚起來，但仍不肯投降，却對鄭達道：「老鄭，你進洞看看，他媽的，莫不是老楊也叫鍾楚雄殺死了！」

黎自添叫道：「我進去看看！」

這時候，何通倫根本顧不了他，頭也不回地道：「快去快來！」

鍾楚雄道：「這小子今次倒聰明！」

老楊道：「趁現在咱們再下去把那三箱也搬上來！」

鍾楚雄道：「我認爲已經够了，要搬你自己下去吧！」

老楊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不過我相信你！」他把手槍放在上面，然後跳下去。

老楊首先將許老七的槍拋上去，然後才把那箱裝滿鍊子的鐵箱拋上去，甬道已傳來黎白添的叫聲：「鍾先生！」

老楊忙問道：「快進來，後面有沒有人？」

語音剛落，那端已傳來一個清脆的槍聲，黎自添驚呼一聲，不顧一切地奔跑過來，喘着氣道：「老鄭帶人追來了！」

鍾楚雄伸下手，道：「快上來！」

黎自添抓住鍾楚雄的手，鍾楚雄立即將他提上去，道：「老楊，快上來！」

老楊財迷心竅，道：「拋柄槍給我！」一邊又拋了一口鐵箱上去。

鍾楚雄拋一柄槍給他，老楊貼壁而立，但鄭達已看出端倪，道：「小朱，快出去通知老大，說洞裏情況有變！」

老楊當機立斷，將最後一口鐵箱拋上去，鍾楚雄再把他拉上去，三個人把石板舖回原處，老楊一手提一口鐵箱，輕聲道：「快跑！」

鍾楚雄也提兩口，留一隻最輕的給黎自添，三個人弓着腰在城上快跑，過了一陣，看見後面沒有追兵，三人才稍定下神來。

鍾楚雄道：「咱們沿城跑，還是不安全，下城找個地方匿藏才是道理！」

老楊嘴巴向外一呶，道：「城外安全

一點！」

他先將鐵箱拋出，跟着跳下去，鍾楚雄和黎自添也將鐵箱拋下讓他接住，鍾楚雄飛身躍下，但黎自添却猶疑不決，鍾楚雄道：「快跳，我扶住你！」

老楊更急，催促道：「他不跳，咱們別等他！」

黎自添蹲在牆垛上，苦着臉道：「我怕會斷骨！」

鍾楚雄道：「我盡量保護你！」可是黎自添仍未能放心，就在這時候，城頭上已傳來槍聲叫聲：「老大，他們好像就在前面！」

何通倫叫道：「手電筒快照！」

黎自添再不猶疑，毅然跳下去，鍾楚雄一把將他攔腰抱住，却因衝力太大，蹬退了兩步，一跤摔坐地上，但黎自添兩脚沒有觸地，自然沒事，他從鍾楚雄身上爬上來，道：「謝謝你……」

老楊道：「這時候別再囉嗦，快跑！」他提着兩口鐵箱，首先在前面跑，城頭上電筒光柱亂晃，不過距離遠，目標尚未暴露。

由於下面一片平坦，沒有遮擋之所，是以他們向上爬，天黑風急，加上手上提着兩口鐵箱，行動甚慢，黎自添更幾番差點跌下去。

何通倫他們在城上奔跑，速度甚快，漸漸迫近。城下偶爾傳來一兩道槍聲。何通倫叫道：「表弟，寶藏給鍾楚雄搶去了，你他媽的，還開什麼槍？抓到他才是上策！」

劉白楊在下面叫道：「抓到鍾楚雄，找到寶藏，大家二一添作五，你答應咱們就合作！」

何通倫道：「好，一言爲定，你們上來吧！」

劉白楊道：「你別想趁機放冷槍，老子留下一手，另有安排！」

何通倫罵道：「他媽的，你疑心什麼？寶藏又不在你手上！」

劉白楊立即大叫，道：「大伙兒都上去！」

鄭達回頭叫道：「老大，他們就在上面！」

這時候因爲距離近，手電筒已勉强可以照及，何通倫道：「還不給我開槍！」他咬牙切齒地道：「誰打死楊應龍的，賞大洋三十枚！」

槍聲砰砰地響，黎自添走在最後面，他心頭一驚，手上的那口鐵箱便跌了下去，鐵箱沿途碰着石頭，「格格」地響着，碰到一塊大石，彈起老高，連箱蓋也撞開，那些玉鍊、珠鍊和金鍊，洒滿了一地，在手電筒光芒下，閃閃發亮！

何通倫的手下，看見都怪叫起來，何通倫道：「跳城追，抓不到他們，便別回來！」

槍聲更密，黎自添拚命向上爬，叫道：「你們爲什麼不開槍回擊？」

這時候，槍聲越來越激烈，鍾楚雄三人都匿在石後，不敢暴露身形，而且也開始回擊。

何通倫的手下跳下長城，沿城登山，也不知是那個人首先彎腰去拾地上的珠鍊，其他人立即爭先恐後地向地上搶去。

鍾楚雄和楊應龍居高臨下，連珠彈發，射殺三個打手，鄭達叫道：「他媽的，上面那些更值錢，你們別學餓狗搶屎！」

何通倫也忍不住抽槍向天發了三彈，叫道：「不許搶，快衝上去！」

黎自添嚇得雙手發軟，道：「鍾楚雄，他們快上來了，快想個辦法！」

鍾楚雄當機立斷，拋下一口鐵箱，楊應龍叫道：「你瘋了嗎？」

「拿兩口鐵箱就算拿得動，也握不了槍！」鍾楚雄道：「老黎，我掩護你，你快爬上來！」

楊應龍覺得他說得有理，也拋下一口，大概他用力太猛，鐵箱直綫飛下，撞到一塊大石，彈起老高，那鐵箱的鎖因年久早已腐爛了，再吃此一撞，半空散開，箱蓋彈起，裏面的東西洒滿了一地，但仍不斷向下滾去，剛巧有一個鐵盒落在黎自添面前。

黎自添下意識地伸手一接，本想隨手拋掉，但不知爲什麼改變主意，將鐵盒塞在懷裏，又向上爬去。

鍾楚雄與楊應龍邊爬邊向下開槍，何通倫與劉白楊的手下，人數雖多，但天黑視綫不清，槍聲雖密，却沒一彈中的，相反很多人爲了爭奪寶物，聚在一起，反遭殺傷。到後來，場面更加混亂，連劉白楊和何通倫也加入爭奪的行列。

鍾楚雄三人爬了一陣，見下面的槍聲疏落，知道結果，稍鬆一口氣，楊應龍道：「咱們攀城到城內去吧！」

鍾楚雄道：「我正有此意。」三人摸黑行動，雖然因爲黎自添而令到速度大減，但終於也安全地到達長城內。

楊應龍在前面帶路，向來路跑回去，跑了一陣，隔着一條長城，他們聽到清脆的槍聲，鍾楚雄喟然道：「他們爲財火併了！」

楊應龍道：「那三箱寶貝還在那邊，咱們不如躲在附近，等他們兩敗俱傷再去取回吧！」

黎自添忙道：「不好，有危險！」

鍾楚雄道：「槍聲終會驚動政府人員，等下有人來，連咱們也脫不了干係！」

楊應龍道：「不會這般快的！」

鍾楚雄道：「你手上那箱寶貝，已足够你終生享用不盡，還貪心作甚！」

楊應龍訕訕一笑道：「財產沒人會嫌多！他媽的，還眞想不到會這般順利！」

三人忽然聽到一個輕輕的馬嘶聲，鍾楚雄與楊應龍同時叫道：「馬車！」

再跑幾步，果見有馬和車，這是劉白楊載貨來的，楊應龍將車上的東西全部搬下來，鍾楚雄則拉馬過來，替牠上轅，三人跳上馬車，城頭上的人聽到聲響才知道，但已追之不及了。

楊應龍對駕馬車十分在行，不斷揮鞭催促，黎自添却害怕天黑看不到路，馬匹一失蹄很容易跌下山坡，所以不斷叫他慢慢來。

楊應龍何嘗不害怕，不過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時候一心只望飛黃騰達，那裏還顧得危險，不過馳了一陣，他也終於將馬勒停。

黎自添抹了一把冷汗，道：「天亮再走吧！」

「點個火把照路，再馳！」楊應龍道：「讓他們追上可不是好玩的！」

鍾楚雄下車撿了幾根枯枝，點了火，讓楊應龍拿在手上照路，馬匹踱着步，慢慢前進。

鍾楚雄摸出一根烟點上，楊應龍道：「給我一根！」

鍾楚雄塞了一根烟到他嘴裏，問道：「老楊，你到底是什麼人？」

楊應龍哈哈大笑，道：「當然不是好人！」

黎自添問道：「你爲什麼要反叛蔡老大？」

「不是蔡老大，他是上海的『飛爺黨』頭領何通倫！」

鍾楚雄道：「我第一次見到他，就已猜到他的身份！我相信你會說爲了錢，所以反叛！」

楊應龍道：「你只說對了一半！」

鍾楚雄問道：「難道還有其他的原因嗎？」

「我是個殺人犯，走投無路，才投到何通倫……」

黎自添「啊」地叫了一聲。「你殺的是什麼人？」

楊應龍咬牙切齒地道：「她是我的妻子！他奶奶的，她家窮，欠人一筆債，我娶她時，替她娘家清還了債欵，花盡我的積蓄，使我自己一貧如洗，沒辦法只好到外地幹跑單帮，那婊子却趁我不在家時，跟隣居通姦，老子一怒之下殺死她！」

黎自添大聲叫道：「女人都不是好東西，應該殺，殺得好！」

鍾楚雄看了他一眼，問道：「你不殺奸夫？」

「誰說不殺？但那奸夫一見我回家便溜掉了，後來衙門裏通緝，我只好由安徽跑去上海投靠何通倫！」

「他對你總算有恩！」

「哼，我看上的一個女人，讓他霸佔了，我早想離開他，但沒有錢，跑得了多遠？這次終於讓我找到機會了！」

鍾楚雄心中暗道：「這人城府眞深，平日對何通倫表現得必恭必敬，却久有反叛之心！」

黎自添問道：「楊先生，你已吃過女人的虧，爲什麼還會看上別的女子？」

楊應龍道：「我今年才三十九歲，怎能終生沒老婆？而且阿青怎能跟那婊子相比！」

鍾楚雄道：「老楊，你以後有什麼打算？」

楊應龍道：「跑到南方去，慢慢變賣古董，也許可以做點小生意！」

鍾楚雄道：「你不怕在變賣國寶時，會吃官司？」

楊應龍苦笑一聲：「我本就是通緝犯，還有什麼好怕的？」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對啦，咱們還未分贓，鍾先生，你有什麼意見？」

黎自添道：「你們不必分給我，剛才我拾到一隻鐵盒，裏面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就算我的吧！」

「好，鍾先生，你呢？」

鍾楚雄道：「我也還未有一個妥善的辦法……老楊，假如我勸你把國寶交給政府，你一定不同意！」

楊應龍吃驚地問：「你眞的有這個想法？」

「當然，反正我從何通倫手中得到的工錢，已够車費食宿費！」

楊應龍冷冷地道：「我可沒你這般偉大！」

鍾楚雄道：「我出一筆錢向你買，你肯改變主意嗎？」

楊應龍道：「第一，我不要拿你的錢；我敬你是一條好漢；第二，你也未必有這許多錢！」

「假如你捐出國寶，而可以洗脫罪名，不用再東躲西藏，你肯不肯幹？」

楊應龍猶疑不決，鍾楚雄又道：「我相信你這幾年在何通倫手中也得到不少錢，假如你要求不高的話，相信已足够你生活幾年，大丈夫何怕養不活自己？流亡的生活最可悲，你自己掂掂！」

楊應龍乾咳一聲：「你有辦法替我洗掉罪名？」

「我有幾位朋友，在南京政府裏辦事，通過他們也許辦得到，但我却不敢向你保證，你也可以慢慢考慮，不過我保證不會出賣你！」

「你的爲人，我是相信的，但……」

楊應龍話音剛落，前頭忽然傳來一陣猛烈的狗吠聲，黎自添吃驚地道：「什麼事？」

「到了一個村落。」

鍾楚雄道：「這馬已吃不消了，咱們不如在這裏借宿吧！天亮再走！」

楊應龍道：「在這裏過夜危險……」

鍾楚雄道：「假如你信得過我的便駕車到遠處然後走回來，我在這裏等你！」

黎自添道：「我走了半夜，已餓到走不動了！」

楊應龍沒辦法，只好答應。鍾楚雄與黎自添跳下車，站在路旁等候，村裏的狗，不斷地吠着，黎自添十分驚恐，靠着鍾楚雄。

鍾楚雄還是頭一次跟他這般接近的，他忽然聞到一股異味，這股氣味，顯然是發自黎自添的身上，雖然每個人的氣味不同，但黎自添似乎更加不同，不過肯定不是臭狐！他心中暗道：「難怪他從來不坐在別人身旁，原來是有自知之明！」

楊應龍還未回來，村裏忽然有人開門提燈出來，叫道：「是什麼稀客到？」

怪盒

鍾楚雄轉頭望去，見提燈的是個女人，心中十分奇怪，那女人又問：「你們是不是錯過宿頭的？」

「是的，」黎自添道：「我們正想到貴村借宿。」

那女人招手道：「那麼你們還等什麼？過來呀！」

黎自添輕聲道：「不要去，這個女人有問題！」

鍾楚雄故意問道：「你怎知道這女人有問題？」

黎自添面龐漲得通紅，道：「她一個女人，不怕咱們嗎？反叫我們過去，證明她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

「她是故意的……說不定……她要謀財！」

鍾楚雄道：「說不定她在想男人……嘿嘿，看上你哩！」他大聲道：「大嫂，請你等等，咱們還有一個朋友！」

那女人把狗趕開，慢慢走過來，道：「你們吃過飯沒有?我可以替你煮！」

「好，你煮吧，咱們算錢給你！」

那女人叫道：「我先回家準備，把燈掛在門口，你們一定要來啊！」

黎自添低聲道：「她一定會在飯菜裏下毒！你一向聰明，爲什麼突然間懵懂起來?」

「既然知道她會下毒，咱們不吃，她能奈何咱們嗎?你怕什麼?」

黎自添無話可答，過了一會兒，楊應龍便回來了，黎自添連忙將剛才的情況告訴他，楊應龍道：「鍾先生如果認爲沒問題的，我沒意見！」

鍾楚雄向黎自添一笑：「走吧，女人並不可怕！」黎自添沉着臉，神色十分難看。

村莊黑黝黝的，人們都在睡夢中，只有一棟磚屋門外掛着一盞紙燈，十分悅目，所以很容易找。鍾楚雄在門外叫道：「咱們到了！」

裏面傳來女人的聲音：「進來吧，順便將燈拿進來！請隨便坐，我下了麵條便出來！」

鍾楚雄首先進去，將鐵箱放在桌下，拉櫈坐下，邊抽烟邊打量。屋子裏收拾得十分整齊，看來除了那女人之外，並無其他男人。

一忽，那女人出來，三人都是一愕，因爲這女人不但年紀不大，而且竟有幾分姿色，她笑容滿面，把門關上，道：「出外免不了有這種情況，你們不必客氣！」

鍾楚雄問道：「大嫂，這裏只有你一個人住嗎?」

那女人臉色一黯，道：「不錯，自從我丈夫和兒子染病死後，就只剩我一個人了！」

「你不怕遇到壞人?」

那女人微微一笑，道：「我丈夫生前把田地賣掉，到城內做生意，結果他死後，一無所有，我唯有在家裏開客棧，賺點錢過活，就算遇到壞人又有什麼可怕?大不了他們要我的身子，我反而可以多賺一點哩！我不拋頭露面，就要餓死，現在不過多担一點風險而已！」

鍾楚雄看這女人並沒有什麼風塵之色，但很佩服她的胆色和坦白，問道：「你不怕村人恥笑你?」

那女人嘆了口氣，道：「我沒飯吃過，他們又不照顧我，有什麼權利約束我?他笑任得他笑，我賺够錢，便到城內開家像樣點的客棧！」

鍾楚雄道：「有志氣！」

那女人道：「我看你們都是斯文人，要不要女人?我總共才賣過三次，身子乾淨得很，算便宜一點吧！」

鍾楚雄指一指黎自添，道：「他想找個女人陪！」

那女人在黎自添面身轉了一個圈，嫣然一笑：「你看我怎樣?」

黎自添臉色十分難看，怒道：「鍾楚雄，你胡說什麼?你自己想不敢說……」

楊應龍笑道：「你緊張什麼?那個男人不需要女人?除非你不能人道！」

黎自添臉色更是難看，罵道：「你……他媽的，你再亂說，我便揍你！」

他根本不會罵人，在激動下，更是顯得神態好笑，那女人?咭咭地一聲笑了起來，道：「你怕什麼?我又不會吃人！」

黎自添霍地站了起來，捏着一雙拳頭，道：「我，我眞的要打你了！」

鍾楚雄道：「老黎，老楊跟你開玩笑，你何必認眞?」

「他罵我……罵我……我就要他……道歉！」

楊應龍料不到他會這般認眞，只好道：「好好，算我說錯！」

「這不算道歉……你，你自己想女人，又沒胆量，借機會侮辱我！」

「是我不對，大嫂……今晚我就要了你！」

那女人笑嘻嘻地道：「隨便你送錢……哎，麵條糊啦！」她快步跑進灶房。

黎自添這樣一鬧，弄得氣氛甚爲尷尬，鍾楚雄道：「這女人也算得是好女人，老楊，你多送點錢給她吧！」

楊應龍道：「你放心，我對女人花錢一向很大方！」

那女人端着麵出來，一人一碗，放在他們面前，道：「煮得不大好，你們將就一點吧，鍋裏還有一點！」

鍾楚雄道：「我們一碗巳够，你也吃吧！」

「你們眞的巳够了?那我可不客氣了！」那女人步進灶房，又裝了一碗出來，狠吞虎嚥地吃着。

鍾楚雄問道：「你還未吃飯嗎?」

「吃過一個冷饅頭，本來不用吃的，不過這位大爺，要我今晚陪他……只好吃一點！」

鍾楚雄正容地道：「你生活眞的這般苦?」

那女人臉上一紅，道：「也不是的……我巳經說過，要賺錢到城內開客棧嘛！喂，我得先說明，我不會服伺男人的，你可不要嫌東嫌西！」

楊應龍問道：「你叫什麼名?生意好不好?」

「我叫三娘，生意不好，勉強有一點剩餘！」

「爲什麼不再嫁人?」

「村裏頭的人，都說我是不祥的女人，沒人敢要！說眞的，他們看不起我，我也不會嫁給他們！」

三娘吃得很快，進灶房拉出一隻木盆，注了熱水，說道：「你們濕濕脚就上床吧！」

三娘家只有三個房，一間自住，兩間出租，楊應龍跟她同房，鍾楚雄和黎自添各睡一間。

第二天一早，黎自添便下床，去敲他們的房。三娘紅着臉開門，道：「爺，你這般早下床，趕着上路嗎?」

「是的，你趕快替咱們準備一些早頓吧！」

三娘披上外衣鑽進灶房，鍾楚雄等人盥洗完畢，她拿出幾隻炊熱了的饅頭來，

道：「家裏沒準備，你將就一點吧！」

楊應龍道：「三娘，昨晚我跟你提過的事你考慮了沒有?」

「哎，婚姻大事那有這般草率的?多謝你……不過等你辦了事再來吧，要我嫁給你也行，我也得把屋子賣掉啊！」

鍾楚雄與黎自添都瞪着楊應龍，楊應龍有點不好意思，他咳了一聲，道：「這間屋値多少錢?我給你就是，收拾一下跟咱們走吧，勝過你在這裏左等右等，賺來的只顧塡飽肚子！」

黎自添道：「你要跟她在一起，咱們便分開上路！」

楊應龍怒道：「分開上路，有什麼了不起?你可以先走哇！」

三娘忙道：「兩位大爺不要爲了我傷和氣，應龍，如果你眞的有心，以後再來吧，我等你半年！」

楊應龍道：「好，我半年之內一定來娶你！」他提起一口鐵箱，「老鍾，咱們走吧！」

出了村口，鍾楚雄忍不住問道：「老楊，你眞的要娶她?不嫌草率?」

楊應龍道：「其實她很可憐的……我也該有頭家才對，是不是?」

「昨天咱們提的事你決定了沒有?」

楊應龍道：「好吧，你說得有道理，東躲西藏的日子，眞不好過，就由你安排吧！你準備去那裏?」

「先到北平，就算回上海也得到那裏搭車！」鍾楚雄問：「老黎你呢?」

「你巳替我說過了，要回上海也得到那裏乘車！」

鍾楚雄忽然叫了起來：「我記起了！翦半梅！他說過你跟我驛馬星動，都會到北方，而且有凶險，果然給他說中了，我想到天津看看他！」

楊應龍道：「上次他到上海，我無空去請教他，這次可得請他指點迷津！」

三人步行向北平城，黎自添一邊走一邊回頭瞻望，恐怕被何通倫追上來，走了一天，才到居庸關，天色巳黑，幸而找到一家小旅館，三人又飢又累，急不及待入店。

三人開了兩間房，匆匆吃過晚飯便各自回房，黎自添取出那個金屬盒來，那盒子看來古拙，但製作十分精巧。金屬盒看來沒有鎖，但却打不開。

黎自添看了一陣，手指在蓋縫下按了幾下，只聽「得」的一聲，盒蓋彈開，裏面有一顆白珠，比鵝蛋略大！

黎自添抓起白珠在燈前觀看，白珠無暇，入手頗重，却叫不出名稱來，盒裏鋪着一塊鮮紅色的絨布，黎自添挾起絨布，下面刻着幾行字，介紹此珠的來歷。

景泰元年，瓦剌送帝英宗回國，贈以此珠，據云此珠來自天上，瓦剌不知其用途，貢於大明。

景泰乃明朝景宗三年號，距今巳近五百年，可惜記載不詳細，不知瓦剌在什麼時候得到此珠，至於來自天上，亦語焉不詳，不過却勾起黎自添的興趣。

瓦剌跟中國歷史關係頗深，黎自添熟讀中國歷史和地理，對它自不陌生。實際上瓦剌便是蒙古各部的總稱，瓦剌是明朝的譯名，清朝則譯爲衞拉特式額魯特，蒙古在鐵木眞領導下，勢力大盛，一度統治中國，後因朝政腐敗，終被漢人逐出，此後勢力日衰。

明朝在英宗其間，蒙古瓦剌部出現一位英雄，兼併蒙古諸部，東取女眞諸部，兀良哈蒙古三衞，西控赤斤蒙古，哈密諸衞，勢力大盛，屢侵犯大明，明英宗親征，土木堡之役，英宗爲其俘，此人便是也先。

大明另立景宗爲帝，不久瓦剌達成和議，也先送回英宗，並恢復進貢和通商關係，這些史實，史書均有記載，黎自添瞭如指掌，按照盒底所刻的字，此珠料是和議之後的貢品之一。

瓦剌在當時雖然兵强馬壯，但冶煉技術，肯定不如明朝，這個鐵盒，莫說不可能是瓦剌所能够製造，就算是目前的中國也沒法冶煉，因爲這是鉛合金！

引起黎自添最大的興趣，不是那顆無可名之的白珠，而是這個鉛合金盒子！

西方國家巳有飛機，當然能够製造合金，但長城寶藏埋藏的時間巳有三百年，當時西方國家亦未有這種金屬，那麼除非這個盒子是近代有人放進去的，否則來歷便甚有可疑！

黎自添的雙眼忽然發出興趣的神采，想不到這次被綁架，反而因禍得福！

假如他拿這個盒子到美國，講述了得到的經過，相信也會引起哄動。

想到興奮處，他忍不住抓起盒子去敲鍾楚雄的房門。鍾楚雄與楊應龍早巳睡着了，被拍門聲驚醒，還道被何通倫追上來，吃了一驚，忙問是誰。當他們知道敲門的是黎自添後，都十分惱火，楊應龍沒好氣地問：「什麼事?明天再說不行嗎?」

「快開門，我得到一件奇珍了，你們一定也會感到興趣！」

鍾楚雄只好下床開門，問道：「什麼奇珍！是女媧補天的七彩石?」

「就是這個！」黎自添把門關上，將盒子塞在鍾楚雄手中，便去點燈。

燈光一亮，鍾楚雄打開盒子，見裏面那顆鵝蛋般大小的白珠，吃了一驚，問道：「這是什麼蛋?鵝蛋可是橢圓形的！」

「我說的不是這顆珠，是那隻盒子，你看盒底裏刻的字！」

楊應龍見他雙頰忽然興奮而發紅，也忍不住探頭過來，看後冷笑，道：「算你運氣好，得了一個明朝的古董，相信可以賣他一千個大洋！」

黎自添頓足道：「這是隻什麼盒子，你們看清楚了沒有?」

「鐵盒哩！」

鍾楚雄掂了一掂，道：「好像不是鐵盒，鐵製品比較重！」

楊應龍噓了一口氣，道：「輕也好，重也好，總沒有睡覺的好！」

「我告訴你們，這是個鉛合金盒子！」黎自添急忙解釋：「中國到現在還製造不出來，不要說在五百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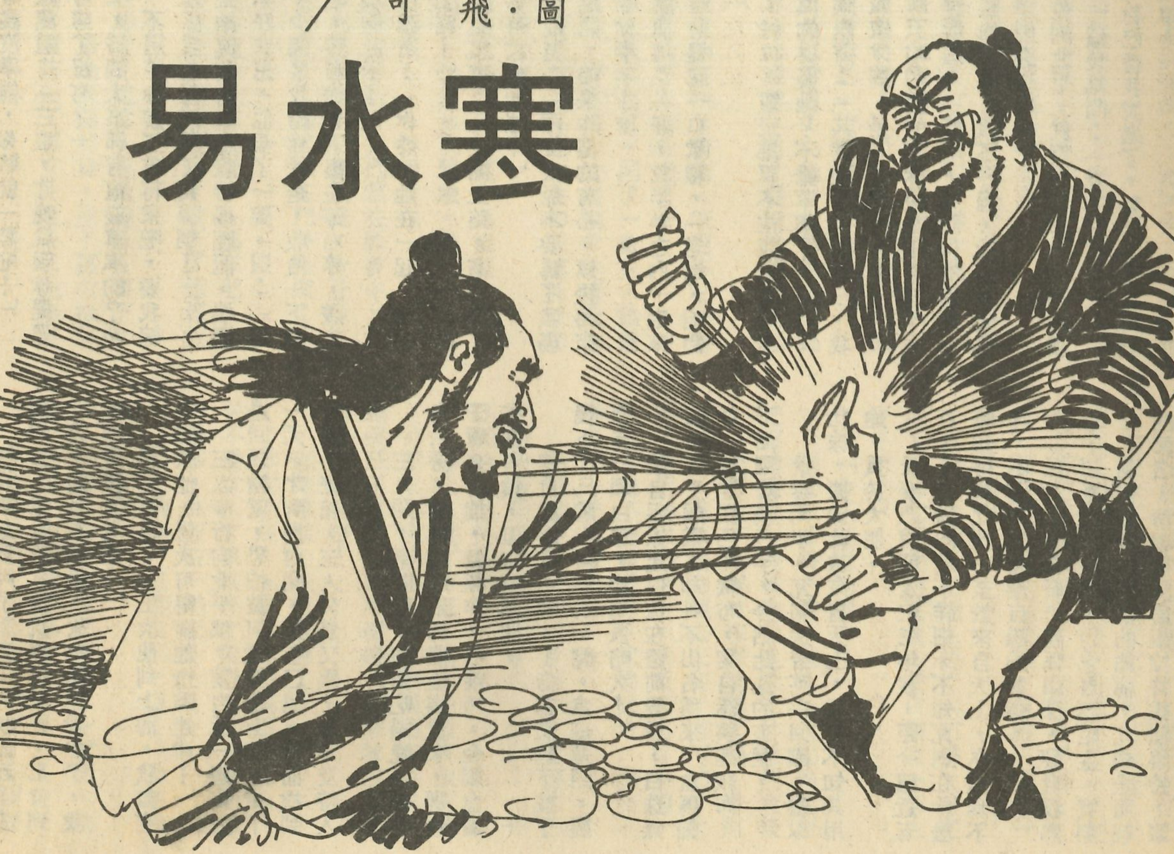
楊應龍嘿嘿笑道：「也許咱們祖先有一兩個聰明的人，編製得出來！」

「那時候製得出來，現在還有製不出來的道理嗎?」

「技術失傳哩，中國巳有很多東西都巳失傳，這有什麼奇怪?」（未完・四）

四大名捕故事／温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唐肯扶持着傷重的鐵手來到思恩鎮投棧，雖然得到江湖道上的好漢援手協助，鐵手嚇走了樓大恐、王命君、彭七勒，但這三兇覺得鐵手使詐，晚上再來，又被鐵手挑撥他們內鬨打鬥，使三兇全部喪命，在打鬥聲中驚動了福慧雙修兄弟帶同差役搜索，又得到衙差六合門兄弟協助和李慧苦戰，再驚動叛徒連雲「三亂」趕來，鐵手正苦於無計脫身，幸得到高雞血預先佈置師弟韋鴨毛——客棧掌櫃將所有福慧雙修、連雲寨三亂、衙差等雙方打鬥的人擒住，又將鐵手點了啞穴收藏在壁櫃內，說是等候老人家來，不久又聽到戚少商敲門……

爆破城池

鮮于仇與冷呼兒率衆攻打「毀諾城」，秦晚晴據地固守，全力反擊，靠着機關和地利，鮮于仇和冷呼兒可以說是等於一頭撞在牆上，頭破血流，然而城牆屹然不倒。

顧惜朝並沒有配合攻勢。

他知道劉獨峯怫然不悅。

不過劉獨峯的樣子也不像在生氣，他只一副好整以暇的樣子，彷彿料定鮮于仇等會碰一鼻子灰撤退回來。

眞正懊惱的是黃金麟。

黃金麟是官。

官最講權。

冷呼兒和鮮于仇這下出擊，等於不把他放在眼內。

若論官職，在這些人當中，黃金麟的官階最高，如論名望，尤其武林中和江湖上的聲威，加上負責調訓禁軍保衞皇城的威望，自然是劉獨峯最强，顧惜朝是傅丞相的義子，撇開他在連雲寨叛軍眼中地位不說，當然也有所仗倚，鮮于仇和冷呼兒都是武官，一向不怎麼服膺文官的調度，這兩名將軍此舉攻城，最掛不住臉皮的反而是黃金麟。

各自逃生

所以鮮于仇與冷呼兒攻城失敗，無功而退，黃金麟打從私心裏最是高興，所以他故意問：「兩位將軍眞是神勇過人，不知道攻城收得怎樣了？」

鮮于仇黃眼一翻，重重哼了一聲，他肩胛中了一箭，心中恚怒已極。

黃金麟故意「哦」了一聲，大驚小怪似的道：「鮮于將軍傷得可不輕呀？爲國盡忠，攻城殺敵，眞教人欽佩！」

冷呼兒氣呼呼地道：「他奶奶的，這些婆娘，可眞狠辣得緊！」

黃金麟道：「想兩位驍勇善戰，而今居然攻不下一個女人把守的毀諾城，實在是，實在是教人……」

鮮于仇一手把嵌在肉裏的箭拔了出來，他身邊的副將忙替他敷藥，他也眞是臉不改容，只是一張繃緊的黃臉，更加繃得發黃，像一張老樹皮一般：「好，我們攻

不下這座城，難道你黃大人就攻得下？」

黃金麟笑嘻嘻的道：「我如果攻不下，就不去攻。」

鮮于仇聽出他語氣中的譏刺之意，冷笑道：「只待在這兒喝西北風就算！」

黃金麟滑溜溜似的一笑，就像是個做京戲時一個滑稽的表情：「我這是自量，攻不來的，就不攻，至於這座城，遲早得破。」

鮮于仇乾笑一聲，道：「怎麼破？吹牛皮吹破，吹西北風吹破，還是黃大人見孟姜女來，用眼淚哭破毀諾城。」

黃金麟搖手笑道：「不必，不必，有劉捕神在，再堅固的城牆，再複雜的機關，也一樣守不住陣脚。」

劉獨峯微微笑着，此時他仍坐在滑竿上，一前一後留下的是廖六、藍三兩人。

鮮于仇橫了劉獨峯一眼，抑不住有些敵意流露：「只不過，劉捕神一直端坐在他的寶座上，似乎並未想舒動筋骨，這城又如何不攻自破。」

劉獨峯忽道：「這城已經破了。」

鮮于仇以爲自己聽錯：「破了？」

劉獨峯笑道：「周四已經把城中的機關要樞破壞無遺，李二已把這城裏一切利用天然動力的機器不能運作，你想，這城還能守得住嗎？」

忽聽轟隆連聲，毀諾城綿延不絕的爆炸起來，雨石紛飛，牆崩垣倒，夾雜着不少女子的尖呼與哀號，鮮于仇與冷呼兒一時爲之口定目呆。

劉獨峯笑道：「對了，我忘了相告，雲大已經在城裏各處要塞，安裝好了炸藥，一旦引爆，就這樣——」又聽轟的一聲，連城門也坍倒了下來，地爲之動。

顧惜朝忽道：「不行。」

黃金麟奇道：「莫非顧公子憐香惜玉起來了？」

顧惜朝道：「那後山的地道。」

劉獨峯臉上稍現欣賞之色，道：「你忘了，我還有個張五。」

廖六接道：「有張五哥在，那地道現在想必已不是地道。」

藍三笑說道：「不如稱作墳墓適恰一些。」

劉獨峯道：「二位將軍，現在正是你們報効國家，攻城掠地之時，何以還不動手？」

劉獨峯的話令人有一種無可拒抗的力量，鮮于仇和冷呼兒心裏不甘，但却不得不服，這下子，顧惜朝、黃金麟各率部下攻入城池，鮮于仇與冷呼兒自然也調集殘兵，驅軍入城。

劉獨峯始終沒有離開他的座位。

他眼看這些官兵們如强盜一般的姦淫殺戮，長嘆一聲，道：「看來，我又錯了一次。」

藍三道：「爺，這樣一來，我們跟這些人的樑子定必結深了。」

廖六說道：「這也沒辦法，她們堅守城池，咱們又如何抓得到戚少商？永樂御史、甘大人、萬俟大爺全被扣在天牢，看傅丞相給爺的暗示，若拿不着戚少商，這些爺的好友兄弟，只怕就此生永難見天日了……」

劉獨峯苦笑一聲道：「傅宗書怕我勾結武林中人，他這種做法，是要我失義於江湖，不見容於天下……可是，甘搏侯、萬俟英、永樂不永他們的性命，我又不能不顧……唉！」忽毅然道：「藍三！」

藍三應道：「爺！」

劉獨峯雙眉一豎，道：「傳我的命令下去，遇堅抗者方可傷人，儘可能不濫殺無辜，誰敢姦汚一人，我劉獨峯親自送他法辦！」

藍三大聲應說道：「得令！」一疾掠而去。

廖六道：「這些人全如狼似虎，這次屠城，本就意欲大事肆虐一番，爺這個命令，他們自然不敢造次，只怕他們……」

劉獨峯道：「只怕他們心裏不服，是不是？」目中神光暴長。

廖六垂首道：「爺。」

劉獨峯厲聲道：「廖六，咱們在江湖上，朝廷中，都是一樣，既要憑着良知作事，管他人怎麼個看法？男兒在世，得有所不爲方能有所爲，你要切記。」

廖六躬身道：「是。」

劉獨峯望了望喊殺連天的毀諾城，忍不住又長歎道：「不過，我總是覺得，這一回，我又是做錯了事情。」

他撫髯嘆息，道：「要是李玄衣在世就好了，至少我可以問問他，我該如何是好……」

李玄衣身爲「捕王」，但一生清寒，聽說連一匹瘦馬都買不起，奉公守法，公正嚴明，從不枉殺一人，從不妄縱一人，劉獨峯跟李玄衣是知交，當他念及李玄衣時，也想到他已經去世了，心中感喟更加深切。

× × ×

毀諾城的血腥味更重了。

城已被攻破。

敵人窮凶極惡，像潮水一般，湧殺進來。

應戰中的毀諾城女子弟們全看息大娘的決定。息大娘如果要她們拚，她們就寧死不退。

但息大娘要她們走。

打從她知道劉獨峯到了之後，她便已經預感到，這座城守不住了。

「馬上易容，扮成男子，衝出去！無論如何，想儘辦法衝出去！他日如果有緣，咱們在江湖上會聚，再建立一座毀諾城！」由於來攻城的人以爲城裏都是女子，一旦他扮成男子便不好認，或許可以趁亂逃逸。

女弟子們熱血與熱血中，咬牙下了決心。

戚少商忽然站了出來，激聲道：「誰也不必走，我走！」

他堅定地說道：「他們要的是我，我走出去，是我一個人的事，妳們就不必走了！」

「你以爲到此時此境，他們還會放過我們？」息大娘冷笑道：「我們已騙過他們，也殺過他們的人，他們就算今天不攻城，明天也必定屠城，你以爲你出去就有用？」

「你以爲你出去就可以解決事情？」息大娘的語音要比戚少商更堅定，使人完全不能想像她那麼嬌小的人可以用那麼嬌

柔的語音來表達鋼刀一般的決心。「現在沒有別的路，也不可能有別的選擇，唯一的方法是：咱們四散而逃，逃得掉一個，便是一個！」

穆鳩平站出來大聲道：「妳們走，我來斷後！」

秦晚晴譏誚地道：「你斷後，你能担當多久？」

穆鳩平道：「妳們都是因爲我們才落到這般田地……我們！我們不做一點事還算是人？」穆鳩平說得眞誠無比，秦晚晴本待諷刺幾句，但也說不下去。

沈邊兒也站出來，平靜地道：「我和穆兄一起斷後。」他和穆鳩平一剛一柔，一動一靜，但同是堅定無比。

息大娘忽道：「好，你們都恐後人而死，那麼，你們作先鋒，我們一起來斷後吧。」她移了半步，和戚少商並肩站在一起。

秦晚晴一向跟慣息大娘，她馬上就明白息大娘的意思：攻城的人志在戚少商，雷捲、息大娘、穆鳩平，沈邊兒等幾人，只要他們留着作戰，或另走他向，攻城的主要高手，就會集中追拿他們，而放棄追殺其他的姊妹們。

一旦這些武功一流的敵手不在，其他的姊妹逃出的機會就大了數倍——憑那些官兵軍士的武功，要對付毀諾城的女弟子們，不一定能討得了好。

於是秦晚晴也道：「好，就這麼辦，誰敢跟我第一陣衝出去？」

——她這個「第一陣衝出去」，其實主要不是爲了逃生，而是使敵人轉移目標，以使其他姊妹們得以逃生。

沈邊兒善於運籌帷幄，馬上瞭解秦晚晴的意思，道：「我跟妳一道去。」

穆鳩平本來也想要去，但念及跟一個「女流之輩」衝鋒陷阱，總是碍手碍脚，不大方便，一時沒有作聲。

息大娘向戚少商道：「我們先留在這裏壓陣。」

戚少商也自然明白她的用意：只要他倆留在城裏，外面的主要强敵，就定必集中精力來對付他們，而忽略逃命的女弟子們。

這對戚少商而言是求之不得的事，他總覺得是自己連累了全部在這兒的人。於是他即道：「謝謝妳，大娘。」

息大娘噗嗤一笑，道：「別把我叫成什麼『李』大娘了。」她在這個時候還有心情笑，還有心情開玩笑，頓時把整個氣氛都輕鬆了下來。

就在這時，忽然「轟」地一聲，西北面一角被炸坍了下來，碎石飛濺，沈邊兒大叫了一聲：「捲哥！」原來那兒正是唐晚詞扶雷捲入內室醫治的地方。

沈邊兒不理壁石仍不斷坍落，衝入內室，戚少商也掠了進去，叫道：「捲哥！」息大娘紅唇嚅動一下，無聲地叫了一句：「晚詞。」這時，敵人已經衝殺進來。

× × ×

要不是有劉獨峯的命令，毀諾城的女弟子死亡數字，肯定會在一倍以上，而被姦淫的女子，更不可勝算。

但誰都不敢公開違反劉獨峯的意旨。

在息大娘下令「逃」之後，毀諾城的女弟子們全力衝出重圍，但至少有四分之一戰死，四分之一被捕，四分之一的人靠着魚目混珠的女扮男妝逃出生天，另外四分之一是硬闖出去的。

——逃出生天又怎樣？本來在一個溫馨快樂和諧的「大家庭」裏，現刻成了亡命之徒，流落天涯，還被官府追捕，想必心喪若死。

在敵人蜂湧而入之際，戚少商與沈邊兒正在拚命挖坍倒的石堆，希望能救得出雷捲和唐晚詞。

戚少商只有一隻手，他挖得比沈邊兒慢。

沈邊兒挖得十隻手指頭都是血。

沈邊兒一邊咬牙切齒地道：「是誰埋的炸藥？」

戚少商恨聲道：「劉獨峯的手下，至少有兩人是引地雷裝火器的高手！」

沈邊兒臉色煞青，一字一句地道：「劉獨峯？」

戚少商和秦晚晴對望一眼，她們知道，要是雷捲和唐晚詞是被埋在這一堆瓦礫裏，縱挖出來也沒有用了。

息大娘和秦晚晴跟唐晚詞的交情，恐怕不比沈邊兒和戚少商對雷捲的淺，可是女人在這重要關頭時刻，有時反而要比男人冷靜。

息大娘忽道：「不必挖了！」

沈邊兒不想聽下去，大叫道：「捲哥未死，捲哥未死！」手上更瘋狂了似的挖磚撬石。

息大娘冷靜地說道：「雷捲是還沒有死。」

沈邊兒和戚少商立時回頭，一個道：「什麼？」另一個道：「妳說眞的？」

息大娘道：「是我的意思，要唐晚詞先帶雷捲走。我請了幾位帮手，來去自如，就是靠那條地下通道，不過，現在地道的角口巳被塞堵了。」

沈邊兒喜道：「那就好了。」

息大娘道：「現在是大敵當前，對敵要緊，假使我們都沒有死，我們中秋月圓就在南燕縣郊七十里的易水再見！」

沈邊兒道：「好！」疾掠而出，秦晚晴跟息大娘一點頭，兩人的手搭在一起，相視片刻，忽然間，秦晚晴鬆手，跟着沈邊兒的去向掠去。

她是負責和沈邊兒打前鋒，吸住敵人的注意力，好讓姊妹們脫逃。

息大娘長嘆一聲，轉身要走，戚少商一把拉住她，沉聲問道：「捲哥並沒有及時逃得出去，是不是？」

息大娘點點頭道：「這石室裏本是有通道，現在巳給劉獨峯炸毀了，那是死路一條。」一面說着，一面拔出劍來，在石地上疾畫了幾個古怪的字。

戚少商痛苦地道：「那麼，妳爲何要這樣說……」

「不這樣說又怎樣？」息大娘收劍反問，「難道就眼睜睜的看你們不思報仇，只在痛哭流涕？」

戚少商握着拳頭，道：「大娘……」

這時敵人巳經像潮水般殺了進來。

× × ×

沈邊兒和秦晚晴都自度必死。

沈邊兒才衝出去，脇部便着了一記飛

刀。

他們殺了一批敵人，又殺入來一批敵人，直到他們手是血，臉是血，衣是血，全身都是血，然後又遇上被顧惜朝和鮮于仇，冷呼兒的包圍。

在衝殺之中，沈邊兒的脅部，中了顧惜朝的飛刀，他是用脅骨硬生生把刀夾住，每一個動作，傷口都痛得死去活來。

按照武功，他遜於戚少商，戚少商的武功本來略高於顧惜朝，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遠非顧惜朝之敵。

秦晚晴的武功也非鮮于仇和冷呼兒二人聯手之敵。

但是沈邊兒和秦晚晴却沒有死。

沒有死的原因是：忽然間來了四個幪面人，這四個人，武功都不高，然而却發揮了一定的效用，有的用暗器，有的放烟霧，有的撒釘子，甚至有一個用上了胡椒粉，使得顧惜朝忙於應付，無法把沈邊兒一舉格殺。

沈邊兒和秦晚晴被護出碎雲淵，渾身披血地到了往南燕鎭的路上，連他們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麼死裏逃生的。

那四個幪面人却趁亂逸了出去，卸下了臉布，由於局面混亂，他們又是男子，一旦混雜其中，便無法追捕。

這四人分四個方向，直掠出毀諾城，重新聚合，往同一個方向，疾馳入樹林子裏。

樹林裏，劉獨峯和李二座鎭在那裏。

這四人當然便是雲大，藍三，張五，廖六。

他們却看見劉獨峯在放紙鳶。

從他們的角度看去，那紙鳶至少離開有三里開外，但紙鳶的體積仍有一個嬰孩般大。

那想必是一隻很大的紙鳶。

他們都沒有問劉獨峯爲何要在此地放紙鳶，他們知道主人做任何事都必然有理由，只是一般人不易察覺那眞正理由所在而已。

雲大道：「爺，巳經解決了。」

劉獨峯道：「救的是誰？」

藍三道：「是沈邊兒和秦晚晴。」

劉獨峯「哦」了一聲，問道：「雷捲呢？」

張五道：「他和唐二娘可能巳經殉難了。」

劉獨峯臉色不變，但一向穩定的手背，手背上的賁露的青筋突地動了一下，只說了兩個字：「可惜。」

這次輪到廖六問道：「周四呢？」

李二答道：「他在三里開外，引導風箏的方向。」

劉獨峯爲什麼要放風箏？

他這麼多地方不選，偏選這地方，此時此境來放風箏？

× × ×

沈邊兒和秦晚晴浸在麥田的水渠裏，疲乏得像死了一般。

然而金色的夕陽極燦麗，照在阡陌連疇的金黃麥田上，那金色的夕照在水彩畫般的雲層裏射出來，美得像圖畫一般。

兩人忽然發覺這地方美得令人如置身仙境。

兩個人都楞了好一陣子。

在這時候，兩人才感覺到自己是逃出來了。

兩個人髮襟淩亂，披着泥草，忽然相擁在一起，渾忘了一切。

他們一起共歷過血戰，走過生，走過死，現在相擁一起，只是一種親近，一種親切，甚至不知是喜悅還是痛苦：他們終於活了下來了！

這時二人相擁相依，都是發自至情至性的。

但是過度的疲乏，戰鬥過後的空虛，很快的侵佔了他們，他們相擁在一起，聽着彼此的心跳，風徐吹過，金黃的麥穗就在他們身後沙沙作响，兩人覺得這像是沒有了一切，沒有了一切的恬靜。

這恬靜像風，像麥穗的沙沙。

像靜時的光陰。

秦晚晴只覺得眼皮很倦，像風在呵護，依偎男人溫暖的臂膀裏安眠……。

其實不僅秦晚晴睡了，連沈邊兒也睡了。

他有生以來，像一柄高手鑄冶給邊疆大將軍的劍，是利的，硬的，快的，一出爐就作戰，從沒有止息的時刻。

然而這一次在戰亂後的短眠，却是他畢生至今，睡得最安詳的一次。

甚至連夢也沒有，只有麥穗在沙沙，沙沙……夢裏的世界也是恬靜，金黃的。

他終於被噩夢驚醒。

他夢見雷捲。

雷捲滿身浴血，掙扎把手遞向他，可是他却似給點了穴道，渾身動彈不得，雷捲把手越伸越近，竟執了一條羽毛，在掃擦他的臉！

他一驚而醒。

他雖驚醒，但長年的訓練使他全身肌肉完全不動，只把眼睛略略睜開。

臉上很癢。

原來是髮絲。

秦晚晴的髮絲亂了，隨着晚風，吹掠過他的鼻尖。

月半圓，風把麥穗揚起一種寂寞的熱鬧，秦晚晴睡得很甜，臉側向月亮那邊，紅唇微翹，像一張小孩子的臉。

沈邊兒看着、看着，不覺出了神。

風一緊一緩的吹着，整個麥田就像一座洶湧的海，時而潮漲，時而潮落，沈邊兒有坐在船上、放棹出海的感覺。

由於風吹得稻麥搖幌，他倆攬在一起的軀體也有些搖盪，沙沙，沙沙，沈邊兒忽然感覺到，那身體與身體接觸之間，有一種很奇異的感覺。

秦晚晴的身裁，該突的地方突，該凹的地方凹，該豐滿的地方豐滿，該消瘦的地方消瘦，她的皮膚雖然稍粗一些，可是有一種特有的少婦的韻味，尤其在她細長的頸子表露無遺。

月亮照在她的脖子上，她的髮脚蓬鬆鬆的都吹亂了，紅唇微微張開，露出兩隻白而大得可愛的門牙，有一種少婦的甜香。

彷彿那是溫的、香的，令人貼近去，會狂熱的，會融化的。

然而她那是那麼恬靜，在月光下，細長的脖子裏的血脈、寧謐地躍動着素淡的生命，她還是微微露着齒，彷彿正有一個

好夢。

好夢。

一個少婦，此時，却像一個嬰孩。

貼在沈邊兒身上的，却是一個溫熱的肉體，沈邊兒忽然心生愛憐，而至無法自抑。

心生愛憐的發乎情，然而無法自抑那是不能止於禮了。

其實在人類原始的本能，嗜了血之後，倦疲力捲，却更會興起更原始的慾望。

沈邊兒原本是一個很能自制的男人。

雷捲在他入門三年後就下斷語：「邊兒比我能忍，他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一個能做大事的人，必順先要能忍，沈邊兒會把握時機，夠聰明，加上他能忍，如果夠運氣必定能成大事。」

威少商也在觀察了他。他兩年後作出了評語：「沈邊兒很冷靜，自制力極强，一個冷靜的人可以準確地判斷事情，而自制力强的人，可以壓制不必要的衝動。不衝突，善於判斷是一個領袖必須具備的本領。」

可是沈邊兒現在失去了抑制，他衝動了。

他想强忍這股衝動，可是秦晚晴着實太過嫵媚，而他又一向自抑，絕少親近過什麼女子，他在女子身上獲得的，往往不是滿足和快樂，而是痛苦和煎熬。

所以當一個這樣香甜的婦人挨着他睡，他愈想抑制，就愈衝動。

沈邊兒本來就雙手擁住秦晚晴，但在凝視她的時候，已鬆開了手，現在反而不敢刻意的摟過去。

但他還是忍不住在秦晚晴的唇上，印了一印。

秦晚晴的紅唇，微微嗡動了一下，星眸半睜，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

沈邊兒情不自禁，輕吻了一下之後，忍不住又熱烈地吻了下去。

秦晚晴仰着脖子，媚眼如絲，「嚶嚀」一聲，雙手也搭在沈邊兒肩上。

沈邊兒深狂的吻下去。

忽然間，秦晚晴猛地推開了他。

沈邊兒像被判了死刑似的，全身僵住了。

秦晚晴迅疾無倫地摑了沈邊兒一記清脆的耳光，身子像游魚一般閃出丈外。

然後她站在一片稻海月河下，在整理亂髮，宛似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一般。

× × ×

可是沈邊兒却知道發生過什麼。

懊悔、恥辱、自責、慚悔……交織嚙咬着他，他站在原地，比打了敗仗還要沮喪。

月色如乳，稻風送爽。

良久。

沈邊兒道：「秦姑娘……」

秦晚晴道：「叫我秦三娘。」

沈邊兒道：「秦三娘，我……」

秦晚晴道：「叫我三娘。」

沈邊兒只恨不得急挖個地洞，把自己埋了下去：「三娘，我剛才……」

秦晚晴彷似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似的：「剛才什麼了？」

沈邊兒脹紅了臉，看着脚尖，發了狠地道：「剛才我不是人！」

「我連禽獸都不如！」他越說越激昂：「我該死！我該死！」說着捶打自己，彭彭有聲，連鼻孔都嗆出血來。

秦晚晴着實吃了一驚，連忙一掠上前，抓住他的雙手。「你幹什麼？」

沈邊兒沮喪地跪了下去，用一種比哭還難聽的聲音道：「剛才我……我什麼不好幹！可是我對妳……我對妳……我竟冒犯了妳！」

秦晚晴笑了。

笑聲很清脆。

那麼清快的笑聲，可是一點也不讓人覺得純眞，反而更增嫵媚。

「我給你冒犯，你才有得冒犯。」秦晚晴淡淡地道：「你又何必自責。」

× × ×

沈邊兒絕未想到她會如此說話，呆了一呆，怔怔地道：「妳……妳難道不生氣麼？」

秦晚晴以手掠髮，像一個小母親在看她的小兒子一般的眼神，學着他的口吻道：「我……爲什麼要生氣？」

沈邊兒喃喃地道：「可是，我……」

秦晚晴怪有趣地問他：「你說，我該生誰的氣？」

沈邊兒期期艾艾地說道：「剛才是我……侵犯了妳……妳應該生……生我的氣呀……」

秦晚晴以一隻手挽後束着後髮，湊近臉來，問：「我爲什麼該生你的氣？」

沈邊兒只覺得月光下，這容顏觸手可觸，但又遠不可及，幾疑不是在人間，怔了一怔，說：「生氣？」

秦晚晴笑了，一個字一個字地道：「告訴你，我不生氣，我一點也不生氣。」

「你吻了我一下，我打了你一記耳光，彼此兩不欠；」她笑着說：「我們是江湖兒女，你是男的，你有衝動，理所當然，不然，除非是我長得醜，或者你不喜歡我，我長得醜嗎？」

又趣過臉去，讓他看清楚。沈邊兒迷迷濛濛中吃了一驚，退了半步，忙道：「不醜，不醜。」

秦晚晴笑道：「那你喜歡我嗎？」

沈邊兒更沒想到她會有此一問，一時答不出來。

秦晚晴追問：「你喜不喜歡我？」

沈邊兒茫茫地道：「妳……秦姑娘妳要我——」

秦晚晴截斷道：「叫我三娘。」

沈邊兒道：「三娘我——我眞的喜歡妳。」沈邊兒說這句話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對這個眼前的女子有一種深藏心底裏洶湧無比無匹的感情，在這一句話吐露出來的時候舒暢非常，所以語氣也誠懇無比。

秦晚晴聽了，眼眸裏剛有一絲感動之色，忽然間臉色一沉。

「你……爲什麼要喜歡我？」

「我……」沈邊兒實在答不出，說因爲她美，又太因色動心，說因爲她人好，却又未曾眞箇瞭解她的爲人，一時不知怎麼作答是好。

「你並不是眞的喜歡我的。」秦晚晴冷然一哂道：「或者，你只是喜歡我的身體。」

沈邊兒一聽這句話，只覺一股熱血上

冲，自己的人格也被侮辱了一般，大聲道：「不！妳以爲妳自己很漂亮是不是？嘿，我才不希罕妳的美色，比妳美的人，有很多，但我連碰都不碰，妳是我第一個親近的女人，妳……」

秦晚晴望着他，眼眸忽然朦朧了起來，喃喃自語道：「希罕的，你們男人都希罕的……」忽然問：「你說喜歡我，究竟喜歡我什麼？」

沈邊兒道：「我就喜歡……和妳在一起。跟妳一起，我很快樂。」

秦晚晴眼眶有些潮濕，她很久沒聽過這些話了：「你說的是……」

沈邊兒斬釘截鐵的道：「是眞的！」任誰都可以看出他的眼神誠摯無比。

忽然「錚」地一聲，秦晚晴的袖口掣出短劍，指着沈邊兒的咽喉。

沈邊兒嚇了一大跳。

秦晚晴一雙亮而細的眼睛，顯得冷利無比：「不許你喜歡我。」

沈邊兒憤然道：「這算什麼？」

秦晚晴貼肘平舉短劍，又貼近一步，劍尖已在沈邊兒頭上刺出了一點鮮紅的血來。

「不許你喜歡我。」

「妳可以不喜歡我；」沈邊兒冷笑道，「却不可以不准別人喜歡妳。」

「可是你不可以喜歡我。」秦晚晴劍尖在顫抖，竟掉下淚來。

沈邊兒看得心頭不忍，想了一想，終於恍悟似地道：「哦，原來妳早有了意中人，我不知道，那我就……」

秦晚晴哭了起來，捂着眼嗚咽跺足道：「不是，才不是哩……」

沈邊兒慌了手脚，上前一步，想勸慰秦晚晴，一不小心，給劍尖劃中，頸旁湧出血行，沈邊兒不禁「哎」了一聲。

秦晚晴哭着，本來以手掩目，但從指縫裏瞥見沈邊兒頸旁受了傷，心疼起來，用手指去觸了一觸，沈邊兒縮了一縮，秦晚晴問：「痛嗎？痛嗎？」

沈邊兒有些迷茫的看着秦晚晴，道：「不痛，不痛。」

秦晚晴忽然軟靜的凑過臉去，輕吻沈邊兒頸部的傷處。

沈邊兒靜看秦晚晴俯下來那渾圓微賁的額，以及在額上的幾綹亂髮。

他心中生起强烈疼惜的感覺，想用手去撫平那幾綹髮絲。

秦晚晴停止了吮吸，悠悠地抬起了臉龎。

月光下，一對溫柔似水多情的眼，微露的皓齒，尖巧的頷。微微的倦色，些許的草屑，更添楚楚可憐。

沈邊兒忍不住用手扶起她的秀頷。

「你能不能只要我，而不要喜歡我？」秦晚晴用一種令人聽了都不忍心的哀求，這樣地問。

她的唇上還閃着血漬。

是沈邊兒身上的血。

沈邊兒搖首，發出一聲嘆息：「不能。」隨即大力的吻在她的唇上。

略帶腥鹹的血味，還有濕濡柔滑的唇……令沈邊兒忽然用力的擁緊了她。

他們第二度親吻在一起。

月色下，風和麥穗的世界。

他們緊緊的貼着，彷彿已化成月色，化成聲音，化成兩根互相廝磨的麥穗……

直至秦晚晴微弱地推開他，微弱地問：「你……要不要我？」

沈邊兒一面憐惜地太息，一面溫柔有力地道：「我要妳，也要喜歡妳，就算妳殺了我，也不能阻止我要妳，喜歡妳。」

秦晚晴顫聲道：「這又何苦？」悽弱得就像一支無助的麥穗。

沈邊兒怕失去她似的摟緊了她：「爲什麼不可以？」

秦晚晴幽幽一嘆，雙手攬住他的腰；忽然間睜開了星眸，感覺到他的强烈和衝動。

秦晚晴又閉起了眼睛，像夢幻一樣的聲音，在沈邊兒耳畔響起：「我不是黃花閨女，如果你要我，你可以……」

沈邊兒反而放開了她，滿臉通紅。

秦晚晴幽怨的白了他一眼，在月光下，雙眸盈着淚光，她用手解開了衣衫……

沈邊兒是人。

他是男人。

而且是十分健康、年輕的男人。

秦晚晴微弱的喘息，在麥穗廝磨聲裏，柔弱得令人心折。

悽清得足以融化沈邊兒的熱情。

× × ×

陽光普照。

一遍麥穗如金。

秦晚晴正過去把一件一件的衣衫拾起，穿上，她幽怨的看着仍在恬睡的沈邊兒，嘴邊含了個似笑非笑的笑容。

然後她挽起了髮，露出細長的頸，迎着朝陽伸了個懶腰，她細秀的頸，還有些毛髮，柔軟的朝下生着，經旭日一照，成了金色的柔絲，使她格外的明媚，像略鍍了一層輕金似的。

然後沈邊兒也醒來了。

他伸手一攬，發現不見了身旁的人。

他身旁的人，在他心目中，已是一生幸福之所寄。

他立即緊張」起來，幸好，秦晚晴就在他眼前，用一種像看淘氣孩子的眼神捎住他。

「看你。」秦晚晴嗔着說他。「像隻髒豬。」

沈邊兒笑了，一個挺身就起了來，笑道：「髒？昨晚妳又不嫌……」

秦晚晴劈手給他一巴掌，沈邊兒嘻笑閃過，秦晚晴佯作生氣地道：「再說，你這懶豬，我就把你殺了煮來吃！」

沈邊兒一伸舌頭，道：「謀殺親夫啊，這可不得了。」

秦晚晴忽又臉色一寒，半晌，才央告地說道：「不要這樣說，眞的，不要這樣說。」

沈邊兒再也忍不住，過去擁着秦晚晴，道：「爲什麼我不可以這樣叫妳，我們已經……妳是我的妻子，我的夫人，我的老婆。」

秦晚晴冷靜地道：「就當我們是昨晚的緣份，今天把它忘掉，好不好？」

她的眼睛微微上抬，平靜的望着沈邊兒。

沈邊兒突然覺得愛煞了她的神情，也

恨煞了她的話語：「妳……好，妳！妳跟多少人有這種霧水姻緣，一夕留情？妳，妳做的好事！」

秦晚晴輕咬住嘴唇，冷冷地道：「你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要怎麼罵，便怎麼罵！」

沈邊兒抓住她柔弱的雙肩一陣猛搖：「告訴我，爲什麼？至少讓我知道，是爲了什麼？」

秦晚晴忍着痛，掙開他，背過臉：「就當我是水性楊花的女人罷。」

沈邊兒用力地踏着地上的軟泥，狠狠地道：「水性楊花的女人！女性楊花的女人！」

秦晚晴噙着淚，回身道：「我們已逃了出來，從現在起，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路……」

沈邊兒跺足道：「好！妳這種女人，我也不想再見——」狠狠排開麥草，走入人高的麥穗裏去。

沈邊兒一旦消失在麥海裏，秦晚晴張口欲呼，招手欲喚，但卻喊不出聲音來，眼淚而簌簌下。

沈邊兒只覺得四周的麥穗，都發出颼颼的聲響，腳下也是這令人煩躁的聲響，全不似昨夜如催眠般柔和的沙沙。

他恨不得用一把刀，砍盡這一大片麥草。

也不知是風送來，還是怎麼，他突然聽到一句說話：「慢着，好像有人走過來了——」

沈邊兒一楞，本來正在分開麥草的手，乍然止住。

本來要往前踏的腳步，也陡然頓住。

他整個人像遽然定住了一般。

那聲音也突然終止。

再也沒有人聲。

只有其他的雜音。

風拂麥穗聲，水蛙鳴音，泥塘冒泡的微響……

良久。

沈邊兒終於聽見有人在說話。

說話的人也在壓低語音。

「誰說有人聲？」

「剛才明明聽見好像……」

「啪」地一下耳光清脆的响，原來那人罵道：「別杯弓蛇影了，那兩人還沒來，你就怕成這樣！待會兒大當家把他們趕入這裏，我們在此伏擊，你要是縮在一旁，看我不宰了你七塊九塊餵王八！」

「是，是……」另一人顫聲道。

沈邊兒心中飛快轉念，這些人，看來便是攻打毀諾城那一夥的，他們說的兩個人……秦三娘有險！

沈邊兒一念及此，再也鎮定不下來，颼地掠了出去。

他要在這些人沒有發現秦晚晴之前找到她！

就這輕微的一响，那一千人似已發覺了。

可是沈邊兒不管了。

他一定要先找到秦晚晴。

——可是秦晚晴在那裏？

突然，他聽見西南角上有短刃交擊之聲。

他毫不猶疑就竄了過去。

待他掠到那兒時，兵器聲已靜止，麥穗倒了大片，顯然有經過一場很激烈的打鬥。

地上倒下了三個人，血染金黃色的麥草。

沈邊兒的心突的一跳，看清楚才知道秦晚晴不在其中。

那三名伏屍的人都是連雲寨黨徒的裝扮。

沈邊兒正要舒一口氣，忽聽四面八方有人叱道：

「在這裏了！」

「咄！還想逃！」

「別讓他跑了！」

沈邊兒迅速遊目一掃，知道在麥草堆裏現身的共有十一人，其中一個手持金槍，跟金黃的麥穗，金烈的陽光照映，特別威風。

只聽其中一個人，說道：「咦？不是他——」

另一個說：「誰說不是！」

先前的說：「當然不是，昨晚那個，給顧大當家打得不住吐血，這人傷得不甚麼重——」

那持金鎗的揚聲喝問：「喂，還有一個女的，躲在那裏？」

沈邊兒一聽，更放了心，冷冷地道：「什麼男的女的，人在這兒，命在這裏，有種上來取去。」

持金鎗的怪笑道：「你是什麼東西？可知本大爺是誰？」

他旁邊的人立即巴結地跟他接了下去：「他便是我們連雲寨的二當家『金蛇鎗』孟有威孟大俠！」

沈邊兒有意拖延時間，好讓秦晚晴聞風逃脫，便道：「哦？孟有威麼？我聽說他只是連雲寨的小脚色，排到第六，怎麼一下子陞得那麼快？是討了新主的好，拍了新任寨主的馬屁，還是自己封自己個頭銜？」

孟有威氣得眦着牙齒，金槍「呼」地劃了三、四道槍花，正要說話，忽然間，草叢裏傳來幾聲慘呼。

孟有威臉色一變，沈邊兒長空掠起，一拳將一名連雲寨弟子的臉門打裂，人已趁這刹那的變亂間，竄入麥海之中。

他認準了最後一人慘呼之所在，潛越而去。

他潛至發出呼叫聲的地方，與發出最後一聲慘呼，不過相差幾個眨眼的功夫，可是那兒已經沒有人。

只有死人。

死的是一名連雲寨弟子，手裏有一張七發火彈弩。

——是誰殺死他的？

就在這時，沈邊兒也已驚覺四處有人潛擁過來的聲响。

沈邊兒再也不理一切，站了起來，大聲呼道：「三娘。」他在「霹靂堂」雷門，一向沉着練達，平日在雷捲面前扮演衝動剛烈的角色，但雷捲和戚少商都深知他穩重冷靜的一面，可是他現在因爲担心秦晚晴的安危，已經失却了他平時的鎮定。

×　×　×

沈邊兒才叫出聲，麥叢裏立即冒出了七八個人頭，此起彼落。

這些人正迅速地向他包抄過來。

就在此時，又一聲慘呼。

慘呼聲離沈邊兒左邊不及八尺之遙。

沈邊兒立時向那裏掠去。

突然，他原先站立的所在，噗噗噗噗連响，至少有十四、五件暗器，打在麥桿上！

沈邊兒長空掠起，有兩道身影，一左一右，半空夾擊。

三道人影一分，沈邊兒落在慘呼之處，那兒多了一名死人，伏在地上。

沈邊兒左腰多了一道血口。

那兩道人影，一人落下，額骨爆裂，永不能起。

另一人驚魂未定，孟有威已經趕到，一槍往麥叢中沈邊兒的背門扎去！

沈邊兒倏地往麥叢裏一伏，消失不見了。

孟有威氣虎虎地下令：「搜！都給我搜出來，我要他死一百九十二次！」

他這一聲叱，沈邊兒自然也是聽到。可是他已無心戀戰，心裏亂成一片。

就在這時，自己後面的麥叢，微微移動了一下。

沈邊兒知道孟有威的人搜到來了，他身子不帶一絲聲息的疾閃過去，分開麥草，果見人影一閃。

「錚」！那人出劍！

劍好快，眼前一亮，劍已至！

沈邊兒目爲之眩，閉起雙眼，雙手認準部位，一抓一扣。

劍已及咽喉，但發劍的手已被沈邊兒抓住！

劍頓住，但那人「錚」地又拔一劍！

沈邊兒的肘錘也立即撞了出去！

突然間，他覺得手裏所扣的臂腕，柔若無骨，有一種說不出的熟悉感覺。

他不禁頓了一頓。

那人的第二劍也陡然停住。

兩人一看，不禁一齊失聲叫道：

「是你！」

「三娘！」

兩人才一出聲，麥草絲絲作响，又有敵人逼近。

秦晚晴眼珠又往麥叢裏一轉，疾道：「走！」兩人一齊翻滾過去，原先立足之處，已刹然多了幾人！

秦晚晴與沈邊兒却已不見。

又一聲慘呼！

秦晚晴拔出了劍，沈邊兒亦收回了拳頭。

一名連雲寨叛徒倒地而歿。

沈邊兒握着秦晚晴的手，激動地壓低聲音，黯然道：「三娘，我找得妳好苦……」一時間千言萬語，但又無從說起。

秦晚晴的眼眸濕潤，出現了感動的神色，用手掌把沈邊兒的手背輕輕覆蓋，道：「我……我也在找你。」

沈邊兒只覺心頭一熱，道：「三娘……妳，妳也是喜歡我的，何苦……」

秦晚晴拍拍他的手背，嗔笑說道：「快別說這些了。我算過來，他們一共有十九個人，十一人向你明打着包圍，另外八人匍伏前來狙擊，剛才，我放倒了四人，你殺了兩名，還有一個，給我們合力幹掉，總共七人，也就是說，他們還剩下十二人。」

沈邊兒覺得只要秦晚晴在他身邊，世間一切都變得沒有難事了。「那十二人不是什麼腳色，不是我們的對手。」

「可是，」秦晚晴狠狠地道：「打退他們並不難，我們却不能讓他們離開，不能活回去一個！」

沈邊兒見到秦晚晴狠辣的神情，初時也怔了一怔，往後立即明白道：「對！」

——只要有一人活回去，便會率衆回來這裏，這地方變成不是藏匿之處了。

——黃金鱗、顧惜朝等若知道他倆未死，一定會派重兵來搜捕，追殺他們的，那時就永無寧日了。

沈邊兒忽又想起了一點：「他們本來是來伏擊兩個人的……」、

秦晚晴道：「所以更不能讓他們回去通風報訊。」

沈邊兒突然起身，揮拳，一拳打碎了一名潛近欲揮刀的敵人之喉核，對方連叫都來不及，便已嚥了氣。

沈邊兒又伏了下來，兩人靜悄悄地潛離了原地，秦晚晴道：「剩下十一人。」

沈邊兒道：「要殺他們不難，但要殺死他們全部則不易。他們一旦驚懼，大可四散而逃。」

秦晚晴道：「除非讓他們不感覺到畏懼，還以爲他們贏定了，才有機會逐個擊破後，一舉搏殺。」

「好，」沈邊兒道：「但要留下一人，我要問個清楚。」

秦晚晴點點頭，然後用手抓住麥桿，搖了幾搖，霍然，一柄槍尖，迎面刺到！

秦晚晴一個觔斗翻了出去，哀呼了一聲。

沈邊兒一手抓住金槍。

孟有威心裏一凜，對手出手之快，令他完全不及變招，但他也是應變奇速，把槍一折，槍竟分爲二截，孟有威一手抄住另一截槍，急刺沈邊兒。

沈邊兒悶哼一聲，掩臉而退。

孟有威還來得及瞥見對方手背上指縫間都是鮮紅的血！

這時一名連雲寨叛徒已抄至沈邊兒身後，但慘叫一聲，背後着了一劍，撲倒於地。

孟有威急搶過去，但沈邊兒已潛入麥草叢中不見。

孟有威發出一陣特別的胡哨。

那是他們的暗號。

一下子，便來了十個人。

孟有威持着槍，威風地道：「其他的人呢？」

其中一人恐懼地道：「就這麼多了，能到的，都到齊了。」

——不能到的，已經到另外一個世界去了。

一名連雲寨叛徒懷着懼意的道：「孟寨主，我們，我看，不如……」

孟有威神威凜凜似的道：「怕什麼？那女的已受了傷，男的也被我刺中，準活不了！快去搜！」

「是！」連雲寨的叛徒又各自兩三人成一小組，鑽入麥叢裏去，孟有威不曾留意，原先集合的九個人，現在已成了八個人。

（未完・九）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明珠島

面臨破產

許栢堯沒精打彩地橫過馬路，可能由於股票狂跌，以致影响了他的心情，他竟未看清楚燈號就越過馬路，當時正有一輛私家車疾馳而過，眼看就要把他撞至重傷，甚至撞死也不稀奇。

「唰」地一聲，私家車在他前面不足一呎處及時煞停了。司機氣得破口大罵，因爲在斑馬行人綫上撞傷、撞死人的話，隨時也會被停牌。

許栢堯也被那一下子沉重而刺耳的煞車聲，把他從睡夢狀態中驚醒了，他呆在斑馬綫之上，不知所措。

那司機忽然探首車窗外，許栢堯這時也自知太冒失，拚着被對方繼續臭罵的心情，放眼望過私家車那邊。豈料他們的視綫一經接觸，雙方都有點意外地怔了一怔！

「老許，怎麼會是你呢？」司機首先改變態度，揚聲招呼過來。

許栢堯也不由自主地走了過去。司機立即推開了車門，讓他上車。

後面的汽車已不斷响號催促他，司機也只好一邊開車，一邊抱歉地說：「眞不好意思啊，老許，我想不到會是你呢！」但很快他又用責備的口吻說道：「你也太冒失了，那兒雖則是斑馬綫，但直路給司機看的燈號只要是綠色的，我們就直駛過去，剛才要是稍爲分心也煞掣不及，那時你即使不死亦會變殘廢。」

「不要再說了！」許栢堯恃熟賣熟地，以半開玩笑的語調說道：「再說我也不會多謝你的，相反，我還要怪責你啊！」

司機也是與他年紀差不多的中年人。四十歲左右。他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怎麼？還在怪我臭罵你麼？」

富商徬徨

「不！怪你爲甚麼要及時煞停你的車子。」許栢堯又說：「要是你再把車速開快一些，直撞過來，最多我掙扎幾下，一切也就解决了。那時我死在九泉之下，雖然做的只是一個冒失鬼，我也會感謝你。但是現在，我反而要怪你啊！」

車子這時已轉入一條橫街，司機把車速減慢，正面瞪住他，好奇地問：「怎麼一回事？你沒有甚麼不妥吧？」

「不妥的事可多着呢！」許栢堯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司機終於把車子停了下來，側過身子來面對着他：「老許，我們很久沒有見面了，我也不知道你目前的環境，到底有甚麼心事，既是老朋友，又何妨直講呢！」

許栢堯嘆氣道：「小袁，我的事，眞是一言難盡，以後若是有機會，你找我喝酒再談好嗎？」

原來那名駕駛着名貴私家車的司機袁嵩，是許栢堯中學時代的同班同學兼好朋友，他習慣了稱袁嵩爲小袁，其實論年紀袁嵩比他還要大一年，只是個子較矮小而已。

他們已有很久沒有見面，今次眞是機緣巧合，難得偶遇。所以袁嵩留住他說：「老許，你可不是約了人吧？」

許栢堯看看時間，才是下午三點半左右。他苦笑道：「本來是約了閻王在地府相見的，但約會給你這王八破壞了！」

「他媽的！」袁嵩拍拍他的肩膊：「人生

本來就是戲，戲還未演完，豈可落幕？廢話少說，來吧，我們一齊落車，找個地方先喝杯定驚酒。」

許栢堯本來想叫袁嵩把他送到停車場去，讓他自行駕車返家去。因爲他的座駕車就停在海傍一個停車場之內。但是現在袁嵩終於也令他改變了主意，雙雙落車走進了一間茶座去。

這間附設在一間五星級酒店閣樓的茶座，通常出入於此的多是上流社會的紳商。許栢堯本身也是一名十分富有的大商家，只是這幾年以來，他一敗塗地，否則也不會說出那一番頹喪的說話。

袁嵩也是個外表非常風光的人，但由於太久未有連系，所以連許栢堯這個老朋友也不知道他所幹何事，做的又是甚麼生意。

這一次的茶聚，算是久別重逢，但對許栢堯來說，似乎更加是他生命中的轉捩點。

袁嵩首先問候了許栢堯的妻子翁美華，原來他們以前全是同學兼好朋友。但中學畢業之後，就各散東西，有人繼續求學，有些在本港讀預科，有些則由家長送到外國去了，也有不少已經跑進了社會大學去。

事隔多年，那一班年青人之中，有些在社會上已是知名度甚高的大富商，也不知有幾許無影無踪的，但無論如何，他們均已同時踏入中年，都是四十歲左右的人了。

許栢堯算是本港一位成功的商人，但這只不過是表面上的，誰知道他失敗的一面呢？要不是因爲袁嵩是當年摯友，他也不會對他講出了實情。

至於袁嵩，只是對他說剛由美國回來。

許栢堯道：「我眞羨慕你，目前香港人心不安，許多人都希望能移民去美加，可惜就是有心無力。」

袁嵩滿足地笑了笑：「坦白說吧，我也是等協議公佈後才放心回來的。」他又說：「我個人認定香港大有可爲，所以剛才我不讓你去見閻王，自有大條道理啊！」

許栢堯嘆氣道：「誰不知道香港是天堂，但是這只可以對成功的人說這句話。要是對失敗的人說，又似乎變了種諷刺！」

袁嵩瞪住他：「我只想你告訴我：到底你算是一個成功的商人呢，抑或是個失敗者？」

「失敗者。」許栢堯垂頭喪氣地，呷了一口咖啡。「香港這地方的人，只對成功者投以艷羨的目光，相反，對於一些失敗的人，就會鄙視！」

「你錯了！」袁嵩十分認眞地說：「你絕對不是一個失敗者，相反，我和許多朋友們都清楚，你絕對是個成功的商人。不過你却欠缺了運氣！」

「也許你講得對了，我的確欠缺了一點運氣，人家炒金、炒股票，可以炒到風生水起，偏偏就是我炒燶了。」

袁嵩忽然又問：「你有沒有看過奧運的田徑項目？」

「從電視台的轉播中偶然觀看過。」

「我就是喜歡那些健兒們的一股衝勁，要是每一個人連那一股衝勁也缺乏的話，做人試問還有什麼意思？」

「你以爲我沒有衝勁嗎？要是我沒有衝勁的話，連今天的小小成就也不會出現啊！但是——」許栢堯又深深地嘆息：「但是我跌倒了。而且，這一跤跌得很傷！」

「那只不過是偶然的失手。奧運田徑比賽的過程中，也不時可以見到一些選手，他們半途未抵達終點時，也試過絆倒在地上，但是他們會立刻爬起來，即使明知跑不到冠軍的位置，但他們還是全力以赴，目的是希望跑過終點，絕不計較勝負和名次。這就是所謂體育精神了。」

「是的，我也很佩服田徑場上的健兒們。但是，當一個人碰到頭崩額裂時，就會感到心灰意冷。」

「我不同意你這種心態。我見過不少人走到窮途末路，仍在極力地掙扎，這也算得是人生旅途上的另一種體育精神。何況你還未致走到窮途末路呢！」袁嵩又說道：「你手上仍有不少東西可供利用的，只要你稍爲動一下腦筋，說不定刹那之間就可以扭轉乾坤。」

許栢堯苦笑搖頭：「還有什麼東西可供利用呢？我們是老朋友講老實話吧，我的物業都按給了銀行或者財務公司，唯一未按揭的，就只有以前被我視作安樂窩的明珠島，但是相信不久之後，老家所在的明珠島，就會變成狗窩了。」

「明珠島？」袁嵩問道：「那是在什麼地方？」

「香港南面的海上，孤零零的一個小荒島，本來我喜歡那兒清靜，建了一幢渡假別墅在那裏，假期才帶同家人到那兒去住幾天。」許栢堯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本來誰都知道香港地皮稀罕得很，寸金尺土，只會越來越貴，萬萬想不到一下爆出了一九九七這天大的問題來，明明黃金也變了爛泥，明明是明珠島，到頭來也變了荒島。」

「哦！我反而不知道你原來擁有一個小島呢！」

「以前許多親友都不知道，因爲我一直滿肚密圈，有個十分龐大的計劃，所以當我購下了那個小荒島之後，便給它改名『明珠島』。事實上我也試過租用一架直升機凌空飛翔，居高臨下，瞭望那小島，也覺得它有如一顆南太平洋海上的明珠，所以我覺得這名字它也當之無愧。可惜——」

「可惜九七問題的困擾，弄得香港人心惶惶，於是你的龐大計劃被迫擱置了，是不？」袁嵩問道。

「是的。」許栢堯又呷了口咖啡，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一口。「試問此時此地，要是再在島上起渡假屋，還有誰來光顧？所以我剛才也沒有說錯，將來我無事可爲，無處可去之時，就只有退居那兒，不是狗窩又是什麼呢？」

袁嵩突然拍腿道：「今天看來是天意安排，你有得救了！」

許栢堯感到莫名其妙地瞪住袁嵩：「我實在不明白你的意思。」

袁嵩低聲說道：「一切奇蹟都是由人創造的，我正是最喜歡創造奇蹟的人。」

「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這裏人太多，只怕隔牆有耳，回頭我會陪伴你回明珠島去一次，到時再說吧。」

許栢堯心煩意亂，不過他記得求學時期的袁嵩，一向鬼計多端，今次偶然相遇，難道眞的遇上了救星？

於是他匆匆結賬，帶着袁嵩離開市區，改乘快艇到明珠島去。

正當快艇乘風破浪之際，袁嵩忍不住說道：「奇怪怎麼你要用快艇作爲來往明珠島的交通工具呢？你應該用直升機啊！」

許栢堯苦笑道：「你不是存心挖苦我吧，我幾乎連這艘快艇也押掉了，那裏還有錢購買直升機？何況直升機不但要聘請機師，還要建機場，更加要向政府申請呢。」

袁嵩道：「我並非指目前，而是當你風生水起，意氣風發之際，你那時起就應該使用直升機了，那樣不但可以節省時間，還可以在風水上有所改變，說不定你不致會有今天這日子呢！」

許栢堯一怔：「原來你還會看風水麼？」

他幾乎又忍不住笑：「他媽的，我過去只知道你會看風駛悝，想不到你竟然會看風水。」

袁嵩聳聳肩道：「風水學亦即環境學，根本就沒有什麼秘密可言，你如果懂得製造美好的環境，風水自然會對你有利，那時你亦自然會風生水起了！」

快艇將近航行了四十分鐘，才可以抵達明珠島，那兒有個碼頭，還停放了另外一艘比較陳舊的快艇。

出乎袁嵩意料之外，這兒沒有水手，也見不到其他人出現眼前，只有一條狼狗連叫幾聲，搖頭擺尾的，表示歡迎，最後還是由袁嵩協助許栢堯把快艇的纜繩綁上碼頭的鐵柱之上。

袁嵩又忍不住問：「人呢？」

許栢堯一邊拍着大狼狗的背脊，一邊說道：「什麼人？」

「這麼大的一個島，這麼設備不錯的碼頭，難道就連水手也沒有一個麼？」

許栢堯苦笑：「本來是有的，而且不祇一個，但是我欠他們的薪金，最後還是走了！」

「這就叫做『樹倒猢猻散』啊，對嗎？」袁嵩笑了笑：「其實你這棵樹的確夠大，而且還大到足以遮蔭，只可惜你不擅灌溉，以至枝葉枯毀。現在只要你這棵大樹不倒下去，我有的是辦法。」

許栢堯仍然不大明白地瞪住袁嵩，彷彿他是代表了希望似的。然後他又訥訥地問：「你不要騙我歡喜啊，你眞的有辦法將我這棵將倒下去的大樹扶起來？」

「是的，詳細計劃和辦法，我會慢慢對你解釋清楚，但是現在先要你帶我到島上各處走走。」

「是不是要看看風水？」

「是的，可以這樣說。」

許栢堯於是帶着他的大狼狗，走向路旁一輛吉甫車。

他對袁嵩示意着說：「請上車吧，我們先回到舍下喝杯茶，然後我再帶你各處走走。」

袁嵩一邊跨上吉甫車，一邊問道：「府上在何處？」

「在那邊山崗之上。」許栢堯說着已坐到司機座位去了。

袁嵩仰首張望，可能由於樹木遮住視線，他見不到任何屋宇。許栢堯開着那輛陳舊的吉甫車直駛向樹林那邊。

樹林下的小徑，光線昏暗。吉甫車在上面走過，也是一彈一跳的。由此可見路面凹凸不平。車子駛出了那叢樹林後，便是一條相當平坦的柏油路，再往前走，路面逐漸傾斜，山崗就在前面。那兒果然有一幢兩層高的建築物。

當車子上斜坡時，速度相應減慢，蹲在後面的大狼狗突然撲跳下去，狂吠一聲，就直竄向斜路的路旁草叢中去了！

袁嵩一怔，問道：「牠怎麼啦？」

許栢堯道：「不必理會牠，每次回到這兒附近，牠都是像剛才一樣，急不及待，趕往屋內去報訊，讓屋內的人知道我回來了。」

「好一頭懂人性的大狼狗啊。」袁嵩又問：「但是，牠怎可能快過你這輛吉甫車呢？」

「因為牠由山坡的捷徑登山啊！」許栢堯道：「加上牠奔跑的速度相當快，所以牠必然比我們先抵步。」

當吉甫車駛到山崗上的建築物時，那兒門口果然出現了一個女人，她正是許太太；還有就是剛才那一頭大狼狗。

許太太離遠就與許栢堯他們揮手招呼。

許太太翁美華以前也是袁嵩的同學，只是彼此已經很久不見面了。

一行三人進入到屋內，一名女工給他們先後奉上香茶，寒暄幾句之後，袁嵩就急不及待的對許栢堯說道：「幾時帶我去看看這裏的風水？」

許太太怔了一怔：「小袁，你原來也會看風水麼？」

「是的。」袁嵩笑着道：「離開學校之後，無可奈何，又找不到工作，只好替人看看風水。」

許栢堯瞪了他一眼，然後又對妻子說：「別聽他胡扯！」

許太太道：「我們處處不得意，的確有可能與風水有關。」

袁嵩笑道：「所以你們遇上了我，也等於遇上了救星呢。」他又拍拍許栢堯：「來吧，趁太陽未下山，先讓我們各處走走。」

於是他們先上天台去，居高臨下，看看附近的環境，然後才由許太太開車，許栢堯則陪住袁嵩坐在後面，在明珠島上環繞了一周。

袁嵩態度非常認眞。他說：「我覺得你沒有給這小島改錯名，它確實有如海中一顆明珠。不過可惜你不懂得利用。」

「你有甚麼高見？」許太太爭住請教這位老同學：「栢堯本來有一大套計劃，打算在此建一條渡假村，可惜生不逢時，計劃還未開始，香港就發生了九七問題。」

「九七根本不是問題。」袁嵩道：「辦法是由人想出來的。」

「你有甚麼好辦法？」許栢堯問道。

「往後我會慢慢告訴你。」袁嵩又示意許太太：「請妳趁住着天色未黑，再把車子開回碼頭去！」

許栢堯道：「你想離去？」

「不！我今晚不會走的。」袁嵩又做了一個鬼臉：「你們就算趕我，我也不會走！」

許太太道：「是的，我們是老同學，難得一見，就留下來聊聊吧。」

許栢堯道：「如果你有辦法助我渡過這難關，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只要你聽我的擺佈，我不但可以保證你除了渡過目前難關之外，又可以大有收穫。」袁嵩又催促着許太太，說道：「快些開車先到碼頭看看。」

許太太只好把吉甫車開往碼頭，許柏堯也只以為袁嵩為了看風水，想不到他却要試探一下碼頭的水深。

袁嵩站在碼頭上，前後左右的望了又望，這才對許氏夫婦說道：「也許你們不應該在這裏建碼頭，這兒的水不深，風浪又大。」

許柏堯道：「但是這裏最接近市區。」

「我早講得很清楚，風水亦即環境學，你揀了這兒建碼頭，視綫方面已經不好。」袁嵩又看看腕表：「可惜現在時間不早了，還是明天我們再到其他海邊看看，說不定會有一處地方比這兒更好呢。」

於是一行三人又回到小山崗上面去。

夕陽西斜，對許柏堯來說，彷彿他的心情一樣，黑暗即將來臨！

但是對袁嵩來說，他反而欣賞日落的景色，因為這只算是晚上即將來臨，而黑夜對他只有利，沒有害；若要混水摸魚，他認為最好還是黑夜裏啊！

那晚，袁嵩就留在島上作客。

他發覺這兒除了許氏夫婦之外，就只有一個女工人和一名男僕。

不過許太太告訴他：以前這兒最少養了二十名以上的男女僕人。直至不久之前，許柏堯生意失敗，炒金、炒股票也虧了大錢，所以他們才逐漸把大部份的工人都辭退了。

晚上的明珠島，靜得連海浪聲也可以清楚聽到。

許太太關上了房門之後，對她丈夫說：「

小袁雖則過去與我們是同學，但到底多年不見，也不知道他變了什麼，更不知道他的背景。我勸你還是小心點！」

許栢堯輕嘆了一口氣！

他倚在床上，仰望着天花板：「這也是天意安排。」他嘆息着說出了當日在馬路上遇見袁嵩的經過：「我覺得：我已走到了末路，他如果存心騙我，就讓他騙好了，反正他也明知我已是一名空心佬倌，根本也沒有什麼讓他騙啊！」

「我不是担心他會騙你，而是担心他利用你，害了你。」許太太道。

「我知道他是個有辦法的人，無論如何，我也要試試再站起來！」許栢堯不服氣地說。

「今天的股市怎麼樣？」

「仍無起色。」

許太太道：「算了，就把手上所有的股票賣掉它，得回一部份錢還債算了吧。」

「不！我不會這樣做的。」許栢堯說道：「趁着香港還有一段好日子，我要再創一番事業。」

「所謂好日子，已經不是屬於我們的了。」許太太也在嘆息，「早兩年要是你肯聽我的話，把這小島賣出去多好呢！但是現在——」

「算了吧，別嚕囌了。」許栢堯顯然不想聽，「睡吧！希望在明天啊！」

許太太也只好熄燈睡了。

翌日一早，許氏夫婦起床後，發覺不見了袁嵩，心裏奇怪。

女工人却過來告訴他們：「袁先生一早出去了，他要阿漢開車載他到各處看看。」

許氏夫婦交換了一個眼色，二人的心情却是各有不同的反應。

許太太担心袁嵩不知有些什麼不可告人的企圖，覺得他過份熱心了。

但是許栢堯認定他是個有辦法的人，他越表現得熱心，越顯得希望就在眼前。

女工人阿瓊剛把早餐預備好，袁嵩就回來了。袁嵩見到男女主人之後，就對他們說道：「你們的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執到寶却不知這原來是一塊寶玉，還當它是石頭呢。」

許栢堯立刻過去問他：「你都看過了各處環境了吧？」

「是的，都看過了。」袁嵩道：「這是一個寶島，但你們却不懂得好好地加以利用。的確太可惜了！」

許栢堯訥訥地問：「你是指風水方面，還是實用價值方面呢？」

「兩方面都有，這兒的風水一流，實用價值更加數之不盡！」袁嵩道：「可惜我沒有那麼多錢，否則我一定把這小島買下來。」

「你就當是你的好了，只要你將你的計劃說出，我一定少不了你這一份的。」許栢堯的目光中充滿了希望。

「首先要請你回答我幾個問題：第一，以前有些什麼人到過這裏？」袁嵩問道。

「嗯！倒有不少人來過啊。」許栢堯回頭望住他的妻子，又說道：「例如我們投得此島之後，會計劃與若干地產商合作發展，當然後來都告吹了。那些人自然都來過這裏作客。」

「其中有沒有包括過探土、發掘等等工作在內？」袁嵩又很小心地問道。

「沒有，絕對沒有。」許栢堯道：「因為我們正在商議中，地產就開始崩潰！」

「那麼，有沒有考古學家之類，專誠來過這小島做過什麼類似工作？」

「更加沒有。反而以前還有些商界朋友來過此地渡假。」

「那就妙極了！」袁嵩態度顯得輕鬆地，坐到餐桌旁邊去。「以我的經驗和眼光判斷，你這裏將成為考古學家必到之地。」

「你怎會這麼說？難道你在島上發現了什麼古物？」

「是的，不妨對你說，我熟讀歷史，根據鄭和下西洋的航海圖，這兒曾是他們大軍的歇脚處。」

「你是說三寶太監？」

「對了。所以島上肯定有很多文物遺下，也所以我說你執到寶也不知是寶，正是這個道理。」

正當許栢堯聽得津津有味時，女工人已陸續把早餐由裏面搬了出來。許太太冷眼旁觀，只覺得袁嵩這傢伙好像在演戲一樣，她心裏難免責怪丈夫太過幼稚，連這些「怪論」也肯用心聽，甚至還好像很相信似的。這實在令她氣結。

袁嵩一邊吃早餐，一邊又口沫橫飛地說道：「你在香港住了不少日子，相信一定也聽過宋王台吧？」

「李鄭屋村的古蹟？」許栢堯搭訕着說。

「對了，所以我說：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到香港來，只不過古代這裏並非叫『香港』而已。」袁嵩又說道：「香港只是英國人給它改的。」

許太太終於忍不住挿咀：「你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以前有古人到過這裏？」

「當然有。」袁嵩氣定神閒地，又瞥了許栢堯一眼，「要是我提議，你花錢請來考古學家！你一定不肯。對嗎？」

許栢堯又感到有些迷惘地望望他的妻子：「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袁嵩笑笑道：「好像你這種老老實實的人，竟然可以成為一個成功的大商家，實在是奇跡。」

許氏夫婦又交換着眼色。

袁嵩又說：「我並非存心要開罪你，只是覺得你為人太過老實，例如剛才我提出，請來考古學家，到這裏來進行考古，找證據證明古代人到過這裏，你却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其實這件事很簡單，只要我們有辦法證明古代人到過這小島，又或者進一步找到更具體的證物——例如挖掘出若干古物等等，那麼，在宣傳價值上，是否可以進一步提高？香港是個綽頭世界，為什麼我你同是一個人，商場上只有人認識許栢堯，又沒有人知道袁嵩這小子是誰？」

許氏夫婦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許栢堯道：「我倒明白了，你是要製造一種聲勢，讓舉世的人都知道明珠島這地方，是不？」

「大意的確如此，」袁嵩又呷了一口咖啡，「總之，只要你合作，一切包在我身上！」

「我就只担心你弄巧反拙，」許栢堯道：「我不妨坦白對你再講一次，目前我是空心佬倌一個，還欠下了人家不少的債務。」

「一個人有如一條渠，渠道暢流，水流即源源不絕；相反，稍為阻塞，自然到處不通不順啊！」袁嵩又笑了笑，「讓我試做個通渠工人，但收費可不便宜呢？你不會吝嗇吧？」

「這是什麼意思？」

「你放心，我不是要你付錢，只是分賬，而且，保證你也認為物有所值。」

許栢堯道：「錢乃街外的，我也不是一個守財奴，否則也不會有今天這種局面。」

許太太立刻挿咀道：「但是我要提醒你們，犯法的事，我不贊成你們去做。」

袁嵩道：「妳放心！保證不犯法！」

但是許氏夫婦仍然想不通，到底袁嵩所用的，又是什麼辦法？

早餐之後，袁嵩反而做了明珠島的導遊，

帶住許氏夫婦，開着吉甫車到島上各處視察了一遍，口講指劃的，令到許栢堯聽了之後，也不得不衷心佩服，只是許太太始終有點担心而已。

此後袁嵩就變了明珠島的常客。他經常到許家作客，有時逗留一兩天，有時一天之內以快艇來回明珠島數次。有時他會帶人到山脚發掘，有時又會帶住一大箱不知什麼東西到島上來。

有時袁嵩會到山上山下去，有時也會到海灘那邊去，總之他忙個不亦樂乎。

許栢堯對他期望至高，自然不加阻止，但許太太爲人小心，她覺得袁嵩這個人邪氣得很，經常提醒她丈夫，以免受騙。

但是許栢堯說：「我們已到了破產邊緣，這點袁嵩也知得清楚，如果他存心騙財，也算是揀錯了對象。」

許太太道：「我的意思就認爲，大不了將這小島公開拍賣，拿來還債。這樣總好過給袁嵩牽着鼻子走！」

許栢堯道：「妳雖則是一番好意，但袁嵩的辦法我認爲不算犯法。只要不犯法，又何必阻止他？而且當初我也表示贊成，現在不是進行得很好麼？」

他又安慰他妻子說：「人生如戲劇，我們目前這年紀，算是戲劇已演到高潮了，何必那麼快落幕？袁嵩是個好導演，我們等住登台好了！」

許太太無可奈何，她也明知目前這環境，已是勢如騎虎，惟有默默祈禱！

那天許栢堯不在島上，但袁嵩却帶住二名大漢來了。

島上唯一的男工人阿漢，早就已經得到許栢堯的暗示，對袁嵩的一切說話，必須要言聽計從，所以，他要什麼，阿漢也只好盡量提供他。

阿漢用吉甫載住三人到山脚去，讓那二名大漢在山脚發掘，然後又見他們將一大桶一大桶的液體淋向掘過的泥土下面去。

阿漢感到奇怪，向二名男子發問。

「你們幹什麼？」

「……」那二名男子只瞥了阿漢一眼，沒有回答他。

阿漢有些生氣，正待過去制止，那二名男子反而以鋤頭鐵鏟相向。

袁嵩這時正在小山崗之上，不知道正在觀看着什麼，回頭看見這情形立刻一邊揚聲制止，一邊飛奔過來，將他們勸開。同時又向二名男子打出一些手勢，阿漢這才知道他們原來是啞巴。

阿漢改變主意，向袁嵩查問：「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袁嵩道：「阿漢兄弟，我不知道許先生有沒有對你講清楚，我的事你最好少管；你不是不可以知道，只是當你知道了之後，你必須發誓，要替我們保守秘密。因爲這些事情非同小可，萬一洩漏消息，我和許先生都不會放過你，你可明白？」

阿漢心裏雖然不高興，但也沒有辦法，他惟有不理。

但是當袁嵩這班人走了之後，阿漢就把他目睹的一切對女主人說了。

許太太晚上再將阿漢目睹的事，轉告她丈夫。

許栢堯嘆氣道：「如果要相信一個人，必須信到底；袁嵩和我既然有約在先，我們就應該相信他。」

「現在我並不是不信他，只是聽了阿漢的說話之後，總是覺得有些奇怪而已！」許太太說。

事實上許栢堯聽了剛才他妻子的一番描述之後，也覺得很奇怪。

他喃喃自語地說：「我猜，袁嵩必有作用才會這樣做。他說過要製造奇蹟，但又沒有詳細說明。」

「算了。」許太太說：「有機會你問清楚他，我祇担心他在這裏攪鬼的，將來害死我們而已。」

「這個妳倒可放心，他說過不會做出任何犯法的事。」

「但是，我覺得小袁這個人，爲人很鬼祟，我勸你還是小心一些好。」

「這些事妳已不祇一次提醒我，目前我們已走到絕路，他算是一名救星，妳怎可以以貌取人？」

許太太沒有再說什麼，但她的担心却是有理由的。

翌日，許栢堯見到袁嵩，終於也忍不住追問他。豈料袁嵩滿臉不高興地，將他拉過一旁，埋怨道：「你到底信不信我？我們早已約法三章，我攞局，你裝蒜，如今你竟公然質問我，還好剛才沒有第三者在着，否則這一切也完了。」

栢堯看看他這麼認眞，惟有道歉。

事實上許栢堯也到了走投無路之際，他暫時也只好把袁嵩視爲救星。雖然至今爲止，他仍不知道對方用什麼方法救他，但只要不犯法，就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啊，何况他亦早已對袁嵩聲明在先呢。

袁嵩低聲又對他說：「今天下午，會有一間外國公司來找你，求你行個方便，讓一名考古學家到明珠島去視察，你必須作出審慎的考慮，明白我的意思麼？」

許栢堯回答得也實在是很坦白：「我不明白。」

「你這麼蠢，怪不得你失敗了！」袁嵩很不客氣地說：「所謂審慎的考慮，就是不要輕易答應他的要求。」

「那麼，到底我應該答應麼？」

「當然，到最後你還是答應，但你是有錢、有地位的人，明珠島又是私人物業，你必須作出若干保留，例如：先要知道對方的用意，以及他的來龍去脈等等，這是表示你是個做事小心的人，也充份的表示出，你是該小島的主人。」

「嗯——」許栢堯仍然忍不住問：「那麼，他到底是什麼人？可是你請來的？」

「我不想對你透露得太多，以免你露出破綻，總之，你表面上要秉公辦理。例如：對方乃一名有地位的國際人仕，所以最後你還是例外地批准他到島上去考察等等。」

聽到這裏，許栢堯縱使更蠢也漸漸明白過來了，

其實，許栢堯也不是袁嵩想像中那麼愚蠢的，否則，他又如何會成爲香港有數的名人富商？只不過一直以來，他只循正途營商，所以很少想到其他不正途方面去，對住袁嵩這種人，自然覺得「遜色不少」！

那天下午，許栢堯回到中區辦事處，他的女秘書果然向他報告：「有位古力克博士在會客室等你，陪同他的還有高樂公司的公關經理劉先生。」

許栢堯作勢朝女秘書遞過來的二張名咭上瞥了一眼：「有預約麼？」

「劉先生說，早上來過電話，但找不到你，所以午飯後直接上來。」女秘書道。

「好吧，請他們入來。」許栢堯無可奈何地說。

女秘書退出他的辦公室之後，許栢堯開始盤算：袁嵩那傢伙到底又耍什麼花招？他講過

的「考古學家」，難道就是——

豈料他連想也未想完，女秘書巳帶着二名男子入到了他的辦公室。

爲首的一人，是中國男子，年約三十許，他正是女秘書中所說高樂公司的公關經理劉彼德。

許栢堯與劉彼德是多年好朋友，平日見面都是有講有笑的，今天劉彼得在這裏見到許栢堯，仍是嘻嘻哈哈的。然後帶着埋怨的口吻道：「你這大忙人眞的害得我好苦啊，今天由上午找你找到現在也找不到你，令到我幾乎無法交代呢！」

「有什麼貴幹？請坐！請坐！」許栢堯因爲另一個外國人乃陌生人，自然更加要客客氣氣。

劉彼德打過了哈哈之後，就給他們分別介紹。

原來，那個外國人正是古力克博士，據講是由美國推薦給聯合國的考古學家，目前正是作環球考古旅行，替聯合國文敎組織搜集考古資料。

由於高樂公司乃一間美商機構，所以才會由該公司代爲安排本港的行程。

劉彼德既是公關經理，又是許栢堯的朋友，所以一切也看來順理成章，至於他們與袁嵩之間是否有些什麼幕後交易，許栢堯反而不清楚了。不過，從袁嵩「未卜先知」這一點忖測、這件事分明另有內情才對。

許栢堯叫女秘書替客人送來二杯咖啡，才打開話匣。

劉彼德開門見山地說：「古力克博士今次東來，是負上了一項頗特殊的考古任務，須要閣下助他一臂之力。」

許栢堯明知這可能是「演戲」，所以他也惟有裝蒜裝到底。他瞥了那個美國人一眼之後，對劉彼德說道：「我只是一個商人，對考古更是門外漢，如何能帮你們呢？」

古力克博士立刻插嘴道：「許先生，你完全誤會了我們的意思，今次我和劉先生專誠拜訪閣下，只因爲閣下是一個私人擁有的島嶼的主人。」

許栢堯會意地笑了笑：「博士可是指明珠島吧？」

「對了。」劉彼德立刻作出反應：「博士正是想到明珠島去看看。」

「本來這是易如反掌的事。」許栢堯笑了笑，又說：「不過，讓我講句老實話，那只是一個藉藉無名的小島，似乎沒有什麼考古價値吧？」

古力克博士道：「既要考古，自然必須多方考證才知道正確的答案；不怕對閣下說吧，我本人對東方文化很有興趣，對中國古代的文明也十分神往。近年以來，我集中精神研究鄭和太監七下西洋的歷史事實。閣下如果有興趣的話，請留意看看今天晚上的電視訪問節目，屆時就會發表不少前人從未講過的新見解。」

許栢堯心裏想：這傢伙眞的是「巧合」麼？爲什麼他講的鄭和太監的事，與袁嵩講過的那麼似？

但是，表面上許栢堯仍然若無其事地說：「好的，今晚我一定收看。」

他又問：「什麼時間？」

「晚上九點半以後，在一個綜合性節目中，我將會接受主持人的訪問。」古力克博士說：「屆時我可能要提及『明珠島』這個大名，可不知道你會不會反對呢！」

許栢堯笑道：「不會不會，我怎麼會反對呢？」他又說：「聽博士這語氣，難道鄭和太監下西洋，亦與敝小島有關？」

「我從未到過該島，也未到該處考古、求證，只是從地理環境，與古代書籍、地圖等等方面考據，懷疑那兒可能曾是鄭和太監的遠征船隊避風的地方。有關這點，今晚我會在電視台繪圖加以分析。但是事前必須得到閣下同意，因爲明珠島到底也是私人地方，我不會惹官非啊！」

「放心吧！博士。」許栢堯道：「我不會因此而令你惹官非的，除非你誹謗我。」

劉彼德半開玩笑地說：「博士肯定不會誹謗你，亦不可能有這一類事情發生。但是，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就是因此而帶來了一些麻煩。」

「什麼麻煩？」許栢堯當時確實也給他嚇得一跳。

劉彼德解釋道：「因爲萬一博士證明那是鄭和太監到過的小島，那麼，可能有人來訪問你，又或者，希望到島上去觀光等等，這對閣下這種大忙人來說，自然可能會增加不少麻煩啊！」

「那只是後話。」許栢堯故意說道：「可能博士另有見地，但據我所知，似乎不會有此可能的。」

古力克博士道：「你這樣說又好像太過武斷了，據我考證所得，當年鄭和太監下西洋，來回最少也有十多次，其中許多時都會遇上風浪的，找地方避風乃無可避免的事情。尤其是以當時的造船技術，根本不可能與南中國的巨浪硬碰。但有一點可以信賴的就是當時中國的天文學十分到家，故此，他們這班航海家之中自有不少人知道看風駛悝，以及觀看天象等等。所以他們知道趨吉避凶，道理就在於此。我亦因此深信他們其中必有一兩次要找地方避風的。」

劉彼德道：「博士是根據中國古代的航海圖而作此忖測，並非胡說八道。」

許栢堯道：「爲了尊重博士的專業精神和地位，我們無理由拒絕你們的要求。」

「那眞好極了。」古力克博士立刻伸手過來，與許栢堯互握了一下，「閣下的確大方，不愧是個大商家。」

劉彼德也伸手過來：「非常感謝閣下。」他又說：「今晚如果博士須要提及閣下大名，以及明珠島的名字，相信不會反對吧？」

「不會的。」許栢堯道：「不過有件事我不妨講清楚，就是那小島最初只是一個小荒島，政府公開標投時，我以高價投得，並非幻想到它有什麼奇蹟出現，只是要來作退休之時歸隱之用。而『明珠島』這名字，也是我改的。因此之故，我也不知道地圖上面有沒有它存在。」

「當然，要是一切有證有據，又或者歷史上已註明一切的話，我們就省時省力得多了，根本也不必再作考證。」古力克博士道：「正是因爲這是一個無名小島，以及須要諸多考證，所以才要我們這一類人千里迢迢的，到這兒來證實一下。」

「那麼，我對此事再無意見了。」許栢堯最後說。

至此，許栢堯不得不衷心佩服袁嵩，這傢伙的本領高强，竟會連國際考古學家也拉來登場呢！

× × ×

那天晚上，許栢堯推却一切應酬，留在家裏看電視台的綜合性節目。

當然，毫無疑問，他最感到有興趣的，就是訪問古力克博士那一段。

只見電視螢幕之上，果然出現了古力克博士的影子。他正接受節目主持人的訪問。

「閣下是一位國際公認，最有地位的考古學家，請問這一次東來，可是負有什麼特殊的

任務?」主持人問道。

「是的。」古力克博士立刻回答說：「我今次東來，就有如你們中國人看風水，追龍脈一樣。」

雖然一切對答可能都是經過事先安排的，但主持人仍然故作驚奇道：「原來博士除了懂得考古學之外，還會看風水、追龍脈呢！」

「不！你誤會了。」古力克笑了笑道：「事情是這樣的：我在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時，發覺鄭和太監下西洋，可能經過這兒附近海域，甚至在某處小島避過風。今次我正是要來此求證！」

「博士所指的是那一個小島?」主持人反問：「可不是大嶼山吧?」

「不！當然不會是大嶼山，那個是大島，甚至比香港本島更大！」古力克又說：「我說的是一個私人擁有的無名小島。」

至此，他又作勢向主持人問道：「可有地圖麼?」

「有的。」主持人揮揮手，他的助手很快就把一幅預備好的地圖展開。

鏡頭對住攤開了的地圖，古力克博士用小棒在其中一處地方指指劃劃的說：「這個小島本來沒有名，只有編號，但拍賣後，買主已替它改了一個很動聽的名字。這裏恕我暫時不可以公開。第一，因為未得島主的同意。第二，我還希望得到島主的同意在那兒展開我的一連串考證工作，所以我不希望有人阻碍我的工作進度。」

但是，他手上那支小棒已指住了明珠島的位置。

古力克又說：「根據本人的考證，認為鄭和太監下西洋時，他的船隊曾遇風浪，其中必有一兩次須要找地方避風，因為當年的造船技術仍十分落後，不可能抵禦得住大風大浪的。這小島位於南中國海，也是鄭和船隊必經之道，故此我的假定絕非幻想出來的。」

古力克這一次是有備而來，所以他又攤開另一張由他本人帶來的古代地圖，那張地圖的紙張已經變黃了，摺疊的地方甚至已開始有些霉爛。

他對住電視鏡頭用專家的口吻引證，指住陳舊不堪的古代航海圖，說出一個前人很少提出的心理問題，就是古代造船技術仍然十分落後，即使鄭和太監的船隊人多勢衆，船身有些甚大，但是他們仍然很害怕巨大的風浪。

所以即使以現代人的心理去忖測，也不難想像到船隊會盡量靠住岸邊航行，萬一有大風浪時，亦有個地方讓他們避一避風頭。

古力克博力最後又笑道：「我這麼說可能被一些人否定，甚至取笑，但我可以大胆講一句，根據昔日鄭和太監下西洋的航海圖，香港東南鄰近一帶海域，肯定是他們必經之地，而其中一些荒島，亦必然成為他們到過的地方，要不是有所根據，我也不會東來。」

主持人問：「博士，你懷疑鄭和太監一班人到過的小島，到底是甚麼名字，可否透露一下?」

古力克支吾地說：「對不起，我剛才也說過了，由於那是一個私人島嶼，在未經它的主人同意之前，實在不方便公開。」

這時許栢堯在家裏也看見了整個訪問過程，他心裏難免感到驚奇，可不是嗎?他本人分明已同意了古力克博士在電視台的訪問節目中提及他，以及他私人擁有的明珠島，為甚麼忽然之間古力克又會「有所顧忌」似的?難道他另有苦衷?

許栢堯家中的電話就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他親自接聽，對方竟是袁嵩。

袁嵩在電話中問他：「剛才有沒有觀看電視台的訪問節目?」

「有！」許栢堯回頭再看看電視螢幕訪問已告一段落。於是他乘機問道：「他可是你的朋友?」

「不！只是間接的。」袁嵩會心地笑了笑道：「這世界上只要你肯動動腦筋，列根總統也可以與你做朋友。」

做見面朋友是不足為奇的事，但如何能令一個有地位的博士與他「串通」?許栢堯的確百思不得其解，也無法不心服口服。

袁嵩又在電話中說：「明天，肯定你會大忙特忙，因為許多人都不難猜得到博士口中所講的，正是你所擁有的明珠島。即使新聞界的人不找你，商界的人也會找你。所以，我勸你明天返回明珠島渡假去！」

「不！不能！明天我有太多的事務要辦。」許栢堯到此才明白：古力克博士故意遮遮掩掩，故作神秘，這完全是針對了人們的好奇心理。

再從剛才袁嵩在電話談話中的口吻分析，大概他們經過商量之後，才會如此這般，在電視訪問中展開了心理攻勢，目的自然是引人注意。

袁嵩這邊才將電話掛上，那邊跟住又响了起來。

許栢堯順手執起電話筒：「誰?」

「對不起，我是紀事報記者，請問許栢堯先生睡了沒有?」對方是個陌生人。

許栢堯靈機一觸，放低聲綫，道：「請問有甚麼事?閣下貴姓呢?」

「小姓凌，凌厲！厲害的厲，要是你常看紀事報的話，一定看過我的專欄特約訪問稿。」對方又問：「閣下可就是——」

許栢堯不等他說完，就說道：「不！我只是許老闆的管家，雖然也是姓許，但絕對不是許栢堯。我家主人已返回他的明珠島老家去了。有甚麼貴幹嗎?」

「不，我只想訪問他。」凌厲又問：「到明珠島去，應該搭甚麼船呢?」

「噢！對不起，那兒是私人地方，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到達的。」許栢堯仍然以「管家」的身份說道：「我們老闆有私家快艇，以及遊艇等作為交通工具。」

「那麼，你可否代我轉達一下，讓我到明珠島去訪問?」

「嗯——先生，閣下可否用公函直接向許老闆詢問?據我所知，他向來不接受私人訪問的，但既然報界認為有此須要，由貴報致函給他，說不定會例外的。」

「公文來往，太浪費時間了。」凌厲又在電話中問：「明天早上，許先生什麼時間回到他的辦公室去?」

「通常應該是九點，但是，如果沒有特別事情須要處理的話，可能遲一些。」

「那麼，明珠島可有電話?」

「嗯——沒有。許老闆不喜歡有人騷擾他的私生活。」

「好吧，既然如此，明天我再到他的辦事處去就是。」

電話終於掛斷了。

許栢堯也悄悄地鬆了一口氣！

回到睡房，他的妻子翁美華担心地對他說：「小袁那傢伙到底在設計一個什麼局?」

睡房中也有電視機，許太太翁美華已目睹全部過程。

許栢堯道：「不管是什麼局，只要解决我們目前的困難就行。」

「但是不知怎的，我担心出事啊！」

「小袁不是講得十分清楚嗎?他担保不會是犯法的事情。」

「話雖如此，到底騙人是一件違背良心的事情啊！」

「即使騙人也是小袁，可不是我們。既不是偷，又不是搶，更加沒有殺人放火，妳担心什麼?」許栢堯一邊在妻子的身邊躺下去，一邊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美華，我想問妳，我們平生有沒有做過什麼虧心事?」

「沒有。」翁美華覺得她丈夫問得很突然：「為什麼你會這麼問?」

「因為我一向相信因果：好心有好報！但是，我又覺得奇怪，為什麼我們從未做過虧心事，却又會弄到今時今日這局面呢?」

「你的意思是——」

「最近我們事事不如意，漸漸變了外强中乾，只剩一個空殼。」許栢堯嘆息道：「再講到兒女問題，你我生理上並無缺陷，為什麼又會到了這把年紀仍無兒女?」

「這問題我們也不祇一次討論過，兒女眼前寃，有固然好，沒有也不見得有什麼不好，所謂『多兒多累』，沒有兒女，反而少了一層担心啊！」

「話雖如此，但到了我們這年紀，要是有兒女的話，就不用小袁來帮我們了。」

「兒女是需要栽培的，即使我們有兒女，亦未必栽培成材，未必就可以帮得了我們。」翁美華又說：「不要多想了，睡吧。我猜，天亮之後你就會變了一個大忙人！」

「小袁可能害死我，也可能救了我。總之，我們就當登台演戲好了。」

許栢堯說完就睡覺，但是，他如何睡得入眼?

想想小袁的詭計，想想今後的趨勢，再想想由現在起他們已身不由己，他就失眠。

儘管睡眠不足，翌日早上許栢堯還是要趕返辦公室去。

豈料他未入門口，已有人截住他問：「閣下可就是許栢堯先生?」

許栢堯一怔：「有什麼貴幹?」

「我是紀事報記者——」那年輕人遞上一張咭片：「我叫凌厲，想訪問你幾句。」

「嗯——我又不是什麼名人，有什麼值得你訪問呢?」許栢堯笑道。

「明珠島可是閣下私人的?」記者凌厲問道。

「是的。」

「可否讓我到島上去訪問?」

「對不起，我買下那小島，目的乃避靜，要是弄到人人都可以去，豈不是違反了我的原意麼?」

「不知道閣下有沒有看過昨天晚上的電視訪問節目呢?」凌厲問道。

「對不起，我沒有看過。」

「有個考古學家認為鄭和太監下西洋時，他的船隊曾到過那小島，閣下有什麼意見?」

「噢！這事很有趣。」許栢堯若無其事地輕輕一笑：「這是個言論自由的世界，他喜歡怎麼說，沒有人可以阻止他。」

「你是否定了他的論據麼?」

「我沒有這麼講過啊！」

「那麼，閣下可是承認他的論據?」

「我也沒有這麼說過。」許栢堯道：「總之，我認為這件事不必評論，人家既是專家，就讓他找出證據來，暫時我沒有意見。」

凌厲正想訪問下去，另一輛汽車突然又駛到門前停了下來。

車內跳出的外國人正是電視台上亮過相的古力克。

凌厲知道他是考古學博士，立刻爭取時間，舉起相機拍照，然後過去問道：「博士可是來找許栢堯先生的?」

「你怎麼知道?」古力克博士一邊招呼記者，一邊想及時招呼許栢堯。

但是許栢堯轉身入升降機去了。

凌厲改變主意，截住古力克博士訪問，但被同行的劉彼德阻止。

劉彼德很客氣地說：「對不起，博士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辦。」

經此一阻，古力克博士已乘機竄入屋內，進了升降機去了。

凌厲想追上去，劉彼德對他說：「即使現在你見到博士，也不會有結果，因為他仍須說服許栢堯先生，讓他進入明珠島的私家地去進行考古。要是許先生肯改變初衷，相信不久之後，我們會有一個記者招待會舉行，屆時閣下可以隨意發問，但目前絕不可以讓博士受到任何騷擾！」

劉彼德說完，又匆匆入屋，鑽進了升降機去！凌厲尾隨而入，由另一部升降機上去，但當他來到松柏公司大門口時，立刻被二名保安人員擋駕！凌厲沒有辦法，只好到下面去守候。因為他明知這是十分哄動的大新聞，只要首先取得有關消息，對紀事報的銷路固然好，對他個人的名譽也會有極大的帮助。

松柏公司是許栢堯獨資經營的，他有許多生意，也是其他大公司的董事，但是有些只是掛名的，並無實權，就只有這一間例外，百份之一百是由他個人控制的。

松柏公司很大，裏面分成數間子公司，分別經營各種不同類型的生意，例如：金融股票、出入口貿易等等，可惜近年來均虧蝕纍纍，負債極大，實際數目也只有許栢堯個人才最清楚。

在許栢堯個人辦公室之內，古力克博士和劉彼得這兩個人又面對着他。許栢堯的女秘書早已奉上咖啡飲品。

「相信你也觀看過電視台的訪問節目了。」劉彼德說道：「古力克博士不敢提及明珠島的名字，正是由於未獲得閣下的書面同意。今天專誠拜訪，正是要閣下簽署一份這一類的文件。」

許栢堯一邊觀看那份用打字機打好的文件，一邊在心裏盤算：袁嵩這傢伙到底又在玩什麼把戲呢?

古力克在旁說道：「本人的考古研究工作，乃受到聯合國文敎組織的資助，所以每一分錢也不可以浪費，在未獲得閣下書面同意之前，是不可以招聘本地助手的。」

許栢堯担心誤中圈套，說道：「對不起，因為這是法律性文件，必須與我的法律顧問商量一下，然後才可以簽署。這些文件可否留下來?」

「嗯——」劉彼德回頭望望古力克。

古力克說：「這個是可以的，但是，我希望不要阻延得太久，否則，我的工作將無法展開！」

「好的，回頭我就會立刻與我的律師連絡、研究。」許栢堯一邊說，一邊已站了起來送客。

古力克只好和劉彼德告辭。

會客室那邊，原來早已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他正是袁嵩。所以當古力克和劉彼德二人剛由辦公室的正門出去，袁嵩即由女秘書引領着，由辦公室的側門入來。

許栢堯幾乎不等袁嵩在他面前坐下來，就埋怨道：「你到底在玩什麼把戲?」他用手拍拍枱上的文件，又說：「既要我簽署這些法律性的文件。」

袁嵩却氣定神閒地坐下來，說道：「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難道你不想扭轉目前的頹勢麼?」

袁嵩一邊將一支香烟擱向咀邊，一邊說道：「這裏還有更多的文件要你簽署呢。」說着，又將幾份文件放到許栢堯面前去。

許栢堯看見放在最上面的一叠，竟然是一間直升機出租公司的合約。其中租用期限一欄，已填上了「一年」字樣。他再看清楚，租用直升機的公司名稱，竟然就是他這間「松柏公司」。

「你瘋了嗎？」許栢堯忍不住說道：「租用直升機幹嗎？你可知道租用一年的費用要多少？」

「天才與白痴據講只是一綫之隔，你可以當我是個瘋子。但當我將整套計劃告訴你之後，你就會讚我是個天才了。」袁嵩將香烟燃着之後，深深地吸啜了一口，又說道：「香港是個綽頭世界，要是不動腦筋，你只有資格去嚐嚐失敗的滋味。直升機公司與我們訂下一年租約，並非逐次計算，而是由你這間公司承包下來。」

「怎麼包法？」許栢堯心裏想：租金肯定又是十分龐大的了。

袁嵩道：「訂一年的租約，好處就是，可以在機身之上漆上閣下獨有的標誌，令外間以爲閣下已擁有一架私人的直升機。明白嗎？」

許栢堯恍然大悟：「原來你又教我存心去騙人！」

「不！你說得太過份了，」袁嵩道：「這怎麼算得是騙人呢，你只可以說，這是排塲問題，其實香港目前也有不少這一類空心佬倌，外表派頭十足，內裏只是一檔爛攤子而已，你失敗的原因，就是太過脚踏實地，完全未有想過將自己的門面裝飾得像樣一些。」

許栢堯不以爲然，因爲他一直只是個很老實的商人而已。

他說：「你租用一架直升機，即使按年計算，相信費用也不會少吧，正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未見官已經先打三百大板！」

「你放心吧，費用不必你付，只要你簽字就行了。」袁嵩又笑道：「今次這一台好戲，我本人不但是監製、導演，還兼任製片之職，所以一切費用要是你不方便的話，均可由我代付，反正記在賬內，日後我們分賬時再計算就是。」

許栢堯覺得「人在江湖」，彷彿一切已「身不由己」了。

他輕輕嘆了一口氣：「坦白說，直至到現在爲止，我仍不知道你佈下這一個到底是什麼局。」

「你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只要你相信我不會害你，這已經够了，其他的事，我們早已講得一清二楚，把你由危局中解救出來，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肯定可以完成任務，交換的條件就是：第一、我當然要有多少好處。第二、我要全權處理，因此，在道義上，你絕對不可以破壞。」

「好吧！」許栢堯終於又一敗了一仗」，無可奈何地嘆氣道：「你只要不犯法，只要不用我花錢，你怎麼做我暫時也不去管了。」

「租用直升機絕不算犯法，在機身上漆上你的標誌也不算犯法，現在就請你快些簽妥這一份租用直升機的合法合約吧。」

許栢堯終於也簽了那份租機合約。

袁嵩又對他說：「由今天起，必然會有很多記者來訪問你的，爲避免你因不會說話而露出破綻，最好你推了他們，就說太忙，抽不出時間好了，至於古力克方面，你當然要批准他到小島上去考古，因爲他是聯合國派來的專家啊！」

「我給你提醒了，古力克到底又是什麼來頭的？」

「考古學博士，他是聯合國文教組織的專家啊！」

許栢堯盯實袁嵩問：「這可是冒牌的專家嗎？」

袁嵩會心地一笑：「專家並不是冒充的，不過，他做的事情却是由我來導演。你滿意了嗎？」

「我眞不明白，你怎麼會扯到考古學方面去。」

「你不必太過明白，否則你可能更加頭痛，更加心驚胆戰。總之，這件事已事在必行，我向你保證不犯法，你則向我保證言聽計從。我保證你重振聲威，財源滾滾而來，你則保證一切以我爲中心，包括對外間所講的每一句說話在內。要是我不同意的話，你也不可以去亂講。」

許栢堯心裏也明知袁嵩這傢伙不會循正途行事，無奈他目前正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此，他只希望在不違反香港法例的情況底下，讓自己渡過難關。

想不到袁嵩臨走時，又留下一張「協議書」，大意是要許栢堯同意明珠島的一切發展計劃，必須由袁嵩全權處理，所得利益，將來四六分賬，亦即身爲策劃人的袁嵩佔全部收益的百份之四十；餘下六十則歸許栢堯這位島主所有。

袁嵩又補充說：「這份協議書裏面寫得很清楚，希望你會滿意，要是有任何變動，請你致電我的律師，他已獲得我之授權，全權代表我。事關這是涉及數以億元計的未來收益，我怕你到時會後悔。」

許栢堯難以置信地瞪住他道：「你的意思是：不用找花本錢，亦可以有數以億元計的收益？」

「是的。而且這答案非常之肯定！」袁嵩道：「我做事向來計劃周詳，絕對不會浪費時間去打無把握之仗。」

袁嵩說完就走了！

許栢堯怔怔地望着那一紙「協議書」，仍然難以置信地以爲自己在做夢。

徬來回到家裏，他的妻子又提醒他：「我總覺得袁嵩這個人不大正派，做事不循正軌。趁現在未泥足深陷，我勸你還是要找律師商量一下。」

「我已想過了。而且小袁今天也找過我，他還交來一份草擬好的協議書。」許栢堯一邊坐下來，一邊把一份協議書交給他的妻子看：「目前我們只有兩條路可以行，一條是立刻不顧一切，離開香港。」

他的妻子不等他說完，就說道：「離開香港？」

「是的，要是不離開這裏，我們就惟有作好心理準備，因爲銀行會追債、封屋，迫我們宣佈破產。到那時候，我們可能要坐牢。」

許太太道：「你不用說下去，我也明白了，除此之外，另一條可行之路，自然就是：只好聽從袁嵩的擺佈，對嗎？」

「是的，事實上就是這麼樣。」

「那麼，看來我亦無話可說了！」許太太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不知怎的，我總有個感覺，小袁雖則向你保證不犯法，但到頭來，只怕你和他都會雙雙入獄。」

許栢堯安慰他的妻子：「我知道妳一向關心我，但事情發展到目前這階段，若不背城借一，我就會身敗名裂。」

許太太再也沒有說什麼，只輕輕提醒她丈夫：凡事先去和律師談談。

那晚，許栢堯在未請教他的法律顧問之前，首先就獨自小心研究袁嵩那一份協議書的內容。

（未完・一）

俠情歷史中篇故事／金玉明・文　可飛・圖

牧場風雲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侯老馬塲來的人追踪印星、田武、丁燈和秋水，却沒有追着，駱飛、段剛等人繼續追踪，遇上了「喜怒」樂笑天，衆人一聽是樂大俠攔路相勸，都嚇得不敢管這段閒事，彼此商量，決定回程……樂笑天阻截了馬塲來的人回去之後，又嚇退了崆峒八道士，速回崆峒重新做人，然後施施然才走……匿藏在樹上的成中，才敢出來，他是侯夢熊的師叔，正想離去，突然來了商大厨師，約成中談談，原來段剛奉密旨和商大潛入馬塲，另有作用，侯夢熊知道獅王途中被樂笑天、沐總兵截取部份馬匹，野馬牧塲開業，知道苗頭不對，忙找呂子達商量……

智破迷谷秘　力戳血海仇

侯夢熊道：「我說子達，你應該看的出來，如今馬塲中正隱伏着重重危機，我方寸已亂，不知應該怎生應付，所以……」

呂子達道：「塲主可是要開掉我？」

「子達，如果你說的避禍是實情，如果你避的禍是當道官家，還是趁現在別人不知的時候趕快離開好，我不瞞你，段剛正是官家中人，並且是位操着生殺大權的人！」

「感激塲主告訴我這種內情，所以我也在離去前，告訴塲主個消息，二十多年前的事，犯了……」

「你說犯了是什麼意思？」

「我這樣說，塲主就這樣聽好了，當年『金印』一家，並沒有死絕，更從某一方面獲得實證，通風報信密告前皇和劉公，曾藏身『金印牧塲』的人是塲主……」

「豈有此理，那時候我……」

「塲主！」呂子達肅色道：「丁燈的母親還活着！」

這句話，不知具何威力，居然使侯夢熊呆傻在當塲。

接着，呂子達又道：「天下事種因自然會得果，該來的總歸是要來的，呂某臨別再贈一言，呂某絕非如塲主所想，是爲那『傳國玉璽』而來，也奉勸塲主，莫再强求是物，大刦大難業已臨頭，明哲尚未必足能保身，塲主若妄想仗恃『迷谷』那點實力，作卵石之鬥，後果不堪設想，言盡於此，我的確也該走了。」

侯夢熊如今已不能再讓呂子達走出馬塲，冷冷一笑道：「我看你不必走了！」

「塲主可是認爲我知道的太多，想留下我來？」

「不錯！」

「塲主，你留不下我的，不止是你，包括成中，段剛和那商跛子在內，即使聯手，只怕還差上一些！」

「也許，我要試試。」

侯夢熊倏忽滑進，陰手駢指插向呂子達丹田。

這是着極爲狠毒的殺手，侯夢熊眞的

不打算再叫呂子達離開馬場。

呂子達沒動手，也沒有挪動，只是身軀一擺一搖，侯夢熊這招殺手已經走空。

侯夢熊搖身上步，右肘直撞呂子達前胸，左掌翻底橫掛呂子達肋下，又是一招殺着。

呂子達身軀一轉，侯夢熊兩式皆空。

侯夢熊早已準備這兩式無功，所以右足猛起，點踹呂子達下陰。

呂子達身形剛剛轉過，已無法躲避侯夢熊的神來之腿，迫得拔身縱起。

侯夢熊似是早已料到，所以當呂子達拔起丈二時，才發現侯夢熊先一步空中相待，就在這一上一下交錯而過的刹那，侯夢熊五指倏出，竟施展「森羅鬼爪」功，硬在呂子達臉上抓了五條指槽，居然不見半絲血漬。

此情反常，侯夢熊不由一呆，祇不過是一刹那的九十八的一絲絲時間，夠了，足夠呂子達破窗而出遠逃無影的了。

侯夢熊知道追趕不上，索性仔細的看着自己五根指甲所抓下來的東西，是皮，絕沒有錯，但也絕對不是新從人臉上抓下來的皮屑，侯夢熊恍然大悟，這個呂子達是假的。

他沒見過眞的呂子達是何等模樣，所以十分容易被騙，被騙了十年，不過這件事他並沒有聲張，只因有關「傳國玉璽」藏在野馬坡鎮的這個消息，正是由呂子達所供給的，也正因為他早已打聽出來，呂子達是前皇親信之一，又是隨侍逃亡大臣之一，侯夢熊才收留下他，也相信了那些話，如今若是說出此人是假，生怕引起更大的麻煩。

他祇顧一念之私，終於引發意料之外的奇變。

× × ×

鍾守備親自率領了親兵十名，前來侯老馬場。

省方重要大員和貴客全到了，以守備府作行館，請侯塲主及古總管移玉宴會，並談軍馬供應等事宜。

這對侯夢熊來說，是一種榮幸，自是諾諾連稱絕不誤時，一定和皮包骨行館拜謁。

鍾守備走了，侯夢熊要皮包骨用些心意打點幾份重禮，傍晚時作為進謁貴官的敬呈，皮包骨應聲而去。

段剛、三尺半和商跛子，就趁這個空兒進來了，首先說出要立刻遷離馬場，次及原因，段剛才將侯活，駱飛頂替金砂獅王購馬的事情說出，並且悄悄說他不久前，接獲本地「錦衣衛」秘密派駐的負責人報告，雲南總兵沐仁悄悄至此，在「惡鬼峽」已與獅王會過面，詳情雖不盡知，但卻知道獅王連一匹馬全沒能夠帶走。

以此推斷，干係甚重，侯夢熊身為馬塲塲主，又與官家訂有明約，禁列約上，不得售馬邊區族民，何況苗疆不穩，回亂亦興，如果沐仁用「通敵資敵」四個字加諸侯夢熊，只怕侯夢熊就算有扭轉乾坤之能，也難回天，所以段剛熟思後，必須立刻遠離侯老馬場。

侯夢熊在一陣驚悚下，思定方策，先請段剛等人行動，由馬場傍側離去，段剛等人走後，他不動聲色，悄悄取出些緊要物件，妥藏身畔，包皮骨正好帶着禮品來到。

侯夢熊內心對皮包骨的怒恨，已到頂點，但他不現於形色，若無其事，更沒說明沐總兵來此的事，按時與皮包骨乘一匹快馬，守備府赴約。

中途，侯夢熊 作突然想起一件事來，即囑皮包骨先往守備府，他要在鎮上辦點事務，隨後趕到。

皮包骨不知大禍臨頭，欣然携帶重禮，進了守備府。

× × ×

侯夢熊卻圈馬而回，飛馳般向他那極端秘密的「迷谷」。

皮包骨此時，已成階下囚，不僅他私自供應苗族快馬的事證物齊全，並且沐仁認得他，古文存，事到這個地步，皮包骨已知道侯夢熊不能再來作客，遂將一切責任推到侯夢熊的身上，並畫押認供。

沐總兵去了，帶去了千匹馬駒，追捕侯夢熊的責任，由督帥發令，責成鍾守備負責。

× ×

野馬牧塲的人，齊集在議事大廳上。

印星慨說所知道的當年事。

當年，那位巧救「野火」於萬山中，並與野火組創下「金印牧場」的人，正是印星的父親印天民。

印天民和徐布衣，都是當代的奇俠，也是昔日太祖身側的年輕將軍，印氏和徐氏，更是生死盟友。

徐布衣大過印天民許多，他倆都有一身傲骨，雖是官家重臣，卻對功名甚淡，其後太祖諸子分疆封藩，太祖遠見，特請徐布衣入「燕王」幕，主理政事，印天民留在宮廷，為侍衛大臣。

建文帝削藩密議，不幸為人洩露給「燕王」，遂與「綏靖君側」之師，也就在那個時候，徐布衣先一步派人知會了印天民，同時力諫「燕王」，留書出走。

那時侍衛大臣劉彤，正是印天民的師弟，得印天民密告，始得早過「燕王」一步，與建文帝平安逃出。

印天民更早過他們，避開了「燕王」的召封，遠隱野馬坡鎮，創立了「金印牧塲」。

第五年，印天民解馬貴陽，返程途中救下一名被數人圍攻已受重傷瀕死的江湖人——侯鵬。

侯鵬是一個綠林年輕一代中的狠毒人物，功力極高，已有不少死士，經常黑吃黑橫霸江湖，這次落單被人釘上，幾乎喪命。

一個梟雄人物如侯鵬，他必須作到幾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對天下名家的認識，所以他在印天民說出姓名和金印牧場身份時，立刻知道是面對着一位天下無敵的正義高手，於是謊言自己叫侯夢熊，曾任業已關閉三年的「五洲鏢局鏢師」，與適才圍攻他的人結有血海深仇，不幸被追躡至此，若非遇上印爺勢將喪生。

印天民問及他今後的出路和打算，他因為謊言在先，迫得說尚無打算，準備前往大城，覓職鏢行。

印天民勸他不如且到金印牧場安身，一是不必再幹那種刀口舐血的行道，二者也不至於再和仇家對面，何況月俸也不少於鏢局，他無辭推謝，於是成了金印牧場的一員。

其實，印天民早認出他是綠林一霸，有心借此機會使一個惡人向善，所以收歸牧場，暗中監視。十年光陰瞬間過，印天民不祇供應了軍需良駒，也給野馬坡鎮帶來了繁榮。

就在這一年，他老來又得一子，滿月日，突然來了位奇客，徐布衣。

老兄弟關上房門，竟一談天亮，天亮後，徐布衣已失踪影，印天民那才滿月的兒子，和野火長子田文，也全沒了影子。

事隔不到旬日，深夜裏，印天民遠迎進來兩位客人，這事當然瞞不過牧場中人，只是誰也不知道來客身份和名姓。

半月後，印天民以來客體弱必須靜養為名，借下野火的老室，由野火和次子田武照料客人飲食起居，印天民自此每日清晨必然往訪，過午始歸，牧場中人暗地推斷，來客和場主交必深遠。

一年後，此事已無人留心，而多年的深藏，侯鵬也得到印天民的信任，印天民才借了機會，單獨和侯鵬把談，說出早知侯鵬是誰，如今深賀得一忘年朋友，希望侯鵬永遠像現在這樣，忘記過去。

侯鵬表面上自是說不盡感激話，其實，他已恨印天民入骨，遂悄悄通知死黨，漸漸的都聚結在附近。

「迷谷」也就在這個時候，為他那些窮兇極惡的死黨發現，並慢慢的佈置成一座金湯密寨。

該當有事，老野火因為田武頂撞了來客中的年輕人，怒罰田武，田武回嘴，老野火才說出來客身份，被侯鵬無心中聽到，為了證實此事，曲意結交田武，不到十天，田武洩盡了內情，原來正是前皇建文帝和侍衛大臣劉彤。

侯鵬認為良機不再，立派死黨赴省城告密，官家對這件事，當眞作到了萬分小心和秘密，直到五十名錦衣衛高手已到達了野馬坡鎮，印天民仍然沒有發現。

是丁燈的父親，丁家棧的當年主人丁承信，認出內中一人的來歷，急急告訴了印天民，印天民匆忙佈置，也僅僅在剛剛平安送走建文帝和劉彤時，家宅牧場及野火老屋全被包圍。

野火父子已先一步住進丁家棧，老屋中空無人在，牧場內印天民慨承一切，堅持說老野火父子絕不知情，更承認五天前已將前皇送走了。

這時牧場中人，皆被逐出，自然包括了侯鵬，印天民不甘就縛，直斥當道以叔欺侄篡位叛國大罪，於是引發血戰，那一戰自是殘酷而壯烈的，據說五十名錦衣衛中的無數高手，只剩了十二位回轉京師，並且是人人帶傷，至於印氏一家，無不就義犧牲。

當道本還有追緝前皇之意，夜臥醒來，案置一柬，詳述了印氏盡義之壯烈，也寫出了留柬人內心的悲慨，最後寫明，如果再追緝前皇不捨，他將被迫誅盡宮廷高手。

當道知道這是誰留的柬，天下只有一個人不畏懼他，也只有一個人能作到「誅盡內廷高手」，這個人就是徐布衣！

所以從印氏全家盡義後，當道收回了追緝前皇的諭旨，自此天下也就沒人再談及前皇事情，而前皇和劉彤的下落，也成為千年之謎。

印星，為報血仇而來。

這個印星，也正是徐家的那個「紅孩兒」。

今朝，能逼使侯鵬逃亡「迷谷」，棄卻馬塲基業，其功固該歸於皮包骨，但是皮包骨能夠認識金砂獅王，金砂獅王動念利誘皮包骨秘密賣馬金砂苗寨，卻是那位女中諸葛徐怡怡的妙計，她為這位小兄弟的復仇，安排的妙計。

侯鵬當年告密，在官家來說是有功無過，印星對付侯鵬，不能像對付一般綠林巨寇一樣，因為人人皆知侯鵬近三十年在野馬坡立業成功，是巨紳也是良民，可是如今，他已成了追緝在案的叛國者，叛國者人人得而誅之。

當然，鍾守備的調於此地，秋大娘的遷居此地，和沐總兵適巧到達，截獲馬匹證實一切，也全是徐怡怡的袖中乾坤。

這件事，在談論安排時，樂笑天並未在座，他一面心服未婚妻子的智慧和本領及武技，一面卻也不甘自承弗如，有心逃婚是假，眞意暗助印星是實，所以徐怡怡千算萬算，似乎沒能料算到樂笑天會一逃至此。

按事之經緯論，如果樂笑天沒來，只怕印星復仇的事，不會這般順當，這也正是樂笑天眞正喜在心頭的事，他常常一個笑嘻嘻的自語着一句話——小娘子，我的作為總是出乎妳意外的吧？

印星難道不知道他有這麼一位「好姊夫」嗎？他不知道，的確不知道，因為他按計劃而行的時候，是徐布衣通知徐怡怡已為她文定夫婿不久，怡怡羞對人言，印星當然就不可知道的了。

現在，他仍然不知道，何況復仇之日不遠，正與友好在議事廳中共商大策。

× × ×

丁燈又接管過來他的丁家棧。

秋大娘和秋水，也在棧裏帮忙。

丁家棧沒住一個客人，原因簡單，沒有外客來到野馬坡鎮。

所以丁家棧成了野馬牧場追緝侯鵬的聯絡地方。

今天清早，秋水和丁燈剛打開棧門，一匹能愛煞人的烏黑小毛驢已停在棧外。

毛驢配的是金鞍，和馬鞍不同，是軟墊子做的綉金綫邊兒，垂着數不清的小金穗兒。

毛驢旁邊，站着位能叫丁燈和秋水羞的張口結舌的姑娘。

羞是由乎自發，因為丁燈和秋水，一向自覺着大概自己算得上是一等一的大美人了，那知今天一大早和棧外這位姑娘一比，乖乖，不論氣派、風華、神態，人家是鳳，自己成了鴉！

「兩位姑娘，貴客棧還營業吧？」

「請進請進。」秋水肅客。

丁燈走向毛驢，她是該給客人牽牲口的。

誰知道小毛驢會發威，頭一擺，赫！長脖子上的鬃毛全直立起來！

丁燈嚇的猛退一步，自小她還沒見過

能發威的毛驢。

人家姑娘一拍毛驢，說了話：「乖小黑，聽人家話，好好的去歇着，等見到那個自以爲不得了的人，由你踢上三蹄子就是。」

奇事，小毛驢打個歡嘟嚕，乖乖的跟着丁燈去了。

姑娘要了間最靠後的單間，沒什麼行李，不過人家客氣的商量，要秋水分出她自己的被子來用，或者到街上全買新的，用多少銀子向姑娘要。

秋大娘見識多，一口答應下來，一面叫秋水親自去選買，一面悄悄囑咐秋水和丁燈，千萬小心的照顧這位姑娘，說人家的來頭必然很大，說人家的武技可能難有敵手。

丁燈和秋水全是不信邪的，都噘着嘴，秋大娘說，她聽人家傳說過這條毛驢，名字俗叫「小黑」，其實該叫「萬獸愁」，如果現在槽頭上的烏黑小毛驢，正是自己所說的「萬獸愁」，別說咱們惹不起，就算天地全不怕的「喜怒」樂笑天，也惹不起人家。

秋水是嘟着嘴去買被子，丁燈是嘟着嘴去燒開水。

秋大娘親自照顧那位大姑娘，並且請教大姑娘的名姓，大姑娘落落大方的有問必答。

近午飯的時候，又來了客人，段剛，三尺半成中和商跛子。

人有運來時，開客棧也一樣。

又有住店的來了，想都想不到，正是皮包骨錯當瘟神爲財神，安置在鎮上新厦中的井天水和宮柱，另外還有一位，十分面生，店簿上落的名字是「吳甫克」。

秋大娘動了疑，嚴囑二女小心，並命人召喚印星。

去召喚印星的人剛走，後單間的姑娘發話請秋大娘勞駕過去一趟，見了面，人家姑娘笑着，用低到就算屋子裏有第三個人也聽不清的聲音，告訴秋大娘說用不着急，前後兩撥共計六個人，全是爲一件東西拚命，前面先來片刻的，一名官家密探，一名綠林巨盜，一名心狠手辣表面上已成爲好人的陰險人物，現在是打着官家旗號，所以不會作出太絕的事來。

另外三個人不同了，是橫行邊陲多年的「烏衣帮」衆的高手，如今烏衣帮前十名一等功力的人物全到了，鎮裏三名，鎮外四名，另外三名正暗暗去探那道「迷谷」，因爲他們錯當那件東西已落入侯鵬手中。

不過他們仍然有一半料對，就是東西還在「野馬牧場」，所以住進貴棧中的三個人，有監視牧場的責任，人家早已知道貴棧就等於牧場，也十分清楚印星天天來貴棧，已有打算要向印星動手。

秋大娘瞠目答不上半句來，她無法相信人家姑娘這些消息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不祇這些，姑娘話還沒說完呢？她又說那位租下田老爹的地，計劃好一切行動後，把挑子往印星手中一塞，而去的「徐家胥」，就是樂笑天，一點不錯，樂笑天正是「徐家」的女「胥」（婿）。

人家姑娘判斷，樂笑天的消息很靈，最多到今天傍黑，就會自動找上客棧來，所以勸秋大娘沉着，要若無其事，更要壓住丁燈和秋水，最後說有件事請秋大娘帮忙，那就是別把她的事對丁燈、秋水、印星以外的任何人講。

秋大娘答應了，要開口，姑娘笑着搖頭，又說她那匹毛驢，正是「萬獸愁」，不同的是這匹爲第二代，爲了保密，請秋大娘悄悄自槽頭牽出來，養在棧後內宅裏面，至於秋大娘問些什麼，她明白，等印星來了，可以陪印星前來，那時候就會明白一切。

×　×　×

印星一進丁家棧門，就被丁燈拖到秋水房中。

秋水笑着，丁燈問道：「你信不信世上有會發威鬃毛直立的小毛驢？」

沒等印星回答，又道：「你見沒見過有比我和秋水姊還美上十分的大姑娘？」

印星一挑劍眉道：「急若星火的喚我前來，就爲開這種玩笑？」

秋大娘接了話道：「不是玩笑，是眞事，驢子正養在內宅側房裏，人在最後面的二十號單間住。」

印星一楞之餘，神色突然變的萬分高興，道：「是匹烏黑的小毛驢？」

「不錯，你見過？」秋水在問。

「是軟墊爲鞍，金綫繡邊？」印星急急的問。

「更對了，難道……」

丁燈話還沒說完，印星已如飛般奔了出去。

她們全知道該到什麼地方去找印星，所以全趕到了最後面那個單間。

×　×　×

傍晚，丁家棧的內宅客堂中。

一桌酒菜，主客是那位姑娘。

而陪客的有秋大娘、秋水、丁燈、印星。

客棧調來了田老爹和田武照料，另外三名野馬牧場中好身手的伙計。

酒飯剛過，田武奔來說來了一位貴客，徐家胥。

姑娘和秋大娘及印星，交換了個會心微笑，姑娘迴避到現今另再安置的內宅臥房中，印星趁機重新安排座位，請田武往迎徐家胥。

內宅門前，印星已然迎出，接徐家胥進了客堂。

大家都見過俗禮後，印星一本正經的說道：「徐兄前些日子急急要去趕辦的事，可是已經好了？」

徐家胥只點了點頭，突然反問道：「印星，你的身世，你的仇家，當然是早就弄清楚了，你什麼時候要去迷谷和侯鵬一會？」

「當然越早越好。」

「那就必須要先打發一些纏腿惹厭的屈死鬼！」

「徐兄可是指着前面住的那六位朋友嗎？」

「你能知道是他們，總算不容易了，可有應付的方法？」

「還請徐兄指教。」

「很容易，撤光老爹老屋的人，然後客棧暫停營業，關上棧門，全往迷谷裏趕去。」

「可是客人已進來……」

「我拿主意你反不反對？」

「絕不，徐兄可以隨意指揮。」

「好，你們靜瞧熱鬧吧。」

徐家胥立刻行動，到了前面。

他首先敲响井天水的門，敲的比雷還响，自然引使宮柱和吳甫克也出了面，並且另外住的三尺半等三人也在留神窺聽。

那答對妙極，先發話的是井天水，道：「你是什麼人，怎麼這種敲法？」

「嫌聲音大了？」沒等井天水開口，徐家胥接着又說：「本人是現在這丁家棧的東家，敲的是本人自己客棧的門，別說只是聲音大了些，就是敲碎了，你也管不着！」

「你……你可知道這間房已經租給了我，所以你沒權這樣的敲門！」

徐家胥道：「很好，也很對，喂，你付過店租沒有？」

「店租？笑話，沒聽說一住進來就先收店租的。」

「沒聽說的話，那是你孤陋寡聞，少見多怪，本人這家客棧就是先收租的。」

「你……」井天水氣得全身發抖。

「先付就先付，一間房一天多少銀子？我們一共住了三間。」宮柱並非怕事，只因事有輕重。

「每間房本來也只能住上一個人，三個人非住三間不可，每一間每天紋銀二十兩……」

「什麼？」井天水厲聲道：「你這是『閻王店』？一間破單間，要二十兩銀子一天？」

「聽明白，我所說的一天，只是一個白天，連晚上到天明，叫一天一夜，那要紋銀五十兩！」

「放你的狗臭屁！」井天水大怒，罵道：「老子不信你能訛老子半個錢！」

「且慢！」宮柱阻攔井天水發火，道：「店家，走遍天下，也找不出有你這種規矩來的店，就算一天一夜分開算，最多是四十兩銀子一天，怎麼說也不會……」

「那當然不同，白天你們頂多坐坐，躺躺，還會吃東西叫本人賺些銀子，晚上你們要睡一整夜，又是枕頭又是被子，萬一心事多睡不着，還得費些燈油，價錢所以要貴上十兩。」

「不付店租呢？」井天水由怒火轉爲陰沉的冷靜。

「那簡單，請出去！」

「也不出去呢？」井天水已起了殺人心。

「更簡單了，本人把他抬出去！」

「就憑你？」井天水上下打量徐家胥，「你行嗎？」

「現在說行不行還太早，現在你們是付白天的店租，等到不付店租，也不出去的時候，我會叫你知道行是不行。」

「有趣極了！掌櫃的，我沒銀子付，所以不付了，沒地方去，所以也不走了，也所以你大掌櫃就請抬我出去吧，不過我有句話先交代你，我一身是毒，沾不得，萬一你沾上中毒死了，可怨不了我，此地還有人證！」井天水殺人的心意，越發明顯了。

「是眞的有趣極了，本人正好是專門替人治毒的，從來還沒被毒死過，所以非抬你出去不可，我也把話交代在前面，當你那身毒，沒能毒死我而毒逼肺腹不治而死時，也怪不了我，因爲你說的，有現成的人證！」徐家胥大步向前。

宮柱臉色也早變了，可是旁立的吳甫克，給他打了個眼色，他忍着一肚皮的怒火，向前一步站在井天水和徐家胥的中間道：「我們三間房住到天亮，一百五十兩銀子先付，我就去取。」

「晚了，你們付上之十兩銀子，這是白天的店費，立刻請出去！」徐家胥是惹定了是罪，節外生枝。

「這又怎麼說？」吳甫克也忍不住開了口。

「這個說法更簡單了，本店主不願再租給你們！」

「你欺人太甚！」井天水閃身而到，已揚起右掌。

適時，段剛、三尺半和商跛子三人全走出房來。

段剛臉上帶着笑，手裏托着六十兩銀子，走近徐家胥道：「樂兄好，這是我們三個人住了個白天的店費，不敢勞動樂兄大駕往外抬，所以先告辭了。」

徐家胥當然就是樂笑天，他接過段剛的銀子，嘻嘻笑着道：「還是你這三品禁宮侍衛老爺，『照子』比『烏衣三煞』亮的多，我說段大人，臨走有兩句奉告，全是如假包換的大實話，第一句是丁家棧不希望三位再來，再來只怕段大人回不去禁宮當差了，第二句是段大人找的東西，早被侯鵬帶去了迷谷，否則寶馬給獅王，他並不知內情，供出侯活和駱飛，出而作證，沒他半絲牽連，又爲什麼放棄一片基業，甘願作個叛國而被追緝的犯人，言盡於此，不送。」

段剛諾諾連聲向他道了謝後，才客氣的拱手而去。

有這一段插曲，井天水像洩了氣的皮球，威風盡失。

這位大掌櫃的不知道有多大來頭，連禁宮三品侍衛大人全不在乎，井天水就算不相信段剛眞是侍衛，他却認識名震江湖的三尺半成中，差了一截，成中都乖乖的送出銀子而去，何況是他，他的同伴。

於是宮柱也乖乖的送出六十兩白銀，臨走，樂笑天警告說，凡是烏衣帮的人，誰敢再進野馬坡鎮，或是登臨野牧場，他將留人鎮中，埋於崗墳。

江湖上不同於作官的，宮柱道：「可以，能報個名姓以便遇上機會，我們烏衣兄弟好報答今夜的恩情。」

樂笑天一笑，說道：「很好，爲免使你們找起來困難，也不希望我自己早有的心願再落空，這麼辦吧，反正全是爲着一件東西來的，總要全到迷谷找那侯鵬，所以我看咱們就定在迷谷外一會的約晤，怎麼樣？」

吳甫克道：「好，一言爲定，現在請示名號。」

樂笑天又是一笑道：「對，一言爲定，我，人稱『喜怒』的樂笑天！」

烏衣三煞走的比飛還快，比漏網之魚還急，慌張勁兒也超過了喪家之犬。

一旁靜瞧熱鬧的秋水、丁燈、秋大娘

和印星，在互望之下，突然會心的哈哈大笑不止。

樂笑天一楞道：「印星，有那麼好笑，笑什麼？」

印星神秘的說道：「樂大哥你雖然認爲騙的我好苦，其實我早就知道你是誰，至於我怎麼知道的，現在又爲什麼這般大笑，如今不能說，只好你自己猜，不過總有一天猜不出來的時候，我會告訴你。」

樂笑天不笑了，他看出內中有了玄虛，究竟是什麼玄虛，他還眞的始終猜測不出來。

× × ×

迷谷在亂山羣中。

迷谷天險，天然的千尺岩石爲頂，丈寬高約三丈的隙縫爲路，其中曲折甚多，大約要走上兩里多路。

平安渡過這條盤彎狹路後，又怎樣，沒人知道。

若想由上而下，眞比登天還難，因爲上面毫無縫隙門戶或通路，根本看不到谷中，又如何的下法？

所以，儘管鍾守備五百名精兵全早調到，儘管强弩硬弓携帶無數，還包括了無數的火把，和堆積在谷口外側的十幾堆高有丈多的木枝，却未曾入谷一步。

鍾守備名將之後，善於用兵，深知兵法，因此才能準備如此齊全，並且已經想到萬不得已時，利用木柴發火成烟薰向谷中曲徑。

他所以準備好又不用的原因，是曾經觀測過地勢，發現迷谷極深而內部極廣，這樣的谷徑烟火極易消散，沒有大用才暫時忍耐以備必要時應用。

再就是他早已獲知印星志切復血仇之事，和秋大娘曾經商量過，等待着秋大娘和印星來到，所以目下他只是嚴守谷外，不容谷中人逃遁。

至於印星，此時却在「野火」老屋。

× × ×

夜，明月夜，寂靜夜。

明月影裏，野火老屋的龐大陰影，映在牧塲新的茵草地上，像個怪狀的魔神。

牧塲中，老屋內，所有的人全 撤到丁家棧中，現在是人去老屋空，但是一切東西，全沒有挪動過。

老屋高幾六丈，是利用整株雙抱古木刨去樹皮作爲棟樑建造的，別說才幾十年，就算千百年也敗壞不了。

別看老屋中空無人在，却點着燈。

燈不止一盞，是二十盞。

二十盞明燈，由樑間歪頭長釘懸以絲索吊垂下來，離地丈五高，所以這座寬廣的老屋，明亮至極。

老屋四外皆有長窻，窻戶全開着，所以遠看或近瞧，老屋成了亮屋，燈屋。

正因爲這樣，老屋附近四外的地方，也成了「光明天地」，就算飛過隻夜鷹，休想逃過人的眼睛。

所以，儘管遠處潛伏的人早已等得不耐，却不敢妄進一步，因爲他們並不知道老屋空無一人。

耗着總不是事，耐不住的人，終於緩緩地移動了。

近了，更近，是三個人。

屋子沒見沒有屋山的，除非牆是圓的，它一定有牆角，野火老屋不是圓的，所以它也有屋山，也有牆角。

燈光照不到屋山，燈光也照不到屋外的牆角，於是這三名夜行客，飛般射入牆角的暗影中，很久很久沒見挪動，想必是還沒打好怎生進入老屋的主意。

有向東走的，就有奔西去的，有人吃乾的，就有人喝稀的，有喜歡吃香椿芽的，就有喜歡吃臭豆腐的，有跳河的，也有上吊的，有不想死的，就有不願意活的人，人，眞是萬物之靈，人，簡直不是個東西。

所以，有三名從東方遠處暗影裏撲向老屋藏身牆角的客，也就有自正西身現，飛隱另一個偏僻的五名黑衣人。

夜行客也好，黑衣人也罷，心意相同，目的一樣。

心意是要怎生才能一舉盡滅屋內燈火而進去，目的是在那據傳前皇留棄於此的「傳國玉璽」。

他們全無見過玉璽的樣子，也全不認識什麼是玉璽，不過全都知道，璽就是印，作官一定要有官印，俗話童謠有——頭大耳朶寬，從小作大官，作官掉了印，回家拾大糞。可見官印是丟不得，丟了輕則削職回家，雖然未必一定要去拾大糞，但是一定不會再有作官時候那麼威風。

做官既然要有官印，國就一定要有國璽，據說，是玉石雕刻的，所以才又叫玉璽。

作官沒了印，準垮，當上皇帝如果沒有了傳國的玉璽，却不一定會垮，但是，他那皇位帝基，却一定不是順天承運正正當當來的，昔日燕王，今朝的當道，就是如此。

東牆角探出個頭來往老屋裏瞧，直搖頭。

燈太多，掛的更高，想一舉全滅辦不到。

西邊偏僻一樣，也是一探頭又很快的縮了回去，望燈輕嘆。

耗着不是事，三名夜行客開始商量，商量的有了決定，竟從牆角暗影裏坦步走出，邁向老屋大門。

門前，有人站在燈光處，揚聲道：「小弟段剛特來拜望，樂兄可在？」

他所畏懼的，僅僅一個樂笑天，走那步棋全沒有這一步乾淨俐落快捷，並且絕無危險，這是一步又穩又好的妙棋。

沒人應聲，當然更沒人出迎。

段剛沒有理會，又說道：「小弟身奉皇命，不由自已，恕過冒昧，要不請而進了。」

於是段剛推門，大門隨手而開。

段剛毫不猶豫，大步入內，三尺半和商跛子，緊隨身後，其實段剛是提心吊胆的走，雖說他曾經仔細想過，樂笑天似乎不至於眞會殺了自己，不過事怕萬一，萬一的話，不管怎麼說，死了就活不」來。

他示意三尺半和商跛子留在門內，自己一邊叫着「樂兄」，「樂大俠」，「小弟來拜」，「小弟段剛來拜」，一邊却飛快的游走老屋上下各處一遍。

重回進門地方，故意的一攤手對三尺半和商跛子說道：「這可怎麼辦？沒有人在。」

這不是句問話，是句暗示。

商跛子悟會的早，提高聲調道：「沒別的辦法，只好一面搜查一面等人，好在咱們辦的不是私事，談公，走到那裏全沒缺理，談私，咱們打過招呼，即使樂大俠回來，也能交待的過去。」

「看來也只好如此了！」段剛又示意的說着。

於是三個人開始搜查，商跛子搜樓下，段剛和三尺半細搜樓上，他們曾連連嗅聞，說來奇怪，那來的酒香。

所謂樓上，其實僅僅是有座扶梯，可通搭於樑上的兩間閣房，當年，老野火遠見是兒子總要娶媳婦，一間十七八丈寬大，六丈多高的大老屋，沒個遮擋不太像話，才搭上兩間閣樓，現在正是田武夫婦四口子住的地方。

螳螂進了「蟬穴」，不知黃雀暗窺，他們的一舉一動，全沒能逃過外面五名黑衣人的監視。

黑衣人本要在獲知樂笑天他往，老屋無人時出頭阻止段剛搜索的，互一商量，老謀深算，阻止不如監視，如果對方搜獲是物，立即出面刦奪，若是對方空手而去，正好自己五人再細搜慢找。

段剛他們幾乎把整個老屋翻轉過來，搜了約一個時辰，結果空入寶山，他們搜的細巧，每件東西看過之後都重放原地，幾乎等於從沒動過一樣。

他們走了，現在有些相信樂笑天的話，侯鵬已將玉璽帶走。

他們平平安安的走了，沒人阻攔，奔向了迷谷。

另外五名黑衣人，適時飛身進入老屋，他們是在認定了老屋無人下，像進入自己家一樣的坦然進去的。

他們人多，自然找的快，再加上剛才曾目睹過三尺半等人的搜索，有些地方就只看上一眼夠了。

眞快，僅僅頓飯光景，他們就在大失所望下住手，齊集屋子中間，談着，他們也嗅到陣陣酒香。

現在他們也相信樂笑天在丁家棧說的話，玉璽的確是被侯鵬帶去了迷谷。

走！他們不像段剛，已把老屋翻搜得一切糟亂。

剛舉步，頭上傳來笑聲。

抬頭看，心驚神顫，誰說屋裏沒人？

在正中那合抱的粗大樑上，一共坐着兩個人，還正在喝着酒，怪不得有陣陣酒香送到。

發話的是樂笑天，道：「不忙走，反正今夜是你們最後在世上活着的一夜，再忙也不差這點時光！」

樂笑天旁側的印星，道：「段剛比你們究竟高明些，至少他還知道假客氣一番，也還知道『物歸原處』。」

「對了！」樂笑天接口說道：「首先五位請將東西歸置原處，然後再說其他的事。」

五名黑衣人，倏忽分散開來，各自撤出同樣的兵刃，「蛇頭棒」，那是烏衣帮中人所用的歹毒兵刃。

印星坐在老屋長條案側的太師椅上，樂笑天却正好躍入五名烏衣帮高手的人圈中。

樂笑天嘻嘻笑着道：「井天水，丁家棧中我已經警告過你們，入鎭或是來這野馬牧塲則必死，大概你們姦殺血腥太多，報應已到，才鬼使神差把我警告的話當成耳邊風，動手吧，越快越好！」

「樂笑天！」烏衣十兇三煞中的三兇馬元，沉聲喝道：「別當老子們眞怕了你，你大概忘記所訂前約，此處不是迷谷，除非你畏懼老子們的迷谷合擊陣式……」

「馬元，今天你就算能把死人說得活轉來，也休想走出牧塲一步！」

馬元冷哼一聲，頓即示意井天水等四人。五支蛇頭棒直指樂笑天一身大穴。

樂笑天似乎根本沒看其他四人，一步步逼向馬元。

馬元一聲怪吼，倏忽攻上，井天水等四人看似慢了刹那，實則竟還快過馬元，二上二下配合馬元恰是嚴絲合縫的一次全力襲擊。

五支蛇頭棒下，樂笑天雙掌遞出，他與人動手何止百戰，活着的從來沒有人看清過他是怎生出手，如何用招，可是今夜例外的有些奇怪。

印星心裏有數，所以聚精會神注目。

只見雙掌切闔間，化爲萬千玉佛之手，幻影即實，實則乃幻，五支蛇頭棒支支裂碎散飛，緊接着佛手切在馬元、井天水等五名烏衣兇魔頭頂，這次竟無一人頭碎骨裂，只五聲串連一起的慘號傳出，一個個彈震出去，而樂笑天却在此時，揚聲道：「善後事交給你了，我和段剛還要見上一面，咱們迷谷見。」

印星聽出話是對他說的時候，樂笑天早已走沒影子。

× × ×

整個野馬坡鎭，早已沉黑。

整個鎭上的居民，早已進入夢鄉。

只有那戶據說在縣城裏開着大當店的倪家的小花園正中那座小樓之上，還有燈光。

不僅有燈光，還有酒香，人影……

也有話聲——

「迷谷之行恕我說句老實話，商老！不抱樂觀。」

能聽得出來，話是段剛說的。

「也許，不過段大人，已經無法罷手了，所以商某認爲，大人似乎應該動用那金牌的力量才是！」

答話的人是北商僅存的老奸商大商跛子。

商跛子可不是天生的跛，是當年自首後，受苦監時落下的終身恨事。

三尺半坐在下首，一言不發。

另外還有個人，四十來歲，看上去眞像富有的大商人，他就是本宅之主的倪不凡。

倪不凡笑笑，給段剛斟滿酒，道：「商老只怕還沒把事情弄清楚，段大人此行是件秘密任務，不能洩露出去，否則覬覦是物的人何止千百，必將雲集這小小的野馬坡鎭，也必然會觸發不可收拾的軒然大。」

商跛子突然答非所問的恨聲道：「該死八次的樂笑天，偏偏跑來這裏湊這份熱鬧！」

「說起此人！」倪不凡斜眼瞧了瞧商

跛子道：「只怕商老和他另有恩怨吧？」

商跛子心頭一震，道：「倪大人，你這話是……」

倪不凡正是錦衣衛派駐這一區的負責人，他的官職沒有段剛高，經驗功力却只高不低。

古今中外，別相信當政者那套「用人唯才」的鬼話，俗話說：是親三分向。倪不凡沒有好的人事關係，又沒有親姐姐熱妹妹嫁給當權者，憑本事混差使，這已經算頂上天了。

商跛子的一切，倪不凡要比別人清楚，那是因爲當年主辦四大血案的總班頭路通，正是倪不凡的親師弟，而倪不凡也曾參與計劃的關係。

如今倪不凡提醒當年事，旨在使商跛子知所警惕，別想隻手遮天借刀殺人。

商跛子期期艾艾不知該說什麼好。

倪不凡成竹在胸，道：「商老，您說『風花』雪冰月的刀法功力如何？仍然自斷寶刀不再言武，所以我認爲和樂笑天爲敵，是不智之舉，何況樂笑天俠名蓋世，似乎平生感人的事多，殺人的事少，再退一步說，我們和他雖然談不到是朋友，但絕非仇家，事實上不須要結這份强敵的，段大人認爲對否？」

他最後突然把話轉向段剛，是巧妙的安排，使商跛子不必再挖空心思來答對，也迫使商跛子把一切狡計都只好深藏。

段剛還沒開口，三尺半已接上話：「倪大人說的是正理，老夫自信並不畏懼樂笑天，但是既然向無仇恨，何必多惹這個强敵，我們要的是玉璽，只往這個方面下手才是。」

商跛子內心當然不願意目的成空，換個話題道：「可是成老，別忘記樂笑天在暗助印星，對付的是令師侄侯鵬，就算玉璽是在令師侄手中，有樂笑天和印星兩個人在，我們也未必能平安取得。」

倪不凡臉上十分明顯的有了怒意，道：「這一點，商大俠放心，發現玉璽之後，如果樂笑天也從旁伸手，不凡自會有請他罷手的辦法。」

商跛子心懷恨怨道：「有了倪大人的話，樂笑天就不在我們考慮之下了。」

三尺半道：「迷谷險惡，侯鵬是否肯獻出玉璽，實成問題，只怕……」

段剛道：「只怕玉璽不會在令師侄手中。」

商跛子早已料到侯鵬手中絕無玉璽，否則侯鵬根本不必逃往迷谷，正好借官家力量對付印星。他不肯指出這件事原因，是想借刀殺人來對付樂笑天，他和樂笑天本無寃仇，只爲樂笑天毀了雪冰月，葬送他數年爲復仇而培植的一股力量，又獲知樂笑天成了徐家嬌客，豈肯輕易放過大好的機會，才知而不言。

段剛不是傻子，竟也推斷出這事來。

適時，倪不凡手下來報，說有位女客求見，要見的人不少，包括了正在密談的四位。

倪不凡沒多問，竟親自出迎，迎進來住在丁家棧的那位騎小毛驢的女客。

商跛子一見這位姑娘，就變了臉色，駭然站起。姑娘面罩秋霜，視若不見的落座，不容任何人開口就道：「段大人可以立刻起程回京了，傳國玉璽此時已由專人送進皇宮，段大人回去，少不了重賞。」

段剛一楞，剛要開口，姑娘目光一掃商跛子又道：「商大俠，我徐家對你三番兩次的陰謀暗算，全沒放在心上，是念及你北商世家一念之錯的下塲可悲，你該知道何時收手才對，商大俠，這次是最後一次了，徐家的人，如果作出不仁不義的事，不必別人動手，會自動了斷以謝天下，否則誰也動不了徐家人的毫髮，你可以回京去重新接管北商世家的龐大事業，莫使泉下人和商家宗祖不安，我的話，不說第二遍，我的決定，也像鐵律一樣的不可改變，商大俠願你能夠三思而行。」

商跛子如坐針毡，冷汗直流。

姑娘，徐怡怡，目光又找上了三尺半成中，道：「成大俠江湖名家，不該貪圖這未必能夠到手的利益，令師侄曾受印叔叔救命大恩，不思爲報，利慾薰心，賣主求榮，當日印叔叔若非中毒於先，又急欲平安送走故主老友，絕不會全家死難，實對你說，印星是蒙家祖收爲徐氏徒，藝出家祖親授，此事，當道已得家祖知會，所以印星誓復血仇，無人能夠阻攔，笑天只不過偶而獲知，助上一臂，實說那已多餘了，迷谷　險，在我眼中無異康莊大路，我深知成大俠不解昔日內情，說出來只爲一明心意，祈盼成大俠置身事外，不僅成大俠之幸，亦徐家印家之幸。」

最後兩句話，把三尺半一肚子不服的心火，澆滅下去，所以，三尺半笑了，道：「姑娘放懷，就我綠林道上，也不能容賣主求榮之徒存在。」這話表示了三尺半絕不參與的心意，很夠了。

徐怡怡緩緩站起，向倪不凡微福道：「深夜冒造，望多諒宥，笑天就到，賢主人可以對他實講，並請代轉一言，請他就去迷谷。」

等到主客四人明過神來的時候，徐怡怡去已多時。

其中商跛子的感慨最多也最重，所以他垂首而思，如痴如呆。

勁風突襲，除商跛子外無不駭然抬頭，室內業已多了那滿面笑容的樂笑天。

樂笑天自動落座，恰正坐在剛剛怡怡姑娘的位子上。

樂笑天劍眉一挑，左顧右盼道：「段大人，把另一位尊友請出來見見吧。」

段剛一楞，倪不凡的是不凡，道：「剛剛坐在樂大俠位子上的客人已走了。」

樂笑天似乎沒瞧出來倪不凡有這等細密心思，於是多看了倪不凡兩眼。

倪不凡道：「在下倪不凡，忝爲錦衣衛派駐邊陲一帶的　責人。」

樂笑天拱拱手道：「倪老哥可別嫌我樂笑天狂妄，我是眞的沒有想到錦衣衛中還有倪老哥你這種人物。」

「樂大俠謬讚，着實不敢當。」

「別虛客氣，別嫌我冒失，坐，坐下來大家談談。」

倪不凡和段剛落座，樂笑天笑對段剛道：「段大人，不久前三位去野馬牧場，本想出迎的，只爲怕驚跑井天水等五名烏衣帮萬惡淫徒，無奈坐在樑頭上靜看段大人細搜玉璽的手法，我很感激段大人能過後將各物歸於原處，所以特來相謝。」

段剛紅了臉，三尺半也十分難堪。

樂笑天神色一正道：「段大人，不瞞你說，玉璽如果是在田老爹老屋中，我早已弄到手了，那印子放在我們這裏，不僅沒用反而惹禍，也就早送給你段大人回請功去了，所以今後請段大人官駕多往別個地方走，野馬牧場不敢再勞動大駕。」

段剛只有苦笑的份，三尺半雙眉皺起，似欲有言，却被段剛輕拖衣袖止住。

商跛子突然頓足而起，大步外出，樂笑天一聲冷哼道：「且慢，別當我眞認不出你是那個，商老大，我那生平好友雪冰月可好？」

商跛子沒有理會他，仍是往室外走。

樂笑天微移身形，已阻住在商跛子身前。商跛子抬頭，寒着一張臉道：「你待要怎樣？」

樂笑天道：「請問去處。」

「我回去，回我北商的家！」

「難信，我難以相信！」

倪不凡拱手道：「商老哥的確是要回去，其中內情，請入座由在下相告。」

樂笑天重新落座，商跛子落寞而去。

坐定，倪不凡道：「就在樂大俠來到以前，徐家怡怡姑娘駕……」

樂笑天坐不住了，霍地從座椅上站起道：「當眞？」

段剛笑了，道：「玉璽已經送進宮中，徐姑娘要我們在此恭候俠駕的。」

樂笑天搖着頭，瞬間笑了，道：「我眞有些無法相信，她料事如此的牢穩！」

倪不凡道：「姑娘說，印星老弟復仇的事，是安排好的，本來並沒有把俠駕計算在內，是俠駕偶然窺聽到這件事，自動趕來……」

「這些話也是她說的？」

「如假，我賠上這顆人頭！」段剛拍着自己脖子回答。

「樂大俠。」倪不凡道：「姑娘要我帶句話給你，請你立刻去迷谷，話是我帶到了，至於去不去，那可任隨尊便了。」

「還有。」段剛道：「成大俠和商大俠的事，徐姑娘也從中三言五語的化解開了，所以請你不能再把前年雪冰月那塲過節，掛在心上。」

樂笑天笑了，這次却是苦笑，直搖頭，目光落在席間酒壺上面，抓起來仰頸而乾，說聲叨擾，一閃而去。

×　　×　　×

晨光千幻，透隙閃入這片楓林中。

正夏初，楓葉綠茂。

但在彩霞中，仍然半映橙芒。

一塊丈大巨石，坐着兩個人，樂笑天、徐怡怡。

先開口的是姑娘：「我們這才眞的第一次互相見面，你說，想怎麼樣？」

「我祇想聲明我並不是要逃避妳。」

「這些是廢話，別看阿爺看中了你，別認爲我並沒反對，你就覺得像有了委屈，其實，你能不能叫我覺得你眞的不錯，還在未知數內呢！」

「怎麼？」樂笑天說：「要考我？」

「想試試，再說也別委屈了你。」

「我沒覺得委屈，是妳連說兩次。」

「印弟就要到了，迷谷的事今天就得解決，笑天，動手吧，我要領教領教『玉佛手』的無倫威力。」

「何必，破了迷谷後，我跟妳回去就是。」

「別那樣說，我眞不稀罕這麼早就嫁人。」

「我認敗不敵總可以了吧？」

「不可。」

「別這樣，這叫老人家們笑話。」

「不，論智謀，笑天，你今生是永遠差了一些……」

「當眞？只怕未必！」

「告訴你幾件事，那天商量怎樣協助印星弟復仇，是假，料到你獲知我去，一定會暗中偷窺，有心說給你聽的，果然你就趕來野馬坡，改個名字徐家胥……」怡怡臉色一紅：「笑天，多虧了你，否則印星還眞的應付不了那些老奸巨滑的人。」

「原來如此。」樂笑天搖着頭笑。

「丁家棧逐退烏衣兇徒時，我已經和印星見過面，料到你會自告奮勇，也料到你會用什麼辦法……」

「噢，難怪印星這鬼頭在笑，我又上了次釣。」

「這又不丟人，後來我看你果已決定就去迷谷，生怕沒人先一步打發掉一半烏衣兇徒，遂投計印星，說動你在老屋相候，果然沒有空等，你終於……」

「一連三次都走上妳早就劃好的道兒，看來果如妳所說，論智我今生是敵不過妳了。」

怡怡笑笑道：「所以我非敗在『玉佛手』下不可！」

樂笑天道：「只要妳認敗，我就自當是眞的勝了，這樣不也就拉平了嗎？」

怡怡道：「不行，我要你勝的安然，我敗的不怨。」

「眞難纏，依妳，來吧！」

兩個人緩緩下了巨石，對立，互笑，同時出手。

那裏分得出是妳是我，誰能辨得明那是那個的手掌，三十二式刹那攻罷，人影閃移，仍是對立，樂笑天鼻尖上有了汗珠，怡怡額間海髮微潮。

毫無虛假，是樂笑天生平最艱苦的一次較技。從心裏敬佩，是怡怡由生來沒遇上過的對手。

互相一笑，恰好印星趕到。

其實印星早來了，冷眼悄悄旁觀，獲得不少的利益。

見到印星怡怡道：「兩位姑娘呢？」

「好姊，她們在谷中等您。」話聲一低：「好姊，你勝是敗了？」

怡怡回顧樂笑天，嫣然投向樂笑天個微笑，悄聲對印星道：「他勝了，不過我說到鬥智種種，很夠他心裏不是滋味。」

怡怡去了，去和丁燈、秋水會合。

此間無事，事在迷谷，走，去迷谷一行。

×　　×　　×

迷谷外，怡怡暗鎖黛眉，樂天心中歡然。原來他曾經來過迷谷，那是先印星一步，按所知找尋野馬藏地時，無心中發現的。

他並不是發現迷谷現在的谷口，而是由五十里外另一個地方，發現茵草、野馬後，走進一處深崖，發現似是火山口般的

天然洞穴，由上而下俯視，也發現了房屋人影，那時只當山居避秦隱士不想擾人，由原路退回。

如今迷谷谷中不敢輕　，正好從另一條路悄悄進入腹地，立刻與怡怡商量。

怡怡大喜，和印星及鍾守備共商，約好次日天亮，由鍾守備明攻谷口，用臂粗木枝，連夜做成巨大可遮三至五人的盾牌，置雙輪於下，像推車，二人推使前行，二人挽弓戒備，一人操刀爲弓箭手護身。

攻時金鼓齊鳴，除壯聲勢寒敵之胆外，並可收傳音之效，使怡怡和樂笑天能夠知道進攻時刻。

明攻的官兵，由印星及二女往返接應，以便對付谷中可能隨時外出暴然發難偷襲的匪徒，怡怡囑咐印星，不能輕進，要慢慢推進，一定要等候樂笑天由內而外斬將開關到達，官兵方能以最少傷亡竟最高成功。

鍾守備暗暗心服，對徐家事他有耳聞，由小觀大，不怪乎當道對徐氏的重視。

怡怡和樂笑天由秘徑直入腹地，備妥應用之物，囑約次日拂曉攻谷而去。

×　×　×

震天的金鼓鳴聲，和一次比一次急的飛報，使侯鵬不能不分出一半高手，防護谷口。

官兵的巨盾，使侯鵬一籌莫展，尤其是盾牌上距谷岩僅僅一尺，下離石地不及五寸，箭不能透，着實無法可想，遲早非被官兵攻進谷中不可。

於是心一橫，下了嚴令，用鐵盾快刀武技超羣的高手，猛撲官兵巨盾，只要能夠撲　，一連三刀足能斬毀巨盾，巨盾一毀，官兵自然不是那些亡命江湖的綠林高手之敵，必可殺退官兵，守住谷道。

果然，八名高手一連毀了兩隻巨盾。

可惜怡怡安排盡善，印星接　及時，阻住八名高手，沒有傷到官兵。

這一來，谷徑中變成以一對八的武技搏鬥，秋水和丁燈只能嚴守把陣，無法相助印星。

鍾守備看的清楚，頓即得計，調到十名箭手，十張鐵胎諸葛弩，一弩三箭，對準八匪。

然後密語秋水和丁燈，適時印星正以一柄長劍逼使八匪後退兩丈，秋水見機不可失，揚聲喊道：「印星速回，臥下！」

印星乖巧至　，聞聲倏退，巳　清鍾守備的安排，立即臥身縱避巨盾輪下，八名匪徒呼嘯攻到，鍾守備一聲令下，十弩齊發，八名匪徒無一倖免，立被鐵箭釘死地上。得此時機，印星首先疾進，在即將走出谷徑的十丈地區，又遇到六名悍匪，這六名悍匪的功力高過前次的八名，雖仍非印星敵手，但以六對一印星一時也難有勝望，後面的秋水、丁燈，巳搶先到達。

秋水和丁燈早巳商妥，二人短劍齊擧，猛攻兩名匪徒，並且是聯手招法，一劍攻敵，一劍護守，這種打法絕無勝算，但更無敗理，她倆本旨在分散匪徒力量，使印星能早得手。

六去其二，印星一聲長嘯，劍走龍蛇飛舞，千點寒星，兩聲慘號，兩名悍匪腹開胸破而死，另兩名胆寒之下飛退逃去。

那兩名被秋水和丁燈戰住的匪徒，却再難逃遁，三支劍十二殺手，生生被劈翻地上。鍾守備趕到，前面巳無阻碍，官軍長驅直入。

印星知道，侯鵬死士共六十餘名，谷徑要道，斷斷不會前後只派出十四人後，就不再聞問，這種情形只有一個說明，怡怡和樂笑天，巳攻入腹地，正纒戰住侯鵬其餘的高手。

於是印星知會秋水和丁燈，隨官軍而進，他却首先飛射而去。

當鍾守備的官軍巳分佈谷中　高地，削刀手配以弓箭士嚴守密圍成功時，谷中那近三十丈的草坪上，搏戰也近了尾聲。

地上，橫七豎八躺滿了侯鵬的死黨，但是眞正死的不多，受傷而被樂笑天和怡怡點封住穴道的過半。

碰到印星手中的，算他報應臨頭，少有傷者，仆則必死！

數十名悍匪，只有十五人了，樂笑天看看怡怡，道：「印星這孩子好像殺紅了眼，再帮他個忙，早早使他和侯鵬一決生死如何？」

怡怡嫣然道：「你儘管出手，事完，你如果願意還像上次似的，一走了之，放心，沒人追你。」

「什麼話，這是什麼話！」樂笑天分辯着，撲奔侯鵬手下。

這次眞的是施展出罕奇的身法，和驚世駭俗的功力　只剎那間，場中只剩下侯鵬和印星了。

侯鵬一張臉鐵青，冷而狠的盯着印星，掌中了多支「虎牙判」！

一見虎牙判，樂笑天色變，低語怡怡道：「糟了，我竟然沒有想到，當年那魔頭會是三尺半的師兄，侯鵬是他的門下，這虎牙判另有陰毒……」

「放心！」怡怡道：「八支牙箭，四支毒針，是送侯鵬上路的禮物！」

樂笑天正自不解，只見印星探手取出一支尺二烏鐵筆，左手筆，右手劍，步向侯鵬。

樂笑天識貨，嘆息一聲道：「似乎天下至寶，全在我們家中。」

「我們這兩個字通嗎？」怡怡道。

「怡怡，我想是通的，妳總不能空着手嫁給我這個窮小子吧？」

「你下聘的物件，阿爺說，我可以帶過去。」怡怡打趣地道。

「別如此小家子氣，還是用別的東西換吧。」樂笑天以趣引趣。

「沒羞，阿爺說，只怕你連半片瓦片都沒有！」

「不錯，但是天若能爲枕，地若當作廬，怡怡，我就是天下最富的了。」

驀地一聲凄涼慘號，驚醒了樂笑天和徐怡怡。

注目處！侯鵬正緩緩跪倒，頭頂上，一支烏筆吸取了他射出意圖殺死印星的八支牙箭，四根毒針也一股腦頂於頭頂上！

印星一閃而近，掌中劍直取侯鵬胸腹，怡怡一步而到，二指夾住劍身，沉着臉道：「死巳休，莫忘師門嚴戒！」

印星淚下，撒手落劍，痛哭失聲。

當秋水和丁燈扶他起來以後，怡怡和樂笑天，正肩靠肩身影消失在谷道中。

（全文完）

珠緣佛劫龍鳳配

携手除邪惡　信物訂鴛盟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湖道上盛傳翠翡玉佛落在川東二矮邱浩東、霍元揆之手，裘觀海疑是失鏢的玉佛，便截住要求檢查箱內之物，田非吾和川東二矮原是護送法藏寺虛無禪師骨匣和秘笈，送去京師鎭北侯府交杜衡領收，說明是上述之物，尚未檢看，却被白骨教鍊魂堂堂主朱懷仁藉詞是師父的遺物，乘機搶奪，被川東二矮將其廢除武功，田非吾正想將其殺掉，突然出現毒人叫刀下留情，葉一龍此時出現，請田非吾、川東二矮將朱懷仁帶走，對付毒人，絕色少女狄雲鳳、蘋兒也現身協助，發現毒人不是丘象賢，便將其殺掉除患……三人分途離去，葉一龍發現自己的總管菊雲和一藍衫少年捉住葛林夫婦，却不見川東二矮等人……

葛林、李如霜等人默默無言隨着黑面老者走去。

林木森鬱處一條身影疾閃現出，正是那葉一龍，在葛林、李如霜原立之處凝視了一眼，立即用雙足蹂淹那留字，騰身穿空而去。

×　×　×

金府別業偌大的莊院，由於林木葱鬱，古幹參天，翳空蔽日，顯得幽森暗沉，闃無人影。一處假山石下忽聞低語對話聲，只聽一人道：「嶽麓風雲變幻，金府別業巳成衆矢之的，松總管料定有能人潛入莊院窺視，必引起一場慘烈拚殺！」

「是否就是毒人，方才張兄發現了毒人麼？」

那姓張的道：「未曾，只聞其聲，未見其人，無形之毒防不勝防，故而回報松總管！」

「稍時，來人若是毒人，我等如何抵擋？」

「松總管巳有萬全準備，你我只小心應付就是，何況來者未必就是毒人！」

驀地——

一支響箭帶出聲響划空曳過，裊裊遠去漸杳。

片刻，一條身影由凌霄古幹之處似鷹隼般疾瀉而落，現出那藍衫少年，目光炯炯若電回掃了一眼，森冷面上泛出一絲笑意，朗聲道：「這金府別業內難道死絕了麼？怎未見一個人影？」

突聞一宏渾語聲傳來道：「光天化日下尊駕怎能不允准，闖了私宅爲何？」

藍衫少年冷笑道：「在下來此求見金少主！」

「少主不在！」

「當眞不在？」

只聽一陣如雷大笑道：「金府並非籍籍無名之地，無奈老主人及少主外出未回，老朽奉命留守，不得惹事生非，否則尊駕不死即傷。」

藍衫少年冷笑道：「好大的口氣，在下要來就來，要去就去，金府尚不在在下眼中。」

「這倒未必，尊駕巳自蹈羅網，插翅難飛，倘不見信，不妨試試！」

藍衫少年面色一變，沉聲道：「在下不信金府別業是個龍潭虎穴，不過，在下來意並非志在殺戮，只想問明一事？」

「問什麼？」

「毒人及燕雲三梟是否落在此處？」

「沒有！」

「在下不信！」

「尊駕死在眼前，信與不信又有何用？老朽縱使舌綻蓮花也是徒然！」

「那麼閣下爲何不敢現身出見！」

人影紛紛閃出，遠近佈列成九宮陣式，爲首者是一短裝老者，棗面蝟鬚，手持一柄多耳九環鋼刀，刃鋒映光生寒，虎目炯炯，不怒而威。

老者沉聲道：「老朽在此守候的並非尊駕，而是毒人，尊駕妄自闖入，怨得了誰？」

藍衫少年冷然一笑道：「在下只道金府別業內無異龍潭虎穴，這等九宮陣式困得住誰？」

老者道：「大言無用，尊駕不如束手就擒，老朽審明來歷後再行處置。」

藍衫少年突一鶴冲天而起，身法迅速如電，沾足高可五丈餘枝柯上，振身欲起之際，却不料濃枝密葉中猛出卡簧錚錚響聲，弩箭急如蝗雨般射來。

老者哈哈狂笑道：「金府別業是你能來則來，能走則走的麼？」

藍衫少年雙掌揮出一片罡氣將射來暗器悉數震了開去，身形一沉，疾瀉而下，身在半空，肩頭一柄長劍疾揮而出。

一雙金府高手首當其衝，眼見匹練炫目，只覺寒芒襲體，閃避巳是不及。

只聽兩聲凄厲慘嗥出口，雙雙屍橫兩截躺臥在血泊中。

老者見狀又驚又怒，大喝道：「你在

找死！」九環刀振腕攻出三招，凌厲辣毒，刀未至，嘯聲巳自悸耳。

九宮陣式立時補滿方才喪命兩人，立時發動刀劍齊出。

藍衫少年目睹老者刀法神奇凌厲，知是成名高人不敢大意，長劍揮洒了開來，宛若長江大河般源源不絕，展開了一場生死拚搏。

宅外一株參天古樹上隱着狄雲鳳、蘋兒兩女，目力敏銳，察見雙方拚搏情形。

蘋兒道：「金府別業之外並無佈置，看來金府不想貽人口實，只要妄闖雷池一步，殺之無赦。」

狄雲鳳道：「蘋兒，我想金府別業內雖高手如雲，却未必能困得住他，這借刀殺人之計又落空了。」

蘋兒略一沉吟道：「此人不除，總是後患，小姐不如……」附耳密語數句。

狄雲鳳玉靨上綻展如花笑容，笑道：「虧妳想得出！」

忽見藍衫少年身如箭射，滿身血污疾掠出宅。

狄雲鳳迅快如電揚腕欲發。

藍衫少年猛地騰身穿空，忽感肩後微風襲體，不禁身形一斜，那知暗器似長了眼睛一般，如影隨形打實。

只見藍衫少年疾沉落地，叭的一聲，火光爆射，藍衫少年一條右臂離肩墮地，血湧如注。

狄雲鳳禁不住玉手掩目。

藍衫少年面色慘厲，左手指點斷處穴道，止住鮮血外溢急急穿空離去。

狄雲鳳、蘋兒尾隨藍衫少年之後，查明其落脚之處。

蘋兒說道：「小姐，說這一下够他受了。」

狄雲鳳說道：「何止如此，此人器量狹窄、爲非作歹，我久欲除去，奈同屬本門一再容忍，他這次出來一定又有什麼詭詐異圖，未必就是他那老鬼師父所出的主意。」

蘋兒冷笑道：「小姐猜測得一點不錯，本門表面安靜如恒，其實暗中傾軋，勢若水火，他那老鬼師父想那天山秘笈幾乎坐臥不安，現在又妄想奪取虛無禪師遺學……」說着忽瞥見藍衫少年身形一個踉蹌，面現痛苦之色，坐了下來。

狄雲鳳纖手一牽蘋兒隱入暗處●

蘋兒詫道：「小姐，妳還用了別種暗器不成？」

狄雲鳳螓首微頷，明澈如水眸子凝注在藍衫少年面上一瞬不瞬。

藍衫少年面色蒼白如紙，汗珠滾滾落下，咬牙切齒道：「我年少豐倘能不死，金府別業必烟消火滅，屍如山積。」

忽見一雙人影如飛掠來，其勢迅快，轉瞬即至。

來人一男一女，男的爲一五旬老者，高顴鷹鼻，面目陰沉，女的是一年約花信少婦，媚波流蕩，妖冶異常。

兩人發現年少豐，不禁大驚失色，少婦詫異的問道：「年少俠，爲何落得如此模樣？」

年少豐淒然一笑道出詳情。

蘋兒認出來人正是本門白虎堂冷面瘟神祝同楊花姹女彭凌仙，柳眉一皺，道：「這兩個該死的東西怎麼也出來了？」

只聽彭凌仙詫道：「年少俠接獲何人飛書？」

「鳳郡主！」年少豐長嘆一聲道：「其實也怪不得鳳郡主，她已在書中說明燕雲三梟似已將翡翠玉佛交由金獨白或他帶走，命在下探明燕雲三梟蹤跡下落，亦未命在下傳話闖入金府別業，自討其咎，怨得了誰？」

彭凌仙道：「鳳郡主現在何處？」

「鳳郡主命蘋姑娘飛書在下之前，已自追踪可疑之人遠離嶽麓。」年少豐道：「燕雲三梟狡詐似鬼，諸如金鷹鏢局失踪，金萬森無故失踪，田非吾及川東二矮之事說不定都是三梟詭計安排。」說時一陣震顫奇痛幾乎昏厥過去。

祝同道：「少俠爲何人所傷？」

年少豐苦笑道：「不知，在下逃出宅外之際，似是中了九指雷神桓齊絕毒霸道暗器炸斷手臂，桓齊雷火暗器雖獨步天下，却並無此種霸道暗器。」說時汗流滿面，呈現不支之狀。

祝同與彭凌仙互望了一眼。

彭凌仙道：「少俠，不如我倆將少俠護回總舵？」

年少豐搖首道：「在下還死不了，先扶在下回九桃谷去。」

這時，狄雲鳳皺眉答道：「絕不能讓他安然回轉九桃谷去。」

蘋兒道：「婢子之意也是如此，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狄雲鳳忽瞥見人影疾閃，目露歡喜之色道：「他來了。」

蘋兒詫道：「誰？」

「葉公子和田非吾及川東二矮。」

「怎麼婢子僅只瞧見田非吾及川東二矮。」

「他隱身在側不願露面。」

只見三條身影掠勢如風，落在年少豐之前，田非吾目光烱烱逼射着年少豐、祝同、彭凌仙三人面上，殺機逼泛。

笑面如來邱浩東嘻嘻笑道：「小徒葛林，李如霜與三位何怨何仇，被點住穴道，暫閉武功，現在何處？」

祝同、彭凌仙莫明所以，面面相覷。

年少豐身形搖搖欲傾，道：「令徒安然無恙，現在在下居處九桃谷作客，邱老師三位不妨偕隨在下同往即可相見。」

祝同、彭凌仙二人急忙伸手扶住年少豐。

邱浩東嘻嘻笑道：「那敢情好，三位先請吧！」

狄雲鳳悄聲道：「蘋兒，年少豐尚心懷毒念，此去九桃谷必對田非吾及川東二矮不利，我們也去！」

× × ×

葛林、李如霜夫妻及五黑道江湖人物隨着黑面老者來到九桃谷。

九桃谷僅是湖江水濱一處山野農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像什麼盜窟，竹籬茅舍，土屋莊院散落在谷野梯畦間，錯落有緻，鷄犬相聞。

谷中猶多桃李，春夏之交，結實纍纍，肥碩汁美，九株桃樹巍出羣花，幹徑盈尺，相傳乃數百年前物古名。

葛林等人安排在一處土屋中，發現有十數人均是武功上乘好手，迎着黑色老者進入後屋，却把自己等人冷落棄置，不禁苦笑道：「五位受此無妄之災，在下委實問心難安！」

內中有一短小精悍漢子道：「朋友別說這話，闖盪江湖誰又能保沒有失風的時候，目前必須設法逃出此處。」

葛林微微一笑道：「逃出並不太難，他們心辣手黑，你我如不同心協力，到頭來難免殺身之禍。」

短小精悍漢子聞言不禁冷笑道：「我等穴道俱已受制，朋友出此大言何用？」

門外忽閃入獰惡彪形大漢，喝道：「你等最好閉口，妄想逃走，那是作夢？」

葛林面色一沉，道：「我等說話與你何干？」

彪形大漢聞言大怒，右臂疾伸，一掌疾向葛林左頰打下。

葛林視若無睹，俟來掌堪堪相距面門，五指迅如電光石火扣住大漢脈門要穴，李如霜一掌疾按在大漢胸後命門穴上。

只聽那大漢狂嗥一聲，口中鮮血箭噴而出。

五黑道江湖漢子不禁目瞪口呆，做夢也未想到葛林李如霜兩人穴道巳然打開。

葛林迅快閃回原處，道：「五位不可說話。」

那聲慘嗥驚動了屋後之人紛紛掠出。

葛林道：「此人在外突遇猝襲，逃進門內不支倒地。」

一個長鬚及腹老叟望了葛林一眼，似信不信地鼻中冷哼一聲，率衆掠出屋外而去。

果然——

屋外遠處伏樁均被人暗算點了穴道，廢了武功昏睡在地，一一拍醒後問其究竟，均茫然無知，糊裏糊塗地不但爲人點了穴道，而且被廢了武功。

長鬚及腹老叟大爲震撼，喝叫道：「搜！」

土屋後宅戴有黑色面具老者正是菊雲，獨自一人端坐椅上心緒不寧，只覺如置身危境。

窗外正有一雙銳利目光注視着他！

是誰，正是葉一龍。

葉一龍料定菊雲臥底雙燕堡，必與返魂珠有關，在未查明返魂珠下落決不致輕舉妄動，因此其姐玉蓉及表姐程映雪必安然無恙，暫不打草驚蛇，瞧他作何舉動。

九桃谷中嘯聲頻傳，此起彼落，長鬚及腹老叟發現一具弟兄屍體業巳半化黃水，白骨呈露，面膚尚完整，不禁駭然色變道：「毒人！」

他所指的半化黃水弟兄係遭毒人暗算身死。

匪徒們個個面色慘變。

這時——

年少豐爲祝同、彭凌仙二人扶護奔來，身後緊隨鐵筆震九州田非吾及川東二矮笑面如來邱浩東、六眼神獼霍元揆三人。

長鬚及腹老叟見年少豐斷臂心神大震，再目睹田非吾及川東二矮更神色一變。

田非吾哈哈大笑道：「看來又是一個毒人來到九桃谷，毒人何其多？其用心委實使人難解？」

長鬚及腹老叟沉聲道：「尊駕諒是名震武林的鐵筆震九州田大俠了？」

「不敢！」田非吾捋鬚微笑道：「老朽正是田非吾！」

年少豐皺眉道：「鄭香主什麼話也別說了，速領在下將葛少俠等人解開穴道釋放。」

鄭姓老者應了一聲「是」，領先帶路走去。

土屋中葛林、李如霜等目睹川東二矮及田非吾走入，不禁滿臉笑容。

年少豐面色蒼白已無法支持，淒然一笑道：「邱大俠，在下獨門點穴不易解開，容在下……」

葛林說道：「不必了，葛某等人已然自行開解穴道，他日青山不改，容後再相見！」

笑面如來邱浩東嘻嘻一笑道：「好，強將之下無弱兵，青出於藍勝於藍，咱們走！」

年少豐俟田非吾等人離去後，眼中泛出怨毒已極之色，面色更顯蒼白，忙解下身懷革囊，傾出三粒赤紅如火丹藥吞下，瞑目行功療傷。

鄭姓老叟低聲詢問祝同、彭凌仙二人年少豐是否田非吾及川東二矮所傷？爲何將田非吾引來九桃谷。

祝同相告實情，謂年少豐臂斷傷重，不得已將田非吾三人引來。

年少豐面色漸漸紅潤，睜開雙眼怒視長鬚及腹鄭姓老者冷笑道：「鄭香主心懷怨恨麼？」

老者面色一凜，答道：「屬下不敢，不過令主已傳諭本門半年內不得輕舉妄動，故樹強敵，違則處死無赦。」

年少豐道：「這個自有在下爲你担待，你放心就是。」

鄭姓老者說道：「九桃谷隱秘，已然外洩，必引來無數強敵，屬下意欲遷地爲良。」

忽見菊雲快步走出，目睹年少豐情狀，不勝駭然，抱拳道：「老朽尚欲趕回雙燕堡去，俟查明確訊即稟知年少俠。」

年少豐道：「閣下一定要去麼？」

菊雲道：「老朽奉了葉姑娘之命，勢必須回雙燕堡一行，不然恐無法自保！」

年少豐略一沉吟，答道：「好，恕在下不能恭送。」

菊雲抱拳一揖，道：「不敢，少俠珍重，老朽告辭。」轉身疾如電射掠出屋外而去。

甫出得九桃谷外，忽聞谷內傳出數聲尖銳長嘯，不禁一怔，突面前人影一閃，香風襲鼻，一個貌美剛健背劍翠衣少女悄然立在面前。

菊雲心神一凜，道：「姑娘爲何攔住老朽去路？」

少女面寒如冰道：「尊駕方才是由九桃谷出來的麼？」

「不錯！」菊雲答道：「老朽正是從九桃谷出來！」

少女冷笑道：「本門未見過尊駕，九桃谷乃本門極隱秘之處，從未接待過外人，尊駕之言似嫌不盡不實，方才谷中嘯聲傳警，想由尊駕而起。」

菊雲大怒道：「姑娘請勿血口噴人，老朽是友非敵。」

少女冷笑道：「我就是不信，尊駕不如隨我回轉九桃谷辨明所言眞假。」

菊雲大怒，暴喝道：「老朽還有要事在身，姑娘不信請自去問年少俠好了，閃開！」雙掌猛推而出，勢如奔雷，推山撼岳，勁風如山。

翠衣少女是蘋兒，見菊雲出手辣毒，不禁眸中殺機逼吐，身形不退反進，兩指疾駢，一招「尋花問蕊」戳向菊雲掌心要穴。

指力如劍，招至半途，勁風已自森寒逼人。

菊雲大吃一驚，不料一個黃毛丫頭武功如此精奇，忙旋身變式，展開一套掌法急攻，掌掌如利斧砍山，激起四外層飛石湧，嘯風如潮。

蘋兒厲叱出口，身如穿花粉蝶般掌指疾攻，一招一式無不奧奇絕倫。

菊雲雖一身武學高强，但遇上的是一極難纏的女中殺星，二三十招過去，已是守多攻少，目露驚駭之色。

但——

薑究竟是老的辣，菊雲一身武功博絕淵深，奇招屢易，變化莫測。

蘋兒只是武功奇詭，掌指交揮，只見掌影凌空，指若飛絮，身法更奇，飄忽如風，令人眼花撩亂，莫辨虛實。

狄雲鳳隱在暗處，凝視兩人拚搏情勢，玉靨不時泛出一抹如花笑意，忽聞身後傳來葉一龍語聲道：「姑娘，這眞是一場龍爭虎鬥，誰勝誰負，似未可知。」

少女矜持，聞得葉一龍語聲入耳，芳心宛如小鹿急撞，玉靨霞生，回頭嫣然一笑道：「葉公子，蘋兒略勝一籌，此人必傷在蘋兒掌下！」

葉一龍道：「蘋姑娘一生所學玄奧奇博，在下自愧不如，不過，姑娘請看在下薄面，請蘋姑娘放此人一條生路。」

狄雲鳳不禁一怔，詫道：「公子識得此人？他戴有黑鬼面具，鬼祟行藏，必是心地邪惡之輩，而且他來到九桃谷未必心懷好意，依賤妾看來，關鍵似在此人身上，公子豈可效婦人之仁。」

葉一龍含笑道：「姑娘果然聰明，不錯，此人確是關鍵人物，但此人也是奉命行事，未必眞知道多少，目前不可打草驚蛇，或可從他身上抽絲剝繭查明眞相。」

狄雲鳳道：「若你我一念之仁，縱之離去，從此鴻飛冥冥，恐弄巧成拙。」

葉一龍道：「此人決走不了，姑娘請相信在下。」

狄雲鳳一掠鬢邊爲風吹亂青絲，嫣然一笑，以傳音入密囑咐蘋兒。

這時，蘋兒正身化神龍在天，凌空下擊，一式飛花降雨，掌影漫空流轉中一掌猛擊而下，忽聞狄雲鳳傳聲，掌力回撤。

雖然如此，菊雲肩後仍被擊實，叭的一聲身形踉蹌衝出數步。

這一掌看實挨得不輕，菊雲只覺逆血狂湧，眼冒金星，只聽蘋兒嬌叱道：「姑奶奶念你成名不易，故掌下留情，尊駕謂與本門是友非敵，有何爲證？」

菊雲强抑怒血，暗道：「這丫頭好高的武功，他日遇上誓報一掌之仇方消心頭之恨！」佯裝苦笑道：「老朽與貴門年少豐少俠乃忘年之交，現年少俠身負重傷，九桃谷受强敵侵襲，老朽有心相助，爲年少俠下驅客令趕走，姑娘不信，請趕往九桃谷便知老朽所言不虛。」

蘋兒故作面色一變，驚詫道：「什麼，九桃谷中有變，年少俠身負重傷！」話落人起，穿空而去。

菊雲毫不怠慢，轉身邁開身形急急離去，不料身後却有人尾綴而至，她竟懵若無覺。

蘋兒半途折返，發現狄雲鳳與葉一龍聚在一處娓娓傾談，不由嬌笑道：「原來是葉公子講情，難怪小姐肯大發慈悲！」說時面色一正，接道：「小姐，縱虎歸山，後患無窮，看來年少豐及祝同、彭凌仙三人必不可留！」

狄雲鳳柳眉微皺，道：「此人戴了面具，諒僅有年少豐知其來歷，祝同、彭凌仙未必知道。」

葉一龍道：「還有在下知其來歷。」

蘋兒詫道：「此人是誰？」

「雙燕堡內巡總管菊雲！」

狄雲鳳與蘋兒不由相互一愕。

蘋兒晶澈雙眸凝視了葉一龍一眼，似無限愁煩，曼嘆了一聲道：「如非公子講情，菊雲早死在婢子手下了。」

葉一龍長施一揖，道：「在下謝謝蘋姑娘！」

蘋兒嬌靨一紅，閃身避開，搖手道：「不要謝婢子，謝謝小姐才是，其實小姐全是爲了公子，婢子必須向公子吐明眞言，免得公子日後與小姐反顏成仇。」

葉一龍聞言不禁大感錯愕。

狄雲鳳嗔道：「蘋兒，不可胡說！」

蘋兒搖首笑道：「婢子非說不可，不然徒然苦了小姐，現九桃谷受强敵侵襲，容婢子去去就來，請公子暫候。」

狄雲鳳道：「快去快回！」

「婢子知道。」蘋兒一閃即杳。

× × ×

九桃谷嘯聲頻傳，年少豐不禁心驚肉跳，只有祝同一人隨侍在側，其餘之人均出外阻截强敵。

來敵玄衣幪面，形跡飄忽，未接即退，不言而知志在騷擾。

年少豐右臂斷落，不禁怨毒無比，目中毒芒頻頻逼閃，忍不住頓足長嘆。

祝同勸慰道：「少俠，此去太行找上桓老賊，必將他碎骨揚灰，以息少俠心頭之恨！」

年少豐苦笑一聲道：「祝老師眞不知在下心中之苦麼？」

祝同暗感一怔，忖道：「斷臂之痛，刻骨銘心，還有什麼更苦的了？」

年少豐緩緩閉上雙目，但面上湧起一片悲憤之色。

忽見彭凌仙翩然入來。

祝同詢問可有所遇。

凌彭仙道：「來人形跡飄忽如魅，並無所遇，舵上有一弟兄却遇上一幪面人問谷中有無毒人發現，答稱一名弟兄罹毒慘死，但未見着毒人。幪面人立即離去，看來他們志在搜覓毒人下落並無他意。」說着察覺年少豐瞑目神態悲憤，詫問祝同？

祝同把年少豐之言說出。

彭凌仙一對水汪汪媚眸一轉，輕聲嬌笑道：「我知道，年少俠此次外出是爲了

追蹤鳳郡主意圖親近，想鳳郡主傾城絕色，舉世無雙，本門不少年少俊彥追逐裙下，意圖一親芳澤，怎奈鳳郡主冷霜孤傲，絕不假以顏色，但他們毫不死心，試問年少俠斷除一臂後怎可與人一較短長。」

祝同恍然大悟。

年少豐睜開雙目道：「凌仙深知我心，如今在下已是心如死灰，自知絕望。」

彭凌仙道：「我倒不是如此想法，這倒是一極好的機會。」

年少豐不由一怔，道：「有什麼好機會？」

彭凌仙道：「鳳郡主最同情遭遇極慘之人，何況少俠又是奉鳳郡主之命，郡主必有我不殺伯仁，却有伯仁因我而死之心，只要少俠忠心不二，處處以郡主之意爲意，定能打動郡主芳心。」

年少豐只覺彭凌仙之言委實合情合理，不禁又燃起一絲希冀之念，長嘆一聲道：「但願如此！」忽面色一變，接道：「鄭香主等人爲何不見返回？」

祝同一掠而出，片刻又自返回，怒形於色道：「看來鄭香主連同舵上弟兄均已撤走了！」

年少豐勃然色變。

彭凌仙搖首忙道：「祝老師不可胡亂猜疑，他乃一舵之主，是我等爲他九桃谷引來一場殺刦，他遵令主之命而爲，怪不得他。」

祝同怒道：「這麼說來，罪在我等不成？」

「不錯！」彭凌仙道：「我等三人免不了殺身之禍，消息傳回本門，究竟有落井下石之人，非置我等於死地不可，速找到鳳郡主，只有郡主可以救我等活命。」

年少豐心底不由自主地泛上一股奇寒，喝道：「咱們快走！」

谷中翳密樹叢內伏守着陰陽雙煞鄒乾鄒元等人，內中正有方才爲年少豐制住穴道五黑道人物。

不言而知就是他們五人所到來，雙煞等只暗暗尾躡年少豐三人而去，似欲年少豐自動投入羅網再予合擊。

蘋兒忽現身而出，後隨烏雲飛黎環二人，略一凝思，回頭向烏雲飛黎環低聲相囑，又道：「不可誤事，若有差錯，刖手之禍奇慘，我可再不能救你們。」

烏雲飛道：「蘋姑娘請放心，決誤不了事！」雙雙一躍而去，轉眼便已無踪。

× × ×

葉一龍與狄雲鳳並肩坐在如茵綠草上娓娓談心。

蘋兒驚鴻一閃而至，嫣然一笑道：「看來小姐什麼話都已向公子說了，婢子倒是杞人憂天，但願公子小姐……」

話猶未了，狄雲鳳玉靨一紅，嗔道：「蘋兒，妳胡說些什麼？」

葉一龍面上也是訕訕地，赧然一笑道：「蘋姑娘，九桃谷情勢如何？」

蘋兒便把所見敍出，道：「小姐，祝同、彭凌仙二人必不可留，年少豐不妨利用，以收制衡之效，現烏雲飛、黎環已奉婢子之命先行追下，小姐須否趕去！」

狄雲鳳略一沉吟，道：「方才我已向公子談起本門作爲，以極錯縱迷離，而且彼此勾心鬪角，表面上是爲了返魂珠及一卷武功秘笈，其實並非如此簡單，我與葉公子決意查一個水落石出，也好，妳我這就趕去！」

蘋兒望了望葉一龍，說道：「葉公子你哩？」

葉一龍道：「在下意欲尋出菊雲下落，再回大鴻福客棧！」

蘋兒道：「公子珍重！」

二女如飛而去。

葉一龍目送久已消失的二女倩影久之，才轉身飄然走去，忽聞身後傳來衣袂振風之聲，知有人暗隨，故作不知，仍自繼續前行。驀地，眼前人影一閃飛落阻在身前，只見一個披髮醜惡老叟，目露兇光喝道：「站住！」

葉一龍面色安詳，發覺身後亦有三人阻住，微笑道：「老丈，你我陌不相識，爲何攔住在下去路？」

披髮老叟鷂目一翻，冷笑問道：「小伙子，你方才可曾與一雙少女在林中晤談麼？」

葉一龍不禁一怔，道：「在下訪友未遇，悵然而歸，並未見着一雙少女，請問老丈這一雙少女姓甚名誰？」

披髮老叟桀桀獰笑道：「小伙子，無論你所說是眞是假，你都死定了。」

葉一龍一股怒火不由自主地湧起，冷笑道：「在下受命於天，生死並非操在老丈手中！」話聲未落，猛感一股勁風襲向肩後，身形疾滑，移形換位迅疾左飄七尺，只見一雙面目森冷的黑衣帶刀人雙雙出拳一擊成空，目露驚愕之色。

披髮老叟料不到葉一龍身法如此詭奇莫測，不禁雙眼瞧得又圓又大，冷笑道：「瞧不出你還眞有兩下門道！」

葉一龍面色一沉，道：「窮兇極惡之輩，動則置人於死地，留你們活在人世總是禍害！」不知何時手中竟多出了一柄玉骨摺扇，嘩的一式「撥雲見月」攻向一雙面目森冷的黑衣人。

隨身扇出，疾如流星而去。

扇招看來平淡無奇，其實精奧玄詭無比。

一雙黑衣漢子雖身手極高，却只覺無法避開這一式怪異奇招，扇勢所及，周身重穴無不在扇影籠罩之下，不禁大駭，忙分向避閃，但怎來得及。

只聽兩聲慘嗥出口，一雙黑衣漢子叭嗟摔跌在地，背上被劃開一條尺許血槽，鮮血泉湧冒出，已自仆屍在地。

披髮老叟不禁目瞪口呆，做夢也未曾想到一個書生竟身蘊曠絕奇學，一招不到便將一雙門下高手擊斃。

但，却不容他多事思索，葉一葦扇音划斃一雙黑衣漢子之後，快如閃電即捲攻而至，一出手摺扇九式攻出，撒下滿天扇影，點、戮、截、拿無不是殺手奇招。

高手過招，先發制人，披髮老叟後發制於人，雙掌連環擊出迎敵，怎奈葉一葦扇招快如流星，攻向部位無定，披髮老叟空有一身絕學無法施展，東扇西挪，喉中連連發出怪嘯怒吼。

葉一龍不耐久戰，瞧出這披髮老叟功力雄渾霸道，掌力如山，而且似有罡氣護體不畏普通兵刃，不如施展絕學，免得後患無窮，思念一定，卽時身形立施一挪。

披髮老叟只覺眼前巳無葉一龍身影，情知有異，倏地旋身出掌，不料葉一龍身影消失無踪，暗中大駭道：「這小輩到何處去了？」

猛感身後壓來一片無形潛勁，不禁胆寒暗道：「不好！」只覺如中萬斤重鎚，狂嗥一聲，前衝五六步方始定住，嘴中吐出一股泉湧鮮血。

葉一龍迅疾無倫摺扇點了披髮老叟七處穴道。

披髮老叟面色慘變，自知活命絕望，不禁長嘆一聲，說道：「閣下究竟是何來歷？」

葉一龍面色一寒道：「旣然不知在下來歷，爲何欲置在下於死地不可！」

披髮老叟苦笑道：「老朽錯認閣下是二女同路人物，奉命只要是與二女有關之人即殺之滅口！」

葉一龍聞言不禁呆得一呆，知事情愈來愈複雜，道：「二女是何來歷？你奉何人所命？滅什麼口？」

披髮老叟不語。

葉一龍道：「尊駕如能據實答出，在下願救你活命，不過尊駕須從此不得在江湖上露面。」

披髮老叟聞言不禁泛起求生慾望，道：「閣下所說可是眞話麼？」

葉一龍道：「在下向來說一不二，不然一個對時後尊駕會受盡散功之苦，而且臟腑糜碎，嘔血而亡。」

披髮老叟淒然一笑，道出詳情。

原來六合門令主乃一極秘密帮派首領，從未在武林中露面，亦絕未參與江湖是非，故世人多不知有六合門這個帮派，非但如此，六合門中僅有兩人與令主謀面，除此之外無人得見。

這兩人是三才院主及五行院主。

三才院主天星異叟狄洛及五行院主龍形逸士梁丘皇均是身蘊曠絕奇學之士，兩人表面和睦，其實暗中相互猜忌，狄雲鳳乃狄洛獨生愛女，姿質稟賦絕佳，所學淵博而且觸類旁通，去蕪存精，研悟出另一套玄奧手法，青出於藍勝於藍。

狄雲鳳絕麗佳人，風華蓋代，但極爲方正，嫉惡如仇，自燕雲三梟翡翠玉佛之事傳了開來後，狄雲鳳便追問其父狄洛原委。

天星異叟狄洛謂此乃令主所命，目的志在逼使雙燕堡主葉楚雄自動交出返魂珠及秘笈，但令主爲何知道珠笈在葉楚雄手中及令主從何處所得翡翠玉佛那就不知。

自燕雲三梟被葉楚雄邀往雙燕堡後，情勢變化得離奇莫測，使六合令主大感震驚，諭示兩院傳訊各舵，半年期內門下弟子不得異動招惹是非，密查有無其他人物存心掀起是非殺刦。

狄雲鳳奉命出外查訪，五行院主梁丘皇亦密令門下出山，年少豐及披髮老叟即是其中之一。

葉一龍詫道：「梁丘皇爲何要將凡與狄雲鳳交往之人即殺之滅口？」

披髮老叟苦笑道：「依老朽猜測，梁院主必有許多不可告人隱秘，不能讓狄院主知悉，何況狄雲鳳又是嫉惡如仇之人，一旦爲她偵知恐與梁院主大大不利。」說着又太息一聲道：「老朽武功不敢自詡高强，江湖中能勝過老朽者恐寥寥無幾，却與狄雲鳳相比，無異霄壤之隔，故而奉命只殺她的同路人，至於奉命對狄雲鳳不利者恐另有其人了。」

葉一龍聞言略一思忖道：「尊駕能否說得更明白一點？」

披髮老叟搖首答道：「老朽所知如此，絕無半點虛假，恐狄雲鳳也不知個中隱秘！」

葉一龍道：「如此說來，只有貴門令主及五行院主梁丘皇知道了。」

披髮老叟道：「梁丘皇未必全知，但他包藏禍心，欲取而代之之念昭然若揭，究竟如何？恕老朽無法妄加猜測！」

葉一龍暗道：「同門操戈，箕豆相煎，必有隱情，外人焉能忖知，必須狄姑娘才知道原委。」猛一轉念，含笑道：「多謝尊駕見告，在下從不食言。」說着一掌拍向披髮老叟「經渠」穴。

叭的一聲，葉一龍疾閃而開。

披髮老叟張嘴吐出一口黑血。

葉一龍伸掌托出一顆淸香撲鼻龍眼般大小丹藥，道：「尊駕服下此藥，調息片刻，氣運周天後便可如常人，但臟腑之傷，必須調理三載，不得施展武功，諒可頤養天年。」

披髮老叟謝了一聲，接過丹藥服下。

驀地——

葉一龍面色一變，朗喝出聲，身如飛鳥般張臂揚掌冲空騰起。

披髮老叟情知有異，仰面望去，只見一條身影凌空下撲，如山勁勢中夾着一片藍芒漫空罩襲而下。

兩條身影猛接，只聽一聲淒厲慘嗥，那條下撲身形震得宛如車輪疾轉翻起半空，漫空藍芒亦悉數震飛開去。

葉一龍飄身落地，目泛怒光。

那條身影翻出半空，倏又如斷綫之鳶般急墜而下，噗通摔落在地。

披髮老叟見那人形像，不禁駭然面色慘變。

葉一龍只覺那人比披髮老叟貌像更爲猙惡，此刻巳是口角溢流烏紫血液。

只聽那人忿極嘶啞出聲道：「吃裏扒外，自另有人收拾你！」言畢張嘴噴出一股泉湧黑血，氣絕斃命。

葉一龍嘆息一聲道：「六合門中尊駕恐無立錐之地了，在下指點一安全之處，但去與不去，悉聽尊便。」接着指點了一個去處。

披髮老叟眼中泛出一抹感激之色，却默不置答。盤膝坐地行功，氣運周天後睜開雙目，發現葉一龍立在遠處爲自己守護，他雖是窮兇極惡之輩，也不由生起感恩圖報之心。

只聽葉一龍朗聲道：「尊駕珍重。」身如行雲流水飄然遠去。

披髮老叟目光一瞥地面屍體，似無限感慨，長吁了一口氣，跨步林中，身影漸杳……

× × ×

大鴻福客棧外石堦上店夥正與一個家僕模樣中年漢子正在閒聊，談得入港，不禁興高采烈，指手劃脚，口沫橫飛。

月色巳是偏西，仍是燠熱如蒸，汗如雨下，大街上行人往來寥寥無幾。

只見一個背劍靑衣老者快步如風邁向大鴻福客棧而來，那家僕模樣中年漢子眼明認出來人，不禁高喚道：「菊總管，原來總管也在長沙，兩位小姐哩？」

菊雲道：「兩位小姐奉主母之召兼程北上去了，蓉小姐心懸少主之疾，命菊某南旋回雙燕堡探視少主。」

中年漢子笑道：「這個菊總管放心，少主業巳好了大半，目前並不住在雙燕堡內。」

菊雲驚愕地詫道：「少主不住在堡內住在何處？你等奉命隨護少主爲何也在長沙？」

「莫老奉命查尋此事因何而起，屬下等自然是隨莫老前來的了。」

菊雲面色一變道：「莫老也來了麼？他現在何處？他奉何人所命？」

只聽客棧內傳出莫滔語聲道：「菊兄別來無恙，請入內敍話。」

菊雲抬目望去，只見莫滔立在側堂內，忙急趨跨入，抱拳一揖，含笑道：「莫老！你我久違了。」

莫滔目中神光如電注視了菊雲一眼，相與宏聲大笑，把臂走入一間廂房，桌上巳酒肴紛陳。

菊雲詫道：「莫老在此宴客？」

莫滔道：「老朽不久才到達長沙，隨來六名弟兄意欲飲宴，你我旣是客地重逢，稍時命他們另開一席便了！」

兩人在敍別後經過，雙方都是有心人，誰也不能說眞心話。

莫滔勸飲殷勤，忽目光注視在菊雲面上久久不移，面色肅然。

菊雲作賊心虛，見狀不禁一顆心坠下一沉，詫道：「莫老你這是爲何？」

莫滔重重地吁了一口氣，道：「但願老朽是老眼昏花，菊兄眉心似隱現兩條暗紋。」

菊雲面色大變，驚得一躍立起，道：「莫老所說是眞？」

莫滔仍然坐着不動，又注視了一眼，忽擧掌傳聲。

一個店夥疾趨而入，躬身道：「老爺子隨從六人，敝店巳在前廂另開一席！」

莫滔道：「老朽不是爲了這個，煩請取來兩面菱鏡。」

店夥忙道：「菱鏡，有！」轉身三步變作兩步奔了出去。

莫滔目露憂容，似作沉思狀。

菊雲心中忐忑不寧，不知莫滔是何所指。

須臾，店夥奔了入來，臂抱兩面擦得雪亮銅製菱鏡。

莫滔謝了一聲，揮手示意，命店夥下去。

菊雲俟店夥退出後，急抓起一面菱鏡映視。

果然——

眉心顯露兩條寸許暗紋，似蛇如蠶，若非注意則無所察覺。

不言而知，菊雲的面色委實難看。如同敗灰。

但——

菊雲不知莫滔要兩面菱鏡做甚麼？亦不知眉心暗紋是否受了別人暗算所致，低聲問道：「莫老，小弟是否會罹受別人暗算？」

莫滔點點頭，道：「菊兄請將上衣脫下。」

菊雲忙將上衣脫卸，袒露上身。

只見莫滔走在菊雲身後，擧鏡映照，命菊雲以鏡相對，可目睹背部。

菊雲如言施爲，映視之下，心神一陣猛震。

背上顯露出一雙蠶形暗影，藏摻肌膚內。

莫滔長嘆了一聲道：「果然不出老朽所料，菊兄被金蛇蠱所害了！」

「金蛇蠱！」

「不錯！」

「莫非是苗疆毒龍所爲？」

「不是！」

「莫老可否指點一條明路？」

莫滔面有難色，太息一聲道：「老朽四十年前偶經苗彊，無意結識了一位老人，談起苗疆施蠱之術，曾聞及金蛇之蠱，這金蛇蠱可謂苗疆最奇異特毒之術，金蛇異種不易謀求，而且奉養之人以心血喂服，收發由心，總之厲害無比，解鈴還須繫鈴人，除了菊兄自己明白爲何人所算外，老朽無能爲力。」

菊雲昔年久走江湖，怎麼不知罹受苗疆毒蠱慘酷痛苦，暗道：「莫非是年少豐所爲！年少豐呀！你太心狠意毒了。」不禁咬牙切齒道：「一定是他。」

莫滔道：「誰？」

菊雲默然不答，倏地轉身穿出門外而去……

莫滔冷寞如冰的面上不由泛出一絲得意的微笑。

門外葉一龍翩然走了入來，微笑道：「莫老，你這主意眞絕！」

莫滔道：「老朽也是不得巳而爲之，只有這方法才可逼使菊雲懷恨在心，不再有助紂爲虐念頭，如老朽猜測不錯，菊雲定與梁丘皇有所勾結，說不定他就是梁丘皇派來臥底奸細。」

葉一龍長嘆一聲道：「人心委實難測，雙燕堡待菊雲不薄。」

莫滔道：「公子定不知利慾薰心這句話？」

葉一龍不由慨嘆唏噓久之。

突聞門外傳來蘋兒嬌脆語聲道：「葉公子在麼？」

葉一龍道：「蘋姑娘有事嗎？」身形疾閃而出。

蘋兒玉靨霞生，道：「婢子沒有事，小姐却有事相請公子。」

葉一龍道：「在下這就去。」偕同蘋兒快步走去。

狄雲鳳換了一襲紫色羅衣，明眸皓齒，人比花嬌，在簷下嫣然恭候，風動羅裳，飄飄如仙，更顯得麗絕塵寰。

葉一龍不禁呆住。

狄雲鳳蓮靨一紅，含羞淺笑道：「公子請！」

相偕入得廳內落坐後，葉一龍即道：「在下正有要事相告。」

狄雲鳳詫道：「公子請說，賤妾洗耳恭聽！」

葉一龍敍出相遇披髮老叟等經過詳情告知。

狄雲鳳立即面色如罩嚴霜，向蘋兒道：「果然不出所料，梁院主包藏禍心，內中一定有重大陰謀。」

葉一龍微笑道：「在下也許危言聳聽，那披髮老叟奉命殺害姑娘同路人物，專門對付姑娘的，一定更遣有能人。梁丘皇志在製造恐怖，那麼雙燕堡，擁翠山莊，長沙金府及毒人未必不是他們所爲？」

蘋兒道：「小姐，公子說得一點不錯，看來本門之患病在內而不在外了。」

狄雲鳳道：「公子所殺之人是本門五行院有數殺手之一，換在別人早喪命在他那毒爪之下了。」

蘋兒嫣然笑道：「看來公子武功比我們小姐強得太多了，日後小姐處境甚危，尚須仰仗公子援手。」

葉一龍不禁一怔，俊臉涌紅，道：「兩位姑娘猶若中天皓月，在下螢末之光怎能相比，蘋姑娘不可取笑。」

狄雲鳳似若無聞，忽幽幽發出一聲長嘆，神情似無限幽怨，翩然走入廂房內而去。

葉一龍愕然注視着蘋兒，低聲道：「莫非在下言語冒犯了狄姑娘麼？」

蘋兒嬌笑道：「公子別怕，我們小姐每遇重大之事一定要獨自沉思，小姐與公子一見如故，無奈目前彼此處於敵對之勢，有許多話不便啓齒。」放着翦水雙眸一釘葉一龍，接道：「請問公子，你對我們小姐印象如何？」

「狄姑娘蘭心蕙質，絕代風華，在下敬若天人。」

「公子不愛小姐麼？婢子認爲你們倒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佳偶。」

葉一龍不料蘋兒單刀直入，說得如此露骨，不禁臉紅耳赤，道：「在下不過是一凡夫俗子，怎敢妄念，小心被狄姑娘聽見，再若相見時在下恐無地自容！」

蘋兒嗔道：「公子究竟愛不愛家小姐，快說嘛？別顧而轉言其他！」

說時玉臂一伸，接道：「拿來！」

葉一龍茫然不解，道：「拿什麼？」

「呆子，快拿信物，公子頸上不是懸有一方玉珮麼？」

葉一龍尚未置答，蘋兒已自伸手在他頸間解下一方杏黃玉珮，喜孜孜驚鴻疾閃掠入廂房。

這時，葉一龍不知是喜，還是驚，只覺渾身動彈不得，癱瘓如泥。

片刻，蘋兒握着一串珠練走出，與葉一龍戴上，附耳悄聲道：「小姐有請公子！」拉起葉一龍不由分說推入廂房而去。

蘋兒把葉一龍推入後，反身掠入對院找上莫潛敍話。

× × ×

朝陽正上。

九桃谷外東南一處竹林，那處竹林方圓廣及五里，幽篁蔽日，青翠聳天，使人眉宇皆碧，置身其中，塵慮盡滌。

一雙飛快的身影疾如鷹隼投入竹林中，現出烏雲飛、黎環二人。

烏雲飛道：「是時候了，她們也應該抵達此處！」

忽隨風傳來一個銀鈴悅耳語聲道：「我們早到了。」

隨即紛紛掠現七背劍勁裝少女，玄巾幪面，美醜莫辨，却個個體態婀娜，柔荑潔白似玉。

最後掠出一短裝鷄皮鶴髮老婦，首挽厚髻，插戴十數支嵌珠銀釵，併成一朶極美麗精緻的珠花，一襲藍布短衣洗濯得乾淨異常。

黎環詫道：「怎麼唐嬤嬤也來了。」

老婦兩眼一瞪，逼射精芒如電，怒道：「怎麼，我老婆子不能來，是小姐說的麼？」

黎環恭敬施禮道：「唐嬤嬤不要誤會，此乃小姐說的，與在下無干。」

唐姓老婦怒容倏歛，詫道：「小姐說的？我老婆子又未曾惹小姐討厭！」

烏雲飛笑道：「小姐怎會討厭唐嬤嬤，只是情勢愈來愈嚴重，敵友難明，小姐爲恐唐嬤嬤性剛暴烈，動則傷人易於誤事，反弄巧成拙！」

「眞說了麼？你若說謊言欺騙我老婆子，當心剝了你的皮！」

「不錯，小姐的確說了這句話。」篁蔭深處突傳來蘋兒語聲，蘋兒蓮步姍姍走來。

七女及唐嬤嬤對蘋兒恭敬無比，襝衽美福。

唐嬤嬤笑笑，道：「蘋姑娘，老婆子近來性情大改，凡事聽小姐的便不會誤事了。」

蘋兒鼻中輕哼一聲，說道：「閒話少說，我領你們去瞧瞧三具屍體再說！」

一聲「走」字出口，蘋兒領着唐嬤嬤一行穿林掠出，到達葉一龍遇襲之處。

唐嬤嬤目睹屍體，面色大變，說道：「那不是五行院中的梁院主手下六大殺手之一……」

「不錯，」蘋兒不待唐嬤嬤說完，即道：「此人就是黑鷹殺手厲白，其他兩人則是相隨無常殺手巴上峯的左右手吳錦王虎！」

唐嬤嬤詫道：「他們是什麼人殺害的？吳錦王虎與巴上峯形影不離？巴上峯如今何在？老婆子誓必與他們復仇雪恨！」

此言一出，烏雲飛、黎環二人臉色立即沉了下來。

蘋兒如罩嚴霜，柳眉蘊煞。

唐嬤嬤發覺蘋兒三人神色有異，當即呆得一呆，道：「老婆子又說錯了什麼話不成？」

烏雲飛冷笑道：「難怪小姐不要唐嬤嬤前來參與，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唐嬤嬤激怒得兩目圓睜，冷冷一笑道：「這話老婆子未必心服口服，老婆子豈不是變了無用廢物不成？」

蘋兒道：「妳這話不如向小姐當面說去，烏雲飛，你帶唐嬤嬤去見小姐！」

唐嬤嬤一聽立即面表惶恐之容，嘿嘿笑道：「蘋姑娘，就算老婆子說錯了話，怎能叫我偌大的年歲，領受責罰，丢人現眼。」

蘋兒道：「唐嬤嬤不知事態有多麼嚴重。」立將巴上峯三人奉梁院主之命阻殺小姐同路人物，最後隨護小姐之人也在被殺之列。

唐嬤嬤愕然張目，問道：「這是眞的麼？」

（未完・九）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

藍田玉・文
可飛・圖

鬼谷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魔教教主的三夫人郭蕊馨審查武家騏是否眞是入教、或另有其他企圖，武家騏憑其如簧之舌，虛實、眞假之言俱備，三夫人爲了剷除桃面玉狐，答應介紹入教，約定桃花暗號，着武家騏先到洛陽城找暗號，以定行止。武家騏連夜趕去，沿途却留下卍字記號，使衆豪俠能够躡蹤趕來會合，將所遇告知，豈料留下卍字暗記被人抹掉，還留言要求合作，共同取那神龍寶玦……武家騏見事情複雜，很辛苦才找到七煞書生連絡，然後根據桃花暗號，來到貴州鳳崗，找到了天魔教內三堂總舵福壽堂引接舵主廉金保，經過引接，才見到總舵主……

誤撞九轉陣　發現新問題

正在這時——

廳外倏然傳進一陣嬌滴滴的語聲：「三夫人駕到！」

猶疑中的武家騏，正在暗暗罵那三夫人斷了魂，到現在不見影子，聞聲精神不由一振！轉身望去。

座上的駝背老人肅然起立，只見廳門口出現兩名女子，前面的女子，白色衣裙，年約三十餘歲，不用說，就是三夫人郭蕊馨了，後面跟着的却是年約十八歲左右的青衣婢女。

武家騏對這位三夫人的眞面目，尙是初識，此刻一打量，只見她瓜子臉，單鳳眼，雙眉上挑，下顎削瘦，美則美矣，却是一副單薄相。

倒是身旁那名侍女，秀波若秋水，身裁窈窕，圓圓的臉，外表極爲天眞機靈，令人感到一副清新之氣。

駝背老人此刻離開長案，對三夫人一揖到地，道：「敝職福壽堂堂主施全，恭迎三夫人！」

三夫人一擺手，淡淡一笑，嬌聲道：「免了！」目光却朝武家騏打量過來。

武家騏也一揖，道：「在下參見三夫人！」

目光一抬，却見那青衣侍女直瞪瞪地打量自己，四目相接觸，那侍女臉色陡地一紅，轉過頭去。

武家騏暗暗一笑，却見三夫人目光一掃，對駝背老人嬌聲說道：「施堂主，值班離位，夾住這位武少俠，是有什麼不對麼？」

施全垂頭冷冷道：「此子胆大包天，竟敢藐視本堂，故諭罰受一百大板，以昭烱戒。」

三夫人狠狠盯了武家騏一眼，似有怪武家騏不識大禮之意，皺了皺眉頭，道：「武少俠初入本教，或尙不知本教嚴律禮數，施堂主就請看賤妾薄面，饒過這一遭，如何？」

施全道：「三夫人吩咐，敢不遵命！」語氣却顯得極爲勉强，接着目光一掃喝

道：「執刑弟子歸班，廉駝主即將武家騏押入黑牢！」

四名劍手應聲而退，廉全保恭應一聲上前。

却見三夫人嬌喝道：「慢點！」臉色立刻變得難看起來。

只見施全冷冷問道：「夫人有什麼吩咐？」

三夫人冷冷道：「施堂主，賤妾不是早已向您打過招呼了麼？」

施全依然垂首冷冷道：「夫人明察，依本教往例，凡新入敎弟子，必須先經過外三堂荐引，再經過本堂查核，然後呈報敎主親自裁奪，未蒙准允前，一律入牢靜候。敝職身在其位，責任攸關，苦衷夫人應該體諒。」

武家騏由這番話中，立刻聽出兩件事，一，自己與外三堂的一場糾葛，這內三堂顯然還不知道。二、這位福壽堂堂主對三夫人神態雖極恭敬，語氣對答，却甚勉强，骨子裏並沒有把三夫人放在眼中。

．他這一分析，心中頓時暗暗緊張，靜待局勢發展。

只見三夫人冷冷道：「賤妾當然知道這些規矩，所以向堂主事先打招呼，希望能格外通融，免去這一關，待敎主到後，賤妾親自向敎主報告。」

施全目光一抬，道：「未有先例，卑職深感爲難……。」

三夫人目光一瞪，緩緩道：「施全，你敢情仗有七夫人靠山，並不把我放在眼中？」

施全連忙垂首道：「夫人誤會了，卑職只是覺得，武少俠未有職司，居住之處，無法分派！」

顯然，三夫人究竟還是敎主夫人，他强煞不過一名堂主，在莫可奈何之下，語氣就變得軟了。

三夫人立刻冷冷接口道：「這個請堂主放心，未蒙敎主授職前，暫放在我身邊，靜候敎主裁定便了！」

施全嘿嘿一笑，道：「這……有點不方便吧！」

「什麼不方便？」

「夫人住處，都是內眷，男女有別，夫人不怕落人口舌？」

三夫人目光一厲，但旋即隱逝，冷冷道：「明人無愧於暗室，賤妾不怕人閑語，堂主更無須操心了。」

施全連聲道：「是，是，卑職只是爲夫人着想，咳……夫人旣然如此說，一切全憑夫人主意，卑職不再有意見便了。」

三夫人神色恢復了笑容，盈盈一福道：「多謝堂主成全，那麼我帶走了。」

說着目光一側，對武家騏喝道：「還不謝過堂主宏恩。」

武家騏忙依言行事，這時才緩緩鬆過一口氣來。

三夫人這時緩緩出了大廳，武家騏急忙跟着，下了台階，只見三夫人沿着一條白石鋪道，向左轉去。

經過無數曲徑，穿過無數月牙門，又到了一座小樓房前，三夫人舉步而入，武家騏此刻向四周一打量，看清是座小小院落，松柏參差，點綴着一株株四季紅，佈置得極爲清雅。

在樓房對面，有兩排平房斜角對立，此刻左邊房中，湧出四五名青衣侍女，個個招呼道：「夫人回來啦！」

三夫人轉身揮揮手道：「沒有你們之事，明天再來侍候。」

那羣侍女就在院中半途應了一聲，紛紛回房。

却見三夫人向武家騏冷冷道：「你進來！小翠兒，把門關上。」

小翠兒敢情是三夫人貼身侍婢，應」一聲，待武家騏跨入，呼地一聲，立刻把二扇廳門闔得緊緊地。

武家騏這時微微向三夫人一揖，道：「多承夫人關照！」

只見三夫人坐落一把檀椅中，重重一哼，道：「你一進來就替我找麻煩！」

武家騏一怔，旋即明白所指，故意一嘆道：「在下也是情非得巳，那老傢伙處刁難於小可，若不頂撞他幾句，豈不等於示弱！」

三夫人一拍桌子怒道：「武家騏，我不是叫你逞强來，我是要你帮忙挑翻那隻狐狸精，你連一點氣都不能受，還成什麼大事？」

武家騏哈哈一笑道：「在下自然知道利害關係，不過對這一點，應該是夫人的不是了！」

三夫人柳眉一挑道：「我什麼地方不是？」

武家騏道：「夫人不該讓我經過那道關口，若是親自引領，豈不省却許多麻煩麼？」

三夫人冷笑一聲道：「你倒說得輕鬆，老實說，就是我親自帶你進來，還得經過老匹夫那一關，依你那般想法，天魔敎早已名揚江湖啦！」

武家騏暗暗一想，確是不錯，天魔敎能夠這麼神秘，完全是靠這許多嚴密的措置。

三夫人又冷笑一聲，接下去道：「不過希望你以後安份些，別再出亂子，若有第二次，不用想我會再救你！」

武家騏想想不由氣結，暗暗忖道：「妳以爲我進來了，就只有受妳控制麼？哼！別想！」

心中這般想着，口中却笑道：「小可自然聽夫人吩咐，不過夫人今天不救小可，來日小可何以救夫人，彼此彼此，夫人以爲然否！」

三夫人聽後目泛怒火，臉色頓時氣得鐵青。

武家騏暗暗好笑接下去又道：「夫人千萬原諒小可，其實小可性情有點暴躁，對任何人都感到煩！」

三夫人厲聲叱罵道：「你暴躁關我屁事……」

話未說完，武家騏嘻嘻一笑接口道：「這點自然與夫人有關，若非夫人使小可在洛陽足足悶等了將近五個月，小可心情也不會這般壞！」

三夫人怒哼道：「我考慮了許多時間，才勉强相信了你的話，你以爲我能夠輕易信任你麼？」

武家騏哈哈笑道：「結果夫人還是引小可來了，這豈不表示小可昔日言之有理

，夫人別惱火，不輕易信任別人自然是對的，不過在互益基礎上，應該先建立互相諒解。」

這些一會兒硬，一會兒軟，一會兒又俏皮的話，把個三夫人恨得心癢癢的，却又無可奈何。

三夫人只好揮揮手示意武家騏別再磨牙根，神色整了一整道：「好了，閑言不必多說，我問你，見了敎主，你果眞有把握麼？」

武家騏坦然從容點點頭，道：「當然有！」

「很好，你先說說，見了敎主後，怎麼說法？」

武家騏笑道：「關於這點，小可想先問問，我的事又如何？」

三夫人皺皺眉，道：「這點我不大清楚，尙欲探聽一番，才能告訴你在什麼地方。」

武家騏道：「很好，至於小可肚裏並沒有擬好一定的說詞，全憑臨機制宜。」

三夫人想了一想，冷冷道：「好吧！你先退下去，從明天起，你絕對不准出這個院落，靜候敎主消息——」接着伸手一指身旁的侍女道：「這是我的心腹小翠兒，你以後的飲食起居，就由她照料。」

側首對小翠兒吩咐道：「妳帶武少俠到前面右房中住下。」

小翠兒應了一聲，對武家騏一招手道：「少俠請隨我來！」

武家騏二月餘奔波，也正需休息。遂向三夫人拱了拱手，跟着小翠兒離開。

經過院落，走向一間平房，小翠兒巳打開門戶，點上燭火，回眸一笑，道：「少俠想必巳累，就請安息，婢子明天再向您請安。」

說着又抿嘴一笑，輕輕闔上了門戶退出。

武家騏目光一掃，房間佈置得極爲雅潔，靠裏一張錦牀，被褥俱全，中間一張八仙桌，四張櫈子，靠窗茶几上還插一束四季紅，他打量了一周，覺得沒有什麼可疑之處，才解衣安息。

眞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進來巳經進來了，他心境反而坦然，瞬眼間進入夢鄉。

於是武家騏就這樣的住了下來，一天、二天、三天……。

× × ×

瞬眼半個月過去了。

可是那天魔敎主却渺無消息，不見到來。

武家騏漸漸等得心焦神煩，最使他感到苦悶的是，消息完全隔絕，行動又受拘束，毫無自由可言。

而他表面上是爲貪那塊邪門奇寶神龍寶玦而來，實際上急欲想知道那些失蹤的各派弟子的下落，可是眼前不但無法查探，就是連那些人是不是在此地，也無法確定。

在心事重重下，又過着這麼單調枯燥的生活，他痛苦憂急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還好，小翠兒不時找武家騏天南地北的閑聊，解去武家騏不少煩惱。

在表面上，武家騏與小翠兒交往漸漸熟絡，二人一見面，總是有說有笑，狀若兄妹，而在武家騏的感覺上，也覺得這個小翠兒，伶俐活潑，妙語如珠，像一朵解語花。

可是武家騏內心深處，却對她有着一層防範，他非常清楚，小翠兒每天一有空就陪自己談天，絕對是三夫人所支使，含有對自己監視作用，故而，每次相對，雖談笑風生，却從不涉及正事。

這一天午後，武家騏在房中，正自焦憂，房門却呼地一聲打開，却見小翠兒跳跳蹦蹦地進門一揚眉道：「武少俠，沒有午睡？」

武家騏搖搖頭神色憂鬱地一嘆。

小翠兒皺皺眉道：「這兩天我看你像有什麼心事一般，臉色完全不開朗！」

武家騏又嘆了一聲道：「小翠兒，妳應該知道的？」

小翠兒噗哧一笑道：「這就奇了，我怎會猜測你肚裏的心事？」

武家騏神色一整，輕輕道：「小翠兒，我問妳一件事好不好？」

小翠兒怔了一怔道：「什麼事？」

「敎主還沒有來？」

小翠兒道：「哦！原來你問這個……何必裝得這麼神秘！來了，夫人自然會通知你的。」

「小翠兒，妳知道什麼時候，敎主才回來？」

小翠兒裝了一個鬼臉，道：「鬼才知道，說不定明天就會來，也說不定兩年不露一次面。」

「小翠兒，我問妳正經事，妳又調皮了！」

「哈哈，我也沒有跟你瞎扯啊！這個問題最好去問敎主自己，老實說，任何人都無法預知他的行踪。」

「唉！這要等到幾時？」

「你這人眞是，沒事找事煩，急什麼？反正他總會來的，夫人都不急，你又何必……」

說着一陣像銀鈴般悅耳的輕笑。

武家騏暗暗苦笑，自己縱然不急，但等在外面的俠義却會急，想起在洛陽那種焦等的滋味，再臆味等候自己的俠義同道，幾乎會急成瘋子，但是此刻，武家騏却不能把心事過份呈露臉上，只有搖頭嘆氣道：「急當然沒有什麼好急的，但是我有點奇怪……」

小翠兒嫣然道：「奇怪什麼？」

武家騏故意問道：「此地不是本敎總樞麼？」

「是啊？」

「那敎主怎會常常離開？」

「哈哈，這點我可以告訴你，此地雖是總樞，但別的地方也有總樞啊！而且比較起來，此地並不算太重要。」

武家騏大愕，道：「這怎麼說？本敎總樞所在究竟有幾處？」

小翠兒伸了三個手指，神秘地比了一比。

「三處？」武家騏暗暗吃驚地忖道：「世所謂狡兎必有三窟，這麼說我還來錯了地方？」心中這樣想着，表面又裝作是懷疑地道：「那我就更糊塗了，敎主所有夫人不是都住在此地麼？」

小翠兒笑道：「是啊！你一點也不糊塗嘛！」

武家騏晃着腦袋道：「旣是敎主夫人都住在這裏，若說還不重要，豈非令人不解！」

小翠兒哈哈一笑，輕輕道：「這點你就不懂了。」

「不懂什麼？」

「這些夫人都等於是『過氣夫人』了啊！所以由福壽堂供養，你想想，譬如一個地方，你把用過的舊東西都堆在那裏，這種舊倉，你會看重嗎？」

武家騏聽她這麼比喻，幾乎失聲而笑，可是轉心一想，却眞有點担心自己臥底臥錯了地方，遂訝然道：「小翠兒，依你這麼說，這內三堂總舵，根本沒有什麼重要嘛，何必這麼嚴密，我到過外三堂總舵，就沒有這麼嚴密措置。」

小翠兒道：「不，若你以爲這內三堂總舵不重要，却又錯了，外三堂是金鷹堂、飛龍堂、臥虎堂，分掌對外一切行動，及指揮監察各地分壇之責，而內三堂却是綜理敎內一切事務，分福壽堂、養賢堂、司刑堂，凡外三堂所有必欲遞呈敎主的報告及一切，必須由內三堂總舵轉達，你說重要不重要。」

「那麼若有要緊事，敎主又不在，怎麼辦？」

「由內三堂總舵主處理啊？」

「內三堂總舵主有這麼大的權力？」

「當然。」

「那麼總舵主是誰？」

小翠兒神秘地一笑，輕輕道：「這是秘密！」

武家騏假裝作惱道：「小翠兒，難得問妳點正經事，何必裝得那麼神秘，若是問什麼機密消息，妳不說或許是有苦衷，然而總舵主是誰都要保守秘密，就顯得在吊我胃口了！」

小翠兒格格笑道：「武少俠，你別惱，實在說，我的確不知道，就是這全寨子裏，也不可能有人知道。」

武家騏訝然道：「這就奇了！」

小翠兒抿嘴輕輕道：「這地方儘有奇事，見多也不怪了。」

武家騏還是不信道：「連那福壽堂堂主及另外兩位堂主都不知道？」

「當然，而且婢子可以保證，三位堂主連這位頂頭上司長得什麼樣子都可能不清楚，更不用談其他人了。」

「那麼若有事請示或要總舵主處理，該怎麼辦？」

「很簡單，總舵主有一間專用靜室，這間靜室沒有窗，門上有個信箱，任何人有事請示，就把事情擬好呈條，投入箱中，再拉動懸在門外的索鈴，那麼，房中立刻就會批示出來，普通都是把要請示的事情，夜間投入，第二天那些呈文依然會在信箱中，只是上面已批示得清清楚楚。所以誰也看不到那位總舵主的眞正面目。」

武家騏聽得心頭一陣怔然！天魔敎主已算是够詭秘了，現在一名內三堂總舵主却也那麼神秘得令人莫測，令人感到天魔敎中處處都是秘密，探不勝探，於是懷疑地道：「他以這種方式處理敎中事務，豈非會錯誤百出？」

小翠兒笑道：「一點也錯不了，而且沒有一個人不心服，但嚴厲也够嚴厲的，只要誰犯了錯，明天刑堂就會奉命拿人，因此在這裏，大家都極少說話，也極少彼此交談，怕的就是不知道那位神鬼莫測的總舵主是不是就在身邊！」

武家騏哈哈一笑道：「妳難道不怕我就是總舵主！」

小翠兒笑得打跌道：「若你是總舵主，咱們三夫人早就倒楣啦！」

武家騏一怔，旋也笑了起來。

小翠兒又道：「談了半天，才見你臉上有笑容……」

武家騏被他這麼一講，滿腹心事，不禁又浮上心頭，但話已講到了頭，若再露出憂色，徒然會令對方起疑，只能裝出輕鬆神態，道：「小翠兒，我每天飽食無所事事，心裏實在悶得發慌，妳能不能帶我出去走走！」

小翠兒一怔道：「你要去那裏？」

「隨便，這地方不算小，我若能到處溜溜，也能消去許多無聊！」

小翠兒連連搖手道：「爺，這點婢子可辦不到……不要說你，就是本院中別的姊妹，都不能隨便走動的。」

武家騏微笑道：「妳能不能？」

「我當然能，因爲三夫人一切飲食起居用物，及姊妹們吃的喝的，都要我照管領用啊……」

武家騏接口道：「妳旣能走動，我當然也能，有妳帶路監視着，難道還怕我什麼？……」

「啊呀！少爺，我可不是說不相信你，唉！其實這地方有什麼可看的，何況各處沒有一個人認識你，一路上反而會受人盤問，我說爺，你在這裏落得清靜，又何必去找那些閑氣受。」

武家騏覺得在目前環境下，必須先攏絡這個小翠兒，否則眞如睜着眼睛的瞎子，什麼都不清楚，於是故作正色道：「翠兒，咱們相識以來，終算還談得攏，許多天來，我也一直拿你當妹子看待，可沒拿妳當外人，而妳能忍心看我悶下去悶出病來麼？」

小翠兒噗哧一笑道：「看你說得怪可憐的——」眼珠兒一轉：「這樣吧，我帶你到院子隔壁去看看馬消遣消遣如何？」

武家騏欣然道：「這才是我的好妹妹，走！」

小翠兒臉色驀地一紅，啐了一聲道：「呸！誰要你做哥哥。」

說着轉身一溜烟地出了房門。

但武家騏却已察覺小翠兒表情隱含喜悅，心頭微微一笑，也跟着出房，果見小翠兒在院中等候。

他這時對她更有了一份把握，揚聲問道：「往那裏走？」

小翠兒一指牆角一座偏門，道：「這邊，隔壁就是。」

說着已領先走去，二人繞過假山打開偏門，迎面是一排馬廐，廐中繫着四五匹白色長毛健駒，馬廐中打掃得整潔無比。

武家騏走近馬槽，不由讚道：「好馬，好馬……」

小翠兒噗哧一笑道：「好在那裏？」

武家騏道：「朱睛白毛，駿昂不凡，

以外表看，就知道是千里良駒！」

小翠兒一哼道：「外表好看不一定是好馬，繡花枕頭裏多是稻草，相馬如相人，並不單儘看外表就可以決定的。」

武家騏一楞，失笑道：「想不到妳還是位女伯樂！」

小翠兒皺鼻哼了一哼道：「你別把人看扁啦！」

武家騏又是一愣道：「我是稱讚妳，怎麼是小看妳！」

「哼，伯樂只會相馬，我小翠兒不但會用馬，還會相人，你把我比成伯樂，不是小看我是怎麼的？」

武家騏失笑，打趣道：「哦！原來還是位女相士，我倒失敬了，請問女相士，看看小可相貌如何？運氣來了沒有？」

小翠兒瞟了武家騏一眼，抿嘴道：「我早把你看透啦！」

「那就請女相士說一說迷津，看中不中的？」

小翠兒凝視着武家騏，慢條斯理地道：「好，你聽着，以你雙目神光來看，功力必定深厚不凡。」

「還有呢？」

「臉色隱浮紫氣，蠶眉鳳目，鼻如臥龍，表示你心地正直——不過——」

小翠兒說到這裏，頓住未竟之言，詭笑起來。

武家騏頗感有趣地，問道：「不過怎麼？」

小翠兒以假似眞地道：「以你這樣的個性，不像是塊做奸細的材料！」

武家騏暗暗一驚，直到如今，他才發覺這小翠兒似乎並不如想像那般簡單。

他仔細地打量了對方一下，始終看不出她這句話是不是另有所指，暗暗別具用心，遂輕輕一笑道：「這還不是爲了妳主母？」

小翠兒一哼，嫣然道：「恐怕你別懷企圖吧？」

武家騏被她說得心頭又是一跳，故作嘻嘻地道：「不錯，我的企圖已同三夫人說過，妳也應該知道，反正弄掉了那七夫人，皆大歡喜。」

小翠兒又是一哼道：「但依你的氣色看來，成敗未可預卜，說不定連你一條命都會送上。」

由於她始終是用那種像玩笑，又不像玩笑的口吻，武家騏被她說得吊緊了心，不禁脫口道：「妳怎看得出來？」

「很簡單，臉有紫色，本是吉兆，不過人之氣色，今天好，明天壞，沒有一定，就以紫色而言，深一點成爲黑色，淺一點就是紅色，它不過表示一個轉捩點，而是好是壞，就靠你自己心理把握，往那個方向走了！」

武家騏對小翠兒更加高深莫測起來，遂用試探的口氣道：「好妹子，別賣關子，依妳看，我該朝什麼方向走？」

小翠兒微微一笑，道：「若我是你，就該以生命爲重。」

武家騏連忙接口道：「這當然如此，人若不先爲自己想，天誅地滅！」

小翠兒輕輕道：「旣以生命爲重，就不該帮三夫人的忙！」

武家騏一怔，假惺惺地道：「我是三夫人引薦來的啊！不帮三夫人，還能帮誰呢？」

「很簡單，倒過來，反打一耙子，帮七夫人把三夫人置於死地！」

武家騏暗暗一震，迅速忖道：「莫非這小翠兒是桃面玉狐那邊的人？」

在震驚下，立刻再試探道：「不瞞妳說，我與七夫人有過一段糾葛，這樣做豈不兩面不討好自找死路。」

「哼！但是你現在所想的計劃也是死路，你知道麼？」

「爲什麼？」

「七夫人與三夫人的長處來比較，三夫人爲人涼薄，不會大處着眼，專弄小心眼，這種人恩薄仇重，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你縱然帮她去了眼中釘，她對你不會感激的，而且除去七夫人，換了她，等於以狠易虎，對這世界來說，並無益處。」

「那麼七夫人呢？」

「七夫人的品德暫且不談，但她對統御部下，確有她的一套手段，這種人善於運用立威示恩，以表示她的與衆不同，這點對你來說，極爲有利，死路未嘗不可能變爲生路，再說，七夫人在敎中根底已固，在敎主面前，寵信已深，豈是憑你一個初入敎的人所能扳得倒的。三夫人心地狹窄，九滿幻想，她是怨毒已深而致如此，你若也充滿幻想，就不自量力了。」

武家騏暗暗震驚了，他覺得這個小翠兒的頭腦，愈來愈不簡單，對人性觀察能這般仔細入微，若無充分世故，絕人智慧，何能臻至於此。

但是他對她的立場，也更加模糊了。

照她的語氣，似乎很明顯的是桃面玉狐的人，可是仔細一想，又覺不是。因爲她對桃面玉狐的批評並不好聽。

那麼，她究竟是站在那一方面的呢？

對自己說這番別具用心的話，用意又何在呢？

武家騏陷入沉思之中，他不敢再有所表示，自然也不能有所表示，因爲再問下去，自己反而會露出馬脚了。

只見小翠兒嘆息一聲道：「話聽不聽在你，我反正已經告訴你了，將來的結果，你也可以看得到的。」

武家騏心頭一動，也故意長嘆一聲道：「翠兒，像妳這般智慧，這等才貌，怎麼甘心……嗯……甘心在孤院重樓中虛度一生，這樣埋沒自己，我實爲妳可惜。」

他不敢說「甘心在這罪惡深重的魔窟中，埋沒一生。」免得露出自己心思。

那知小翠兒目光一亮，凝視武家騏片刻，方自緩緩道：「我知道你要說些什麼？但古時豫讓紋身呑炭，又何嘗有善惡之分，只不過是報知己之恩而已，我有我的苦衷……唉！少俠，時間不早了，我們還是回院中去吧！」

武家騏一呆，默默無言地離開馬廐。

小翠兒的話，給他無比的困惑，使他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起來。

天時果然已是薄暮了，無力的陽光在牆下屋旁投下一片陰影，武家騏就在散亂的陰影裏回到自己房中。

吃過晚飯，他閉門躺在牀上，腦海中仍在回味小翠兒所說的語意。思維複雜得無以復加。

她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她受誰的恩而欲報答呢？七夫人？還是敎主？

夜色漸漸深了，武家麒的思維逕自在這兩例問題上盤旋，久久不能成眠。

可是他無法得到答案，自然也無法減去心頭的困惑。

於是在困惑之中，他意識漸漸矇矓起來。

就在他神思矇矓之際，驀地聽到窗戶一聲極輕微的響動，一陣夜風，隨之吹入房中。

這時武家麒的功力，已大非昔比，而且身處魔窟之中，自始至今，警惕之心，未曾稍懈。響聲入耳，他已暗暗一驚，微啓雙目，果見一條黑影，如風一般，輕輕飄入，身法輕靈無比。

他倏然一個翻身，躍立而起，正欲大喝，卻見那條人影，伸指在嘴唇上噓了一聲，示意武家麒切勿張聲，驚動別人。

接着頭探出窗外，四下一張望，謹愼無比地輕輕闔上窗戶，轉過身來。

武家麒目光凝神，此刻才看清對方，不由訝然脫口招呼道：「原來是您老！」

是誰？竟是在入闈時，見過一面的司閽舵舵主岑參。

只見他向武家麒揮一揮手，示意坐下，開口問道：「不速之客，不知少俠歡迎否？」

武家麒欣然道：「在下久想一晤舵主，苦無機會，那有不歡迎之理。」

說着伸手想剔亮桌上燭火。岑參卻伸手一攔，道：「別點燈，老朽立刻就要走的。」

武家麒訝然道：「既然來了，何必這麼着急？」

岑參輕輕道：「這地方並不是老朽所能來的，今夜造訪，只是有事相告。」

武家麒益發訝然道：「有什麼事？舵主明示！」

岑參神色凝重地從懷中摸出一隻紙捲，遞了過來，然後道：「少俠請看了再說話！」

武家麒接過打開一看，只見紙捲上寫着：「江南武家麒經三夫人介紹入壇，來意不明，用心可疑，着外三堂速查明其以往行動及接觸人物，立即歸報，並請示七夫人處置。」下有內三堂總舵印記。

一看這寥寥數字，武家麒心中大震，卻見岑參又凝重地道：「老朽此來用意，少俠諒已知道，這宗秘卷，老朽已壓了十天，現在給少俠過目，少俠看怎麼辦？」

消息來得太突然，武家麒一時之間，不知怎麼接口，對這位相交不深的司閽舵主，使武家麒不能不有所顧忌，於是他凝思片刻，毅然起立，長長一揖道：「舵主一番好心，在下心謝……」

話未說完，岑參已揮揮手打斷武家麒語聲道：「現在不是客氣的時候，少俠該回答老朽，要不要送出去？」

武家麒沉聲道：「若是舵主不發出，有何影響？」

岑參道：「那老朽除了一逃之外，只有等絞首之刑。」

武家麒毅然道：「小可一生不作損人利己的事，既然如此，舵主就請發出。」

岑參神色微微激動，點點頭道：「老朽沒有看錯少俠，但那邊有沒有麻煩！」

發出後當然有麻煩，而且凶危不可預測，但武家麒能說什麼呢？僅長長一嘆，點了點頭。

岑參道：「老朽有兩全之計，少俠即刻離開此地！」

若是就此一走，所爲何來？武家麒暗暗苦笑，搖搖頭道：「反正事情不急，容小可考慮一天。」

岑參起立道：「那麼老朽走了，少俠從速決斷！」

說完，推開窗戶，長身而起，如烟掠出，瞬息消失於夜色之中。

已是秋節當令，夜風撲面而寒。

武家麒呆立於窗前，目送司閽舵主去後，腦中亂如一團蠶絲。

內三堂總舵發出去調查自己以往行踪的秘函，無異是一個警兆，情形很顯然，那桃面玉狐知道消息後，必會趕回來，預作佈置。

那司閽舵主岑參說得不錯，在桃面玉狐未趕到前，自己應即速離開此地。

但是就這樣一無所有的離開麼？

武家麒覺得不能，再說斷魂羅刹尚在等候神龍寶玦的消息，就是見了點蒼三子及鐵面神行客後，又將怎麼交待呢？

自己平白添增了四十年的修爲，然後就這麼空手而去，江南武家的盛譽，豈不也就此斷送？

不！

不能！武家麒暗暗咬牙，覺得不論是走是留，是生是死，當務之急，莫如查探失陷魔窟那些人的消息，是否囚在這裏？

心念一決，他仰望漆黑的蒼穹，時間不過二更，決意冒一冒險，腳一墊勁，身形猛長，輕若雲絮，飄出窗外。

接着肩頭再晃，已出了月牙門，北風還急，略一打量，立刻飛簷超屋，飄然向內院闖去。

經過一排排高樓，目光掃處，燈火全滅，聲息俱無，顯然大部份人都已安寢，只有東北方高懸一盞紅燈，在風中搖曳晃動，顯出無限神秘。

這時，武家麒已連越四重院落，在他的想法，越往裏，必定也是越重要的所在，他覺得不如在這裏開始查探，往後慢慢搜去。

心念中，飄然瀉落地上，就在這刹那，驀聞一聲沉喝：「什麼人？」

隨着喝聲，一道昏黃的燈光，突然亮起，像閃電一般地照射過來。

武家麒心中大驚！

他想不到以自己目前輕身功力，僅是慢了一慢，就被人發現，更想不到看似毫無人影的四周，卻潛伏着暗卡，佈置得這麼嚴密。

這刹那，他感到絕對不能驚動人，身形在燈火未射到霎那，身形陡然一仰，接着腳一蹬，已射向另一牆角。

因爲這一式「巧蹬浮雲」施展得太快，故在別人眼中，恍若一團黑影，一閃就不見了。

這時武家麒急急穩住身軀，隱身轉角處，探首向外一望，只見那道昏黃的燈火，來回掃動了二次才熄滅，原來是盞四面都封死的孔明燈，持燈的卻是兩個黑衣大

漢。

在五丈外一處牆角的叢草中，站起身來。

此刻二人正在爭論，第一個說：「咦！我分明看到一團黑影落下晃了一晃，怎會不見了！」

「嘿！」第二個大漢卻蹦出一聲嗤笑道：「老陸，別大驚小怪，我就沒有見什麼。」

「不、不！我的確看到，像是個夜行人。」

「哼！你的眼睛有問題。」

「老王，咱們還是小心點好。」

「嘿嘿，你陸烏龜太過小心了，所以，昨天喝醉了酒，會半夜起來把尿壺當茶壺。」

「王八蛋，別嘲人……」

「我問你，在值班之前，你喝醉了沒有？」

「嘻嘻，今天只喝了一點，但是……老王，我發誓沒騙你，剛才我眼睛並沒有花。」

「哼哼，好吧，我相信你，那麼快發出警號啊！」

「這個，嘻嘻，既然沒動靜，等等看再說！」

這兩個黑衣大漢，你爭我嘲，武家麒屏息聽得清清楚楚，不由暗暗好笑。

但這地方既然有監視，武家麒只有慢慢轉身，另找路徑繞過去，那知回頭一打量，不由怔住了，眼前的白石小徑延伸到前面轉彎，一分爲三，兩旁庭院整齊，竟與三夫人住的地方一模一樣。

「難道自己飛越了四重院落，結果仍是在三夫人院落外，這是什麼鬼名堂？」

在怔呆中，武家麒佝着腰，慢慢地摸索前進，轉過彎角處一看，一點不錯，紅色的矮牆，月牙門，院落中的小樓巍然矗立。

這不是三夫人居住的院落麼？可是記得自己出來時，樓房已無燈火，三夫人已經安寢了啊，怎麼現在，卻又點上了燈火呢？

難道已發覺自己失了踪麼？

這麼一想，決心先回去看看，身形筆直竄入月牙門，耳中卻又隱聞一陣笑聲。

抬頭一看，小樓上燈火映出紙窗，紙窗上赫然印着兩個影子。

而這兩個影子，一眼就可以分辨出，一個是女人半身，一個是男人半身，笑聲就是窗戶中隱隱透出來。

武家麒愈感到奇怪了，深更夜半，有誰來呢？

那個男人進入三夫人房中，在密談什麼呢？

好奇之下，催動了一探究竟的意念，決心探個明白，身形陡地騰起，一式潛龍昇天，閃電而起。

樓窗外是一排雕欄迴廊，武家麒輕靈地伸手一攀欄杆，翻身而入，貼身窗下，靜了一靜。

這時耳中聽得更加清晰，窗內除了笑聲，還夾着哼聲囈語聲：「啊呀……好……好，用點力……痛快……哼！哼……」

聲音若續若斷，是女子的嬌喘。

武家麒心頭倏然一愕，接着雙頰熱辣辣地：「這分明是床第間的淫叫嘛，無恥，無恥！」

他自忖在這院裏住了二十天左右，從未發覺三夫人尙有這般淫蕩之舉，想不到她也是這般無恥。

那淫聲還是繼續着，還夾着男人粗重的喘息。

知道了這麼一回事，武家麒不敢再存偷窺的主意，遂欲退身，可是一轉念間，覺得不看看清楚那個無恥的男人是誰，實在不甘心，於是又打消離去的念頭，伸手輕輕戳破了紙窗，伸頭貼孔向內望去。

這一望，武家麒頓時面紅心跳，不知不覺，眞氣一濁，呼吸粗重起來。

蓋房中的一雙男女果然在演出一幕活色生香的春宮，而且表演台不是床上而是一張特製的太師椅上。可是當武家麒按着心跳再看那男的面目時，不由頓時大愕，情不自禁爲之一楞。

難道武家麒認識那個偷情的男人？

不！

他根本不認識，而且那男的因角度關係，只能看到側面，他根本沒有看清楚。

那麼武家麒爲什麼楞住了呢？

原來他看清了那赤條條坐在太師椅中女人的臉，桃紅的臉頰，水汪汪的眼睛，半睜半閉，正享受着欲仙欲死之境，她年約徐娘，卻不是三夫人，武家麒根本沒見過她一面。

那知就在武家麒楞住，不知怎麼一回事之際，窗中燈光倏然熄滅，接着響起一聲低沉的暴叱，道：「是誰？給大爺滾進來！」

砰地一聲，窗戶倏啓，一條黑影疾竄而出，赤條條地，下體蒙了一塊布，正是那個演春宮的男人。

一方面武家麒初見這種事，神思之間，浮飄不定。

二方面對方現出來得太快，顯然功力也是不凡，故武家麒一驚之下，欲避已是不及，在狹窄的迴廊上，已被對方身形攔住退路。

這時，武家麒暗暗一驚，覺得對方功力不俗，竟能發覺自己，他卻不知道自己是一時心跳，呼吸在不知不覺中粗重的緣故。

只見這赤條條的男人，五官長得頗爲清秀，不過二十餘歲，只是臉皮發青，顯得陰隲些，此刻一見武家麒，神色微微一怔，喝道：「你是誰？」

武家麒見已面面相對，此刻若是逃避，對方一發訊號，更會麻煩，索性昂身起立，但卻不知怎麼回答對方的喝問，一時之間，頗爲尷尬。

蓋他對這一男一女都不認識，自然也摸不清對方的關係，若這二人是夫妻，自已偷看人家閨房中事，豈不罪過。

因此，武家麒一見對方也不認識自己，也不敢把眞姓名報出來，就在這吞吞吐吐之際，房中燈火復亮，只見那徐娘已穿上了衣衫，只是頭上雲鬢蓬鬆，臉上紅霞未退。

只聽得她冷冷道：「窗外不是問話的地方，方舵主，你把他帶進來！」

武家麒聞言，立刻對這年輕人的身分有了一半瞭解，卻見方舵主獰笑一聲喝道

：「聽到了沒有？還不進去！」

既來之，則安之，武家騏覺得站在窗外，四周空蕩蕩地，別處若有人老遠就可以望到，的確也不是辦法，遂也横下了心，歉然拱了拱手，脚下一墊勁，已飄入窗中。

那方舵主跟着跨窗入房，三把二把穿上衣服，却見那徐娘目光打量了武家騏一遍，遂冷冷道：「你是誰，我怎麼不認識你？」

武家騏苦笑道：「在下初入教，對夫人也眼生得緊，不禮之處，實在抱歉！」

徐娘冷冷一哼，臉色鐵青，道：「現在抱歉有什麼用，你既抱歉，又怎麼會來的？」

武家騏忙道：「在下是認錯了院落，誤打誤撞，却不知是夫人的居處！」

一旁的方舵主冷冷笑道：「誤打誤撞，撞得可眞巧，說！誰支使你來的？」

武家騏抱拳道：「兄台別誤會，在下說的是實話。」

方舵主陰笑一聲道：「實話，哼，不給你一點厲害看看，諒你也不知我司刑舵主的手段！」

話一說完，右手一揚，駢指就向武家騏腰際戳到。

武家騏一凜，方欲退避，却見那徐娘女子低喝道：「方舵主，急什麼，事情反正已如此，急也沒用，把話問清楚再動手不遲！」

那位司刑舵主右手一收，冷冷退過一旁，却見徐娘女子又冷冷道：「你既是新入教弟子，就報出姓名！」

武家騏暗暗道：說就說吧！口中已道：「在下武家騏！」

徐娘神色略略一怔，說道：「武家騏？聽說三夫人引進了一個新人，難道就是你？」

武家騏點點頭道：「不錯。」

徐娘臉色復又一沉，冷笑道：「好啊！敢情是郭老三支使你來查探的？」

這一聲「郭老三」頓使武家騏心頭又是一震，暗忖道：「聽她這種口氣，莫非也是位夫人，但她是老幾呢？」

却見司刑舵主冷冷道：「大夫人問你話，還不快從實招供？」

「大夫人？」武家騏大吃一驚，心中暗呼道：「眼前這女子就是天魔教主的元配夫人？唉！運氣差，走路也碰見鬼，我怎麼會撞到這裏來節外生枝的？」

他自怨自艾地目光一轉，倏然覺得一位教主夫人竟跟部下苟且，自己既撞上了，還有什麼可怕的！

此念一起，心頭反而坦朗起來，微微一笑道：「原來是大夫人，恕在下初入本教，未謁座前，失禮得緊，老實說，此來並非三夫人之意，而且根本無關。」

大夫人目光懷疑的冷冷又道：「那你來此地做什麼？」

武家騏歉然道：「夫人院落與三夫人居處一模一樣，在下迷途不辨，以為回到三夫人處，那知……那知是夫人的屋子，唉！在下實在該死！」

大夫人倏然仰首一陣嬌笑，道：「出門時就該知道，此地各處房子建造，式樣一律，暗含九轉陣法，外人到此，休想再走出去，這點郭老三沒有告訴你？」

武家騏頓時心頭恍悟，暗暗頓脚，埋怨自己怎麼忘了最重要的一點，怪不得會誤撞到此地，口中忙道：「在下因尚未蒙教主收錄，故尚未算正式入教，所以三夫人嚴禁小可行動，未曾告訴小可這些。」

方舵主陰笑道：「既然如此，你深夜亂闖，非奸即盜，敢情另有什麼企圖？」

武家騏一呆，話已問到要緊關頭上，這該怎麼回答？

說眞的固然不行，但說假的又用什麼藉口呢？

這麼一愕，那司刑舵主又冷笑道：「你小子不說也沒關係，嘿嘿，本舵主早晚要你句句吐實！」說到這裏，轉首對大夫人道：「夫人，此人讓本舵帶下去處理如何？」

武家騏一驚，當下一沉臉色譏諷道：「在下之事，只怕貴舵沒有資格處理！」

司刑舵主神色大怒，却見大夫人秀眸一轉，揮揮手，道：「方舵主，你暫且退下！」

司刑舵主神色反而一愣，急急道：「夫人，但是……」

大夫人蕩聲一笑道：「方舵主，不必多說，我知道怎麼處理，夜色已深，你也該回去了！」

司刑舵主怔了一怔，狠狠地盯了武家騏一眼，才對大夫人抱拳一禮，道：「那麼敝舵告退！」

說完一長身已竄出窗外，隱於夜色之中。

大夫人目送司刑舵主離去，這才微微一笑，神色之間，頓時變得和藹異常，對武家騏招招手道：「武家騏，來，坐下來，咱們慢慢談！」

對於這位大夫人表情倏然和藹起來，武家騏不由怔然，不知她肚裏賣的什麼藥，只得依言拱了拱手坐下。

大夫人也悠閒地在武家騏對面落坐，笑了一笑，說道：「現在咱們坦白的談一談。」

武家騏在一轉念間，決定除了主要任務外，其餘的不妨和盤托出，試試對方到底要談些什麼，於是肅然道：「夫人垂詢，敢不坦誠相告。」

大夫人微微頷首道：「好，賤妾一向欣賞識大體的人，那麼我問你，你與三夫人有什麼關係？」

武家騏回答道：「沒有關係。」

大夫人皺眉道：「那麼她怎會引薦你入教的？」

武家騏冷冷道：「彼此利用！」

大夫人哦了一聲道：「怎麼一個利用法？」

「在下志在神龍寶玦，她志在置桃面玉狐於死地！如此而已。」

「哦！那麼老七有什麼把柄落在你的手上？」

「她與外三堂總舵主褻無忌有染。」

大夫人微微一笑道：「計是好計，可惜恐怕都是幻想。」

武家騏暗暗一怔，問道：「這話怎麼說？」

「我可以分析給你聽，很簡單，此地除了七夫人常出去外，連我是十一位夫人

，她們對老七雖然妒嫉，但對老三更憎惡，可以說沒有一個人能跟你那位三夫人處得來。」

武家騏一怔，問道：「為什麼？」

「這由於她的德行，用四個字可以包括，對人涼薄刁刻。」

武家騏不由想起小翠兒的話，覺得果然脗合，只見大夫人接下去道：「因此在人緣上來說，她想攀倒老七，沒有一個人帮她忙，反之，老七若要除她，打落水狗的人可不少！」

武家騏這時才瞭解這些夫人中許多錯綜複雜的關係，心頭不由大起恐慌，暗暗覺得自己利用這麼一個不得人緣的夫人，恐怕眞如小翠兒所料，會得不償失。

却見大夫人微微一笑，又道：「看你長得一副聰明樣子，諒能體味出我的話，俗語說：良臣擇主而事，鳳凰擇木而棲。你如利用她，還不如利用我！」

武家騏為大夫人這種不擇修詞，露骨已極的話而感到震驚，但這時下意識中，覺得不論如何，該順她一順，於是反問道：「夫人明示，由衷感激，但不知在下有何處為夫人効勞的？」

大夫人哈哈一聲蕩笑，目注武家騏一瞬不瞬，緩緩道：「很簡單……」

一看這種神色，武家騏心頭暗暗一緊，心想：若妳要我行那苟且之事，我却萬萬不能答應。

却見大夫人神秘地一笑道：「為了使我卸除對你的懷疑，同時表示你的忠心起見，兩天內取三夫人首級來見我！」

一聽這番話，武家騏心頭大震。

他想不到對方有這麼一個惡毒主意，但是自己能答應嗎？

他暗思，若是不答應，唯有先出手置對方於死地，但是置這位大夫人於死地後怎麼出去呢？

對於陣法，自己可說是一竅不通，回不去勢必又會驚動別人，還是一條死途。

這一想，覺得除了答應外，簡直沒有別的辦法。

但武家騏知道，答應得不能太爽快，太快了反而會使對方起疑，遂皺眉道：「回稟夫人，在下有些顧忌。」

「什麼顧忌，不妨說出來聽聽！」

「殺了三夫人，在下豈不變成無容身之地。」

大夫人哈哈一聲蕩笑道：「這點你可以放心，善後問題由我負責，包管沒有人敢動你一根汗毛。」

武家騏又裝出苦笑道：「不瞞夫人說，在下與七夫人有點糾葛，故置她於死地，也是目標之一，殺了三夫人，在下此來不是變成了南轅北轍了麼？聽說七夫人權力極大，那時夫人您縱然想包庇小可，那七夫人恐怕也不容小可置身事外的。」

「哈哈，對於那隻狐狸精，我一樣是在找機會宰她，這點你可以放心，同我合作比同三夫人合作，至少使你有把握得多了。」

武家遂起立一揖，道：「承夫人垂青，敢不為夫人効勞！」

只見大夫人欣然點點頭道：「好，其餘事待你取了她首級後再說，記住不能超過兩天時間，後天夜裏，我等你消息。」

「但是夫人，你還沒有告訴我回去的方法！」

「逢彎左轉，三轉後再向右轉，你就可以到了。」

武家騏欣然抱拳道：「那麼小可告辭了！」

說完長身出窗，掠出院外。

這時，他心中鬆出一口氣，依着大夫人的指示，謹愼地閃閃躲躲飛奔，可是腦中却反覆地思量着：「難道眞要刺殺三夫人？」

對於天魔教中任何人，他都沒有好感，恨不得他們互相殘殺，鬧得天翻地覆。

可是為了她們爭風吃醋而利用自己來替她們翦除異己，去殺一個女人，武家騏却有點猶疑起來了。

同時他轉念一想，自己縱然殺了三夫人，後果是不是如那位大夫人說的那麼輕鬆呢？她會不會使出一石二鳥之計呢？實在大有問題。

他邊行邊思，倏然暗罵自己糊塗，放着要緊事不辦，傷這種腦筋幹什麼？

若能探出那些失陷諸人的下落，自己立刻離開這裏，管她們去怎麼辦！

方想到這裏，倏有一陣木魚聲傳入耳中，那單調的篤篤聲，却是自己經過的左邊那座院落中傳出來。

武家騏心中頓時一動，覺得要像現在這樣前怕狼後怕虎地查探，縱然踏遍這內三堂，恐怕也查不出來，唯一之計，只有先抓一個人問問，問完了送他歸天，其餘的不管了。

這一想，頓時横裏一飄循那木魚聲掠入院落，目光一掃，院中樓房與剛才看到的一模一樣，那樓下窗紙上，燈火輝然，木魚之聲，更加清晰。

「這是誰人，深更半夜，還在唸經禮佛？」

武家騏心中想着，已輕輕飄落樓前，上了台階，伸手緩緩地推開門戶閃入。

脚步站定，目光一掃，但見這樓廳中佈置得古意盎然，中間一張長案上，放置着一具二尺高的觀音像。

兩盞長生燈，火光閃爍，映得那座觀音莊嚴無比。案前擺着一張矮桌，放着鐘磬木魚，及一大叠經文，桌前蒲團上正盤坐着一個白衣女子，背對着自己，有規律地敲着木魚，手中持着一卷經文。

武家騏陡然感到心寧氣靜，覺得這座佛堂中充滿了一片祥和的氣氛，加上那一聲聲沉重的木魚聲，令人猶如身處荒山古刹，見了終生在靑燈丹葉下，寂寞修行的苦行僧侶。

這刹那，他心頭剛浮起的一股殺機，無形之中，消弭了下去，只呆呆怔立望着那白衣女子背影，暗忖道：「想不到天魔教中還有這麼一個善體佛心的奇女子，她在教中是什麼身分呢？」

心念一轉，倏想起桃面玉狐曾說過有個九夫人，摒絕世俗，閉門禮佛，頓時微怔忖道：「莫非這白衣女子就是天魔教主的第九位夫人？」

他頓時又暗暗苦笑，覺得又撞錯了地方。

這位九夫人既然閉門禮佛，那教中的一切行動，她可能不會清楚，若問她豈不

等於問道於盲，白費精神。尤其是像這樣一個持志修行的女人，自己能忍心下毒手嗎？

武家騏暗自搖搖頭，正預備悄然退身，驀見那木魚聲倏然停止，那白衣女子冷冷道：「既然來了，不坐下談談麼？」姿勢背對門口，一動未動。

好靈敏的耳目，武家騏心頭陡然一震，忖道：「這九夫人看來也不簡單，若無絕高功力，怎能知道我已經進來了？」

這時他知道再要退身已不可能，索性反手闔上廳門，道：「想不到夫人早已發覺，深夜有擾清修，實感愧然。」

那白衣女子這時才緩緩站起，轉身過來，微微一笑，道：「站着不是待客之道，請坐！」

可是武家騏一看對方面目，頓時驚訝得忘了回答。

驚訝什麼？難道他認識？

不！這位九夫人以外表來估計年齡，最多不會超過二十歲，武家騏想不到她會這麼年輕，而且這麼美！鵝蛋型的臉，修長的黛眉，一副深沉如海，清晰如水的眸子，可算得上人間眞正的絕色。

尤其她臉上異常蒼白，似乎久已不見陽光，但那份蒼白，不但更增加了她的清艷，而且能令人油然生出憐惜之意，使人有一動就會破壞美的感覺。

這刹那，武家騏完全被她這份飄然的形態所吸引住，整個人呆了。

那位九夫人却大方地笑了一笑道：「你是敎中弟子麼？」

武家騏不自覺地搖搖頭，變得拘謹起來。

九夫人平靜地一笑，道：「既是外客，來得不易，更要好好相待，少俠怎麼不坐！」

滿腔計劃，全部烟消雲散，武家騏唯唯諾諾，移身在一旁靠牆的椅子上坐落。

九夫人又殷殷問道：「請問少俠的名號！」

「在下武家騏！」

「哦！」九夫人神色恍若似有所悟，點點頭道：「你就是跟三夫人來的那位少俠。」

武家騏又點點頭。

這時的他，完全像變了一個人，這點他自己根本不覺得，自然也無法解釋變得這麼呆滯的原因。

只見九夫人又問道：「夜這麼深了，少俠來此有什麼事麼？」

武家騏這時才慢慢定過神來，忙道：「在下並沒有什麼事，只是爲夫人木魚之聲吸引，如此深夜，竟還有人在禮佛，一時好奇心引發而來。」

九夫人微微頷首道：「木鐸警世，少俠能聞聲而至，也算是與佛有緣。夙慧深厚，但却不該來此！」

武家騏暗暗一怔，忖道：「這九夫人果然是汚泥之中清蓮，唉！像這種人怎麼會給那魔頭做侍妾的，眞使人弄不懂！」

這時他感到對方不但言語擧止莊重，神氣更清靈飄逸，不像俗世中人，情不由己地嘆道：「在下固然不該前來，像夫人……唉……似乎……似乎……」

「似乎什麼？」

武家騏覺得措詞困難，勉强接下去道：「似乎也不該來。」

九夫人一笑道：「你既不該來，爲什麼來了？」

「我有我不得不來的原因。」

九夫人點點頭道：「我也一樣，不過我是成竹在胸，你却是莽撞了！」

一聽有弦外之音，武家騏一驚問道：「夫人知道我來此是爲什麼事？」

「當然，你是想得那塊神龍寶玦，對嗎？」

武家騏一呆！

九夫人微微一笑又道：「因此你想與三夫人彼此利用，除去七夫人，達到目的，對麼？」

武家騏更加訝然，自思與三夫人之事，屬於雙方秘密協定，她怎會瞭若指掌的，想到這裏，不由脫口道：「夫人怎會知道這麼清楚？」

九夫人依舊笑意盈然地道：「我雖是足不出戶，但外面任何事，都不會瞞得過我，包括你的事在內！」

武家騏詫然道：「聽七夫人曾言，妳摒棄俗務，閉門禮佛，怎麼……」

九夫人不等武家騏說完，已接口道：「這是因爲七夫人只知道我是『九夫人』，却不知道我另有身分。」

武家騏一怔，說道：「妳還有什麼身分？」

九夫人緩緩道：「我另外一個身分說出來，你不必驚懼！」

「這有什麼可以驚懼的。」

「那麼，我可以告訴你，敎中任何人都知道我是『九夫人』，却不知我秘密職位却是內三堂總舵主！」

剛說過不驚懼的武家騏，一聞此言，心頭怦然一震，神色大變，駭然起立。

那九夫人見他這副樣子，依然平靜地微笑道：「少俠！看來你的鎭定功夫還差一些！」

武家騏此刻可說震駭到極點，語氣一沉道：「原來夫人就是內三堂總舵主，好極了！小可可算找對了地方。」

九夫人道：「我知道你『好極』兩個字的用意，我更知道你想取神龍寶玦尙在其次，主要的是另懷機心。」

武家騏心頭又是一震，道：「這麼說，在下已不用表白來意了！」

說到這裏，人已霍然起立，沉氣蓄勢，準備動手。

白天小翠兒談起這位內三堂總舵主的話，已給他無比深刻的影響，加上司閻舵主那卷秘函，又使他知道對方已對自己起了絕大的懷疑，知道現在既闖到了這裏來，要想好好的出去已辦不到了。

但這是武家騏的想法，這位九夫人却依然平靜地坐在蒲團上，一動也不動，發出詢問道：「少俠目露煞機想做什麼？」

武家騏冷笑一聲道：「各憑藝業，動手一搏，敗者俯首聽命，這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這又何必，你不嫌魯莽了麼？何況佛堂聖地，怎能欺瀆神明。」

武家騏冷哼道：「夫人不必假惺惺，在下縱然不動手，諒夫人也不會安然放在下出門的。」

（未完・十）

常服

氣金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